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路狂奔



【内容提要】：从农村进城的服装批发商周京平，以做Y货起家，成为朝天门批发市场的首富。为赢得他所向往的社会地位，他创立了三友公司并希望创名牌，但是没有出色的设计师；热爱服装设计的唐结，她的金顶针服装表演队在重庆金都夜总会表演她自己设计的艺术服装，而她的梦想是去北京办个人作品展，实际上，她已把对舞台恒久的向往当作了她不如意的生活的解毒剂。但办展览得有一大笔钱。于是有了周京平和唐结之间的纠葛。唐结的情人，画家黄辛木，多年来一直把重庆的旧城当作他绘画的母题，而旧城却正在被一点点拆掉。他心爱的女人正在被有钱的周京平一点点吸引过去，他想尽办法却终于看着他们的爱情从手中滑落。

这是一场商业和文化的较量，黄辛木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艺术家，面对强大的房地产热对旧城的侵吞，面对经济实力雄厚的周京平，他都在力不从心地退却，而唐结作为一个设计纯艺术服装的设计师，面对强大的商业力量，她历尽心灵创伤，却走了一条中间路并获得了成功。

周京平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却有他自己的痛苦。由于早期残酷的原始积累，他采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将他的合伙人弄成了他的雇员。为此，他负出了昂贵的代价：他遭到报复，被他坑过的人联手用混有海洛因的香烟使他上瘾。为了戒毒他受尽折磨却一筹莫展。由于仇恨，他决定将曾经伤害过他的唐结连人带她的智慧一起据为已有时，但在企图占有的过程中他却发觉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她。而唐结在此时也发觉，由于利益，由于成功在望，她也已经不能离开周。两个相互仇恨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并发觉他们相互需要，谁也离不开谁。最后，在周为高在北京办的展览上，周为掩人耳目在北京去独自戒毒，却精神几乎崩溃而自杀。在最后一刻，唐结赶到了，送他到了医院。而在事业和感情均遭失败的辛木此刻正要去深圳一家商业画廊，专画蓝天白云。事业得到成功的唐结才发觉，爱情已离她远去。

本书表现在这个变革时代人的迷惘与挣扎，情爱与背叛。文化与市场的较量。展示浮躁而变化万千，绚丽迷眼的都市生活，对人在这个变革时代的处境作出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后来，我到北京去采访时，我碰上周京平在王府饭店为唐结举办的个人服饰艺术晚会。

唐结总算是如愿以偿了，脸上的表情却是一派云淡风轻。依旧是那种倦怠的笑，可那笑里又添了不尽的沧桑意味。她披着长发穿着纱裙在北京的风中穿行，走进协和医院的病房，俯身看虚弱的周京平，帮他把正在打滴注的那只手放平，垫上一件温暖的羊毛衫。她对面容惨白的周京平说，你会好起来的，“心瘾难戒”这话并非放之四海的真理，公司也会好起来的，你给我办的个人作品展，实际上，为我们三友公司起到了意想不到宣传作用。十万块钱，也许，你单单拿十万块钱来做广告还没这么好的效果呢，这真是个一举两得的事。“而且，”她说，“有人从重庆来，说老发被公安局抓了。”

周京平猛地撑起身子：“不是说笑话吧？”

“哪能呢？”

“天不灭我！”周京平低低喊了一声就闭上眼睛：“是谁告发的这个毒品贩子？”

“据说是安小竹。我想，小竹拿了你二十万元，作为补偿，她在临走前告发了那家伙，除掉了你的心头之患。看来，你这二十万也没白丢。”

周京平不再说话。看得出来，安小竹这个名字使他伤心不已。

那天唐结告诉我，她的老板周京平，煞费苦心跑到北京来戒毒，掩人耳目地把自己关在华源饭店的301房里，却仅仅坚持了一天半。在没有任何药物支持的情况下，他失去了自我控制，割破了手腕。

唐结把开水倒进一只空易拉罐里，撮起嘴吹了吹，放进一根吸管送到周京平的唇边。周京平喝下几口水，用微弱的声音说，他很高兴她终于不说“你们公司”而说“我们公司”了。他说，回到重庆以后，他要送一套JBL音箱给她，他认为那种牌子是目前世界上最霸道的了。

“JBL，可以吗？”他在等她的回答。

她却精神涣散地笑笑，觉得自己尚未说话就累了。

那天下午，我们站在北京的华源饭店第十七层的窗前，也许是想到正在深圳某个画廊的流水线上画蓝天白云的辛木，唐结的神情就有些戚然。就在这时，我们对面的褐色大楼上，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象一大群飞鸟美丽地飘落下来了。立即，地面的人们骚动起来，疯狂地朝那些纸片扑去，滚滚向前的车流猛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截断了，所有的窗口都探出了人头，喇叭声响成一片，那阵势有点象发生了地震。等我伏在窗口终于弄清那是一些五元十元的钞票时，最后一张也被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捡走了。

半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安小竹和正旗的那天，我在重庆的西郊也见到过这种壮观的场面。

那次是辛木给我找了一个活儿，他要我去采访他的大学同学老青。那家伙卖画起码卖出了几百万的资产他也专画旧城。不过，他是专门画卖相好的行画。他把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子画得温情脉脉，灯火通明，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那些据有记录性质的画，让那些海外游子们，在看到它时就会勾起缠绵的乡愁想起祖国的贫穷从而庆幸自己的优越处境。

我跟辛木约好下午四点在杨家坪电报大楼等。那天我怕堵车，吃了午饭就动身从报社出发，到了杨家坪才三点过一刻。我在书报亭买了一本《读者》，坐在建设电影院那一坡长长的石级上胡乱翻着，突然，我的身前身后喧哗起来。

一些人就象突然中邪一样口中发出一种非人的叫声：钱！钱！

另一些人却仿佛突然中风一般，大张着嘴就目瞪口呆了。

抬头一看，大把的钞票黑鸦一般从天而降，在我的头上纷纷扬扬，一大群人蜂涌着扑上去在地下抢起来，街心的车也停下来了。一张五元钞票落在我的脚边，我顺手拾起来，对着破雾而出的太阳照照，是真的！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想再捡一张，但那些面值不等的钞票即刻就被人们抢光了。只有树上的钞票象美丽的叶子一样，风都吹不下来。一些小孩爬上树去，奋力用树枝把它们住下掏，我正看得津津有味，一只手用力拍了下我的肩，把我吓了一跳。一看是辛木，便兴高彩烈说：你看，我也捡了一张！

“看你这样子，五块钱就把你高兴得满脸放光！”

“你看到的已是尾声了。”

“尾声？”他的手一挥：“你看看”

我回头一看，简直吓了一跳，整个杨家坪的车都停下了，无数的司机连车都不开了，探出头来东张西望。地上已见不到一张钞票了，可是兴奋到了狂乱地步的人们在指指点点，乱轰轰地议论着这事，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两句话：撒钱。城市英雄。城市英雄。撒钱。

我对辛木说，把人民币拿来象传单一样乱撒是堕落而违反宪法的。法

律明文规定：人民币不得随意践踏。而且，造成了大面积堵车，交通秩序混乱。接下来就应该是有关部门对他们的罚款。这个世界大概是真的发疯了，这漫天乱舞的钞票正是这种疯狂的写照。可是自称脑袋已经活泛起来的辛木说，绝了！这家刚刚开张的城市英雄夜总会，仅仅花了三千块钱就为自己做了一个效果极佳的立体广告，再花三千块钱应付罚款，也值。这一招儿真他妈的绝，是哪个狗×的脑壳那么灵光想出的这个点子？

那些天，全重庆人民都在争相传颂着伟大的城市英雄，他们大把撒钱的英雄壮举不知倾倒且羞煞了多少囊中羞涩的仁人志士。

那天下午采访完老青后，辛木说去那个撒钞票的夜总会看看刚找到工作的辛作。在莺歌燕舞的城市英雄歌厅里，安小竹穿着黑色晚礼服，在阴影里独自跳着迪斯高，她那表情让人感到心事重重象一个黑色的幽灵。而那个唱歌的正旗真让人着迷。可他的笑容，以及整个身体语言都表现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在那过份明亮的眼睛映衬下，竟让人觉得他具有一种高贵与邪恶并行不悖的气质。

当这些事物都随着北京天空钞票的狂舞一起浮现，又随那钞票的跌落而消隐时，唐结已经调整好了情绪。她象所有高傲、矜持的漂亮女人一样，将眼里的平静传递给你，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她用一种夸张的兴致勃勃说着一些毫无意思的事，可没坚持多久就现出了忧郁的原形。她有一张狭长古典的面孔，一脸迷茫、焦灼、似是而非且暗含欲望的表情令人感到错综复杂。可只要她露齿一笑，便会满面春风扫荡一切。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她那表情是变得更真实了呢还是虚假了？这使我想起两年前，她在成都那个服装节上，她没法掩饰的落寞和失意。

第 0 1 节

可是在服装节的B场开幕之前，他们发现唐结不见了。

辛作却不顾他大哥黄辛木的阻拦，决心扮女装正式登台表演一回。在更衣室里，他一脸凛然地对脸色铁青的辛木宣布，这是他个人的事，爹妈都管不着，何况老兄你？他带着一丝挑衅神情说，他要是早生几十年，就去唱戏，翘起兰花指儿唱旦角儿。那时，辛作已经浓妆艳抹，穿好《蓝色系列》中最抢眼的那套压轴装，坐在更衣室角落里，因兴奋而浑身颤抖。他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情对我说，就算我是同性恋者，那又怎样？

我碰碰大口抽烟的辛木，说没看见唐结。他恶声恶气说，“你管她栽到哪去了！这个×婆娘，怂恿辛作为她表演，她欠操呀？”

穿过人群，绕了几个圈，在锦城艺术宫华丽的大门前，我终于看见唐结裹着那件宽大的浅灰呢大衣，孤零零地站在人行道上。辛木下午把剩下的海报一溜全贴在长长的广告栏里，七张海报向路人展示着同样的内容：B场：重庆金顶针服装表演队设计人：唐结而这个设计人，这个被暴怒的辛木骂作“×婆娘”的人，却一脸惊讶地顺着海报一张张读着。她的脸凑得那么近，身体不往地抖着，象个神经错乱的狂郁患者，似乎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影。

早上，在望江饭店庭院的花圃前，唐结在一片迷茫的晨雾中对我说，

大红大绿的服装节，已经把成都春天的亢奋发泄够了，剩下最后一个节目该是颁奖仪式啦。在城市灰白的天空下，饥饿的市声开始吞噬早晨的宁静。她那笑里的焦虑让人明显感觉到她的紧张。那是她打算做赢家想要抓住那 50 万投资所生出的紧张。我一向认为，一个要得太多的女人会逐渐变得乏味。而我对她的关注多少有点复杂：我对她即充满同情，却又有些希望她滑向乏味，失掉她特有的韵致。不过，这一次，我相信凭她的实力，应该是稳操胜券的。

出人意料的是，一等奖并未发给行家看好，赢得掌声最多的重庆金顶针服装表演队。当台下一片哗然的时候，重庆三家表演队的人几乎同时起立。他们发出尖锐利的嘘声，踢打着座椅，大喊大叫着说评委全是杂痞。一片混乱中，我看见辛木顶着一头乱发，举着个脏兮兮的，淌着墨汁的纸板从后台窜出来，叉开双腿往台前一站，就不动了。

辛木的眼镜在灯下反着白光，象两个空洞。他的神情严肃，一副单刀赴会打算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在那群嘻笑的看客和怒骂的重庆崽儿中，显得有些滑稽。

唐结溜到观众席最后一排坐下，喘了口气，觉得头昏脑胀。颁奖台上，那些怒放的鲜花在她看来就象一堆堆杂色拼盘玩艺儿。这个城市用一个喧闹的服装节来渲泄它春天的骚动和多情，真是太张狂了。前面，三友服装公司和百利服装公司的人气急败坏，他们把重庆人那种被火锅浓汤浸得火爆爆的噪音，砸向声调柔和和镇定自若的评委们。那些焦干的声音却仿佛都被成都湿漉漉的空气反弹回来，越过无数排空椅打在她脸上，让她感到疼痛不已。辛木站在台前举着的那个大纸牌，上面写着斗大二字：抗议。

刚才，唐结发现辛木冲出去时，想阻拦已经晚了。她感到气恼且羞愧——这家伙太不识时务太任性了！在溜出乱糟糟的后台时，她听见有人说他是“宝器”。唐结猛地觉得恶气攻心，只想反手在那人脸上留下几道指甲印。但她却攥紧十指跑掉了。

裹紧大衣，仍觉得冷。不知从何而来的风，象一把利器被一只无形的手握着，挥来挥去，把剧场中残余的暖意割得七零八落。降下的大幕已经停止晃动，仿佛从来就没拉开过。

她有些恍惚，难道折腾了近半年，就以前面那个无聊的闹剧收场了？

辛木的确当不好她的领队，此话不幸被三友公司的老板周京平言中。那天在排练场，黄辛木对着打灯光的人又喊又叫，弄得满头是汗。周京平却在一旁冷着声音说，“领队嘛，相当于经纪人哦！”他那双温和的，母牛一样淳朴忧郁的大眼睛此刻象是发烧一样，异常地灼人。他打了个响亮的喷嚏，退后一步：“你那个领队，做起一副吃不完要不完的样子，来不来就吼人家灯光没层次。他嫌周某租的排练场不好？嫌人家灯光是‘Y’角儿？”

跟你讲，有大白光都不错。不是我周某，哼，你们连电筒光都怕是捞不上哩！”

那时唐结正拿着麦克风，指挥台上的模特儿。她用她的七套表演服装与三友公司交换来的三个模特儿小姐不听调遣，已弄得她火冒三丈，周京平这番话，呛得她差点背过气去。那天她问我，这个平日礼貌待人的家伙，此刻为啥突然龇牙裂嘴连那粒虫蛀的犬齿都露出来了？我答不上来，她就转身走了。接着，周京平的副手，那个一脸雀斑，绰号核桃的人又冷言冷语，说她如此精益求精，恐怕是在朝那个一等奖流口水哟！唐结终于忍不住，声音

干燥地说，“我就不信，全国人民都跟你们这些宝器一样，眼睛拿算盘子儿嵌的？”

由于成都实力雄厚的亚陆集团放出话来，说要和大赛的一等奖得主合作，投资 50 万元，开办服装公司。于是川内的大小服装设计师都蠢动起来，馋涎着那光灿灿的 50 万。我想唐结一定也被那 50 万诱惑弄得心神不宁焦躁不安，失去了一贯的持重。她指着核桃的尖鼻子说，凭她的本事，砍翻川内任何一个同行没问题。

然而，一等奖被一个成都女子捧走了。过了好久，辛木才垂头丧气对我说，这个世道，谁砍翻谁，不一定单取决于他的刀是否真钢啊！

颁奖时，亚陆集团总裁上台去很体面地和那个珠光宝气的获奖者拥抱，然后主持人宣布：本次大赛的一等奖得主将与亚陆集团合作，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珠连璧合！成都市将会诞生一个实力最强的服装企业，它提供的最新款式，将供全国各大城市竞相模仿！唐结听得七窍生烟。她不明白一等奖为什么会发给一个设计意图那么平庸的人？那些靠镶黑边来强调效果的款式，让人想起美院画不好素描的学生，块面，层次不出来，使劲勾黑线。

裹紧灰呢大衣，唐结将背抵着椅靠，觉得身后不远处有一双眼睛在看她，使她后脑一阵发紧。但她沮丧得连调头去弄清那人是谁的愿望也没有了。

第 0 2 节

那人是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大户，重庆三友服装公司总经理周京平。

十年前，唐结从一家生产牙膏的街道工厂辞职出来，做了服装个体户，零敲碎打地自产自销。常将布料拿到千厮门去加工。那时，周京平还操着一口川南方言，与几个进城的农民一起，专替新华路的一家个体户加工肥大的布裤头。有一回唐结为了省点工钱，将她自己设计的灯芯绒茄克衫拿给周京平做。结果，没有经验的周京平把灯芯绒排倒了，茄克做成之后，全没了光泽。唐结取货时一看，脑壳都气大了。坚决要他另做一百件赔她。尚未站稳脚跟的周京平自理亏，又怕她的吵闹坏了他的名声，咬着牙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又借了一笔高利贷，另做了一百件。被耽误了时间的唐结仍然气不过，扣了他的工钱还踏扁了他一顿，说他是“县疙瘩”、“瓢儿白”，“红苕屎还没屙干净就跑到重庆来充内行，拿别人的布料试手艺。”

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这个往日萎顿黄瘦的“县疙瘩”开始做出一副傲兮兮的样子并有些发胖，竟也有了“宝马雕鞍香满路”的派头，开着 400 型的凌志轿车，春风得意，裙钗扑面，才注意到千厮门、临江门一带昔日各自为阵的加工点，已经大部分被周京平收编。作为一个外乡客，此人竟成一方“霸主”，所有的来料加工，不论是成衣还是机绣，都得经过他的手才能发到下面的加工作坊去。

许多年过去了，唐结只记得她曾经是第一个拿正规服装给周京平加工的人，却将她说过他“红苕屎没屙干净”之类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她偶尔拿布料去千厮门加工，只与周京平的手下人打交道，很难见那个财大气粗，涉足房地产、典当行的周老板了。然而千厮门的加工费低，出活快，做工也还过得去。他们挤垮了市内一大批小型服装厂。为此，千厮门、临江门一带云

集了四川各地乡村进城来讨生活的农民大军。他们背着缝纫机，穿着解放鞋，牵起线线钻进那些依山临江、摇摇欲坠的捆绑吊角楼安营札寨。不到几年工夫，周京平作为自产自销批发商，在本市乃至川内制衣业中名声大振。

周京平坐在长凳上，觉得浑身有千万只蚂蚁在皮肤下面乱爬，奇痒难忍。他的双手抖个不停，心律快得那心脏就象要从嘴里窜出来了。猛吸了几口烟，却觉得这100块钱一小袋的白粉这么个用法劲太小，也太浪费了。他喘着气，真想溜回房间去好好“烫”几缕青烟，消消停停地让这东西“漂”进五脏六腑直到分布于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可他得留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他要那个高傲的女人因失败而痛哭失声。他已经扔掉了五支烟头，仍然控制不住双手的颤抖。

前年，他替广州两家服装厂代销羽绒服，加上他自己自产自销，那一年的产值做下来竟达二百多万。可他当年只上交了两万元税金。后来税务部门开始查他的帐。会计说，这一查下来，至少也得补交三十好几万。周京平一听就急了。他恨不得把那假帐做得不彻底的会计拖出去捶一顿。最后他听从核桃的劝告，开着自己新买的凌志轿车，请那个王税务官来家里打麻将。那天作陪的人除了核桃父子，还有两个姿色一般却打扮妖冶的“鸡”。那晚他输了几万块钱给那税务官，却逃脱了他该交的三十几万元税金。那帮人离开后，烟头装满了三个大大的烟灰缸。然后，他无论抽什么烟都觉得没劲，明显感到比以往更加打不起精神而且心情沮丧到了要崩溃的地步。后来，焦急的核桃在东奔西走求医无门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把他带到无所不能的舅舅老发的家中。那是一个冬天，天上飘着重庆少见的小雪花，连安乐洞那种低洼地势都显出了一点白皑皑的意思，老发那肮脏的屋顶也被贞洁地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老发看了看他那副熊样，给他吸了一种东西要他试试，结果在半小内就让他心情舒畅欢欣鼓舞有一种迫切地想×女人的愿望。

那以后，周京平无论怎样痛心疾首，却再也离不开那东西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觉得他当初来这座城市挣钱的目的已经被暗中改变了。如果当初是为了让自己活得象个人，让自己好有一天能气宇轩昂地去见他的家秀，如今，挣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这种不良嗜好的惊人消费。他已经成了海洛因的奴隶，他挣来的钱有一半都被转移到老发那个毒品贩子的口袋中去了。尽管他痛恨老发给他提供这东西，可要是有一天老发洗手不干了，他想他完全有可能趴在老发的脚下，苦苦求他大发慈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

他一想到这样的后果就会生出一种莫名的仇恨来。他真希望能找出那个想毁掉他，使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上瘾的人。他第一千次地想，他要把那人一刀刀地割死，把他的头按在水池里闷死，或者，就象西方那些暴力片中演的那样，把他绑起来，给他注射海洛因，让他上瘾，而且这瘾头一定要进入他的遗传基因，让他的子子孙孙都和毒瘾这头病魔撕扯不清。周京平叹了一口气，他真希望昨天的一切都随大幕的落下而结束，好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在赞助了这次服装节之后才发觉，尽管他的资产在稳步上升，可他对此并不满意；尽管他是一个瘾君子，但并不影响他的事业心。况且他只有一年的吸毒史，他希望他有一天会戒掉这不良嗜好。他会成为一个真正功的企业家，他得改变公司一直生产“撵货”*、“Y”*货的形象。他要请一个高明的服装设计师来坐镇他的公司，这个人是谁他已物色好了，他相信他这次施巧计能够成功地把那家伙弄到手的；然后，把他的三友公司改造成股份制

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他知道，只有这样他的资产才能得到彻底的保护。但是，他还不知道，这次政府举办的服装节，他赞助了那么大笔款子，是否就可以在政府眼里改变自己一向偷税漏税的坏形象？他也不知道，他如此煞费苦心，设下一个根本就不会让重庆人拿头奖的陷阱，是否就能让那条傲慢的大鱼就范进网？

据我所知，周京平创办三友服装公司之后，就变得更加喜怒无常了。早年的自卑自艾与后来的自负自信；表面的雍容大度与内心深处的偏狭计较，这些矛盾的秉性并没因他在事业上的步步发展而有所减弱。此次重庆方面赴成都参加四川省第三届服装节大赛，他统领三友、百利和金顶针三家表演队。据说，这次大赛他的公司是全川最大的赞助单位，但不知他为何要对记者矢口否认。不过，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由于他和我们报社两家是重庆方面的发起单位，我们为这次大赛拉来的赞助费就有五、六十万元。这样看来，他虽然赞助给省里了一大笔钱，可这边的收入并没使他吃多大的亏。

由于上述原因，他在本市的筹委会乃至省城的评委中，都显得举足轻重，使得三友公司的人在与唐结黄辛木们打交道时，都显出一副主人翁的架式。

重新打开那个精致的镀金烟盒，里面整齐排列的香烟他从不散给别人。（如果不是后来洗了他一大笔钱跑了的安小竹讲出这个秘密，我们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他那该死的个人嗜好就装在那个黄铮铮的小家什里。暮春的某个夜晚，我给周京平打电话，想告诉他，我们为他写的吹捧文章已经在报纸上连载了，而我的老板却认为他迟迟不赞助报社是因为我已经得了他的好处。我想约他出来好好谈谈关于赞助事，问他现在有没有时间，他在那支支唔唔，说了一些不得要领的话。我问他他在干什么，这个年近半百的男人在那头声音飘浮地说，我跟一个美丽的荡妇在一起，她说她今晚刚同你们分手。她年轻，劲大，诡计多端，满脑袋怪念头。我猜那个被周京平称为“美丽的荡妇”的人，一定是安小竹。这说明我的预感是对的。

几天前我曾对唐结说，你信不信，小竹就要上周京平的床了。唐结说，这不可能，他们看上去就象一对父女。那时周京平的声音听起来就象一个万恶的情场老手，决心打整一个穿高帮皮鞋、牛仔裤、大衬衫、抽摩尔香烟的坏姑娘，结果反倒吃了亏。只是我们都没想到，这个漂亮、潇洒、快乐的安小竹，卷了周京平二十万元偷渡美国，当她在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那个她心向往之的美利坚时，却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国界线上被美方捕获。在被遣返的途中，趁上厕所的机会疯狂地在美国大地上撒丫子跑起来。安小竹的狂奔显得优美而孤单，象一只矫健的羚羊。据说，当她被一被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撞得凌空一跃时，很有美国惊险片的刺激场面。）其实周京平很清楚，这个嗜好是一只巨大的黑洞。尽管，他不必担心自己象其他瘾君子那样吸毒弄得倾家荡产，他有的是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高级瘾君子，不致沦落到电视里放的那些象鼯鼠一样生活的低级瘾君子那种悲惨地步。可他无法克服那种剌心的犯罪感。他很清楚，它将吞噬心灵，使人变成一堆毫无用处，仅可以呼吸吃饭的皮肉和骨头。然而，上瘾的滋味象一头野兽，咬住了他的咽喉。尽管他的心在拒斥它，他那破船一样的身体却需要它来加大马力，否则就会在生活这条肮脏的河流中沉没，连泡都冒不起一个。

于是他再燃起一支烟，仰着脸，深深吸了一口，又一大口。终于，他觉得自己又象拳王阿里一样有力，可以冲到前面去把那些闹事的家伙打得抱

头鼠窜了。

这时，他才看清前面灰扑扑一团人影竟是他要钓的那条鱼。她和他居然选择了同样的地方藏身，真是不谋而合。这个女人独自坐在剧场深处落落寡欢，她那在夏天尤其显得风姿绰约的后背，以及那竖起的衣领都在泄露失意。

作为男人，他同情她。但是这个女人曾在多年以前用轻蔑张狂的笑声击败过她，使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自己不配在这座城市里走来走去。而现在，当她被击败时，却直挺挺地坐在那里，躲在一片竖起的衣领后面，紧闭双唇，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少见的忧郁清高气息，既让人倾心，又让人痛恨。

周京平见她在回头张望，便扔下烟头走过去：“嗨！图清静躲到这里来啦？”

“你不也一样吗？”唐结调过头去，不想搭理他。

“晓不晓得他们为啥不给你一等奖？”周京平要品咂一下这个傲慢女人的失意。

唐结果然上当。她摘下墨镜，重又转身望着周京平。

“他们说，服装节是要招商，而不是展示没实用价值的纯艺术。”

“我那些礼服、晚装、泳装系列都不‘商业’吗？再说，没有纯艺术，哪来想象力？我们一辈子都要跟在洋人屁股后面撵吗？为什么不可以发挥传统艺术的优势？”

“优势？”周京平仰头一笑，“等你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再谈优势吧！当然罗，你的才气就是你的优势，但它得同钞票联姻，才能攻无不克。”

“周老板，”唐结灿然一笑，“想不想晓得我最讨厌什么人？”

“我洗耳恭听。”

“我最讨厌那种有了两分钱就狂得自己姓啥子都不晓得了的人。”

周京平却慢条斯理地说，“唐小姐，这是穷人心态。”

唐结一下觉得自己没有了底气。她站起来想走，却听周京平说，“你好稳得起！派你的情人去抗议，发动我的人去火上加油，自己却躲在一边看热闹。不就是100万吗？高小姐，本公司现成的生产条件何止100万罗！”

唐结承认自己是冲着那100万投资来的，她的虚荣心却不能允许别人把话说得如此露骨。她觉得他的话已是第二次不恭。正要发着，却看见前面三友和百利公司的几个人在冲着评委挥拳头。她惊讶地叫道：“呀，要打起来了。”又一脸得意地面对周京平：“看嘛，你那些总和我踩脚踩手的手下人都在为我打抱不平呢！”

周京平冷冷一笑：“你还不晓得重庆崽儿走到哪个晃儿湾都有同仇敌忾打干帮的恶习呀？”

唐结顿时觉得矮了一头。好象自己十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向亚陆集团抛媚眼却又落了个自作多情的下场。她突然觉得背心发冷，只想赶快逃离这座潮湿得连空气都拧得出水来的城市。

第03节

唐结的金顶针服装表演队曾经在重庆的金都大酒店表演她自己设计的服装，小有名气。

她的《红风黑浪》系列和《黄金时代》系列，造型夸张而裸露，在随意自由的手法中，却有一种潜藏不住的躁动和狂乱。每一次，黄辛木看到这里，便有一种纯粹的肉欲感穿心而过。

他觉得，模特儿穿着那种红黑二色和黄黑相间的衣裳在台上掠过时，简直就是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渲泄着某种莫名奇妙的狂喜和放浪。这使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与唐结度过的那些夜晚，她那两条妙不可言的腿，在他的身子底下如鱼得水的时光。

这一部份风格狂放怪异的款式，据说正迎合了人们被发财欲望折磨得焦躁不安的情绪，才让观众如痴如醉。她还有另一类古典抒情的款式，让一些人着迷，一些人茫然。每晚，当追光灯蓦地亮起，那个表演《字非字》的女子身着华贵的黑色缎袍，竟象是一直等在那束光里。（我曾经问唐结，她在等谁？等什么？唐结一脸迷茫地摇摇头，然后看看天上盘旋的鸽群说，也许等一个奇迹出现吧！）黑缎上，白亮的丝线绣满行云流水般的汉字狂草但那却是些偏旁部首，仅仅在字与非字之间。我曾经认为这完全是唐结的白天形象金都大酒店走红之后傲慢、矜持的淑女风度，都体现在这个系列中了。可是黄辛木却一脸书生气地争辩说，这是一个气质高贵、感伤孤独的形象，它似乎象征着由阳界转入冥界那既痛苦又宁静的瞬间印象。尽管我认为这种解释有故弄玄虚的成份，却也承认，这一类造型的确有些鬼气拂拂，而且，它表达的温柔和优雅对观众中被煽动起来的焦躁与不安起着某种消解和镇静的作用。

唐结出生在下半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与生俱来的贫穷使她对钱财和优雅报有特殊敬意。从前做够了灰姑娘，一旦有了点钱，有了自己的服装队，也不免想要穿穿水晶鞋，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每当她看见她设计的衣裳在台上舞蹈得象一个把持不住的梦幻，她就会惊讶得嘴唇半开半合，流露出陶醉的神情。

几年来，每当她设计出一种新款式，由于小本经营，一上市就被服装批发市场专做撵货的大户们模仿。他们规模生产，粗制滥造，不但坏了她的名声还压她的价。在这种残酷竞争中败退下来的唐结，就干脆只设计仅能看不能穿的表演服装，拉起一只表演队。然而，金都的报酬很低，开销了模特儿、烫衣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等十几人的工钱外，已所剩无几。每回，金都老板要她换点新款式时，她就说没有余钱添制新东西，要求增加报酬。而金都老板总说票房收入不佳无法付给她更多。两人总这么对念苦经，到后来已弄得互不满意。尽管如此，看见自己近十年来设计的几十套风格各异的衣裳在灯光的烘托下，和着音乐款款舞蹈，也不免生出几分满足感和成就感来。

前些日子，我碰上辛木的小弟，刚从成都回来的黄辛作，便拉他去金都夜总会。辛作在成都一家叫做蓝鸟的歌舞厅跳霹雳舞，又在另一家娱乐城兼做男模表演时装。在其他歌手生病或有事不能上台时，也凑合着唱两曲。辛作生得唇红齿白，女人一样秀美。28岁了，竟是一副翩翩少年青春派的打头。由于职业，由于总在女孩儿队伍中混，举止言语都软软地没力气。那晚，金都夜总会散场后，我们在门外拦住正要回家的唐结和辛木，说去吃夜宵。我们在解放碑街边众多的小吃摊中选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干净的坐下。那天的卤花生和冰啤酒可能使我有些冲动，我说，一些搞评论的人认为，这种

与学院派大相庭径的野路子，虽不乏佳作，但缺乏震撼人心的一击。

就在那晚，辛作喷着酒气鼓动唐结参加大赛；说亚陆集团总裁的秘书是他的铁哥们；说如果是他，为了那100万，挤破脑壳都要干。他把一张与辛木酷似的脸凑向唐结，以一种莫名奇妙的欢欣鼓舞说，“不要轻言放弃，这种滩头阵地，优秀者不冲锋，庸才们就会来他妈一窝蜂！再说，100万投资，办服装公司，你不是做梦都想吗？”

那天分手后，唐结和辛木站在29中大门对面等车。他们的背后，是热闹非凡的解放碑。在它的腹地，肠道一样的巷子里，大麻大辣的火锅把重庆人弄得浑身过份通泰从而走向它的反面：本城绝大多数的人都脾气暴躁大便结火因此重庆的痔科医院在近年来竟如雨后春笋真伪难辩。大摇大摆的摇滚乐，轰鸣出大疯大狂的节奏，让人们在渴望大把花钱手不抖的心境中，觉得自己已不是被皮鞭抽着屁股而是被棍棒敲打着脊背往“海”里跳。白天，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店铺、招摇过市的摩登女郎和卖狗皮膏药的萎琐男人成为街头景观，横七竖八的广告中有一副简直横空出世：波霸！横霸！黑桃夜总会，《耶利亚》今晚使你不回家；夜晚，变幻的霓虹灯，狂歌劲舞的香水城里，有独自哭泣得有滋有味的萨克斯风；除此而外，还有空调大战、股市风云、期货公司以及上升的高楼、正在灰飞烟灭的旧城，等等等等，便构成了一种充满喧嚣与放纵，创造与破坏并存的都市情调。而这种情调又弥漫着不安与骚动，使那些渴望发财，渴望成名的人们，在每一个早晨醒来，都回忆不出昨晚做的那些杂乱的梦境。

白露刚过，仲秋的细雨就把唐结的绸上衣淋得贴上了肩头。我想，她听了我那番话心里一定不是滋味。我的本意是想让她谦虚一点。我知道大凡女人得意过头就会露出獠牙。可是她被那种在我看来只能算是“小儿科”的成功弄昏了头，什么也听不进。金都夜总会那个花里胡哨的破台子算什么呢？巴掌那么大一块！

唐结半天不做声，也不上车。辛木不知她在想什么，一个劲地催她快走。那个夜晚秋雨渐渐绵密，临江门一带等车出城的人也渐渐稀少。到杨家坪方向的中巴车已开走了好几辆。

最后一辆破旧的私车，在临江门车站那片三角地带慢慢溜了一圈，停在他俩面前，售票员和司机一齐探头冲他们大喊：杨家坪！杨家坪！唐结蓦地一惊，醒过来一般：“辛木，这一次我真的要回永川去染布了。别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可你没看见夜总会的观众都腻味这一套了吗？得有新东西刺激他们，刺激金都的老板，让他把报酬提高。”

然后她说，她想暂停表演，弄一个蓝色系列；她要回到过去插队的地方去染布。她说她老是梦见木根湾开染房的老人和那些蓝花布；她说辛作说得对，成都的商业气息和文化氛围也许更适合她；她要拿那种蓝花布弄个大型系列，弄出“震撼人心的一击”，将观众、将亚陆那大腕儿以及那个摇唇鼓舌写狗屁文章的漆园子一齐打昏。再说，她不会一辈子都在金都那个破台子上走来走去的。她不停地说着，两眼象夜猫子一样放光，显得十分亢奋。

辛木劝她不要胡思乱想，他说一个女人，能做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唐结却眼空无物地说：“我得回永川。一生一世，我都无法停止对那个地方的怀念。我甚至不晓得这怀念是为了什么。我只觉得，每当我一想到它时，就能感觉到蓝花布正从那个山凹向高处涌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把天空和山脉都包裹起来了。”

(要是遇上一个是做白日梦的女人你拿她怎么办？辛木在一次醉酒后这么问我，我把我为一家即将垮台的杂志撰稿所得的980元稿酬洗牌一般弄和哗哗乱响，嘴里吐出一个字：打。他听了无可奈何一笑，左脚打右脚地摆着醉态走了。)可是现在，他对唐结喊道：“你疯了？丢了金都那舞台你以后怎么办？”

“我就不可以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想吗？你就打算永远让我做你的情人？”

辛木看看那个眼巴巴等他们上车的售票员，拉起唐结上了那辆空车，坐下，说，“你是晓得的，我的股票全被套牢了。这段时间，又没啥活儿可做。”

唐结淡淡望他一眼，“你说过，你是个靠不实的人，我怎么老是对你心存幻想呢？”

“你要去永川染布，要设计，还要制作，得花多长时间呐？你不去压阵，金顶针那些‘炒更’的模特儿不真的成散兵游勇了？”

“你去压阵啊。”

“我？”辛木说，“江洪要是晓得我公开给你的表演队在一起，她的脸就更没地方搁了，她不找我打死人架才怪！”

“她的脸？你就不想想我的！”唐结恨声说道，又满含讥讽地一笑：“我都差点忘了，你在你那个家里是个好丈夫呢。”

“不要孤注一掷，把宝押在一个靠不住的服装节上。”他不摇她的荏，自顾说道。

“不用你管。”她不笑了，漫不经心说，“他们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家俱厂老板。我就是输得精光，还可以洗手下厨做羹汤呢。”

“这就是你气我的杀手锏吗？”

唐结不理他。她想起自己的表演队只能狭憋在一个夜总会里走台步，受金都老板那个小气鬼的剥削，就不禁心生怨气。她从化妆袋里掏出小手镜，摸摸自己苍白狭长的脸，将一缕头发别在耳后，“我一直在等一个明眼人，等一个实力雄厚的投资人，他出钱我出力，轰轰烈烈干一场。我在金都表演了整整一年，等来的全是鸡零狗碎、目光短浅、急于发财的土老财。”她长叹一声：“我都35岁了！”

(我知道，唐结是个心大得拿水缸装的女人。她有许多愿望，顶大的一个是名扬四海最好和皮尔卡丹、瓦伦蒂洛们有一碰；其次是要有很多钱，免得每回在究竟是坐的士还是乘巴士之间，都要进行一番艰难的选择。她说搞她这一行的，出名之后，投资人就会接踵而至。

只要有个能干的经纪人，名利双收并非不可能。那时辛木坐在火锅馆里当风的一面，被煤烟油烟薰得眼泪直淌。他无视我们的存在，亲昵地拉过身边的唐结，拍拍她的脸带着某种色情意味说，你要屙尿擤涕，两头都捏到？那时，唐结吹开眼前的雾水灿然一笑，“人不是有两只手吗？好生协调一下我想没问题。”)辛木看看前面打瞌睡的售票员，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心头就一阵烦躁。将手放在她被雨水弄得潮乎乎的裙子上摩挲，沁凉柔软的丝绸竟象她的皮肤，让人心神不宁。他想起上个礼拜天的下午，她在洗浴之后裸身站在房中大红塑料盆里，淡淡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在她布满水珠的皮肤上。她的背对着他，双腿紧紧并在一起，连一线光也难以从腿缝中漏过。他记得过去同她做爱时，那两条腿总是分得很开，象鱼一样泼刺乱蹦。可是现

在，不论她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双腿总是这么下意识地紧紧并拢。

他想，那真是一种防守的姿势呢。

多年来，黄辛木就是个只会教中学生画画；在夜大的课堂上讲美术史，用东西方全部的文化危机烧烤他的听众的悲观论者；被恐惧、焦虑、宿命论和某种人道主义琐屑的恻隐之心压得喘不过气来；拥有一壁破书，一堆生霉的画笔，一个因没有生育而事业心极强的老婆和一个抱养的女儿；外搭一个被他老婆称作“狐狸精”的唐结。终日大放厥词，愤世嫉俗，羞于承认自己是教书先生，被老于世故的人叫做“宝器”。这些年来，他下过许多种决心，譬如辞职、下海、不再画画；或是不辞职、不下海、继续画他的旧城画。但他下的最大的一个决心却是向老婆投降，跟她好生过日子。可是，唐结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魔性。每当她褪尽衣饰，她那魅人的、甚至可以说是淫佚的乳房和小腹，就会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显出蜜一样的色泽，使他在成为欲望的奴隶之前，就陷入了迷狂。于是，当他一进入到唐结的身体里面，她那骤然生动起来的表情，就会把那个大决心打得稀巴烂。

那晚，辛木拉过浴后的唐结，嗅着她身上柔和新鲜的淡香，站在地上，裸身和她贴在一起，十个脚趾抓着地板，他觉得他们就象是一颗合抱在一起的树。良久，他侧头看见他们的影子象两片风中的大叶子在墙壁上飘摇，又象一个走不出结局的迷途者。

他叹了口气，说：“好吧，我抛一些股票。”

“不是在跌吗？”

“跌就跌吧。”

而金都老板几乎是央求她再等几个月，把旺季过了再停。唐结觉得她已经等得太久了。

她的蓝色系列在心头沤得快要烂掉了，她对那个业绩辉煌实力雄厚的亚陆集团充满了希望，对自己满怀信心，认为她现有的作品和即将出世的大型蓝色系列会在服装节上一炮走红。她不想再等了。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等待她的竟是蛋打鸡飞。

第 0 4 节

窗外该是仲春了。屋后的桃花溪日复一日地散发着臭气，溪边那个小花圃里的花讯就在寒潮和臭气的袭击下一场场退却。春天还没过完，就让人闻到秋的气味了。唐结整天盘腿在屋里地毯中打坐，就是在白天睁着眼，也总要梦见园形舞台朝自己包抄过来。回到重庆这些日子里，她几乎难以感觉到身外还有一个悸动着的、被快要被霓虹灯烤焦、被酸雨腐蚀的世界。

从成都一回来，唐结立即去找金都老板，希望重新回到金都表演。金都老板却冷笑着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呀？高小姐，我是生意人，不懂艺术也不想搞懂那东西。但是，本夜总会虽不比锦城艺术宫那个大舞台，但在重庆嘛，这种档次的还仅此一家呢！给你讲嘛，突然他象被人卡了脖子似的哼了两下，他那患有严重咽炎的喉咙咯咯响着，让人听了也喉咙发痒想帮他咳几声。终于，他清除了障碍，转过脸来眉飞色舞地说，我同紫罗兰时装队

签了一年合同。紫罗兰，清一色大波、美腿、三点式，比你那个金顶针刺激多啦！今晚你来看她们表演吗？

唐结一言不发就走了。大波、美腿，他以为那些女孩是什么？雌性动物？看客的精神肉食品？这个丑恶的人贩子！可是这下真得解散表演队了。没有舞台，再好的设计也只是一堆没有生命随风飘荡的织物。

本来认为是稳操胜券的大赛输了，金顶针的女孩在成都的卖力表演竟象一场告别演出，想起来就伤心。辛作原先答应大赛万一输了就回来租个门面，专门经营她设计的棉布服装。

可是在成都颁奖那个乱烘烘的时刻，她躲在观众席后排，只看见他一个背影就再也不见踪影。

当初，如果不是辛作的怂恿，也许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想到这里，她不禁恨起辛作来。可是她不敢在辛木面前抱怨辛作。有一天，辛木突然痛心疾首给我讲，辛作可能是个同性恋者而且有些明目张胆。我笑问他是不是早上稀饭喝醉了？他竟怒冲冲说，龟儿子唐结把他潜伏的病因诱发了，他一想到此事就忍不住要揍她一顿老拳，由于她在成都刚刚受挫，饶她算了。

后来，我听人说唐结从成都回来无事可做百无聊奈，在屋子里画自像打发日子，便跑到西郊去看她。她一肚子委屈说，辛作要真是那样，那多半也是先天疾患。辛木为啥不愿承认，辛作 28 岁了，没正儿八经地恋爱过。他长得那么帅，又在娱乐界混，为啥不泡妞？如果一个人天性如此，我不诱发，别人也会啊！”

原来，唐结从永川染布回来，开始画效果图时，辛作、辛木弟兄俩就帮着她张罗一应杂事包括买菜做饭。他们请来一个裁缝，又遍街寻找各种配件所需的材料，忙得昏天黑地。那天，《蓝色系列》总算做好了六套，他们的感觉好极了，只是还没请模特儿试装看较果。好酒的辛木总爱找由头喝酒，便要小小庆贺一番。辛木说他上午有课，下午开教研会，四点过后才能赶到。那天午后，唐结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漂亮的衣裙。她让裁缝回家休息半天，留下辛作一人在屋里睡觉，自己一人上街去美容厅做头发，做脸部按摩去了。

当辛木从望龙门赶过来，推门进屋时，看见辛作正穿着《蓝色系列》中的一套服装，对着墙上的大镜子搔首弄姿。辛木先是吃了惊，随即就咆哮起来：“老子想给你一脚尖！”

脱！”他看见一脸窘态的辛作，痛心疾首说，“这些年你在成都就这么在台上男扮女装扭屁股呀？”

辛作退在一边，解着那些襟襟绊绊的扣子，结结巴巴说：“没，没得你想的那么严重。”突然，他又提高嗓门喊道：“我喜欢，咋个呢？”

“收起你的成都腔，老子听不惯！”

说话间，唐结就容光焕发地进来了。她的眼睛一亮，“呀！不要脱，辛作，好，好极了！你的身高、气质，比金顶针那些姑娘强多了！至于三围么，可以做出来的。这样，我就不必花钱去请模特儿了呢。”她一点没注意弟兄俩不自然的神色，自我陶醉着说，“辛木，你说，我所有的作品要是加上这个大型《蓝色系列》，到北京办个人作品展能不能成功？”

辛木却恶狠狠瞪着辛作说：“明天把王蔷找来试装，不要节约那几个鸟钱！”

这个小插曲并没破坏他们的好心情。三个人来到西郊大街上时，夜市已经铺天盖地占满了梅堡下面的人行道。一些人在讨价，一些人在还价；一

些人在声力竭喊着“忍痛伤心跳楼自杀清仓拆迁大削价”之类的话；一些人在翻翻看看，穿穿脱脱却什么也不买。往沙坪坝方向去的4路电车斜对面，小火锅一长溜几乎迤迤到新华印刷厂大门外。深秋的寒意已送来冬的气味，为了让食客不至有露天的感觉，每一家小火锅都扯起透明的塑料薄膜象蒙古包一样。每一张桌上都吊着一盏灯，不知是谁，做出了用装卫生纸的红色塑料筒做灯罩的创举，乍一看，半透明的塑料篷里亮着一盏两盏朦朦胧胧的红灯，竟有几分意趣。而那些有食客人影晃动的篷里，热气腾腾地，辛木总认为这有些象原始的土耳其浴室搬到了重庆街头，让人弄不清他们是在吃呢，还是在洗。

他们选择了一家清静的小火锅坐下。烫了几片毛肚几根泥鳅下肚之后，辛木说他对他那中学教员身份、对他的老婆，对那个名存实亡的家庭、对他那个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却崇拜歌星和款爷的养女都腻味透了。他想换个环境，他说他都43岁了还没挣到40万，简直是可耻。唐结冷笑着说，你要有10万就很光荣了。莫要再说什么辞职的话，我的耳朵都听起茧啦！辛作赶紧园场，问他打算做什么？辛木立即神色飞动地说：“你搞经营，她搞设计，我么，就做贵公司的艺术指导吧。”

辛作不说话了。他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快。他这次回来，是想鼓动唐结一人去成都的。这些年来，他对唐结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只是因为她是大哥的情人才克制着，但他认为她这样和辛木不清不白地扯在一起，在婚姻上根本成不了正果。他真心希望她幸福，他想她要是到了成都，摆脱了辛木，或许会有别的机会。可是此刻，辛木表示他也要去成都，这是辛作一百个不愿意的。辛作是他父母的老么儿，他出生时，辛木都十五岁了。两年后他们的父亲就病逝了。长兄当父，使辛作在辛木面前一直都有一种压抑感。几年前他去成都时，面对母亲和辛木的苦留，他说，他不想生活在大哥的阴影之中。可是现在，大哥不想生活在他大嫂的阴影之中，他能说什么呢？

那晚他们沐浴在火锅的热气中，一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便商量好这次去成都参赛，辛木做金顶针的领队。至于他老婆会有什么反映，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唐结对他终于要将他老婆置于一边不管不顾，心里就充满了胜利感。她喝了不少啤酒，不停地与兄弟俩碰杯，说他们三个要精诚团结，直取一等奖。那晚，他们把川内不多的几个服装设计师排了个队，断定自己的设计具有绝对优势。那晚他们觉得前景无限美好，他们将用亚陆集团投资的100万人民币搞一个经济实体，名字就叫“唐结服装艺术设计中心”。他们要去成都打天下，在那座凉快的、鲜花和蔬菜都很便宜的城市定居。要有一套房子，一台画王，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和一个很“霸道”的随身听。空闲时就去茶馆半躺在竹椅上听英文原版摇滚乐，尤其要听披头士乐队那首著名的《ETITBE》（《听其自然》）。

后来，辛作知趣地告退，他俩继续喝酒，眼里钟满温柔的爱意。

夜深了，他俩轻飘飘地走在人迹稀少的街头，唐结松开攀着辛木的手，没头没脑地说：“遗憾的是，《蓝色系列》还不完整。”

辛木先是不解，然后立即说：“好象……主要的意思出来了。”

唐结不说话，辛木双手抄在裤兜里，怕冷似地耸着肩，若有所思。猛然，他挥起一只拳头象是要揍她：“好得很！从那些效果图和今天辛作试穿的效果看，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你听好，啊，”他拍拍唐结的脑袋，倒退着

走路，象火鸡一样勾起颈子看着她：“生命在某种承度上是受禁锢的，《蓝色系列》既表现了这一状态，同时又表达着被禁锢的精神想撞破那网和链的欲望。唐结，你的作品显露着灵魂在担忧时发出的警报。可是……”辛木皱着眉头说：“我哪个想到‘鱼死网破’这个词呢？”

“莫说不吉利的话啊辛木，我是要去拿那个一等奖的哟！”“对了，”辛木盯着街心那个锈迹班班的雕塑说：“只要在表演时强调模特儿步态的沉着，造型的雕塑感，就有可能传达出一种悲剧效果来。”

“有这么深刻吗？”

“会有的！相信我。再强化夸张的配件和衣饰。对，布网与布链，繁复的结构，简洁粗朴的土花布，纯粹的中国蓝，绝了！民俗的、历史的文化的，都将显露出来。”他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这完全是表现主义的手法。”

“我只是想表现服饰文化对女人的挤压感，几千年的……”

“俗！仅这一点就俗了！不止这些，唐结，远不止这些！”他站住，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天哪！这将成为一组大型的行为艺术！我们赶快回去吧，加把劲完成它，你将在服装节上一鸣惊人，然后我们杀到北京去办展览，而且还要进军巴黎！”他转身一拳打向虚空，朝空荡荡的大街高声喊道：“那时你们这些傻×才晓得我们的霸道！”

唐结说，后来把辛作推上舞台是为了救场，她实在没别的办法。而辛木又一直艾口饰羞，不给她讲实话。于是我想起彩排那天，周京平借给她的两个模特儿跟她扯皮。分服装时，她们觉得唐结偏心，没把好看的式样分给她们，在台上走得松垮垮的，毫无感觉。后来，该上《蓝色系列》了，她们却坐在更衣室里不动。唐结刚刚受了周京平和核桃的蹊落，一肚子的气，此刻就控制不住情绪了。她本想告诉她们，她的模特儿全是业余“炒更”，刚才她三套衣裳因为结构简单，必需训练有素的模特儿才能穿出感觉来。可是她说了些什么后来全忘了，只记得自己的声音尖锐而干燥，一点不象平常那般婉约。有人叫来周京平，他一进屋就声严色厉地要那两个女孩听唐结调遣，否则就立即走人。然后又匆匆出去陪看彩排的官员去了。

为首的女孩在重庆做模特儿，身价挺高，狂得不得了。周京平一出门，她就瞪了一双大眼，脸上红一块白块地说，农头儿！他以为有钱就是大爷啦？本小姐还没受过这种气呢！然后她嗲着声音叹了一口气，笑岑岑对她那两个同伴说：“那暴发户得意得不知天高地厚，喊他滚回千厮门当他的土老财去吧！”那大眼说得上劲，猛一回头，却看见周京平铁青了一张脸站在门口，他那暴怒的神情活象一只被踩痛了尾巴的猫：“周某花钱把你这几天买下来了，你是角儿也好，腕儿也罢，都得听我使唤！”说着就厉声叫道：“滚！我不想再看到你！他指着另一个女孩说，给我滚上台去！要不也滚！”说完他就大步冲出去了。

那大眼儿一赌气就真的走了，拉都拉不住。另两个不想失去在服装节上露面的机会，连忙换衣服。唐结却急了：差一个模特儿！

急得团团转时，见辛作进来，便一把抓住救星似的：“求求你，上场顶一下，帮姐姐一个忙！”

她朝辛作扔去一个泡沫胸罩、一对闪亮的金属大耳环，又把他按在椅子上，不由分说就往他脸上抹粉底。辛作先是躲闪，后来就松弛下来，嘻笑着往身上穿衣服，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旋即，唐结把他推到镜子前一看，他自己也惊呆了：“嗨！世界名模金格尔的派头，霸道！”

于是，《蓝色系列》依次出场。最后一个身材高挑，训练有素的模特儿，穿着盛装，环佩叮铛，皇后一样拖着曳地长裙，抬着下巴甩着跨，踩着猫步款款而来，把台下周京平一千人眼睛都看“定了”。

黄辛木却气得几乎昏过去。

第 0 5 节

周京平从成都回来，核桃的儿子已经等了他两三天了。那孩子花了他老头子近万元钱自费读完师范大学，毕业后却被分回江津县一个十分边远的小镇教中学。原以为读了大学就可以光宗耀祖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却终不能忍受教育部门的清寒，辞职出来投奔他父亲的老板了。

周京平一直把核桃当作他的左右手，自然会欣然接纳核桃这个看上去和他老子一样忠厚得有些木讷的儿子。这孩子简直就是核桃的再版，周京平一见他就笑着说，我看你就叫小核桃算了。这个被叫做小核桃的人，脸上倏地飘过一片阴云便又恢复了刚才的笑容。

小核桃一踏进那所学校就决定了离开。他是个聪明人，大学四年他已摸清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需要些什么样的人才。他选择了会计专业并拿到中南财经大学的函授大专文凭。在他来之前，周京平想，如果不能对他委以重任，至少也是个廉价劳动力这种人比那些懒堕的城里人要好使唤多了。可是周京平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少言寡语的孩子。他的高颧骨和厚嘴唇被那双明亮的眼睛一衬，任何一个人都会觉得他性情随和安全可靠。加上他在他老子那里继承来的一脸密集的小雀斑，你差不多会觉得，“忠诚”二字天生就是为他造的。多年来，周京平一直为没有一个贴心贴胆的会计感到不安，现在，小核桃来了，周京平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就觉得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曾经有人给周京平说过，私营企业要找安全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股份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小核桃一来，也向他提到这一点。他热情洋溢地向他描绘股份制的美好前景，这使周京平在最终下决心去政府机构探路。

第二天，周京平邀上一个和政府各部门都很热络的老张，拎上一点小礼物，到一个官员那里去登门请教。

那位头发很少的官员坐在一把吱吱作响的藤椅里，懒洋洋道：“首先要进行资产评估。”他看看那个带周京平来见他的人，居高临下地说，“有五个发起人，有五千万资产就可以上市股票，你有好多？”

周京平的神色木了一下。他有好多资产他从没认真估算过。被白粉缠身之后，他对公司的管理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一直怀疑那会计，可他又没精神去过问。现在，他要把这事交给小核桃来处理了，他觉得他应该相信这个叫王世昌的年轻人。想着，他就听见那个官员在说他的公司专做撵货，尽管生意好，但他的公司并非本市的税利大户而且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那官员用手指梳理着他那几根屈指可数的头发，语重心长地说，“据我所知，贵公司的口号是专门生产“Y”货面向广大区县、乡镇市场，可是，“Y”货就是伪劣产品罗！”他半开玩笑地说：“你想想，我们能让一个生产伪劣产

品的企业向社会集资，向人民群众发行股票吗？”

周京平这下被戳到了痛处。看看老张一脸暗笑，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出了一回洋相。他真有些怀疑，老张是不是故意让那官员说这番话来打击他。他花了钱送了礼，他凭啥子不对他客气一点呢？但是回头一想，做撵货，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赚再多的钱，任凭他们把你吹成中国的洛克菲勒，也不风光啊。

我服务的那家小报社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揪”周京平的“发条”。好长时间以来，整个商界弥漫着一股恶臭的气味：人人都把同他打交道的人想象成傻瓜或一架闹钟，都在用尽各种方法拧紧对方的发条，让他一不留意就在预定的时刻又叫又跳不得歇气，精疲力尽了就大出血一番。这种恶臭也渗进了新闻界。我们头儿希望我写出一篇惊世赫俗的报告文学来感动周京平这个款爷好让他也象闹钟一样发疯，给我们一大笔赞助费。为此我曾三番五次采访过周京平。在一些单独接触的过程中我常常采取步步逼近的手法套取他的经历，然而，根据目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报告文学，我对他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他是个不可着摸的人物且不适合正面歌颂。然而，我对这个人充满了兴趣，我认为他的不可着摸正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哪一天我也有了“三分薄田”，不再为衣食发愁时，就可以拿来写成一篇小说虽不敢妄想什么诺贝尔奖，但在文学爱好者中得一个口头表扬还是可以奢望的吧？可是，当我的采访取得突破性进展时，当我正要下定决心改变对这个款爷的崇敬，确认他是一个不法份子时，他的秘书兼会计，他的老搭档，核桃的儿子，小核桃接管了三友公司的对外宣传工作。

当我犹犹豫豫不知怎样来写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并感到自己在歌颂文章和复杂人物的夹缝中江郎才尽时，头儿愁眉不展地说，我们报社正面临着经济危机，如果周老板肯赞助个十万八万我们就活了，你得丢掉你那些所谓的个人看法。你要晓得，按现在的标准，他赚了钱，他就是成功者。你得对他进行热情讴歌，我们得对他进行感情投资，报社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同时，周京平和他的秘书开始给我发出一些含蓄到是似而非的暗示，让我欢欣鼓舞地认为他至少会赞助我们 20 万元。如果按 20% 提成的话，我将得到 6 万花花绿绿的人民币！

天哪，6 万！我决心钱一到手就结束这种朝不保夕的打工生涯，吃那 6 万的利息，用最低生活标准来维持生命，好让自己也象颜回那样箪食瓢饮地蜷在陋巷里过圣人的生活写那种不在乎读者胃口的严肃文学。在这种想法的鼓舞下，我那凋敝的想象力被金钱的力量重新放大，心甘情愿地接受那秘书的洗脑，采访本上记满了周老板的优秀事迹。

周京平从那官员那里回来后，小核桃问他股份制的事进展如何，周京平只好含糊糊地说正在做资产评估的准备。小核桃就立即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可以在报上发消息，鼓吹一下他们公司搞股份制改造这件事。我们立即作了报导并加以评论，认为这将是一个有报负有眼光的企业家最光辉灿烂的一笔并将为重庆经济的突飞猛进作出重大贡献。同时，市内的好几家报纸也开始起哄，把那个总是容光焕发，脸色好得让人生疑的周京平炒得炙手可热象个烧红的煤园。按照“谎言重复多次就会成为真理”的定律，周京平在第五次读到报上有关他的这类报导时，他就对此坚信不疑了。这样一来，周京平就开始晕头转向，他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那个否决他的官员产生了无限的怨恨。他说新闻界给他已经给他打开局面了，股份制

的实现只不过是迟早的事。他在电话上告诉我，他一定要把唐结弄到他的公司去做设计师。他要有自己的产品，不能老是做撵货了。我忙了一天，临睡前又吃了两粒安定片，只想好好睡一觉。等他说完了，我打着呵欠说：“你未必请得动她。”

第 0 6 节

第二天，周京平就去唐结那里，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把她请动。不出我所料，唐结拒绝了他。

一个礼拜前，唐结收到王鲁沂寄来的一大叠照片。那是他在成都服装节上拍下的她所有作品。王鲁沂是北京《经济画刊》的摄影记者，当时是周京平花钱请来为三友公司鼓噪的。

结果那家伙却对唐结的设计赞不绝口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把周京平的宽脸都气窄了。离开成都时，王鲁沂要唐结别泄气，他说他要把她的作品弄到北京去表演，他说那将吸引真正的投资人。那时周京平等在一边打算送他去机场，王鲁沂拍拍唐结的肩头说：“蜀中尽是瞎子。”

周京平狠狠剜了王鲁沂一眼：“办展览要花一大笔钱呢，别在这里醒瞌了。”

“我会弄到钱的。”王鲁沂满有把握地说。

“京城来了个活雷锋？”唐结半开玩笑说。

王鲁沂露齿一笑，“我当然要给自己弄到好处才干。”

“又是拉赞助“揪”广告吧？”他转身对唐结说，“他要借鸡下蛋大捞一把呢！”

唐结只当王鲁沂是在宽她是心，也就一笑置之。

可是现在，他来信说，他们画刊经宣部正在紧锣密鼓策划这次活动，他本人已经为此拉了 20 万元赞助，他要唐结作好准备，等他的准信儿。

唐结在服装节上输了，她觉得在朋友、同行面前十分栽面子。加上金都的舞台被紫罗兰占领，这使一向自信的唐结一直垂头丧气打不起精神。王鲁沂的信也算是八字有了一撇，这无疑是给她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她拿出那封信对周京平说，周老板，怎么样？是真钢就假不了哎！

此刻的周京平脸色红润，他那张多皱的大脸看上去在 40 岁到 50 岁之间，满是笑容，不时露出一排刷得很干净的大门牙。一件做工考究的西装裹着他那明显肥胖的身体，显得健康而舒适，象个松软而热气腾腾的甜馒头。他把身子在沙发中摆正，听唐结说完了，便煞有介事地告诉她，他的公司正在进行资产评估，准备明年开春就在国内上市股票。他希望唐结能到他找公司工作，他们联手出击，扭转如今重庆的个体户去成都拿货的局面，让川西坝儿的人到朝天门来打批发。

“嗨！真的要农村包围城市啦？”

周京平忍着不快说，“不可以吗？”

唐结“嘎！”地一笑之后，又呵呵笑了一通，声音里全是不屑：“就凭你加工的那些冒牌货？就凭你给我 500 块钱一月？”

周京平一听见她这种笑，就十分恼火。他竭力放平声调，说工资可以再商量，唐结却挥挥手，说：“我对川内这些土款爷已失去了兴趣，等我去北京办展览的好消息吧。”

从唐结屋里出来，周京平一肚子不痛快。他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她那不屑的笑声伤害了。

土款爷！她瞧不起我们这些土款爷，她要到北京去傍洋大腕呢！被她如此趾高气扬地拒绝，他简直恨得牙根都痒起来了。他一想起那政府官员说的“伪劣产品”心头就受不了。他说假烟假酒都可以制裁，唯独冒牌服装无人指责因为款式好坏穿在身上对人的身体而言仍然是有益无害。否则，按他那口气，他一定会让他周某人绳之以法。他灰溜溜地退出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就发誓要生产让自己亮得开脸的服装让那个家伙仰视他。可他却一再被她拒绝。服装节之前他曾向她提过一次，她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然而，对于周京平来说，越是被拒绝的事他越是罢不了手对于女人，他尤其如此。可就在刚才，当他拂袖离开唐结的屋子那一瞬，他都有些糊涂了：他竟把追女人的劲头用在请设计师的事情上了。

周京平心情恶劣，一辆辆的士从他身边滑过却不想上车。他得再想一个办法让唐结就范。这个夏天酷热还没开始袭击这座城市，一个脸上擦得万紫千红的女孩穿着超短皮裙，光着两条滚圆的腿从对面走来，同他擦身而过。她身上浓重的劣质香水味让人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这种奇异的感觉把他拖入了一个久远的记忆之中。

那是家秀身上的气味。

过去，家秀的腋窝下，耳背后，颈窝里就散发着这种带酒精味的花露水。但那时纳溪县城百货公司只有上海牌花露水卖。唐结和家秀说话的声气有些相似。她们讲话很快，声忽高忽低，乱人心意。她们把尾音拖得长长的，即便是表达愤怒，只听声音，你仍会以为她们在发嗲。

许多年前，周京平在县一中读到高二时，就响应号召以回乡知青的身份，回到离县城 200 里远的老家黄泥村。那个生产队除他之外，有两个从泸州城里下乡的男知青，一个从重庆挂勾*去的女知青。那几个从城里来的知青抱成一团，根本看不起回乡知青“土佬儿”一个。他们戴军帽，抽纸烟，穿小裤管以及上海式“敞摆”衣服。在那个娇小美丽的，名字叫陈家秀的女知青面前，显得又孟浪，又倜傥。而周京平穿着父兄的衣服，巴着叶子烟，只敢远远地看着家秀的柔软的细腰、白亮的小腿想入非非。

后来，也许是泸州知青的浪荡让家秀害怕，也许是周京平的独来独往显得与众不同令她着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投入他的怀抱，至今他还不明白。但无论如何他不是一个茕茕子立的孤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她帮他打败了那两个趾高气扬的城市人。仅这一点，这场恋爱就足以刻骨铭心，让他终身难忘。更何况，家秀的肚子大了。为此，两个一直围着家秀转的泸州知青把他黑打了一顿，说他一个“县疙瘩”居然占了先手。家秀的母亲得到消息，从重庆跑到纳溪山里，先把家秀的监护人，她的堂兄堂嫂骂了一顿，然后在周京平的脸上留下几道指甲印，并扬言要告他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告他强奸罪。后来，生产队长说，周知青和陈知青，都是知青嘎！哪个破坏哪个哟！老太婆就气急败坏说当然是周知青破坏了她的女儿。此话引来哄堂大笑，老太婆自知失言，才做出一副吃亏不小的样子，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

周京平不相信接生婆，而他们的生产队离公社医院至少 40 里。在家秀

怀孕期间，周京平到公社医院去借书看，讨教接生的事项。又备好酒精、药棉、医用剪刀之类，雄心勃勃，打算自己接生。

那个冬天的半夜，天上飘着雨雪，家秀要生了。一直胸有成竹的周京平却在她那一声又一声惨叫中手足无措。送医院是不可能的了。隔壁的生产队长打起火把一路狂奔着，在黑黢黢的山路上高喊：周二娃的堂客要下崽了！周二娃的堂客……一会儿，那个精瘦的老太婆脸上挂起一副胜利的笑容，颠着小脚走来，把那些酒精、消过毒的剪刀扯起擻得老远，把那个惊慌失措的周二娃关在门外。

家秀生下一儿子。

七天后，那个象猫一样瘦小的孩子死了。乡下人说是“扯七风公社医生说是脐带感染”。这件事使周京平为自己的忧柔寡断痛心疾首，使在后来的岁月里，遇上每一次犹豫时，都以此为鉴。

后来，精神颓丧感情淡漠的家秀为了顶替她母亲回城，与他离了婚。回城后和他通了几封信，就渐渐没有了消息。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周京平割完谷子，在一次漫长的夏日午睡之后，突然想起家秀，想起那个额头起皱的死孩子，便心口发痛，坐立不安。几天后，他到了重庆。

走出火车站，他却神使鬼差想先去看看家秀常提到的繁华解放碑----那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精神堡垒，解放后山城的象征。周京平在街上转悠，那时正是国庆节，城市在他面前展示着五光十色、花里胡哨的一面。而那些红男绿女们，横穿马路时大摇大摆，既不看左边，又不看右边。周京平这下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货真价实的土包子了。在商店的大镜子前，他看看自己身上那件崭新的涤确卡中山装和那双土得有盐有味的解放鞋，顿时失去了见家秀的信心。

在解放碑走了一圈，重新回到火车站，周京平仰脸看着一上一下的缆车，犹豫着是住一夜明天去找家秀呢，还是打道回他的纳溪山里时，一个涂口红的女人朝他么喝：扁担！过来！他一时不明白这是在叫自己，可那女人径直走来：“活路来了，扛起走哎！”周京平猛地明白，那女人是把他当力夫了。他看看那两大捆布料，再看看她那颐指气使的样子，竟生出想要将她抛翻在地强暴一番的野蛮念头来。可那时的周京平，只要被一个城市人审视数秒，就会气短三分。

周京平弯腰低头，就把那两捆布料扛起来了。

她跟她到了千厮门，那里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缝纽班子，在为五四路新华路的个体户加工服装。其中一个就属于那个叫徐玉的女人的。徐玉见他生得老实端正，就让他留下来打杂。

那时，周京平对徐玉简直感激涕零。

两年后徐玉被周京平抛弃时，徐玉恨得咬牙切齿，说他是黄眼狗，把收留他的恩人都一脚蹬了。可是周京平直到现在，仍在他的恶梦中看见徐玉那对傲慢而不知羞耻的、生着褐色乳晕的大奶子在朝他逼来。一想到那两年屈辱的生活，想到至今还有人背地骂他是“从徐玉胯下爬出来的暴发户”，他就怒气冲天想提刀杀人。尽管如此，他对山城那种喧嚣嘈杂、奔放冒险的情调仍有一种特殊爱好而对家乡的冷僻生出无限的恐惧。在解放碑穿流不息的人群中，他甚至会跟着一个年青女人走很长一段路，然后看她消失在人流里，于是，路灯一齐放光，照亮了迷朦的街景。在这都市迷人的黄昏里，他

常常幻想着裙钗扑面的光景，幻想着有一天他想念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时，他已经有一个精致的真皮钱夹，里面尽是百元大钞，他就象一个真正的大腕那样，在受人景仰的氛围中，请她到雅座里吃鸳鸯火锅、点歌、给小费，然后给她买真资格的香水而不是那种有酒精味的花露水。

他被这个幻觉鼓舞着，一路蹬打，生意越做越大。

可事到如今，他发现当初来重庆的原始念头已彙生出无数个杂乱的念头，把家秀的模样都弄模糊了。只有在他掩人耳目地拿毒品为自己的身体“充电”之后，才能从内心的迷雾中抓住家秀身后的小辫子。一旦那些毒素从血液中蒸发消散，那只小辫就会立即从心头滑落。

可是今天，唐结的声气竟再一次让他感觉到家秀冷沁沁的、毛绒绒的小辫子。

第 0 7 节

唐结坐在屋子一角，觉得这个仲春该有一种蓬勃热闹的景象，可她门窗紧闭，一袭棉布窗帘便将她与世界隔开了。室内黯淡无力的光线，表达出某种沮丧与衰败的情绪。

这半月来，唐结已经无数次想象过她在京城个人作品展的情景了。掌声。鲜花。摄象。她站在台上向京城的观众深深鞠躬……然而，王鲁沂的那封信刚一吊起了她的胃口，就没有了消息。一想到成都的惨败，她就有一种忍不住要失声痛哭的冲动。她知道，安抚自尊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北京办个人作品展。呆呆地看着那张散发松节油味的自画像，她觉得画中的象个女妖，在她的对面散发着黑夜的气息。冷森森的黑气从画面的下角往上方弥漫，把左边那只灰色老猫淹没得只剩下一只黄褐眼睛拿人类的眼神同那女妖一起逼视她。

唐结在下午三点钟往猫眼上补了最后一笔黄色之后，就缩在屋角那堆色彩鲜艳的靠垫中没动过。室内的光线正在一点点暗下来。她觉得这种带有腐叶气味的黑暗是从画中溢出来的，这有些象她的心境。抖开那只王鲁沂寄来的大信封，花花绿绿的照片已是第一百次撒落在地上了。最抢眼的依旧是《蓝色系列》。模特儿的脸被闪光灯照得惨白，背景被深不可测的暗红色隐去了，象是从另一个更难着摸的世界走来的一群美丽的精灵。唐结把为演出录制的音乐盒带放进录音机里，天色转暗。她真想再一次看见《蓝色系列》在台上的情景，可是那段沉郁诡奇的音乐只引出一些模糊的蓝影，在幽暗的记忆里忽隐忽现。

音乐象一道屏障，挡住了她追忆的视线。

难道京城的王鲁沂真如周京平所说，是在“醒”她的“瞌睡”？

背对着门，辛木什么时候进来的她一点没察沉觉。电灯“啪”地一亮，吓了她一跳。辛木捡起一张照片扔在桌上说：“你就打算守着这堆照片打发余生？”

唐结忍着骤然而起的泪水，趴在地上把照片收拢，幽幽地说，烧了它们，我就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打发余生了，说着就站起来在辛木衣里掏火柴，

辛木捉住她的手腕说：“从成都回来你的情绪就没好过，每回来你都这个样子。”他摸摸汗津津的额头，“我也累啊。”

“可是你一走几天都不来。”一想到与他的关系，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尽管，她一直对辛木说她对他并无婚姻要求，但她认为他不该因此而坦然处之，好象她真是他的外室。于是，一种很深的怨毒从心里涌出来，牙齿咬都咬不住：“当然啦，我该强装笑脸迎接你而不该对你有所要求。我是啥东西？情人，姘头，是你存在银行里的一笔钱，要用时才取，不用时，连存折放在哪里都想不起来！”

“你这么讲就太没良心了。整个服装节……”辛木推开唐结，突然感到没意思透了。难道她从成都回来无事可干，就关在屋里磨尖牙齿单等我来撕咬一番？他想就“银行里的一笔钱”这种恶毒比喻跟她理论一番，但他知道，她耍起横来也要个人来比。他压下火气，说：“你得出去找点事做，你会关出毛病来的。”

“我还有几千块钱。”

“坐吃山空？去租个柜台卖服装吧。要不就去摆地摊儿。”他气冲冲地说。

“钱呢？钱呢钱呢？”

“我把股票全抛了，加上你那点钱，做本钱够了。”

“你那点股票，值几个钱？”

“现在又涨了，值一两万呢！”

正说着，邮递员在楼下喊唐结拿信。她懒洋洋起身下楼，又飞跑着上楼，进屋后倚在门上喘气，把信递给辛木，一脸都是笑。

辛木接过信一看，却酸溜溜道：“这小子追女人硬是肯下功夫哦！”

王鲁沂在信上说，他们《画刊》和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愿意连袂为她办一台个人服饰艺术晚会，经费由画报社负担，时间定在七月下旬。看看转眼就洋洋得意起来的唐结，辛木说，“要音乐响起，大幕拉开才算数。本市有多少英雄驮着自己的作品去京城办画展想一炮走红，又有多少豪杰灰溜溜地回来了？但愿你运气比他们好，但愿这不是那家伙搞的一次幻觉。”

“我天生是个热爱幻觉的人，有啥办法？难道你不是？”唐结站在窗前，把那副刚换上的腊染窗帘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她的一只手软软地垂着，指头却攥得紧紧的。我知道，她一想到即将成为现实梦想，就抑制不住那份紧张了。

（我想起在服装节的B场上，唐结看着自己积累十年之久的作品一件件依次出场时，她竟面无表情纹丝不动，象个冷漠的旁观者。散场后我撵上她说，你好稳得起！她摊开右手，两个乌青的、半月形的指甲印竟深深印在她汗湿的手心处。我猜那是她的小指甲弄出来的。我满心同情地说，把指甲剪短，全身放松，日子还长呢！她淡淡一笑，转身找她的辛木去了。）这时辛木扳抓起一件套头衫朝唐结扔去，一脸无奈地说：“幻觉！幻觉！我们被幻觉都害成这个样子了，还扭着它不放。你看你，都快发霉了！擦点口红，我们出去吃饭，见他妈幻觉的鬼！”

旋即，他们来到杨家坪街上。在建设电影院右边的空地上，有一群叫做“可可巡回演出队”的歌手弹着吉它在卖唱。他们都很年轻，皮肤很黑。两只音箱把他们的歌声加工得闷声闷气地传出来，让人时时听不清唱了些什么。那个穿着皮背心皮长裤，戴了一顶黑礼帽，一副牛仔打扮的黑皮肤主持人，正在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邀请越来越多的看客勇敢地上去唱一曲。他指

着一个衣着拘束的小伙子说，这位先生，来，来唱一曲，一吐胸中的闷气。来呀，唱歌不仅陶冶情操还消食化痰抒发革命感情，在这个没有星星的初夏之夜，你不觉得跟我们同乐是另一番潇洒吗？他的手朝观众一挥：“十块钱一首，十块钱！”

半天没有动静，那主持人可能是不耐烦了，突然蹦出一口地道的重庆话，火爆爆地说：“格老子，哪个都是些虚哥哟！上来吼一嗓沙，虚啥子嘛虚！”然后，他又用普通话向观众介绍另一个歌手。辛木拉拉唐结，要她快走，唐结却攀住辛木的肩头，踮起脚尖想看看主持人身后，电影院下来那长长一排石阶上，坐着的另外几名歌手。这时，就有一个年轻女子端着她的的小红呢帽朝人群走来，声气软软地说：“给一点嘛，给一点，多少不论，一角钱也可以，是个意思。”

一些看客开始撤退，另一些往帽子里丢票子。来到唐结面前时，她碰碰辛木，而辛木正弯着腰，看地上打开的琴盒。琴盒里面，有一张执照影印件，一些散碎的、面额在十元以下的钞票。辛木直起身，掏出钱夹，犹豫了一下，放了一张一元钞在那个精致的小红帽里，报歉似的对那女子一笑。

离开那群人后，唐结说，“我以为你至少要给十块钱呢，小气。”

“我倒想给那张 50 元的票子呢！”他还想说什么，却又打住。半晌，他吁出一口长气说，“我真佩服他们，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他搂紧唐结，“当然，我也佩服你，你是个女强人。”

唐结突然就脸色不对了。她摔开他的手臂，怪模怪样地看着他，一丝冷笑爬上她的嘴角：“我象个女强人吗？在你们男人看来，女强人就是那种夜晚不跟男人睡觉，白天向男人发号施令的大喉咙女人，她们横针不拿直线，表面穿得光光生生，内衣却尽是破洞，你要我向那种女人看齐然后撒手不管吗？”

辛木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愤怒弄得不知所措，他骂了一句“神经病”就冲到前头去了。

唐结呆呆看着他那有些弯曲的背影，在华灯初放时迅速被前面的人流所吞没。唐结有些后悔自己说的那些没头没脑的话，她拨开迎面而来的人流追上去，那一刹，她竟生怕自己此生跟不上他而走失了。

看见辛木在人流中时隐时现低头走路的身影，她不禁同情起他来。他一生都在梦想画遍旧城，然后出一本精美的画册，但却总认为从前画的那些旧城画尽管都说好，他却认为并未画出他想要表达的感觉，严格说来，只能算半成品。但是，就连那些半成品，现在也只留下一堆照片，原作早在八十年代末就以 150 元一幅的底价让老青的经纪人打包运到香港一家画廊去拍卖了。那时，辛木很是红火了一阵，他的一幅画被美国亚太博物馆收藏，另一幅被中国长城艺术馆收藏，其余的几幅被海外的华人私人收藏，发了一笔小财之后，剩下的大部份画幅至今还在香港那家小画廊里下落不明。因为，老青那个经纪人从中发了一笔大财之后，丢下身后一大帮委托他卖画的画家，也不作个交待，就擅自跑到美国定居去了。好在辛木想得开，他并不认为有多大的损失，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画的丢失帮助了他在绘画上下决心告别过去从头开始。

然而，可悲的是，随着那些画的卖出与丢失，时间越长，辛木就越是觉得自己象个被毁了屋基的人，任有多少宏伟壮丽的构想，都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接着，第二轮发财机会来了，在这个周围人都疯着劲大捞一把钞票的世界，唐结发觉要他安静下来画画就有些困难了。可要他真的下海呢，他又犹豫不决。现在，他想给那几个歌手 50 元钱以道义上的声援，却只丢了一块钱在那只美丽的帽子里。老实说，她喜欢一掷竿千金的男人，但一看见他为他未完成的旧城画叹气，就十分同情他。她不知道该鼓励他去挣钱还是继续画画。她想一个人要是又有事业又有钱该多好。于是她穿过人流追上去，将手指伸进他半蜷的手心说，对不起，辛木，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能陪我去北京我得一个人去我就害怕。我一想到我得做出一副女强人的样子让别人不敢看轻我，我就心烦。辛木低头看看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唐结抓紧他的手，想对他说她爱他，他是她事业的拐杖。她试了又试，说：“我知道你心烦，辛木，我希望能给你更多的安慰。”

可是人群中太吵，辛木勾起颈子大声说，“你说什么？”

唐结叹口气，看看暗下来的天色，说：“我饿了，去吃饭吧。”

在一家快餐馆吃完饭，天已黑尽了。回屋的路上，辛木因为两瓶啤酒下肚，心情好多了。他说，“你那《蓝色系列》不是还有“话”要说吗？不管是不是幻觉，你还是把它弄完吧，”

“上回请的裁缝工钱给得太低，人家不愿再干，我又付不起更多的钱。”

“自己做，我们一起做。”辛木说。

“可……我悚这种工程浩大的加工制作。”

“即使是去北京办展览，追求尽善尽美吧。北京不比成都，那是天子脚下。只要去了，只要开幕了，不论成败，都会在当地有影响，都会把那些小看你的人的背气肿。”

“别人的背干我啥事？”

“我们的背已在成都肿亮了。别人的背肿起来，我们的背才能消肿。彼起此伏嘛！这都不懂，宝器！”

那晚，唐结从灼热的黑暗深处奋力浮出，使劲推身边打酣的人。

辛木翻个身，嘟噜道，“你还没睡着？”

“一群红披风，辛木，它们戴着红色面具朝我压过来却没有手脚。满天飘着蓝花布的碎片，辛木，那是木根湾的天空。”

“又做恶梦啦？来，睡，”辛木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又昏睡过去。

“我想……辛木，辛木！我想弄个红色系列，你在听吗？”

“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总在半夜显灵折磨老辛木。你的《蓝色系列》还没全部完成呢。”他叹口气，睡意全消：“讲。”

唐结觉得她的思维在黑暗的重压下显得很迟钝，思绪暧昧不明。她仰面躺着，听着窗对面阳台上鸽子梦中的咕咕声，说，“我要让色彩和形式象音乐一样颤动……我想……借此唤起心灵与理想的秩序，光辉……合声……她把脸贴在他的肩上，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你在听吗？在这里……”她一下顿住了，不知怎么表达她心里所想。

“在这里，永恒开始，神涵盖一切……”辛木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懒洋洋地说了句空洞的话。

“差不多！对！就是这个意思。”唐结激动地说，她的脑袋在辛木怀里拱着：“辛木，只有你能洞察我，能归纳我那些模糊不清的原始构思。我再想想，辛木，天亮以后你要帮着我你不要离开我，我不会象你老婆那样逼你只选择一个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可我还是想给你生一个儿子辛木！”

“睡，睡吧，我不会离开你的。”辛木从她那汗涔涔的头发上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这是洁净女人才会有的味。他无法想象，倘若没有这香味，这夜半的梦呓，以及这无条件的崇拜做他干枯生活的润滑剂，他生命的齿轮将如何转动？他怎么可能用一颗空落落的心去面对他那没有香味也没有怪味的老婆？

第 0 8 节

午饭后辛木到学校去了。唐结翻出剩下的蓝花布打开，她决定这后边的几套不再请裁缝。离去北京的日子还有个把月，她有足够的时间自个儿把它们完成。

一缕阳光从窗外泻进来，罩在布料上，使冷寂的蓝色显出些许暖意。现在是五月中旬，要补充《蓝色系列》成 30 套，得花大力气。可是她一想到《蓝色系列》将有整整 30 套的庞大阵容去荡涤北京的舞台，便有一种莫名的躁动。她觉得背心发热，下巴上的汗水就骤然冒出来了。

轻轻触摸蓝花布，想起早上那个梦，想起永川东去 50 公里的木根湾，湾里的染房和老人，便又看见那满坡的蓝花布了。

十几年前，当她离开那个做了三年知青的黄瓜山，直奔县城搭车回重庆时，因为抄近道路迷了路。当她茫然坐在山梁上，不知该走哪一条路时，一阵大风把沙子吹进了眼睛。她侧过头想避开风，却看见左边山下那个小村边灌木丛上晾晒着的一幅幅蓝花布，竟透着一种寂寞的冷调让人永生难忘。在那片饱和的蓝底上，细碎的白花就象夜空闪烁的星子，为那片冷色增添了更浓的寒意。

那时她想，要是用那蓝花布做衣服该有多好看啊；那时她才发现，这个让她吃尽苦头的丘岭地带，竟把一颗发誓永不回头的心牵绊住了。

去年初冬，她终于回到那个叫木根湾的小村。昔日被蓝花布装点得喧闹美丽的山坡竟是那么冷清。她有些紧张，倘若老人不在了，十几年来，蓝花布在心头沃出的模糊不清的构想怎么能够从心头抓出来，变成清晰的形象呢？

谢天谢地，老人健在。

老人看着她从当地镇上背去的整整一匹白布，双手不知所措地在围裙上擦着，一脸感激地说，承姐姐看得起呐！改革嘎，人些都不穿这个呐。涤确凉八年放八年，土家什敌不过的嘎！姐姐拿去做啥子哟？

“做衣裳啊。”

“穿么？”

“看呢。”

老人摇摇头，年逾古稀了，不懂。遂不多问。

四川的天空少有太阳，唐结帮着老人在白布上描花样，磨豆浆，用豆浆和上好的石灰调成又干又稠浆子，刮在需要留白花的坯布上，等太阳晒干浆子才能浸染。

一个阴天，她重新爬上当年迷路的那个山梁。下面，沉寂的木根湾里，

有几个上了年绩的农民在地角刨土。她想她过去也这么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过，但那时她才十几岁。

这时，一只大鸟从她头上掠过，阳光钻出云层洒满山坡。闭上双眼，她的面颊似乎感触到多年以前那一阵被满坡花布染蓝的大风。此刻，她觉得蓝色的光从心中升起，与太阳光相接，照亮了内心那些暧昧不明的思路。她站起身，吐出一口长气想，十几年来所做的全部设计，全是为了这个《蓝色系列》作的练习。

刮上的浆终于干了。唐结和老人开始染布。老人用木勺一瓢一瓢把浓稠的靛蓝舀进大木盆时里，说：“这是最后一桶靛蓝了。等到这桶染浆舀完了，我也该死了哟！”

那一瞬，在她的心头，她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在往下沉，什么东西在向上涌。那一瞬，她知道该怎么表现她的《蓝色系列》了。可是她觉得口苦，想哭。那哪是染料，分明是老人生命的浆啊！她没想到，从此以后，无论在何时何地，老人那弓着身子舀浆的动作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深蓝剪影，张贴在她生命的背景之上。

蓝花布终于全部染好了。唐结背着沉重的背囊站在院坝边觉得鼻子发酸。老人拉着她那双被染蓝的手，哈着腰无限谦恭地说：“谢谢啦姐姐！还来啊，姐姐，姐……”

坐了一天车才回到重庆。唐结在楼梯口猛一抬头，就看见江红又高又瘦地俯视着她，说，黄辛木呢？唐结摇摇头从她身边挤过去，上楼，开门，把背囊放在门后，对跟上来的江红说，“进来坐不？”

江红不进去。一只手撑着门，艰难地笑着，另一只手摆弄着胸前那串象骨项练：“上个星期他才发了毒誓，说要跟你断绝往来，这个星期就不见人影了。班也不上，还是我给他代的课。”她面颊上的蝴蝶斑渐渐被涌上来的血色淹没，显得半是怒气半是委屈：“你又给他灌啥子迷魂汤嘛？”

“进来不？我关门啦。”

“我才不进你这不干不净的窑窝子呢！”江红终于勃然大怒：“你把我们黄辛木都弄脏了我还得给他消毒吃抗生素。”未了，她小声嘀咕道，“这个卖×婆娘。”

唐结的心缩成了一团。但她只能装着没听见：“你把他丢到高压锅里拿文火煮三天吧！”说着就砰地关了门，一屁股坐在背囊上，心想江红前两年脸上还光光生生的，现在怎么就弄得一脸的蝴蝶斑？她那憔悴的模样简直让人不能不心生愧疚。可是唐结很清楚，她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的信心，几乎全来自辛木的认可和阐释，哪怕是他勉强的一点头，或者是一番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

半夜，辛木一脸疲惫灰头土脑地敲门进来时，她记得她刚洗完换下的脏衣服。一见他进屋就拿出染好的蓝花布给他看。她本想说江红来找过他，但她不愿拿这件不愉快的事再一次破坏她的好心情。而她后来一直弄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不说自己追到永川去找过她，却说起关于旧城的事来？

他说：“开始拆旧城了。可我的旧城画才开始。”

“你早些时候干啥去了？”

“我在动脑子怎样赚钱，我给你跑腿，打杂。日子就这么混过去了。”

“这下倒是我的不是啦？”

辛木躺在地毯上，不想跟她扳嘴劲。眼睛盯着天花板那一块大被陈年

雨水泡得快要垮塌下来的石灰，心想这房子没有厕所甚至没有下水道，脏水都得一点一滴地收藏在桶里，拧到走廊尽头那个滑腻腻的厕所里去倒，根本就不能住人，却还每月收 70 块钱的房租。他想要是有钱，就该另外给她租一套象样一点的房子了。可是钱呢？他烦躁地翻了个身，唐结的光脚从床上垂下来，就在他鼻子跟前晃动。他看见她的左脚姆趾上有一个水泡，他想那一定是那条通往染房的山路给她留下的纪念。他轻轻握住那只冰冷的脚，说，“可我得去挣钱。你得搬出这个贫民窟。”

“辛木，我当然希望你多多挣钱，甚至嫁给你，把你当依靠。可你得画，至少你得把旧城在拆毁之前画下来，否则你会后悔的。”

“他们为啥要拆毁它？那是文化！人们花了几百年的功夫才弄出这样一个有人文价值的旧城，为啥要拆毁它！”

“辛木，”唐结的声音细细软软地，象一只轻柔的手指拂过他的面颊：“拆掉它，是为了筑一个更好的。辛木你不能太自私，只想到自己的旧城画。那些破烂的、肮脏的、不适于人居住的老房子，早就该拆除了。”

“城市有一种晦暗的遮蔽力量，”辛木不接她的岔，“它把一切脏的、丑的都掩藏在光耀夺目的包装下面，而旧城不。旧城坦露一切，不作任何掩饰。我不喜欢新兴的城。”

“历史车轮是无情的，它必然要碾碎一些人的梦。辛木，你该抓紧时间画而不是躺在这里空发感叹。”

“我一直在画，画了十几年。但那些都不算。没有真正的感觉，感觉！”

“现在该有了吧？”

“没有。”

“旧城就要灰飞烟灭了，你就不能从中找到那种令你心碎的悲壮感吗辛木？”

“悲壮？悲壮！对，灰飞烟灭的悲壮！”

辛木跳起来，在屋子困兽一般转了一圈，自言自语道：“其实，故乡，家园，只对漂泊者而言才显得重要。我生长在这里，不能处算漂泊者，可为什么就这么迷恋旧城？我可以画别的，我为什么扭住这个画？”

“你有一种身处此地心却离乡背境的流落处境，你是一个精神漂流者，辛木。”“唐结！”辛木哑着嗓子喊了一声，拍拍她的小腿，他想告诉她，她是他的红粉知己，他想对说，他爱她，但是，一看见天花板上那块摇摇欲坠的石灰，就噤口不言了。一个男人，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象样的窝，还说什么爱！他重新烦恼起来，不想再说话了。

上床灭灯之后，唐结劝辛木对江红好一点，“你看她一脸的蝴蝶班，人家又没生过小孩，却长了一脸的斑，这都是内分泌失调弄的。辛木，你哪怕是例行公事，也该偶尔跟人家弄一次。”那时辛木在黑暗中伏在她身上，含含糊糊说，我每周安慰她一回，我都成了“慰安先生”了！

唐结记得她当时的反应是过于强烈了。后来她想，她很虚伪。她以为他早对年过 40 的江红失去了兴趣，果真象他过去说的那样，“碰都不碰她”，可一旦他承认自己每周都在碰他的老婆，她就受不了。那时她猛地掀掉压在她上面的辛木，拉开灯，赤裸着身子跳下床，把辛木的衣服一件件朝他扔过去，最后，把一只臭袜子打在他脸上便遏斯底里喊叫起来：“你这个杂痞！你以为我真就是你那个黄脸婆骂的‘卖×婆娘’啊？”

那晚，辛木被他那双走了很多路，沾着永川的土灰的臭袜子弄得鼻孔

奇痒山崩地裂地打了一连串喷嚏。他今天在回来的路上听人说临江门一带将立即被拆掉，地皮卖给外商。他们将在那里修一幢所气势宏伟的魁星楼。可是他只去那里画过一天。而他一天只能画一幅，一个景点。那里有那么多动人的风景，他想他要是不想将他的前半生否定掉的话，他就最好去把临江门一带画完。因此他首先得有一个安宁的心境。而情感细腻的黄辛木，只有浸泡在爱情的浓汤里才会获得安宁。可是他不明白她今天是哪河水发了？他的手哆嗦着，觉得生活对他的折磨首先就是从那个貌似洒脱的女人和家里那个连“貌似”都说不上来的女人开始的。这个去永川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不会象江红那样逼他的女人，这个曾经是那么柔和温润的女人，曾几何时变得如此干燥乖戾了呢？

他觉得很无聊，穿衣服时他知道她心里肯定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一言不发地穿袜子，走到门边穿鞋时，他听见她压抑的哭声。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就下楼去了。他想，她的乖戾是独身女人最终的下场吗？或者，它会最终揭示一种特殊精神动向？因此我就得忍受吗？由于担心她一去半月杳无音讯而追到永川的木根湾去找她，却扑了一个空。那里只有一坐桥，一条路，我们在哪里失之交臂的呢？

第 0 9 节

周京平在股市大户室里泡了一上午，抛了几手股票，他估计这几家公司的股票在这种爬升之后必定是要走下坡路的。他想待它跌到一个合适的价位时，就狠狠地吃进。炒股给他带来的利益已经使他深深地爱上这种挣钱方式。如果不是吸毒成瘾，他想这应该是一个最好时代，一个最适合他的好时代。

回公司后，核桃在劳务市场给他找的保姆已经等在办公室了。周京平一看那小姑娘就皱着眉头问，你才几岁哟，你妈舍得你出来做事？小姑娘说她 17 岁了，她口齿伶俐地说她会做事，不信叔叔你试试再说嘛。周京平就叫她去设计室帮忙做清洁，等他下班。他看了一眼面容憔悴满脸雀斑的核桃，觉得他真是忠心耿耿，值得信赖。只要他向他发指示，核桃总是办得巴巴实实的。

可是还不到中午，周京平就觉得疲倦不已，昨晚和他的一个老相好在床上颠鸾倒凤了整整一夜睡那女人又漂亮又风骚，在他所接触的众多女人中，可以算是最让人心旌飘摇的一个。他渴望爱情，可他又觉得内心总是空落落地，象一枚飞蓬飘泊的蒲公英种籽，只好不停地换女人，想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她们既不象家秀那样纯情，也不象那个叫琴的女人那么温柔。

每一个清晨醒来，看见她们零乱的衣服裤头扔得到处都是，听见她睡意深深的呓语，便有一种深深的厌烦。甚至他常常发现自己在喝下一杯白开水之后，就对那些轻而易举就爬上他那张大床的女人，她们那张狂的笑声，放肆的叫床，都充满了鄙夷。这座城市的漂亮女人，绝大多数出口成脏，她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把“农民”一词也当作了骂人的话，有时，一起玩的

人中不小心做出可笑之事或说了可笑的话，这些情感粗糙只知道钱是好东西的妞儿就会嗲着声音说：宝器！你哪个象个农民哟？那时，尽管他恶向胆边生想对全重庆市的人破口大骂一顿，却也只能支唔过去，和那些货真价实的城市人一起去嘲笑他的农民兄弟。

他有时也后悔一开始就不该装出一副城里人的样子来弄得自己难堪，但如果有人知道他是农民进城混到了今天这样子，他们就会做出一副看见稀有动物比如恐龙之类的样子，夸张地感叹，说他真不简单，好象农民天生就只能扛着扁担绳索站在寒风四起或烈日曝晒的街头被人叫做“棒棒”或“扁担”给很少的力钱就可以随意支派而他竟然成了一个例外。

所以在他的公司里，几个主要人物全是跟他一样，来自农村。就连他花钱在美院服装设计专业去培养的那个设计师，也是他从他的家乡纳溪县里弄出来的。只是他有些失望，那个叫安小竹的女孩，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敬业，天知道她那小脑瓜里成日里想些什么？所以，核桃真是不可多得的帮手，他现在真有些后悔，当初他利用核桃急需用钱的时机对他玩了那个诡计。可是，他想，如果不在每一个细节上动脑筋，他又怎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让他夜深人静时一想起就激动不已的局面呢？

打了几个呵欠之后，周京平赶紧收回他漫无边际的思绪他知道他的瘾头因昨晚的过度纵欲而提前上来了。他匆匆交待了几句就要走，小核桃说，下午人家大新正头公司的人不是要来谈生意吗？周京平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全权代表就是了。”说完就带着那小保姆走了。

推开房门，黑儿朝他猛扑过来，把身后的小保姆吓了一跳。狐狸犬黑儿一身黑亮的长毛，龇牙裂齿地淌着白沫，大尾巴噗噗地打得几天没清扫的地面灰尘四起，样子简直有些让人恶心。后来那个瘦得象根筷子的小保姆说，她当时以为黑儿恶狠狠地要咬他。周京平没敢说，每次回来，黑儿总是这个样子。

进屋后周京平已经混身无力。他需要“充电”了。

那小保姆大概是希望讨好他，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周京平又绝对不愿在自己的家中还躲躲藏藏的。他希望这个叫王满的女孩去厨房做事，他好躺在客厅沙发上，独自享受一番。可那保姆还在罗罗嗦嗦，要他叫她满妹，之所以叫“满”，是因为她生下来后她的父母一至认为家里的孩子已多得满出来了，不能再要了。周京平想发脾气，叫她住口，可他不对女人发火，他总觉得，女人是经不起男人的火气的。那个满妹喋喋不休地说着她的前主人如何冤枉她，说他家的香肠没怎么吃就渐渐少了；他老婆说她那么瘦，当然要偷嘴，否则她来城里做保姆就不划算了。满妹一气之下就离开了那户人家。满妹把劳务市场说成是“人市场”，仿佛那地方是贩卖奴隶的去处而他周京平就是奴隶主。她那副恭顺讨好的样子简直让人受不了。周京平想告诉她，她不必如此低眉顺眼，他跟她一样。但他不可能对她说这些。他只想告诉她，希望她象前面那个保姆那样少说话多做事，只要多一点笑容就行了。

就在满妹唠唠叨叨的时候，黑儿却在屋里窜来窜去，不时扑到他身上或是趴在他脚下，一会儿哀鸣不已，一会儿狂躁不安。满妹说，它是不是饿了？便从冰箱里找出一大截香肠扔给它，可是黑儿看都不看，仍然狂躁不安地满屋子乱窜。周京平一叠声地喊黑儿，黑儿不理他，眼睛却渐渐红了，一副凶凶的样子，象是要吃人。

周京平小心地退在一边，担心它是不是得了狂犬病？但它不攻击人，

不象。把它牵到厕所，以为它要拉屎，黑儿却立即窜出来了。看着它在每间屋子乱窜，一会儿钻到床下，柜子边桌子下，一会儿直起身子看桌上床上，又用爪子去抽屉里掏，那样子象是在找什么东西。

周京平百思不解，弄不明白它究竟要干什么？满妹有点害怕，说你把它关起来嘛！周京平挥挥手，要她去厨房做饭，然后他打了个呵欠，眼泪就流出来了。周京平拿一个装青霉素针剂大小的小瓶，将白粉抖在锡泊纸上，点燃蜡烛，将那一缕金贵的青烟深深地吸到肚子里去，再猛抽一大口香烟把它压下。再看黑儿时，它已经蹲在一边，将头靠在他的膝上，鼻子一翕一合的，很惬意的样子。

渐渐地，周京平的眼前亮开了一片灿烂的绿色，就有一个穿银灰短衫的女人面目不清地朝他走来。在一片暗香的迷雾中一再地亲吻他，将她柔软沁凉的舌头伸进他的嘴里，把香气吐进了他的肺腑。这一次，他发觉那女人既不是家秀也不是那个叫琴的女人。

他无心跟她缠绵，只想拨开那迷雾，看清那张浸在香气中的脸长得什么样子。

就在他渐渐从那阵浓香的缠绵中退出来时，他发觉黑儿也渐渐安静了下来。他有些奇怪，黑儿并没吃什么东西呀。黑儿心满意足地在屋起了两圈，就一派欢欣鼓舞地用前脚把一只拖鞋推来推去，然后又直立着站在周京平面前合掌向他作揖，全无刚才那种令人害怕而恶心的样子。黑儿腰以下的胯部和尾巴都卖力地甩着，十分亢奋。它的四脚贴在地上连肚子都贴在地上朝他爬来，完全是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他拍拍它的脑袋想，尾巴就是狗的表情，它在心满意足地冲我笑呢！

满妹从厨房出来，看着黑儿那副乖样子就哈哈大笑，却不明白它怎么前后表现反差如此之大。她皱起鼻子嗅嗅：“啥子气味儿哟，叔叔？”

周京平淡淡说：“药，药味儿。”

满妹指指黑儿说：“它吃了药就好啦？”

周京平一下就愣住了。他感到震惊，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 1 0 节

唐结总算是完成了她的《蓝色系列》。其间和辛木时好时坏，吵吵闹闹地度过了春末和初夏。然后独自带着她的全部作品去了北京。

一到北京就直奔画报社。敲开三楼第四扇门，王鲁沂头发乱糟糟地坐在办公桌后面，表情迟钝地望着她，象看一个陌生人。唐结突然感到四肢无力，分手才几个月，就不认得啦？门边有张歪歪斜斜的旧藤椅，她小心翼翼坐下，却又站起来，走过去：“王先生，我上午到的。”

王鲁沂恍然大悟般，一叠声叫坐。唐结站着不动，说，我把家当都搬来了，这下看你的啦！她想尽量把话说得随便些，却觉得嗓子眼发干。王鲁沂象是换了一个人！想起他在成都的服装节上，整天拧着个六0炮一样的长焦相机跟她撵，向她大献殷勤，说她的体态有赵飞燕那样的轻盈。可是现在，她觉得身子发沉，她想她眼巴巴望着王鲁沂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半天，王鲁沂才吞吞吐吐说：“外面去说话。”

在西直门附近一家小餐馆里，王鲁沂给自己要了两扎啤酒，给唐结要了一罐椰奶，点了一些炒菜。喝下几口啤酒之后，王鲁沂迟迟疑疑地说，筹办这次活动的经宣部主任老张，前天突然变卦，要另请上海一个已经在东南亚一带有点名声的设计师来表演，那人也答应了。

老张以替唐结办展览的名义，一下就拉了 50 万赞助费。之后，不知是谁的点拨，觉得如果请了上海那个设计师来表演，将会拉到上百万的赞助和广告，便执意换人，硬叫他打电话给唐结，说展览办不成了。王鲁沂从皮夹里小心地掏出一张二指宽的电报回执：“你看，这是我前天晚上给你发的电报。”

“可是前天下午六点我就上车了！”唐结的声音锐利，包函了全部的绝望。她把面前的椰奶一推，站起来说，“我去找那个老张！”

“没用。这是老张一手策划的。老张认钱不认人。你一没出力二没和我们签合同，变卦的事就难免了。我很抱歉，真的。”王鲁沂胖胖的脸显得很沉痛，很内疚的样子，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那只长有浓黑汗毛的手覆在唐结的手背上：“我没把事情办好，太对不起你了。”

唐结抽回手，颓然坐下，想到自己多年来做梦都想到京城来办展览，如今终于来了，托运来的几十口衣箱尚未从火车站取出，又得原封未动地运回去，就沮丧得喉咙发梗想嚎啕大哭。她别过脸去望着饭店门外，京城的五月晃着白亮的阳光，但不象重庆的太阳那么毒。无数的裙子，无数只穿着丝袜的腿从门外走过，可她却觉得象掉进了冰窟里一般，从里到外地冷。王鲁沂又要了一扎啤酒闷头喝起来。唐结喝了半罐椰奶，费力地说，“那，我这来去的路费怎么讲？”

王鲁沂立即说，我回去给老张商量，这事是他黄了你，我想他应该给你解决往返路费。

然后他从衣袋里掏了几张百元大钞小心地放在桌上：“喏，这五百元你先拿着，算我略表歉意吧。你也挺不容易的。”

“不，”唐结推开那些钱，“我不要你的，我要我应该得的那点补偿。我马上就去找你们那个混蛋老张！”

王鲁沂说，他已经亲自出马去上海同那个设计师签协议去了，过几天才回来。“这样吧”，他沉吟了一下：“如果明天老张挂电话回来，我再试试，看能否说服他，让你和上海那家伙同台演出。唐小姐，你等两三天，别急，即来之则安之嘛！”于是他开始闲聊，建议她这两天去逛逛故宫园明园八达岭之类，又于有意无意中提到周京平也在北京办事，问她愿不愿见见她的老乡。唐结摇摇头，说她累了，还没住下来，东西全在火车站。王鲁沂便叫服务员结帐，之后就陪她在阜城门一家什么单位的招待所登记，又坐“面的”陪她去火车站取行李。待唐结安顿下来之后他说：“你等两三天，老张就回来了，会有办法的，决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第二天下午，在西单一家咖啡屋坐下，唐结简直不知怎么打发这个落日辉煌的傍晚以及阳光灿烂的明天和后天。上午，她带着照片去了一个什么文学艺术基金会想碰碰运气，办事员说他们已经知道画报社变卦换人的事。那个面容慈祥的老人见她一脸沮丧的样子，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他说，老实给你讲吧，我们基金会作为协办单位不出一分钱，所以就无法干涉他们换人的事。年轻人，现在这年头，没钱办不了事啊。他翻了翻她带去的照片，

赞叹了几句说：“你很有才华。回去等机会吧，会有机会的，只要你锲而不舍。”

唐结收起照片，心里想这完全是废话，又搭车去了中国美协。美协一个年轻人指点她，只要有五万元他就可以替她操办展览。他说五万元，可以租一个漂亮的场地，可以在京城的几家有名的大小报纸上，好好“炒”出一个宣传攻势，他说，外地来的好多艺术家就这么干的。五万，她去哪里弄五万块钱？可让她就此打道回府她又不甘心。她想她要是手头有一枝枪，说不定就冲进那个绚烂夺目的珠宝店去了。钱！钱！这一天她独自走在北京街头，在明丽的太阳光里，感到周身阵阵发热，象要病了一样。她的耳边总有一个无形的高音喇叭以尖利高亢的声音朝她吼叫：钱！钱！钱！

第三天一早，王鲁沂来了。他说，昨天老张从上海打电话回来时，他提到关于同台演出的事，那时老张正在那设计师家里，当即便问他愿不愿和四川的设计师同台？他怎么说？唐结急忙问，但又立即后悔自己显得那么“虾”。王鲁沂不紧不慢地说，他拒绝了。他说他不与无名之辈尤其不与四川山沟出来的土包子同台。看见唐结气得指头发颤，他叹了口气说，昨天他碰上周京平了，他讲了她的事。唐结立即说他不该给周京平讲，她想这下周京平不知不多高兴呢。可她听见王鲁沂说，周京平为此大大地叹息了一番。他说老周很同情她，愿意帮她一点忙，说有个广告商正在做明年的挂历，想拍一些好看的时装。这笔报酬不多，他说，但足以补偿你这次进京的全部损失，如果我们老张愿意给你出往返路费，那你就多少可以赚点。

“好多？”

“两三千吧。”

想到手头确实没剩几个钱了，便答应下来。

第 1 1 节

在王府井一家小酒吧里，唐结一眼就看见周京平坐在一个大胡子男人旁。豆沙色水洗丝衬衫使他看上去十分精神。周京平朝她微笑，那神情好象昨天才见过。唐结有些不自在。她觉得她象个赌徒，在成都就输过一回，现在又输了。但是……唐结突然发觉两次都输得让人不服气——对手究竟是谁？

她想她在离开京城之前必须见见那个捣鬼的老张。思绪一闪之后她立即打起精神，坐正：就是输，在人前也应输得尊贵而不失风度。

王鲁沂介绍说那大胡子叫刘红军。刘红军看了照片很满意，说愿付两千元资料费，但京城的模特儿他请不起，他想让她把她的模特儿从重庆请来。唐结觉得两千元是个意想不到的好价，况他愿为模特儿出往返路费还另付劳务费，便答应发电报叫原先金顶针的几个女孩立即来京。然后由刘红军做东吃便餐。席间，周京平说他来北京与外商签约，引进缝纫全制动生产线。王鲁沂一直闷头喝酒，不看任何人。然后他说他明天将去汕头某厂拍广告照片，一个月后回来。他再次对唐结说对不起，只差向她鞠躬了。唐结和刘红军谈妥了拍挂历的事，又喝了一点酒，便觉得心情好多了。她宽容地笑笑：“这

不怪你。我相信会有扫荡京城的那一天！”

众人听了一齐叫好，之后王鲁沂就起身要走，周京平苦留不住。他起身匆匆与唐结握别，却无视周京平递过去的手，走了。这使唐结好生纳闷，这个北方汉子怎么一反在成都时的豪气，变得躲躲闪闪起来？他握手时为啥不象过去那样，捏得她的手生疼，竟只轻轻一碰，象个女人？

算算日子，模特儿最快也得一周以后才能到京。周京平说他这几天在等那个外商从香港来京，闲着，便天天来陪她吃晚饭。那天他们喝了不少葡萄酒，吃了不少大虾以及蚝油生菜荷兰豆之类，便说起服装节的事来。周京平再次强调是她的设计意图太超前，使评委看不懂而感到恼火。唐结的头有些晕，她放下酒杯愤然道：“他们有啥权力把看不懂的东西当次品处理？”

“小唐，”周京平声气温和地说，“这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商品社会，有句成语叫‘一叶障目’，改一个字就叫‘一钱障目’。给你讲，现在而今眼目下，没有人会对卖不了钱的东西感兴趣。”

“周老板，这个民族不该有它自己的想象力吗？你想看着它沉溺于单调无聊而最终丧智慧吗？”

“有那么严重？”周京平做出一脸夸张的惊讶的样子，然后把眼睛盯着酒杯，慢吞吞地说：“这些大道理我懂。说白了，是你想出名，想站在台上接受亚陆集团那个小胖子的拥抱，然后你再去拥抱他那50万。”

“不错，”唐结坦率地说：“这两者并不矛盾。但事实证明我失败了。”她给自己斟满一杯红葡萄酒，举起高脚杯，喝下一大口，把喊叫的欲望也吞了下去。“但我不会罢休。总有一天，我要改变人们以穿我设计的衣服为时髦。”

“嗨！嗨！”周京平尖声笑起来，又突然音调下降，冷冷道：“你是有抱负的艺术家，我晓得，你有一个大得天都装不下的心。但是我劝你不要异想天开，想在这种商业社会的初级阶段去另辟蹊径拿艺术去改变人们。给你讲，”他重新展开脸上的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只有钱能改变一切，一切却不能改变钱。”

唐结打了个冷噤。从普遍意义上讲，前半句是对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后半句就更不会错了——有什么东西能改变钱呢？火？染料？她想她要认真考虑周京平昨天的第三次邀请了。三友公司，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怪有人情味的。也许他真能帮自己一把呢。他说只要去了他的公司，只须花一半精力设计商业服装，其余的时间她自己支配，公司在适当的时候给她在北京办展览，把她捧红；她给公司创牌子，双方相得宜彰。月薪500，奖金、分红在外。报酬不算高，但他说他还可以给她提供创作经费，有设计室，有车工给她打下手。经过这么一折腾，唐结想她得蜷脚了。

周京平兴致很好，他剥了一只个头很大的虾放在唐结的碟子里：“亚陆集团把你放跑了是他们有眼无珠。唐结，我对你作过调查，去年年初你给天星桥那家服装厂设计的冬装，下半年他们赚惨了！七八十万的利润哪，你该和他们提成而不是拿设计费。”

“有那么多？”唐结惊讶道，我只拿了四千块钱的设计费呢！”

“那天你连价都不跟刘红军讨，起码可以要到两千三吧！小唐呀，假如我还是个穷光蛋，我就来给你当丘二*做经纪人……”

“但现在穷光蛋是我，所以你将老板我才是丘二呢！”

周京平哈哈大笑，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因此而展开。他笑得几乎不成腔调地说，“我，我要庆幸，你没拿到一等奖哟！”

唐结一笑，“是不是你在成都给我下了药啊？”

周京平脸色陡然一变：“你看我是个给人安机器的坏蛋吗？”

唐结惊讶道：“开个玩笑你也当真？”

四个模特儿到了北京，她们和唐结一起，受那个挂历商刘红军摆布了整整一个星期。六月的京城又干燥又闷热。在离北京100公里远的通县一家简陋的私人相馆里，穿着那些又厚又重的土布衣裳在聚光灯下做着不同的姿势，几个女孩总是弄得大汗淋漓。但是刘红军彬彬有礼，一口纯正的京腔和那把大胡子简直魅力无穷。他不断买冰镇汽水雪糕草莓给她们降温，和她们调情，说他生平第一次看见这么几个美人聚在一起让他眼花缭乱神不守舍。他说他已过不惑之年，所以他是她们的“红军叔叔”。他啧啧称赞唐结的《蓝色系列》以及其它设计，说她完全可以拿那个国际金顶针奖。他说画报社如此对待一个天才简直对北京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不负责任。那几天下来，虽说辛苦，却很愉快。到第七天，刘红军说明天他把钱带来，再拍几张单件服装就大功告成了。他说这套挂历一定畅销，如果发行得好，他会给高裙追加报酬。如果一本追加三角，发到两万册就给她另汇六千元到重庆。唐结很感动，觉得刘红军够义气。那天下午从通县那家私人相馆出来，刘红军为她们招了一辆“面的”，笑容满面地说明天还是九点钟他去接她们。结果，那个殷勤大方，讨人喜欢的红军叔叔再没出现。唐结和四个女孩在招待所死等了两天。第三天，唐结按名片地址找到那家广告公司，那里的人说他三天前飞拉萨了，一个月后回来。高裙立即感到头皮发乍，她意识到情况不妙。

她说这下见鬼了，三天前他还在拍她的服装怎么可能三天前飞拉萨呢？那几个人笑笑说刘红军是独立承包，神出鬼没，他们管不了他的事。

下午几个女孩逛王府井去了。唐结在房间里如坐针毡。那个龟孙子王红军，连模特儿来京城的车费、住宿费都没给，更不用说资料费和劳务费了。她不明白，一个长了一脸络腮胡的大男人怎么会赖一个女人的帐？更不明白，北京这座城市为什么对她如此不友好？展览没办成反遭骗，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可是她实在不愿让几个女孩知道她来京城办展览黄了又遭人暗算。她无法对几个涉世不深的女孩解释这一切，因为她自己都不明白这接二连三的倒霉事件症结在哪里。她觉得她即丢不起这个份，也不愿让这几个跟了她整整两年的女孩失望。她想将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先把几个女孩的钱付清。清点钱包，她发觉手边的一千多元钱根本不够。

想来想去，只好去找周京平。

在阜成门一家不大却很漂亮的饭店酒吧里，周京平吃着吐鲁番西瓜，一脸的同情。他对着鼻尖和下巴都布满细小汗珠的唐结喊道：我介绍的？找不到话说哟！那人是王鲁沂的兄弟伙我只是认得而已。如果不是他打电话来说你要和一个挂历商谈生意，说你请我作陪，我那天根本就不会去。这个杂痞，一篙杆就撑给我了！你看好，只要撞到我手上，老子不白天白打，黑了黑打！他把西瓜朝她面前推推：吃嘛，要不来个冰淇淋？都不要？周京平咬下一大口西瓜说，“其实，刘红军赖你的帐，你也可以先把那几个模特儿的钱拖一下，等回重庆再说。”

“我不忍心，”唐结用手扶住额头，“她们都是拿工薪的姑娘，挣点外快不容易。况且，我还从没让她们对我失望过。”

周京平不屑地笑笑：“想在那几个丫头面前保持光辉形象？”他还想嘲笑她，但看见她拿手撑着额头的样子就不开腔了。她的脑门心那蓬松的黑发

下面，并排着两个羊角旋。他记得相书上说，头上有两个羊角旋的女人聪明，爱哭，蛮横，做事一条道走到黑。

唐结抬起头，咬了一口西瓜又放下了。这个满腹忧伤，面颊上沾着一粒西瓜籽的女人，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不知道该相信近在眼前的周京平还是已经去了西藏的王鲁沂。后来，唐结给我说，那时这个举止殷勤的周京平毕竟是个可以感触的人。他那略带郊县口音的重庆话，在一个满是卷着舌头吐词不清的国语世界里，竟然是那么的亲切入耳，即便是嘲笑，也不让人反感。她说她那天要是不把满腹沮丧向人说出来，它们就会慢慢凝成冰碴又冷又硬地刺伤她的内脏：“这两天，刘红军的事弄得人焦头烂额。”

她哆哆嗦嗦地端起杯子，十分勉强地做出一个笑容，好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狼狈，可那笑里却有太多的酸楚，让周京平看得立即收了那种懒洋洋的笑，说：“算啦，不就是几千块钱嘛。”

“几千块钱就不是钱啦？你们这些有钱人当然说得起有钱话罗！”唐结恨恨地嚷道，满眼都是怨尤。半天，她又垂头道：“我为啥回回都受挫？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证明我的生命在今生今世是行不通的？”

“唐小姐，不要太悲观了。”周京平重又暗自得意起来，他想起老发说的一句话：对于高傲的女人，首先是击败她，然后再由你来为她建立信心。他的心里开始咚咚直跳：大鱼开始上钩了，可他却用关切的口气说，“其实你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素质良好的经纪人。”

“我花了十年的工夫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进京办个人展览，我把挣来的钱都花在这种耗钱的事情上了，你以为我穿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追求独特追求个性么？我是买不起时装才自己做的。你看嘛，她牵起裙摆一角，“灯芯红绒，不值几个钱的。我……”唐结简直有点歇期底里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声调，下滑了好几度，听起来竟象呜咽一般。

“说下去，我在听呢。”

可是，长了两个羊角旋的女人，她为啥不哭？她要是哭了，我会兴灾乐祸呢还是惴惴不安？沾在她脸上那粒西瓜籽已经象颗大大的黑痣。他真想帮她拿掉，但却只是指关节弹跳了两下。

“我不愿让那几个模特儿晓得我来北京就连着两回遭……”她顿了顿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是想借钱吗？好说！仗义疏财本是男人的优良口质。不必艾口饰羞嘛！”他又抡起大棒向她敲过去。

唐结的脸一下涨得通红，然后又渐渐变白，以至于她那略呈方形的，涂了唇膏的嘴唇就红得有些恣肆了。她的嘴角浮起一丝冷笑说：“因为你是我在京城唯一的……”她抬眼看看他，垂下眼皮道：“唯一的熟人，我才发了这番感慨，我希望我没表错情。不错，我是想借钱。我要马上拿去付给那几个模特儿，还得说是那个骗子给的。突然她拿手后捂着眼睛哑着嗓子道：“天！展览的事刚被老张那个骗子搅黄，现在又来一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周京平没搭腔。看见她那痛心疾首的样子和嘴角那一丝表达愤怒的微笑，便体味到了几许快意。可是她来求我，向我借钱，却连“朋友”二字都舍不得说。我这种人只配做她的“熟人”。哈，熟人！周京平觉得手指关节又弹跳起来了。这一回是想打人，抽她的嘴巴。

第 1 2 节

周京平将十个指头平按在桌上，不让它们动弹。他想起多年前的往事。那时高裙很年轻，头发剪得很短，说话咄咄逼人，绝不象今天这般软弱而易受伤害。十二年啦，变化真大！他成了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头号大户，而这个女人却仍然执迷不悟地搞什么只能看不能穿的艺术服装，做着小本经营，挣扎在贫困线上。其实，她当年的样子他已记不清了，但她在生气时还不要忘记把笑挂在嘴角的模样，让他在十年前就感觉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

可是他越恨那种微笑，就越是想起家乡那种浓黑的甜酒。那是用各种带甜味的中药在上好的高粱酒里泡了四季之后又在中秋那天启封，拌进清亮月光的药酒。那酒温胃、滋补、壮阳，喝起来易吞但后劲无穷。

那时他一中逼仄发音的纳溪话，带着一些因为地理位置才得以存留的、听起来又土又刺耳的古入声字发音。那时唐结显出一付得理不让人的架式，一定要他在一周之内另做两百件茄克，否则她就要喊人来把那十几台缝纫机和一台绞边机抬走。而且还要把他的“手儿脚儿撇断”。

周京平还在没来重庆之前就一直认为这座曾经是国民党陪都的城市，是个充满杀机暗藏险象的地方。加上徐玉为了控制他，常常向他讲一些关于当黑社会如何心狠手毒的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开头他不信，可是后来，徐玉的裁缝师傅，那个来自江津，绰号核桃的人，为了工钱给徐玉甩牌子，让她的车工窝了好几天工。徐玉为了惩戒众人，叫了几个人来把核桃打得鼻青脸肿，并警告他要么滚出重庆要么就留在这里“卖老实屁眼儿”。

周京平来重庆近两年了，他知道重庆人爱拿这句话来骂人以及自嘲。如果是自嘲，可以将自己挖苦到极处，如果拿来骂人，就极为恶毒且下流。因为它的本意是要你把你的排泄口献给你的主子寻欢作乐而不得有半点挣扎以及不情愿。核桃挨打时周京平就坐在自己的缝纫机前，他的手按在那把被汗水渍得发黑的剪刀上，指关节第一次弹跳不已。但他是个识时务的人，愤怒归愤怒，他是不会往刀口上碰的。

不久，徐玉因操劳过度得了血崩病。徐玉之所以要与周京平相好，最大动机是想发展他做二老板。徐玉是个漂亮的肥婆，不乏追求者。但她总认为他们是冲着她这份家业来的。她有一个不成器的半大儿子，成天在台球桌前厮混，她怕那些男人容不下他。而他认为周京平脑瓜灵活为人稳重厚道，这个来自边远山区的农民将永远倚在她的屋檐下，决不敢跟她踩脚踩手。在她生病的日子里，她把她的许多进货渠道和主顾的关系都交给了他，希望他会忠心耿耿独挡一面。可是在痛打核桃那天，徐玉做出一副杀鸡给猴看的架式说，你们这些瓢儿白，想到重庆坝儿来给老娘两个操练简直是痴心狂想！她那肥厚粗糙，曾经被缝纫机刺穿过的手一挥，便将她寄予厚望的周京平也包括了进去：都给老子好生买老屁眼儿！

这句话从徐玉嘴里蹦出来时，周京平差点跳起来把手边的电烫斗给她闷过去。他觉得血往上涌，心往下沉——他在这个女人眼中不过是个男妓而已。

从那时起，他对徐玉的厌恶与日俱增。半年后，舍不得住院治疗又不注意休息的徐玉，身体彻底垮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她坐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的病容，吩咐周京平打开所有的窗户的把满屋的中药味放出去，又叫他把熬过的药渣拿出去倒在路上让过路人踩踏，好把她那久治不愈的病带走。周京平端起药罐走出院门上了沧白路坎下那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他想她是不是也要过路的男人踩了这些药渣得上她那让人恶心的妇女病？可他还是把药渣倒在了路上并拿脚尖把它们铺平。进院后徐玉的脸在昏暗的屋里对他无力地一笑，全没了过去那种逼人气焰。后来她跟他进了厨房，她让那个生得很丑的小保姆出去，对周京平说：“我想歌手了，京平，我们结婚嘛，我有 20 万，你来当这个家，结婚后我拿钱给你买个农转非户口，我有钱。”

周京平吃了一惊。并不是她要和他结婚，也不是她要拿钱给他买个农转非户口，而是她居然就攒了 20 万！这女人一共才做五年，而真正财源滚滚时是在他周京平来了之后。就是她本人也常说是他给她带来了财运。

徐玉常常公开帐目，一笔一笔很清楚，只有几万元资金周转。她常在工人面前叫苦，说开出的工钱高了，自己几乎在白干。今天突然蹦出个 20 万来，他一下就明白了她那些帐目是做给他和核桃们看的，也许还包括工商局税务所。

他放下手中的药罐，转身看见她那张充满期待却又饱含施舍意味的脸，那脸已经被她的病弄得五官模糊面皮松弛了。这个蛮横要强的女人，千斯门有名的泼妇，如果不是她体内那个水龙头滑丝关不住，成天滴滴嗒嗒往外淌红水，她是要把那铁女人做到底的。那一瞬，周京平绝无半分感动，相反，他想到的是怎样将这个班子拉出去，利用她交给他的那些关系自己干。20 万！他要是也这么干五年的话，肯定不止 20 万。那时，他就去南岸那个明月皮鞋厂找家秀，他跟她复婚。他想，一个有 20 万元存款的农民应该配得上那个城市女人，皮鞋厂女工陈家秀了吧？

周京平只是笑笑不说话。徐玉早已习惯他这种不置可否的表达方式，认为他是默认了，便开始停止进布料，将剩下的布料加工成成品。而周京平却与核桃紧锣密鼓，私下在临江门河街租下两大间私房。

周京平一直认为自己是対得起徐玉的。他并未釜底抽薪。他是待徐玉最后一捆布料都加工成肥大的裤头，又帮她送到新华路批发市场之后，才告诉徐玉，他要带了这个她打算解散的班子到临江门去开辟自己的战场。他说他来重庆本是为了寻回他的家秀，至今还没放弃这个念头，所以他不打算和她结婚。就在他和徐玉摊牌时，院子里那十几个男女车工已扛起自己的缝纫机和铺盖卷，在核桃的带领下准备往临江门转移了。徐玉终于听懂了周京平的话，披头散发冲出屋时，只见那个生得很丑的小保姆，拿着一个不干不净的塑料脸盆，站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犹犹豫豫的样子似乎是想走又不敢走。那些工人齐声叫徐老板检查，看他们是否夹带了老板的东西。对于这些在她面前一向低眉顺眼的帮工，今天突然的“揭竿而起”，她简直无法适应。她挥挥手，声嘶力竭喊了一声：嗨，农民起义啦！就倚着门边的洗衣槽，怨艾地看着周京平哭了。一千人在徐玉的哭泣中僵持了半天，才听见她说，没想到自己养了一条黄眼狗翻脸不认人。然后，这个快嘴女人已经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只一个劲地叨叨着“家贼难防，家贼难防”几个字。周京平想告诉她，这话说得不对，他两年来替她当狗腿子，给她管理这个四面的楚歌的摊子，为她挣了不少钱，而他并未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况且，他并未拿她什

么东西，只不过收回了他自己的权利而已。但他不想过份刺伤她。

他站在那里看看伤心欲绝的徐玉，看看走远的核桃们，象贼一样，穿过一大群看热闹的邻居，畏畏缩缩挪出院门就一溜小跑去追核桃他们去了。几步之遥时，他听见那些城里人在一阵起哄之后，徐玉在后面追着喊道：狗日的忘恩负义的家伙，从老娘裤裆里头爬出去吧！滚你妈的三十三！

（多少年来，周京平都在为自己当年没走得堂堂正正而是侧着身子离开徐玉后悔不已。

后来在北京他自个儿在房间里戒毒而神志不清时，他拉着唐结的手，哭得满脸是泪地说，他那阵要是稳着步子走出徐玉的院门，而不是象一个小人那样侧着身子离开那幢院子，他对城市人的仇恨和偏见也许要少得多。他认为他的那个失败的举止在人们心中证明了他们的起哄和徐玉骂的那句话：从女人裤裆里爬出来的暴发户。）刚搬到临江门那些日子，周京平将就徐玉的关系，开始加工布裤头。唐结是第一个拿正规服装给他加工的人。由于核桃因老母病故，回江津奔丧，周京平便硬着头皮操起剪刀自己裁剪。他小心小又小心，尺寸式样全对了，却将灯芯绒排倒了。

那时他日夜担心着徐玉的报复，生怕徐玉喊人来象收拾核桃那样收拾他。自然害怕唐结的威胁。两年来他见得更多的是徐玉这一类城里人对来重庆打工的农民的欺负和喝斥，他还没来得及及真正认识这块地盘以及那些外强中干的人们。加上他不愿黑了自己的名声，便拍着胸膛让唐结一周后再来取货，否则他就把他的脑壳割下来给她。唐结一脸不屑，说她对她的猪脑壳不感兴趣，便踩着高跟鞋可可地走了。

周京平倾尽两年来的全部积蓄，还不够买三分之一的布料。那晚，想到自己两年来所受到的剥削和窝囊气，他真恨这些张牙舞爪的重庆人。他来了两年，感觉上这个地方还是别人的城市。他真想独自撤退，悄悄溜回纳溪，永生永世，连屙尿都不朝这一方。

那晚，核桃臂上缠着黑纱从江津回来了。他问他为啥不在家里多住几天，核桃说，他老婆认为他每个月寄回去的钱太少，把他追了出来。听了周京平的诉说，核桃皱起一张雀斑脸劝他不要走。他说这十来号人全靠老周你去接活路。核桃说他还窖得有四百块钱没给他那贪心的老婆，可以拿出来。如果还不够，就只好去借高利贷了。那时的高利贷，100元月息也才10元。可当时的周京平却是想了又想，才和核桃一起去找到核桃的远房舅舅老发。老发是老重庆了，六二、三年就开始做贩卖粮票、工业卷、布票之类的投机倒把生意，进过许多拘留所，算是下海经商的先知先觉者了。核桃在路上十分神秘地说，他舅舅现在算是重庆的首户，做着合法和不合法的生意。

然后周京平就坐在这个号称重庆首富的客厅破沙发上了。打量这间四壁石灰剥落的屋子，他想这样做一个首富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他，他就不去做那些黑道生意，好堂堂正正地享用自己赚来的钱财而不象这家伙那样，不敢露财。但事实上，尽管他真的没做黑道生意，却也没能堂堂正正地享用他的钱财。原因是他没法自己创牌子，却只能做撵货Y货，他总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没有自己的产品，算什么呢？就是开着一辆自己的桑塔那轿车心里也不舒畅。那个政府官员那天不是说，他们不可能给一家专做Y货的企业审批上市股票吗？即便他资产已经上千万，他们不承认你，你的努力也是白费。所以他后来要那么地费尽心机玩尽花招把唐结弄到手，报复只在其次。

核桃在里屋同那个老发嘀咕了半天，拿了一千元出来，让他在上面签字画押。核桃说老发看在他的份上，月息只收八元，三个月后利息翻番。那时周京平拿着那一千元手都在抖。

那是他第一次摸到这么大一叠钱。他想他要是三个月后还出这笔钱，他就只好逃出重庆城，滚回那个鬼都不下蛋的山旮旯里去了。

一周后，他将两百件茄克交给了唐结。做出的东西是无可挑剔的了，但唐结说他延误了时间，在付给他的600元加工费中抽出180元，说是扣除30%的损失费。周京平接过钱，嗫嗫嘘嘘说，不要恁格嘛，保不定，哪天我会办个服装厂，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呢！再说，你是画家，我原先也是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出名的画家嘎！

“画家？画啥子？”唐结好奇地问。

“炭精画嘎。”

年轻气盛的唐结，被城市妄自大的恶习薰得目空一切的城市小姐，听见眼前这个寒碜的土包子也敢跑来自称画家，便哈哈大笑起来。好一阵，她将八张十元钞票扔在绞边机上，一脸厌恶地说，“红苕屎还没屙干净就跑来操高雅充画家！看你目光迟钝关节粗大的样子就杀不出临江门这片捆绑房子。看在你涂过几天炭精画的份上，就少扣点吧。”

周京平忍气吞声捡起她补上的80元钱，很想把它们撕碎摔到她那趾高气扬的鼻子上。

但那是钱啊！那一刻，他觉得他在这个城市小姐的笑声中输得精光。

从那以后，这个自尊一再被伤害的人开始了他心灵的记帐。他把到重庆闯荡以来被扣掉的，被没收的，被骗走、罚款、敲榨掉的钱，全都一笔笔记在心头。他发誓要成十倍百倍地讨回。但是，也就是从那以后，他在替人加工时，也就倍加小心，尽量避免出错；他在与人打交道时，也就懂得了市场的法则——该怎么就怎么。因为，如果当时唐结直截了当地扣了那80元钱，他的心灵所蒙受耻辱就会小得多。

但他收下了那80元，那来自一个城市人的侮辱就被他的自卑放大了一百倍，而那种愤怒和自卑在他的心里便日积月累地溃烂了。当伤口渐渐平复时，那些有毒的液体却留在了血管里，使伤疤天晴时发痒，天阴时隐痛。

此刻，周京平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吃完最后一块西瓜，他想，凡是从前被她那鼻孔朝天的傲气伤害过的人，凡是在她那脆生生的笑声中输得精光的人，现在，只要看看她满脸沮丧，看看她向人借钱时的不自在，看看她鼻翼两侧悲哀的皱纹，就会觉得自己已经不战而胜了。

他起身上楼，感到自己步态敏捷骄健。旋即下楼，拿出两千元拍在唐结面前：“够不够？他用指头拈起唐结写好的借据哈哈一笑，收起收起，见外了！我可是把你当朋友而不是熟人罗！”

唐结捏着那一叠钞票费力地笑笑：“谢谢啦。”

“回重庆去，让周某来三顾茅庐吧。”

“也许一顾就可以了。”她疲倦地说。

第 1 3 节

唐结盘腿坐在铺有凉席的地上，一点一点地涂指甲油。在空间很高的老房子里，她穿着浅蓝碎花布裙，显得苍白而瘦小。因为交通堵，本来半小时的路程竟走了三个小时，辛木一进屋就精疲力尽地倒在凉席上，长长吁了一口气，他看看唐结，“休息好啦？”

唐结张开十指：“我的手指都变形了。”

辛木抹了一把汗水，手掌贴上她的背，便明显感觉到她那压抑住的颤抖。他想她要忍住不哭，就得鼓动她那两片一定很薄的肺叶作深呼吸。他想说，既使你整个身体变形，不再有诱人的细腰，我还会爱你的。但一张嘴，屋里弥漫的香味就贴上了他的舌头，让他感到一切怜爱都无法言说。昨天在火车站，与那几个一同回来的女孩道别之后，他们坐在车站里的一个汽水摊旁，唐结哑着嗓子匆匆讲了北京之行的经过。可是辛木说：“我得马上回学校，这几天正在评职称。”分手时他简直怕看她一脸失望孤苦伶仃的样了，赶紧走了。

今天他谎称有一笔室内装修业务要他画设计图，得去看看现场，让老婆江洪帮他带两节课，江洪虽说不乐意但想到是他是去挣钱，也就不说什么了。辛木今天专程跑来想安慰她，却又生怕说出什么引爆的话来惹她哭。她哭的时候总是显得那么投入，使你不仅会跟她一起鼻子发酸，而且还会被她那压抑的啜泣震动得对世界充满绝望之情并对她充满敬意。

“我该陪你去北京。我请好假，你却回来了。”他小心翼翼说着，想到自己仅只是动过请假的念头就十分惭愧。

“我成天做啊做啊，指关节变形，指头长满肉刺，我匆匆赶到这里那里，表面上好象是在顺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但我更觉得象是在逃命。”

“是的是的，”辛木叹口气，“即便是无人追击也在逃命。”

“你在嘲笑我？”

“我在说我哪。我们都一样，逃命逃成了惯性。六二、三年，没吃的，大老远跑到郊区去偷菜农的萝卜，挖到两根就飞起跑，象逃命一样，生怕被抓住。有时后面根本没人追赶，也跑；大串连，我们二十九中的一群同学全国乱窜，到后来已经没有了目的，却仍然见车搭车见船坐船，一个地方只停一夜。后来我想，我们那时在当地人眼里哪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学生，衣衫褴褛得倒象是一群逃命的残兵败将；当知青，候鸟一样城里乡下地飞来飞去，厌倦乡下生活的辛苦和单调了，就往城里逃，在城里多住几天，便厌烦那种无所事事白吃父母的生活，又往乡下逃，逃来逃去，总也是这两处；七七年恢复高考，那种挑灯夜读复习功课的架式，我在当时就的把它称为逃命。可以说，那时全国考大学的知青，没有哪一个敢称自己是为了建设祖国学知识而不是为了逃出农村才如此费力地捡起荒废已久的学业。然后，在学院里，各种流派蜂涌而至，我们从现实主义逃到印象派，从印象派逃到达达派，逃到野兽派，逃到表现主义康定斯基达利蒙得里安最后转了一个圈，逃来逃去，却逃回了最初的写实风格。”他摘下眼镜，大眼无神地看着唐结：“尽管我们总在一路狂奔，却难以逃出命运这个可恶的怪圈的。”

“这样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啦？”

辛木的指头感觉到那根颤抖的脊骨正在平静下来。他起身朝窗户走去：“我想迷一会儿瞌睡，我累得很。”他拍拍唐结的头，“当然，也有否极泰来的时候。会好起来的，唐结，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心。”

拉上窗帘，中午的光线就被滤成了深深浅浅的绿色。真有“否极泰来”

的时候吗？昏暗中他感觉到她的五个指头在他的脊梁上耙梳一样犁过，使他异常亢奋。可是世界上许多艺术家不都是吃尽苦头凄惨而死之后人们才发现他们的价值吗？而在现今这种浮躁的时代，你就是死一百回又怎样呢？英国的卡莱尔在 200 年前说，艺术是建立在穷困、悲伤、矛盾和钉十字架的酷刑以及每一种世间的幸和落魄之上的。我该把这句话向她重复一遍吗？现在她要指望那个姓周的款爷了。我该说些什么呢？她热情、坚定、对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但是，“义无反顾”可不可以解释为“热迷不悟”？陈岛去了美国想做一个名扬四海的画家，他那少年时代所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驱使着他从中国狂奔到美国，却跑进了难以填满的欲壑里，沦为商业画廊的画家无休止地为画商在画布上涂抹半裸的西藏妇女，终于发疯自杀了。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知道如何对待真正的英雄我们正面临着—个虚无的时代包括思想的和道德的，所以他们便逮到哪个“医”哪个连一个孤身在外的女人都不放过。这真他妈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连英雄主义的可能性在这一代人的脑袋里都被克制了。可悲呀，英雄主义的最后残余竟附在一个身高仅仅一米六一的女人身上我们全体男人是不是都该向她致敬为自己汗颜呢？

重新躺回唐结身边，他想对她说，条条蛇都咬人，不要对未来、对某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期望过高。但他还没开口，她就说起来了。她说周京平的三友公司将发行股票，这是他实力雄厚的表现；他又引进了全自动生产线，这是他决心干出名堂的表现；他将请她去主持设计室的工作，建一支专业表演队，这是他给她出名机会的表现。辛木打断她的话，说：“你是要当服装设计设计师还是要当名人啊？”

“这两者不矛盾呀！”

“你记得陈岛吧，我的大学同学。当他立志画画时，他是一个好画家，但是当他追逐名利时，他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人。”

可是唐结说，她就是要名和利，要不她的苦就白吃了。她要名，是她喜欢看自己的设计在台上展示；她要利，是想活得象个人样。这有啥错呢？她说她的《蓝色系列》全部完成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却无法展示；她说服装造型不比绘画，你可以成天躲在屋子里对着你的画自我陶醉，而我，连这个条件都没有。你又不是不懂，完整的服饰作品是要加上舞台、灯光、音乐的，而这些都是得要钱！唐结的声音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她推推半闭双眼的辛木，你在听没有？辛木就说，你小声点好不好，隔壁的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不要这么干燥嘛。唐结就把声音调低，重新婉约地说，北京之行让她真正认识了钱的重要。钱能改变一切，一切却不能改变钱。周京平说得太正确了。钱！她怨声说她想要一套稍稍象样的组合音响想到命里头去了却没有钱；想要离开这间破烂房子另租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也因付不起房租而作罢。她说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应该有一道夹缝能让一个渺小的艺术家存活，她要一只手在岸上一只手在水中。她说她又听见那个高音喇叭在朝她吼叫着：钱！钱！而且，灵魂深处已随之发出了可怕的回声：嘎！嘎！

她不停地说着周京平，说着舞台，说着钱。渐渐语无伦次，双腿绷得僵直，不住地颤抖。张着渴鱼一样的嘴巴滋滋地喘气。辛木一只手握着她发烫的脚，觉得和她做爱到高潮时，也就是这个样子。她那颗要得太多的心已撑得她脸色潮红眼睛发亮了。可是那道夹缝装得下这种膨大的心吗？曾经他和陈岛是一对心高气傲的难兄难弟，有一天，他发觉在那道刚刚形成的夹缝面前，自己的心无可适从日渐萎缩，陈岛却让他的心任其膨胀。最后，卡在

美利坚合众国那大如峡谷的夹缝中。“嘭！”地一声，那颗超大而炸裂的心倒是轻如鸿毛直上重霄九了，可那蘸满人间百味的碎片却四溅横飞越过大西洋，打得辛木浑身是洞，心都痛木了。想到这里，辛木又悲哀又烦躁：“你有才气，却没有与人合作处世的能力。唐结，听我说，小打小闹也不赖。你已干得不错了，曾经有过表演队，将来还会有的。还是象过去那样干吧，我辞职来帮你。”

“你？唐结蜷起身子，膝盖抵着辛木的腹部：“你今天说辞职，明天又说要等着享受公务员制的高薪；后天说四十几岁的人没有挣到四十万简直枉来人世，大后天又说，你是画家，你得画你的旧城风景。辛木，你的笔霉了，可你的口袋依然是空的！这些年你都干了些啥子呢？”

“我上班，我给你当丘二。”辛木立即就蔫下来，没精打采地说。

“辛木，我不要你给我当丘二，”她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让一个天才画家给我打杂我消受不起！”见辛木不说话，她坐起来，跪在他身边道，“老青并不比你强，人家不照样画得有滋有味？”

“你要我象老青那样，丢自己的长处去跟潮流，用所谓的古典技法画乡土味的画？”辛木冷笑一声，“说穿了，不就是一些大奶头大屁股、厚嘴唇罗圈腿，表情木讷目光散漫的丑画中国人的画风吗？美其名曰“朴拙”、“天真”，哼，狗屎！那些老青们，卖了几幅画就以为自己冲出国门名扬世界了。这几年，搞油画的，是人不是人都去整那种写实风格，花样玩尽了就标榜为“新学院派”。哈！新学院派！”辛木神经质地笑着，眼里全是泪。“现在的油画界，快要沦为西方商业画廊的原料基地了。那些狗日的洋画商，几乎是按原料价格买走中国的油画拿出去翻番儿。我是否也该象他们那样，进入那种带有殖民色彩的艺术市场？你，你说！”他粗暴地抓住唐结的胳膊使劲捏着，声音蛮横嘶哑地喊道：“你消受不起我，你打算去消受哪个大爷？说！”

唐结知道他的情绪又狂躁不安起来，每回在这个时候，她就用她那双细长眼睛哀哀地看着他，恳求一般，却不说话。她的目光仿佛具有镇静止痛的功效，暴躁的、或者是悲哀的黄辛木，总是在这种目光的抚摸下，渐渐平静下来。可是今天，他的情绪却使她有些害怕。她挣脱他的手，坐到一边去了。她的目光越过他的头顶，落在她那副自画像上，却突然说：“哎，莫动！”

在一缕西晒进来的阳光中，她发现辛木头发中有亮光一闪，便移身过去，扯掉那根白发，惊讶地说：“你有白头发了！”

辛木拿过那根白发举在那一缕阳光中，用姆指和食指夹着轻轻转动。他的心里不由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浑身一阵发凉，说：“我老了。”

突然，他扔掉那根白发翻身坐起，把唐结扳倒在地上，三下五除二扯掉她身上的裙子和内衣：“我老了，可我还是个穷光蛋！我不能给我心爱的女人挣一个象样的窝。我一直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服装生意上干一场，等挣到了钱，再从从容容地画旧城，可旧城就要被拆掉了。我四十五岁了，可我却一事无成，一事无成！”他的声音呜咽着，嘴唇贴在唐结的脖子上：“我真的辞职，我们一起干，不要投奔那老胖子，他会吃了你，我求你！”

被北京之行折磨得心烦意乱的唐结，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耐心，她第一次发觉，辛木那张被悲哀弄乱了的脸竟是那么的难看。她那哀哀看着他的目光由软变硬，竟有了一些粗砺。她猛地将他往后一推，大声喊道：“不要烦我了！我就让他吃了又怎么样？”可她用力过猛，毫无提防的辛木仰身往后一倒，后脑勺撞在方凳一角，发出一声闷响。疼痛的辛木在恼怒万分中，看

见唐结岔开双腿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一阵风掀起窗帘一角，大片阳光铺上了她的腹部，显得又白又灿烂。她那覆盖着最为隐密的三角地带的那诱人的一丛，在阳光下闪着黑亮的光芒，象小兽的皮毛，光滑、顺滑。

恼怒的、悲哀的辛木突然感到身上一阵激愣，他扑过去，再次把她扳倒，恶狠狠地刺穿她，猛烈地撞击她，在一阵昏天黑地中听见她反反复复闷声喊道：“不要！我不喜欢这样！”

“不要！我不喜欢……”

辛木睁开眼，揶揄地问她，不喜欢这个喜欢啥子？

“钱！钱！”

唐结终于将脸从他那坚硬的、硌得人生疼的鼻子底下挪开，赌气般迸出全力大声喊道，声音尖利得象刀子。

辛木觉得他的全身都被那声音割破了，疼痛从心里向每寸皮肤渗出来，如活鱼被剥去片片鳞甲。他的身子一软，象一道遭到大雨袭击的土墙，轰地土崩瓦解，再也找不到刚才那种坚挺的感觉了。

第 1 4 节

夏天一晃就要过完了。

唐结对过去那种东啄一口西挣一笔的挣钱方式已经厌烦，一心等着有朝一日她的金顶针表演队重新占领哪怕是金都那样小得可怜的舞台。可是周京平却一直不露面。她知道他的公司就设在体育馆附近，但她不愿找上门去。她告诉自己要有耐心，她还欠他两千元，他会来找她的。

闲得无聊、手边拮据的唐结整整一个夏天差不多是半裸着呆在那间当西晒的、几乎可以把人烤糊的屋子里，祈求老天爷哪怕是撒泡尿下来给这座城市褪褪火也好。结果一立秋，雨就下得无边无沿，肆无忌惮，把她住的那幢年久失修的旧楼冲得四面楚歌。

这天中午，唐结跪枕头上，对天花板石灰已经垮掉的部份和将要垮掉的部份感到心烦意乱。这场暴雨一下就是七天，屋顶已漏成了一把大大的漏壶，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成了一条泥鳅，浑身都长满了苔藓。她已经是第一百次诅咒那个只收租金不管维修的房主，诅咒突然就不露面的辛木了。她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借一个大木盆来取代满地盆盆罐罐，周京平就终于出现了。

“嗨！一地的汤汤水水。抗洪救灾呀？”周京平抬脚就要进屋，却听唐结在屋里嚷着要他换鞋子。周京平收回脚道：“都漏成这个样子了何必穷讲究嘛。”唐结仍然扔了双拖鞋给他，笑道，“入境随俗嘛。”

“我的贫穷艺术家呀！”周京平穿着拖鞋在屋里转来转去，找不到一个地方坐下，生怕漏下来的雨水弄脏了他那件崭新的浅灰真丝茄克。“真是苦大仇深哟！”他叹道。

唐结向来就认为“贫穷”一词是贬人的话。但她喜欢听人称她是“艺术家”。然而，自古以来“贫穷”二字总是粘在“艺术家”一词上面。现在，环顾这间水淋淋的屋子，这使她七个晚上没睡好觉的屋子，她简直恨透了别人称她为“贫穷”的什么什么。

“哎呀我说唐小姐，”周京平皱着眉头仰头望着布满天花板的水珠，“找个坐得下来的地方我们谈谈我们的宏伟规划吧，到外面去，金都，如何？”

“随便。”唐结此刻巴不得赶快离开这水牢一样的屋子。

在金都坐定，要了饮料、酒和小点心。周京平问她还要点什么，唐结想说她的煤油炉昨晚进了水，她早上吃了点饼干，午饭什么也没吃。但她摇摇头，表示什么也不想要。

周京平呷了一口那种叫做“红娘子”的酒，叫了一声“好酒”，十分陶醉的样子，唐结却总觉得有些夸张。他半眯双眼一脸得意地说，“这是本城的一流酒家你来过吗？”

刚从一个水淹的世界出来，满身潮气，看见周京平满脸都是富豪表情，心头就不舒服。

她牵动嘴角一笑，声音却冷淡地说：“来过，来挣钱。”

“哦，想起来了，大名鼎鼎的金顶针队曾在此走红。”于是周京平也牵动嘴角一笑：“可是现在……”

唐结不搭理他，小口小口啜柠檬茶。一束蓝光不知从何而来，罩住桌上那朵孤独的康乃馨。嗅嗅，是真花。金都还算有点档次。尽管过去进出于此，却一直以为桌上摆的是假花，就象那几把在献花人和被献花人的手中轮回着递来递去的绢花。她听见周京平喷着酒气说“金顶针”这个名字好温情，有家的含义。

“真的？”在酒吧下午的清冷中，萨克斯吹得幽幽咽咽，乐曲旋向酒吧的四角，把所有空间都填满了。唐结心不在焉地打量一尺高的舞台，便想起成都的锦城艺术宫。她不明白过去她的模特儿是怎样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的。有人出来唱《篱笆。女人。与狗》。

唐结是第一次以消费者的身份坐在这个优雅华丽，光线暗淡的地方。那对伴舞的男女跳得那么卖力，让人心生怜悯。她不知道过去她的模特儿在此表演时，观众是不是也要心生怜悯。

尤其是在没有暖气的冬天，寒气从后面往前台灌，那些女孩光着胳膊大腿，冻得青红紫绿还要露一脸笑容。而她自己许多次为了救场，作为替补模特儿粉墨登场时，亦同样如此。

她的心情一下就坏了。同样是在金都，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啊！

“可是你设计的款式让人感到少有温情，冷冰冰的。”

坐正，收回散漫的心思，她听见周京平又说：“你那个蓝花布系列，叫啥子哎？尤其让人觉得冷漠。”

唐结的心跳了一下。辛木曾经说过，她所有的作品都散发出冷淡和疏远的气息。辛木是明眼人，了解她内心的脉络，可是周京平……这个看上去笨重热烙的甜馒头；被金钱的烈焰烤的吱吱作响的、散发着某种诱人香味的大馒头；曾经的县疙瘩，如今被城市彻底同化了的、常常把真正的重庆人比垮，比成小器、畏缩的乡巴佬的家伙，在评价她的作品时，居然也还不那么离谱。这时，她听见他还在问她设计为啥会透出如此冷漠的意味，她淡淡一笑，又收敛了笑容，一字一句说：“因为恨。”

“恨？恨哪个？”

“全世界。包括黄辛木。”

她觉得在一个男人面前声讨另一个男人不太合适，却已收不住了：“雨

下了这么多天，他先生鬼花花都不见。”看见窗外下得；轰轰烈烈的雨，唐结怨艾地说：“夏天西晒，秋天漏雨，真是水深火热啊。”

周京平端起酒杯不经意一笑：“据我所知，追求精神的人就不大在乎物质。”没想到，这个当年傲慢，现在矜持的女人，竟住在一个被雨水弄得一塌糊涂的窝里。他想说他当年是那么羡慕象她这类人，这类人可以随意呵斥他们那些进城做工的外乡人，可是现在……现在，他担心自己过多流露兴灾乐祸的神情会显得缺少人类正常的同情心，赶紧喝一大口酒。

不料，一个酒嗝冲上来，却牵出一肚子怜香惜玉的情绪来：“小时候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解放全人类，救民于水火。正好，给我一次实现理想的机会吧。”

“嗯？”

“我有一套房子，在大坪九坑子，两室一厅，空着。可以暂时借你住。”

脚趾抓紧鞋底，警惕起来。借？这事太美好。作为将要与他共事的人，她不想欠他太多的人情。

周京平象看出了她的心思，说，“你将是本公司成员，解除后顾之忧你才能全力工作。

再说了，我也要人帮我看房子。”

“租给我住，如何？”

“你现在那房子月租好多？”

“80元。”

“那我收50吧。”

“近郊两室一厅月租已涨到200块钱一月了哦！”

“我总不能请人看房子又敲人竹杠吧？”

唐结很动心，她犹犹豫豫，说她再想想。

“好的。”周京平对她说，他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告诉他。然后他说，整整一个夏天他都忙于购买红星服装厂的事。现在，一切过户手续都办妥了，他周京平成了本地的新闻人物。“真不容易呀！”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想到自己十年前来重庆打工到现在不仅是站住了脚，而且成为本地服装业实力人物，的确太不容易了。而且，他已经在五里店买下一块千余平米的地皮，打算在那边修建厂房，引进全自动生产线，决心大干一场。他很想听到唐结也象其他人那么恭维他，赞扬他。但唐结过份关注自己的成功与否而对别人的成功则不太注意，敏感到不能面对的地步。于是她几乎是充耳不闻地说：“九坑子，我很熟悉。小时候我们就住在那里。离我家十步远的一间土墙屋里，住着一个日本婆，后来她回日本去了。”

周京平有些失望。本来他是想赞美她，说她从九坑子那地方杀出来做了设计师，真还有点不简单。但他一转念却说，红星服装厂破产以前，积压了大批单色富春纺，他是连同那些积压面料和半数的工人一起接收过来的。她来公司的第一个任务是就料设计明年的女夏装，将积压的十余万资金周转起来。设计室里给她配了一个裁剪师傅和一车工。他说，“我晓得你搞夏装很霸道。我们就专做夏装，一年做一季，剩下的时间全是你的。月薪500，奖金、红利在外。”

“500……”她沉吟了一会儿，“少了一点吧？”

“可是我自己也才拿500啊！”周京平一脸诚恳地说，“由于收购红星服装厂，公司贷款80多万元，就是说，我们已经负债80多万了。只不过，我

相信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个嘛，作为设计师，你首先得有信心罗！”

唐结并不懂得任何一个稍大的企业都有负债经营的可能。她那小本经营的生涯只会让她觉得欠 80 多万是很可怕的。后来，她说，公平的办法是技术入股，利利润分成，否则她再怎么也只是个高级丘二而已。周京平沉吟了一下说，也行，那你就作为技术入股占 12% 吧。唐结看着他，想说，他在北京许愿的组建表演队、她的创作经费等等，他只字未提。她想把这些问题都说明白，但一想到人家那么慷慨将房子向征性地租给了她，自己再去跟他抠细节，就未免显得斤斤计较了。待以后再说吧。于是她点点，周京平就绽开一脸笑容说：“成交啦？”

“成交了。”

第十五节

立秋的时候，暑假才过了一半。辛木好久没去唐结那里了。既然她决定去三友公司，他也就把辞职下海的事暂时搁在一边；既然旧城即将被拆除，他就得动手把那些尚未画过的地方画下来，作为资料的保存。这些天他一直呆在他那间小画室里酝酿情绪，打算过两天就去画旧城。想到自己就要冒着酷热去画旧城了，想到以前一起画画的朋友都纷纷下海捞世界去了，便也生出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情怀来。

可是，当辛木吃过晚饭，回到他的小画室里去再次品味他的悲壮情怀时，江洪却突然走进来，说她想通了：“离就离吧，没啥大不了的。”看看她那一脸视死如归的样子，辛木觉得很奇怪。而且，这么多年的冷战突然一下就结束了，他竟生出一丝恋战的意思来。他想都没想就说：“要是我不同意呢？”江洪脸上的肌肉一下松弛下来，眼睛不离电视说，“随便。”

对，不离。离了去哪里？跟唐结挤在一间破屋子里？她那里没有卫生间，洗澡拉屎都不方便。况且，现在而今眼目下，她成了三友公司的头牌设计师，她那不经意流露出的得意真让人受不了。对，不离。辛木想他今晚该和江洪例公事了。百无聊奈地等到电视说晚安时，他突然热情地拍拍江洪的肩，对她说：“来，睡。”

江洪的眼中立即浮出一丝难以觉察的柔情，起身跟进了卧室。她一坐上床沿就用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说，她已提升为副校长了。辛木一下没有了劲头，淡淡地说，“晓得了，好大个劲嘛！”他又提高声音补充道：“从此你就是我的上司罗！”

辛木觉得有些泄气。他磨磨蹭蹭地脱衣服，灭灯，一想到他要和他的上司做爱了，辛木不知怎么就真泄气了，半天弄不进去。黑暗中，江洪闷声闷气的声音竟带着一丝兴灾乐祸：“该不是那妖精给你吸干了吧？”

辛木恼火地说：“你耐心一点好不好？”

“我已经够耐心了！”江洪声音提高了，她那掩饰不住的失望和愤怒全从那尖利的声音里淌出来了。

辛木横着身子咚地倒在床上：“女人一做官，对自己的下属兼老公当然就缺乏耐性了，可也就更难激起男人的性欲了。”

这后边一句算是彻底刺伤了江洪。她翻身坐起，气乎乎地穿好衣服就摔门出去了。他听见她在他们抱养的女儿林林屋里大声哭泣，却听不见林林在小声说些什么。就在他快要睡着时，江洪突然啪地拧亮灯：“黄辛木，起来，有话给你说。”辛木拿手挡住灯光，“有话就说嘛。”

“不，我要你坐起来听我说。”

辛木终于忍不住刻薄地说：“不要扭住我闹。我不相信，这就是你全部的性生活。”

这下江洪被激怒了。她的声音冷若冰霜，一脸凌然，居高临下地说：“正式通知你，你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下学期将被解聘，每月拿50块钱生活费，如果两年内不被重新聘用，就算自动离职。这是今天校方做出的初步决定，如果不是看在我的份上的话……”她哼了一声，把后面的话省略了。却又接着说，“明天我们还要讨论这事，你自己去向校长求情吧，我是不会管你的了！”辛木翻身坐起，低低咆哮道：“我不会去向那些蠢猪求情的！”

“那你打算让哪个来养活你？”

“你放心。”他赤着脚在地上走了几步：“你要是觉得我会拖累你，会影响你这个新上任的官儿开展工作我们马上就离婚。”

江洪终于勃然大怒：“动不动就拿离婚来吓我，你以为我真是个耙壳蛋？你走！这房子是我父母留下来的，你没资格住这里，滚到那个骚婆娘那里去吧！”“锤子！”辛木恼怒地骂道，觉得江洪已经到了不尽人情的地步了。这房子当时的确是分到她父母名下的。可后来第二次分房时，她的父母已经双双去世，他和江洪作为双职工自然只有再接再厉住这老一辈双职工的房子了。可现在她居然打横耙，说房子是她父母的！辛木突然感到一阵无力。他手中剩下的股票还在下跌；他过去常去打工的那家室内装饰公司已经把战场转移到北海；再去少年宫教幼儿绘画他又觉得无聊。如果真被解聘，他干什么？吃什么？那次唐结说他既不能面对绘画的苦寂，又不敢面对商海的波滔，使他很有些震动。他本来是打算这学期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只把课余时间拿去画那些就要灰飞烟灭的旧城。这下好了，当他终于要安下心来干一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却要他这个小小的教员“下课”。一想到他得低三下四地去求校方手下留情不要解聘他，他就觉得受不了八十年代他是多么得意非凡趾高气扬啊！办画展，带学生，受人景仰，可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优化组合，他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画家竟然到了要去求人给一口饭吃的地步！辛木只觉气不打一处来，狂怒得一叠声地大喊：“锤子！锤子！锤子！”

正喊得痛快时，刚念初中的女儿林林从她的屋里冲来，拼着蛮力气冲他叫道：“姓黄的你不要太下流了！”

辛木愣了一下，立即噤声。他有些后悔，林林已经懂事了。在四川话中，“锤子”一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称，通常被男人们当作否定句用。仔细想来，男人们用这种词去否定一切，那一定是很痛快淋漓的。可辛木不愿把面子输给林林，喝斥道：“睡觉去！这里没你的话说！”

谁知林林不吃他这一套，一脸鄙夷地说：“你在外面乱搞，回来欺负我妈，我早就看不下去了！你这个杂痞，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还要我喊你爸！我瞧不起你！”她竭斯底里地大叫着，一张胖嘟嘟的粉脸涨得通红。“我都不知你当时是怎样把妈妈骗到手的。”林林说着就哭起来了。辛木很痛心，他没想到，他一直疼爱她，把她当亲身女儿，结果她早就把他看成不齿于人

类的狗屎堆了。而他在三分钟之前还以为，她依然象从前那样，崇拜他这个画家呢！他听见林林在大声劝她妈妈离婚，而江洪却小声地要她回自己的屋子里去。林林痛心地说：“你还执迷不悟啊？他以为他是画家，可他的画根本卖不了钱。哪象你们班上那个老青叔叔！这个人有啥值得留恋的呢？一文不名，还居然寻花问柳！我一想到他和我们共用一个卫生间就觉得恶心。”

听到最后，辛木是从头冷到脚了。青春期的女孩子，要是讨厌哪个男人，会有这种生理上的厌恶的。他这才真正意识到，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那时爱江洪，对她不能生育虽有遗憾，却也不觉得有什么。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婴，给她起名黄秋林。那时他给她洗澡，教她画画，当她的坐骑在屋子里爬来爬去。可是到头来，她对他竟有生理上的厌恶！辛木坐在他久不使用的小画室里，伤心得只想大哭。哪一个女儿会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产生这种感觉呢？如果说，江洪刚才的话没有彻底激怒他，现在，林林这一番话却象剑簇一样刺伤了他，使他下决心离开这里。

他起身来来回回地走了一阵，写了一张辞职报告，到卧室收了几件衣服装进包里，一脸戚然地走到客厅，把那张报告往江洪面前一扔：“当官的，我辞职了，你们过不成解聘人家的瘾啦！”

他本想去唐结那里，但他想他这种恶劣的情绪肯定讲不清他辞职的事。况且，他不想要唐结的怜悯，他现在这个样子很有可能会表现出一付可怜相使唐结惊慌。他回到母亲那里住了一晚，本想给她实话实说，但一看母亲那一脸皱纹，就不忍心让她这把年纪了还在为自己的儿子担忧，他只说是要趁暑假出去写生，第二天一早，避开母亲疑疑惑惑的目光，拧着那个包就出来了。

辛木拧着那个小包走到街上，茫茫人海中竟有无处安身的感觉。只好先去杨家坪，打算先在唐结那里住下来再说。可唐结不在。她给他配的钥匙老是掉，前些时，她赌气地说，反正这里不是你的家，所以你不把我的钥匙当回事，那就不再配吧！结果，今天就进不了门。

他等了一阵，决定先到出版社找老欧要稿费。去年给他们画的《史记》连环画他算了算，起码得付他两千五百元。

可是老欧到广州和他老婆鹊桥相会去了。

站在出版社外面，天刚晴了一会儿又下起雨来。他想起江洪那张画过妆的脸老是被汗水或雨水弄得不清不白的，那昨日黄花的意味就愈加欲盖弥彰。他已经回忆不起他们是怎样由恋爱、结婚、发展到离婚这一步的了。他想江洪也一定说不清楚的。总之，最时髦的说法就是疲倦吧。从读大一开始，四年下来，那场马拉松恋爱就够让人疲倦的了。更何况接下来的是面对琐屑的婚姻。她那鼻翼两侧飞蛾一样漫延到颧骨以外的黄褐斑，使她的脸显出一种长久不变的哀怨表情。他曾经多次纠正唐结，那不是蝴蝶斑而是内分泌失调。工作压力过重以及对丈夫挣不了大钱产生的失望所异导致的肝气郁结在脸上的显影，中医叫肝斑。当她告诉他，她得到了提升时，他扭头想看看那些生活的印记在她脸上是变深了还是浅了，可是转眼她脸上就漫过一片潮红把那些印记淹没了。根据多年的经验，他知道那是她克制的快意，是她羞于让人分享的欢乐颤栗。读大学时他误认为那是文静羞怯的秉赋，婚后才发觉这种无悲无喜的秉赋味同嚼蜡。然而，辛木很清楚，这种喜怒不露于形的秉赋虽然导致两人的婚姻失败，却使她的个人事业蒸蒸日上。

百无聊赖的辛木随便上了一辆车，到终点时才发觉又坐回解放碑了。

唐结同周京平从金都出来就分手了。回屋一看，脑壳都气大了。床上一滩泥水——天花板又垮了一处。唐结把地上接雨水的盆盆罐罐一阵乱踢，又飞起一脚，把辛木已经泡胀的皮鞋踢到门外，火气仍不消。她似乎觉得，屋子漏成如此混乱局面全是辛木久不露面所致。倚在门边，唐结在心里给辛木下了最后通牒：今晚 10 点之前还不来，她明天就搬家，地址都不留给他。

坐在黑暗中，想起下午周京平说，跟我好好干，保证你两年就挣个两室一厅。那时她推开他递过来的钥匙，说她第一没想好，第二没去看房子。她想说第三没和辛木商量，却没说。可是现在，她已经后悔当时没把钥匙接过来了。隔壁的自鸣钟敲了 10 下，唐结重又火气上窜。她想，就是三分钟后辛木来了她也不征求他的意见了。

噔噔跑下楼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拨通 126 呼周京平。一会儿，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她对着话筒喊道，我想好了，明天搬家。你还没去看房子哪！不用看了。她想，就是个狗窝只要不漏雨都比现在住的地方强。好的，周京平在那头说，对门邻居家有一把钥匙，我这就打电话给他们，要不要我来帮忙？不用啦，唐结说，本市街头游荡着成百上千扛着木棒无处使力的农民大军，找他们就行。唐结一决定搬家，就轻松了许多。可是看着满街流淌的雨水，她不想立即回到那间水淋淋的屋子，于是她握着话筒说：“他们开始被叫做‘野扁担’，后来被叫做‘长枪队’。为啥？他们扛着木棒竹杠成群结队在街头逛来逛去象巡逻队呀！喂，你在听吗？现在，人们喊他们时索兴简称‘扁担’、‘棒棒’。开口音，又干脆又响亮。而他们的数量有增无减，尤其在农闲季节。一根绳子一条木棒，在这个爬不完坡坡坎坎的重庆城，廉价出卖劳动力，所以被称作‘棒棒军’。这是本市一大特产呢。”话一说完，唐结就后悔了这种话题对于周京平是犯忌的。

“你现在情绪好点了吗？”那边的声音懒洋洋地：“安顿好了就来上班，后天行不行？喂，你的天花板大概是垮了吧？你今晚在哪里安身？”

唐结鼻子骤然发酸，说不出话来。她把话筒放回原处，看看一双湿漉漉的脚，觉得自己可怜兮兮的，竟对那只电话留恋不舍。

收拾了整整一夜，天一亮她就去街上叫了四个“棒棒军”，一辆大卡车，三下五除二，扔掉了不少水湿淋的东西。装车停当，想想，还是返身上楼，给辛木留了个地址在门上。

第二天去三友公司报到。一进周京平的办公室，就感觉到这间装有空调的屋子凉嗖嗖的甚至有点冷。他的办公室经过本城最著名的横滨室内装饰公司装修过的，喷砂墙面是重庆的天空最为干净的那种灰色，简净而明快。可那只文件柜，它的黄色却是长江被污染后流经重庆时那种最为肮脏浑浊的颜色。那对大大的黑色真皮沙发使屋子看上去富丽堂皇。当她坐进去时，那沙发就把她温暖地包起来了。打量坐在宽大的黑漆经理桌后的周京平，她觉得他那架式有些象外国电影里那些大亨。只是他很热情地站起身，坐在她旁边那张沙发上，使她消除了刚屋时的拘谨。她身下的真皮沙发手感真好，那只黑色高靠背皮转椅把这个千厮门的打工农民衬得气派非凡，不可一世，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款爷”一词。她想起她和他头一回打交道的情景：临江门倾斜的砖房，残破的木门，污黑的台阶，以及他睡的那张为了防潮而搭得很高的木板床，那床高得人睡上去就会让人想起陈尸台。看着眼前这个白净富态，气宇轩昂的人，想到他从这个臭气熏天的“陈尸台”上走下来，走进

这个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就不禁生出一些敬意来。

第 16 节

在临江门人行天桥上，黄辛木一个人站了很久。下面那片破旧的吊角楼房子里的人都搬迁了。因为无人居住，那房子就显得冷落甚至是冷酷。因为没有人气，辛木觉得它们已经不象房子了，倒象是一大群饥饿的狼，空洞的门窗是它们的眼睛和嘴巴。

小时候，他随父母搬到临江门去住，当他第一次踏上那幢木楼时，楼身的摇晃竟吓得他猛地蹲下身去，大气都不敢出。后来，他和小伙伴们跑遍了整个临江门和千厮门，到过许多吊角楼房子。那些破烂如衣衫褴褛的乞丐般的屋子，那在其中生成的千奇百怪的鬼故事和人故事，使他又害怕又着迷。后来，当他开始画画时，旧城风景就成了他永远的母题。那时他是自信的。那时他的旧城画尽管色调晦暗，造型古怪，但它们却在黑冥中闪着神秘的光泽，透出一股浪漫华美的气氛。仅仅是那光泽，就使他笔下的城市风景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景色，让人过目难忘。

可他总觉得，那些堆在他那小画室里的画，无论别人怎样赞美，也只能算是半成品。对于那种破烂如衣衫褴褛的乞丐，阴暗潮湿如洞穴的老房子，那种刻着岁月沧桑、悲欢离合却又充满人情味的老房子，那些印下他的足迹，摄下他的气息的旧城，他觉得他始终没能准确地表达他对旧城的感受。有一种东西，它在心里，却无法言说。而临江门一带，不仅是他成长的地方，还是父亲去世的地方。多少个夜晚，他总在梦中看见那里的天空被祭奠亡父的纸钱铺满。这些年来，他总想留到后面待找准了感觉再从从容容地画它们，可是现在，他还没来得及画，它们就要被拆掉了。

辛木失神地站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身后一个欢天喜地的声音在叫“大脑壳”。他愣了下，这个在大学时代的绰号都差点被他自己忘记了，如今有一个声音在人潮拥挤的解放碑喊他，使他吃惊之余又倍感亲切。

竟是多年不见的小佬信。

小佬信是他在美院的同窗。小佬信本名苏林，因为长得一副小人小马小刀枪的模样，竟得绰号小佬信。他和辛木、陈岛、老青四个人是学校有名的“四人帮”。四人中除了小佬信缺乏绘画才气，这三个都是七七级的才子。可小佬信爱好理论，决心取长补短毕业后搞美术评论。可他被分到一家大企业搞宣传，写黑板报，两年后就辞职了。

小佬信崇拜打架的好汉，可他自己却是“劲是要提的，打起来是要跑的”那一类角色；他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性格，按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忧患意识；他对辛木的风景画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成天象导师一样教导他，经常说出一些富于诗意和哲理的话来让人哑口无言。比如他说：艺术是生命的升华和力的感觉，它能使艺术家忘我，使他们从残酷的存在与现实中超脱，达到实存的境界。又说：我们得让人们在我们的画中看见永恒，而不是戏剧性的终结；看到人性中不朽的永生，而不是梦幻的尘埃。（没想到，小佬信终究没画出表现永生的画，却给我们留下一大把梦幻和足以把人埋葬的尘埃。）

那时辛木的感觉好极了，认为自己就是未来中国的风景画大师，常常对这个脸色腊黄的小个子那些五花八门的理论从心眼里看不起却又无力反驳。今天，小佬信面色红润满脸冒油的样子仿佛是刚刚在那家餐馆大肉大鱼了一番。他那儿几根日益稀疏的头发被摩丝发胶之类的玩艺儿弄得根是根，络是络的，愈发屈指可数。可是他衣着得体，皮鞋擦得锃亮，看上去比在学校时更加精致，更加地“小人小马小刀枪”了。小佬信见了他高兴得不得了，把他拉到广播电台对面那家台湾人开的糕饼店里坐下喝啤酒。看看他放在桌上的大哥大，辛木酸溜溜地想，这小人小马被改革的春风一吹，也玩起大刀枪来了呢！

小佬信喝着啤酒，对辛木又是叹息又是乍舌地讲他这几年的经商历险记，说他红道黑道都涉足了，只差白道没去。可他终于成了正果，把所有的钱拿来开了一个名叫“波波”的画廊，在会仙桥租了一个门面，上星期才开张，他已经团结了一大批画家在他周围，他找了几次辛木，都没找着。

辛木听他数了一串本地的画家，不满地说，“你应该收购一些天才的杰作。”

“我在哪儿去找那么多天才的杰作？”

“慢慢找。如果你说没有，那是对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对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一种侮辱。如果我开画廊，我就要恢复艺术的权威、思想的严肃、文化的诚实，要提倡一种高贵的风尚而不是如今这种鄙俗作派。”辛木一本正经地说。

“要那样的话我的画廊就得关门了。”小佬信嘟嘟囔囔地说他正打算象国外的画廊那样，去扶持一些有才气的画家并给他们做包装，把他们炒热。

“你打算扶持的那些白痴是哪个？”

小佬信想了想，指着辛木，笑着说：“你，你怎么样？”

辛木隔着桌子给他肩头一拳：“少饶！”

“不信？不信你明天拿画来。”

小佬信慷慨激昂地说，他要经营辛木的画，要在适当的时机给他办画展，搞一个拍卖活动，把他的画的价格炒起来。

“那我就要引颈翘盼啦。”

“当然！艺术走向市场是艺术寻求金钱的支持。”

“那么艺术就沾上铜臭了？”

“不，不对，金钱本身并无先验的道德色彩，它是在诞生之后才受到不同社会阶层的道德界定。波波画廊下一步将为辛木这样的严肃画家提供更广阔的舞台，更健全的竞赛规则，更实际的经济效益。”

“问题是，你的画廊和现在绝大多数的画廊一样，都采纳的是纯商业取向的营销政策，丝毫也不承担文化职任。其实，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培养不出大画家，画廊本身也就赚不了大钱。”

“你放心，大脑壳，我办画廊不是为了流于鄙俗，否则我何不干别的？但现在要生存，得有一批肯花钱的主儿，而他们的文化层次决定了我在现阶段只能经营对他们胃口的画。”末了他说，北京深圳到处都是正宗麦当劳餐厅里面插着鲜花放着英文原版歌曲灯光柔和充满了异国情调让人以为到了美利坚合众国。而重庆居然就没有一家哪怕是“Y”的麦当劳把我们这种儒商和那些粗糙的火锅吃客区别开来。

辛木不知是喝了一肚子冰啤酒，还是因为小佬信叫他明天拿画到他的

画廊去，总之他的情绪好多了。在小佬信面前他又恢复了过去在学校时那种有事无跟他抬杠的习惯，说：“麦当劳？儒商？这你就不懂啦！火锅当然比快餐好吃多了伙计！你不晓得有人愿拿一亿人民币给重庆工业大学开发火锅的科研项目，把火锅推广到全世界首先就要在你崇拜的那个美利坚去开连锁店而且一定要开麦当劳隔壁……”

“空了吹！”小佬信打断辛木的话，“你是说那个从木川县来的刘中天吧？你信啦？他是大款，放个意向性的屁，工大那帮穷慌了的知识份子以及那帮苍蝇一样的记者就奉为圣旨啦？！”

辛木根本不接他的岔，自顾说道：“你晓不晓得你钟情的麦当劳在美国是蓝领们进去速战速决的快餐？哈！到了中国居然就成了你们这些儒商的美妙去处。儒商！承包了一个收费厕所手头有了点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有给小费坐音乐茶座的经济能力，就以为自己是儒商啦？”

小佬信大度一笑：“莫要发酸葡萄言论了，大脑壳你还是那样，一点没变。”

“变啦！”垂头而坐的辛木想说，他过去认为，一个人的苦难生涯应该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价值并能使他本人的心变得丰厚而坚实。可是现在，什么丰厚坚实，什么精神价值通通都被金钱的力量打垮了。于是他说：“我离家出走了。”小佬信哈哈一笑，说，离家出走？你以为你是少男少女吗？一个成年人怎么可以说“离家出走”这种话？小佬信收敛了笑容道：“是你要休人家江洪吧？我早听说你和一个搞服装设计的女人混在一起。”

“混？”辛木生气地说，“你不了解她。”

小佬信看看他，叹息着说当年班上的五对有情人成了家属又全都反目各奔东西了。他说他也早和王瑞离了。现在讨了个小粉子比他年轻 15 岁，人虽长得粉，却不如王瑞会体贴人。小佬信在说起他那小粉子过于年轻时，你已分不清他是在抱怨呢还是在炫耀。他听辛木说他辞职了，就问关切地辛木下一步准备干什么。辛木说他要下海。

“你不画啦？”

“现在是画画的时候吗？口袋是空的，人是悬着的，哪有心思画画啊！”辛木说得字字都怨气。

“大脑壳，我没有才气，我有自知之明，才放弃了绘画。可你不该！不要跟着被物欲熬煎的人们跑，保持一点艺术家的尊严吧，想想梵高吧大脑壳！”

“哪个还愿重复可怜的梵高的神话呢？为艺术而艺术，生前苦修苦画，潦倒清贫，身后成为人所景仰的宗师巨匠。梵高的故事已经太幻觉了！小佬信，我要的是今天！现在！你想想，如果体面的生活都挣不到，还谈得上什么艺术家的尊严？更不要说艺术本身了！”

辛木这番话使小佬信沉默了很久。他喝着杯里的啤酒，过了好大一会儿，小佬信已经有了三分醉意，他用他那根短小的食指点着辛木专横地说：“你得抓紧时间，你画得差不多了吧？”

辛木说他上前年在临江门画了几幅就中断了。他说他总也找不到感觉。他盯着小佬信，说他辜负了他昔日对他的佩服。

“大脑壳，你如果须要钱，只管给我说一声。”

“你的诚意我从不怀疑，小佬信，我站起来足足比你高一个头，哪会让你来接济我呢？”

小佬信不做声了。半晌，他听见辛木说，真的要拆？小佬信就神色飞动地说，房地产市场开始热起来了，原先市里说要把临江门那一带的捆绑房子保留下来作文物。可现在，已经不少人窥视着那几大黄金地带了。那些辛木钟情的旧城风景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的。要知道，光是炒地皮，利润也会呈几级数地往上涨啊！小佬信脸色潮红地说他正在活动银行贷款，打算买下若瑟堂背后那千把平方的地皮，他打一个响指：“你没听说‘遍地黄土变成金’吗？那时，你们一向看不上眼的小佬信就发罗！”

“你不是说你已经有 50 万了吗？”

小佬信说画廊已经把他掏空了，他要最后赌两把，以后就全心全意经营画廊了。”然后他把话题一转，再一次关切地问他今后的打算，问他手头是否拮据，需不需要钱？他动情地说：“我小佬信在学校时常常吃你的菜票，大脑壳，我一辈子都记得。我希望能有所回报，你不要拒绝我。”

“不！”辛木看看脚边那几个空酒瓶，受辱一般，连喊了几声“不”，之后就一只手神经质地敲着桌面，脸上木木地笑。他真受不了来自这个他昔日的接济对象的关怀，他想这世界真是倒了个个儿，现在，轮到他来佩服这个当年不仅吃他的饭菜票，还常常把他不满意丢在纸篓里的水粉静物拿去当作业交给老师的家伙了。于是他搅着不大灵活的舌头，支吾着说他打算和唐结合开一家服装店自产自销。小佬信立即打断他的话说，成衣业，充其量 30% 的利润，纯粹是苦力的干活。而经营服装是一年生意十年本金你有好多钱来压底？小佬信舌头拌着牙齿说他在生意场上一个叫胡菜的哥们在湖北的利川县注册了一家中俄合资蓝顿海狸鼠养殖场，1500 元售出鼠种，一对鼠种一年后可繁殖 20 对，他们再以 1500 一对回收。他说如今这海狸鼠种十分抢手，胡经理准备下个月向重庆大举进攻，他们正在把第五批鼠种从西伯利亚空运进来。他说那生意来钱快惨了，快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辛木的脑代已被啤酒泡得有些发麻，他说他弄不懂那个叫胡菜的人以同样的价位卖出买进不赚一分钱是什么意思？小佬信便说那东西皮毛可制高级裘衣，它的肉含多种维生素高蛋白以及钾钠钙镁铝锰锌就是不含胆固醇沿海一带餐馆以 50 元一斤收购去做肉羹 200 元一份卖出。他说它的内脏可提炼高级去斑美容霜，生殖器可提炼上等荷尔蒙能有效激发性欲延长交媾时间在国际市场上价值连城。在 A 市海狸鼠已深入千家万户人民群众踊跃购买踊跃交售。你想啊，A 市人民不全体奔小康才怪哪！而且，人家胡菜雄心勃勃要以此迅速造就一批百万富翁我都打算让我那成天无所事事的太太在家里养个十来对呢。

辛木听了很动心，便也想买两三对拿回家让退休的母亲养着。投资几千元，一年后就可以赚回几万这倒是一个不坏的生财之道。可是小佬信劝他先安心画他的旧城，如果缺钱，可以卖点画给他的画廊。等他的旧城画告一个段落之后，他可以来帮他经营画廊。

“可我不能总是处于贫困钱上呀！”辛木醉眼朦胧地看着小佬信，显得可怜巴巴。

“旧城快没啦！你要是现在不把它们画下来以后会后悔的！”小佬信舌头都大了，一脸悲怆的样子，说作为一个画家有责任为旧城立此陈照。

后来，小佬信说他明天要去攀枝花市一家轧钢厂弄几十吨镓纹钢回来，他说这笔买卖很有点赚头，顺便去那边收一笔款子。6 万，他说，那 6 万是他去年做挂历生意赚的一部分。

他问辛木愿不愿意陪他走一趟？辛木问他去做啥子？小佬信说，你只

须在他家里走来走去随地吐痰屎尿在厕所里不冲就行了。这管用吗？当然，那人是个洁癖，你就当是给我打了一回工，我给你收回数额的4%。他伸出指头晃晃：“两千四，如何？”不等辛木答话，他又说，“不过你得把头发剪短，眼镜取了……”辛木嚷着说他取了眼镜等于瞎子一个而且他凭啥子让他剪掉头发？小佬信就说他出钱让辛木去配一副隐形眼镜，等收了帐回来就把那玻璃眼睛丢了就是。辛木不明白，小佬信就说：“生意人嘛，不能看起来太斯文。你要是把头发剪短不戴眼镜，你那个大脑壳就更加旗帜鲜明，看起来就有点阵仗了哟！”

“你是要我给你冒充杀手吧？”辛木恍然大悟，仰面笑道，觉得很好玩。

“我敢让一个大画家去冒这个险？”

“那就是要我充无赖了。”

小佬信醉眼朦胧地笑笑：“你很聪明。怎么样，愿意不？”

辛木猛地觉得小佬信的笑里除了酒精味之外还有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可他视而不见地低头，吹开冒出杯沿的啤酒泡，喝下一大口：“舍了！老子就给你当一回无赖吧。”

第 17 节

唐结第一天上上班时，设计室里有个大约二十出头的女孩站在窗帘的阴影里，用不大纯粹的重庆口音对唐结说，她叫安小竹，先来半个月。她穿着一条黑色砂洗灯芯绒长裤，一件绘有明快活泼的夏威夷花卉图形的真丝砂洗大衬衫，以绿色为基调，在深秋季节里，显得格外地纯情而动人。但是唐结注意到她尽管很讲究，她那仅几厘米长的乱发看上去就象是刻意修饰过的，可她那口音使终掩不住她那时癔时现的乡土气。她戴着眼镜，笑的时候，露出一口乱糟糟的牙齿，象个刚换乳牙的小学生，更添了几分可爱。她说话会不时冒出一句英语来，她说她正在强化英文，她要到美国去。

那时窗外突然下起了小雨，唐结几乎想都没想就喜欢上这个女孩了。她说她的五官大气，搭配得当却经不起分析；她没有脂粉气，如果不是一串象骨项链藏在衣领里边，你会误认为她是个男孩。她的整个身体给人一种神采飞动的感觉。按照辛木后来的说法是：你只需看她一眼，就会觉得这个黑皮肤女孩生命中具有喷涌不尽的活力，在床上会和男人拼命。可她说话象成都女孩那样软软的，便又恰到好处地抑制了她那飞动的神采，显得一点也不张扬。（然而，在我第一次看到安小竹时，她穿着一袭黑色真丝晚装，一双黑色反皮高跟凉鞋，没戴眼镜。在射灯乱闪的酒吧里，她的迪斯高舞跳得真象是在和谁拼命一般。她苍白而疯狂，让人在事隔多年后还会觉得，她的那次狂舞似乎就是一个死亡信号。）正在两人不知往下说什么时，周京平就进来了。他在介绍安小竹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工艺系时，一脸得意。而那个穿着考究，头发短得连鬓发都剃了的女孩，却在他背后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周京平拉拉他那笔挺的西装，一脸庄重地说：“本公司是以真本事为重的，虽然，唐结没有文凭，但，我对她委以重任，开发新产品。至于安小竹么，她的任务是密切注意全国新潮时装，尽快复制、打样。”

周京平简单扼要地讲完之后，就要唐结尽快为那些积压的富春纺做出一个系列设计来。唐结点点头，不知怎的，她有些同情那个科班出生却只能做复制品的安小竹。

“好啦，”周京平挥挥手，“你们俩要分工合作，扣起手来干。”

然后周京平要唐结跟他一起去参观一下他在临江门、千厮门一带和他联系紧密的服装加工班子，他将那些班子叫做“松散型加工作坊”。他说今天晚上为了欢迎她的加盟，他们公司全体人员要去大鹅岭吃火锅唱卡拉OK。

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样子，唐结跟着周京平在临江门下车后就往江边走，当他们穿过一条小巷时，唐结看见一个人坐在巷口的小凳上，对着一张画了一半的钢笔画发愣。她心里一紧，想避已来不及了。

周京平捅捅她的胳膊：“那里，你们那个。”

唐结装着刚刚看见的样子：“辛木？”可她立即就装不下去了：“这么热的天，你在这里坐着干啥子呢？你一定坐了半天了吧？你看你，背都湿了。”她边说边拿出纸扇给他扇风，周京平在一边看得心里老大不舒服，说：“都啥时候了，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还在守着这个画！”

辛木似乎连看他一眼都不屑，自个儿伸了个懒腰，拿手把唐结一挡，“我不热。”

周京平看看画，故意做出一副尊者的样子说：“嗯，画得不错嘛，”但是，立即他又不由自主地大声赞叹道：“画得真不错！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画家了，真的。”

辛木一下就来劲了。他说，“你在这一带呆的时间够长了吧，周老板？可你对这些旧房子并不了解。你们知道这些房子为啥这样没有章法，不象比如沈从文的故乡凤凰镇的吊角楼，比如磁器口的吊角楼，都是沿着河岸一顺溜修去，形成一种气势。而重庆城里的吊角楼却不同。”

“说来听听。”周京平礼貌地说。

“开始是临江的水码头，有一些十分简陋的竹瓦箴巴墙的房子，是那些船工们住的。后来，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大量的北方人、下江人涌入这里，人口爆满，再加上战争年代物资匮乏，人们就因地制宜地修起了简易木房，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闲情逸致去把房子修得精致一点。我在画这些旧城时，一直注意收集民间的花窗，但很遗憾，几乎没找到一处。而且，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有一道通令，因为影响市容、交通，一律不准白天搭建房屋。所以，修房子的人都在晚上干，白天把木料泥沙弄来堆好，天一黑，十来个人七手八脚，一夜工夫就可以盖好一幢房子。至于质量如何，你们也可想而知了。”

辛木说得兴至勃勃，猛然注意到唐结一脸的尴尬，周京平一脸的瞌睡，就不作声了。他站起来，有点气恼地踢开那小凳，说，我走了，明天再来画。他把小凳还给旁边那户人家的老太婆，老太婆说，哎，你还没画完呢！辛木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

唐结追上去：“辛木，你去哪儿？”

“不要你管。”

“我哪点得罪你啦？你一去就不来，见了我就象是有深仇大恨一样，”她说着就带出了哭腔：“我哪点得罪你啦？”

辛木看看她，慢吞吞说：“今晚我去你那里吧。”

“可是……”唐结迟疑地说，“今晚，今晚公司有事啊。你把钥匙拿去，我晚点回来。”

辛木摔开她递过来的手，一脸嘲讽地说：“你是个能干的女人，有许多大事要做，你忙去吧，去给你那胖老板提“栽包”吧！”说完就头不回地走了。

唐结失神地站在那里，听见身后周京平说：“你那个情人怎么是这种心胸狭小的人呢？他居然跟那些毫无办法的人样，忌恨有钱人，把我们的公文包叫成“栽包”。他们巴不得我们的生意做栽，连内裤都赔进去才高兴呢。何必端起一副穷人心态就放不下嘛！”他拍拍唐结的肩，要她快走，唐结却摔开他的手：“不去了！你各人去吧。”

“哎，我没得罪你啊，唐小姐！”

唐结一甩肩头就往辛木去的方向追去了。这下，轮到周京平失神地站在那里了。

第 18 节

那天辛作死乞白赖地缠着我，要我给一个他刚认识的朋友正旗写一篇吹捧文章。正旗刚从广州回来，灌了一盒歌带。他要我去听听，找找感觉。辛作说，唱得不见得好，但这人不错。他热情洋溢地说了正旗许多好话，一副“乐莫乐乎新相知”的样子让人为他如此看重友情而感动得哪怕是个“左”嗓子也去写了。

在正旗的屋里，我又见到了安小竹。

那天晚上，我们听着正旗在广州灌的那盒磁带，喝啤酒吃盐水鸭。安小竹的神情怪怪的，说不出是怎么回事。那盒磁带听完了，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感觉来激动我提笔歌颂他。我发觉他自编自唱的歌根本就没有调式，象大杂烩，你可以在其中找到西藏新疆以及陕北民歌四川民歌的风味，但他又把这它处理成软软的通俗唱法。好多次我都听得鸡皮疙瘩了，我几乎是愤怒地想一走了之或是把他猛烈地抨击一通劝他趁早改行不要污染我们听众的耳朵了。可盒带放完后，安小竹幽怨地说，他为了灌这盒带子花了近万元，本来他们是要在最近结婚的，现在，为了他的事业……她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式，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

听安小竹这么一说，我不禁有些同情起正旗来。热爱艺术的人在各个领域都有，那些为了出一本诗集自费得倾家荡的人也不在少数。且不论他们天份如何，仅仅是这份执着的精神，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就让人肃然起敬，让人感到艺术这东西还残留在这部份人的心里。沉默了半天，我觉得正旗眼巴巴看着我，是在等我对他的歌说上几句诸如欣赏或佩服的话他这么一腔热忱不就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赞赏吗？我搜索枯肠地想了半天，说：“你听过成都一帮人灌了一合带子叫‘第三种音乐’吗？那是一种介乎于严肃音乐和通俗音乐之间的东西，你的这个……”我胡骑着说，“你的这种追求与‘第三种音乐’有相似之处。”是的，我想，我也并未全部胡骑，正旗的歌既不严肃也不通俗，的确在两者之间。可人家那“第三种”可是非常前卫的，而

他这个绝对和前卫沾不上边。后来我跟辛作谈了这种感觉，他说，我并不关心他的音乐是第几种，我喜欢他这个人，我们臭味相投，这就够了。

当正旗欢欣鼓舞地喝下一大杯啤酒而我却不知接下来该再说些什么时，我的BP机响了。是周京平在呼我，我跟他约好在任何一个他有空的晚上和他作一回认真的采访。借着这个由头我赶紧走了。

我走之后，闷闷不乐的安小竹喝了不少啤酒，开始又哭又笑。正旗问她怎么啦，她也不说话。正旗就不理她，故意和辛作大谈摇滚乐，说本地居然没有一支象样的摇滚乐队，简直是重庆人民的耻辱。正旗就他想去北京混，他说好多人在本地一直没有机会出头，一去北京就捞上了好运。安小竹一听正旗再次提起要去北京，便说：“那我们的事哪个办？”

“我们还年轻啊，把青春献给祖国，不是我们读书时的理想吗？”

安小竹终于忍不住，说：“你少绕了，你总不可能和他结婚吧？”她的眼睛指着辛作，声音软软地，却有一种藏不住的锐利感。

“锤子！”正旗吊儿郎当地说。

“你们男人真是下流到头了。总爱拿生殖器来否定一件事，你们才有‘锤子’哪！”“对的，”辛作已经有些醉了，“有锤子又怎样嘛？”

正旗拿筷子指着安小竹，声音硬帮帮地说：“你少干涉我的事，我的朋友你不要指手划脚的！”

安小竹不开腔了，只闷头喝酒，辛作拖掉她的杯子，可她又另拿一个。正旗说，你不要管她，她酒量大得很呢。

后来，安小竹觉得头重得不行，就爬上床去睡了。

一睡上床，安小竹的脑袋就象一盆浆糊，搅都搅不转了。她迷迷糊糊地觉得有个问题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紧迫，她怕一下掉进睡梦中明天就什么都忘了。挣扎着想了半天，才想起辛作这些天在这里是怎么睡的？她的声音睡意朦胧地说“你们俩就挤在这张床上睡？”辛作有些不自在，正旗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挤在一起暖和啊。”

“今晚辛作哪个睡？”安小竹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问。

“我打地铺好了。”辛作说。

“太冷。”正旗说。“要不我们三个挤着睡。”

安小竹的睡意全消，睁大眼睛，小声对正旗说：“想得出来！你去抱着他睡吧！”“你怕我不敢？”

“又不是同性恋。”安小竹气得大声说。

“是又怎样？”正旗挑衅地说，声音同样很大。

辛作歪歪倒倒地站起来要走，正旗拉住他，说他醉了，说他们都醉了，没人送他回去。

正旗的话还没说完辛作就栽倒在沙发里去了。可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他听见安小竹在说他脸皮真厚，也听见正旗打了她一个嘴巴；听见安小竹压抑的哭声，也听见正旗在用一种毫无愧疚的声音说，我就是这样一种人我的性伙伴不下一百个你如果不能接受我的生活方式我们俩的关系就拉爆吧。

辛作觉得这对安小竹太残酷太不公平，可他很感动正旗的坦率。他从一认识正旗起，就深深感到正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伙伴。他的歌唱得不象他自己感觉的那么好，但他的。声音里透出一种苍凉，那声音好象一个人哭了很久之后发出的哀鸣。他第一次见到他就被那歌声打动了。他那高挑的身材，迷离闪烁的眼睛，以及他们说他的气质中那种邪恶中带有高贵的成分，都正

是辛作所醉心的。他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富于感性的人。在成都时，那亚陆大腕的秘书袁野，就使他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感到生活多少有一些意义。没想到，袁野是个不折不扣的玩世不恭者。他公开称他的性伙伴不下一百。那天晚上他和袁野在成都的假日饭店酒吧听歌，那酒吧经理是袁野的熟人，他给侍应生说，今晚的服务费就给这两位客人免了。那侍应生一副翩翩少年郎的样子，看上去最多十八岁。穿着大红制服，头戴圆筒形的红帽子，嘴唇鲜艳欲滴。他们在巴台上坐着喝着威士忌，不停地说笑话，惹得那少年格格直笑，说他从来没遇上这么有趣的客人。袁野便邀请少年到他那里去玩，少年欣然答应。他们一直坐到酒吧打烊，等少年下班，三人便一起去了袁野那里。在袁野的房间里，三个人又喝了两瓶长白兰地，少年不胜酒力，两杯酒下肚，就醉得一塌糊涂。

辛作和袁野也醉了。辛作躺在少年身边，嗅着少年身上散发出的酒味，已经头晕得眼都睁不开了。后来，他听见少年惊叫起来，辛作迷迷糊糊地看见那少年好象爬起来要走，他翻身过去一把将他抱往，说，莫走啊，就在这里耍他个不懂事嘛！迷糊中他觉得脸上不知怎么就挨了一耳光。他摸着火辣辣的面颊，生气地扑过去要打那少年，却发觉少年竟光着屁股在和袁野拖衣服，而袁野却把那一抱衣服坐在屁股下，正涎着脸在笑呢。辛作的酒醒了几分，头仍然很重。他一直觉得袁野是他一个人的，没想到他又在调戏那少年！他觉得那时心头泛起的一汪醋液把五脏六腑都腐蚀了，他头昏脑胀地站起来，想去推袁野，却一下扑在了少年身上。那少年惊吓得尖叫起来，大概以为辛作要鸡奸他，象一头野兽又踢又咬，反倒把辛作吓了一跳。他摇摇晃晃站起身，说：“你叫啥子嘛叫？我又不吃你！”

他朝袁野扑过去，拖出他屁股下的衣服朝少年扔去：“滚！滚你妈的蛋！”

少年哭兮兮地穿好衣服冲出去了，袁野懒洋洋地说：“何至于这么醋嘛！”

辛作头更疼了，他不想说什么，倒头就睡了。没想到，那少年第二天就给那酒吧经理讲了。他想不谙世事的少年大概添油加醋，把他们说成两个变态狂，要鸡奸他的肛门。酒吧经理是个好事之徒，又是亚陆老板的朋友，自然会给亚陆老板讲这事。袁野把事儿全推在辛作身上了，说他简直没想到交往这么几年的哥们竟是个同性恋者。他说他那天醉得不省人事，不知辛作对那少年干了些什么。亚陆老板自然不会全信袁野的话，但他一直很器重袁野，想要他两个月后出任远东公司经理，他想只要把他们两人分开就行了。于是亚陆老板到青鸟歌舞厅交涉，要辛作离开成都，否则，青鸟歌舞厅从今以后休想有安宁日子。

于是辛作被炒了鱿鱼，滚回了重庆。

那天半夜，安小竹从床上爬起来时，看见辛作就睡在沙发上。她还是不相信正旗所承认的事。不管怎么说，她并没亲眼看见两个男人睡在一起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可他对女人不感兴趣，她一直以为是他只衷情于她一个；可他对她也很冷淡，这种冷淡从大学起就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风度，深深地吸引着她。她对他一往情深，可他是不是真的只是把她当掩人耳目的挡箭牌？

第 19 节

唐结上班差不多快十天了。这些天，她画了许多草图又揉掉了。面对那些积压面料她想了许多招数却全无把握。往常，如果她有了一个想法，总有辛木在一边云天雾海地乱说一气，她也总能从他那些杂乱的思想中清理出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来。可是辛木在那场大雨之前就没露过面。这时，她才深刻地发觉，辛木对她是那么地重要。往他的学校打了几个电话，可学校放假了，电话都没人接。

这天，周京平看了几张草图，觉得有点意思，便要她再画两张出来选。可是他刚刚一出去，又扬着一张报纸走进来：“看看！新闻！你们女人崇拜的伊人死了！”

“旧闻了。”安小竹说，“都半个月了。”

“你们不悲哀吗？”周京平找了个地方坐下，他好象没什么事可干，决心和她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她可是你们女人的偶像哦。”

“NO，”安小竹说，“你知道悲哀是一种什么状态吗？痛哭流涕，或是想哭哭不出。我要是说我悲哀连我自己也不信。但我为她感到遗憾。我感到有点……有点……”“惘然若失？”唐结说。

“YES，惘然若失。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却不爱惜生命。开一辆破吉普在藏北险恶的道上飞奔，连人带车一齐滚下万丈深渊。她在她的一首诗中写道：‘是否有一种感觉，比风更轻，如破空而下的花朵？’这下，她找到感觉了，却来不及告诉我们。”安小竹说着，就朝隔壁去了。

唐结读过伊人的《雪域漫游》，曾被她的奇特经历和独特感受深深打动过。此刻，对她的骤死感到十分茫然，不由得跟了安小竹走去。进门方知是她的寝室。里面空空荡荡地显得很冷，却有一套很气派的组合音响使满室生辉。唐结伸手摸摸键钮的音箱，刚刚叹了一口气，公关小姐王佳和出纳陈可茜就冲进来了。她们叽叽喳喳议论伊人，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刚从学校毕业的陈可茜做出一副哀婉动人的样子说，“我们好不容易在三毛自杀之后重新有了个精神偶像啊！我们哪个办呢？她为啥开快车嘛，他们说她是故意的，说她模仿三毛哎！”

安小竹从床上坐起，不耐烦地说：“死了就死了嘛，你们哪个办，人家又不是你们的精神保姆！”她转身朝着还在摆弄那套音响的唐结说：“我们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使自己活得自由欢乐，是吧？”

一直呆在门边的周京平却突然说：“各就各位，莫在这里悲天悯人了。中国人那么多，死一个少一个。到地摊上去抢购一本伊人的书，回到家里钻进铺盖窝里去痛哭吧可是记住，这个世界上值得为之一哭的事还多哪！”

“老板哎你一百零几岁了？”安小竹起身，半是撒娇半是生气地回设计室里去了。

下午，唐结坐在设计室看安小竹气哼哼地拆一件周京平指定要仿制的女式茄克，就觉得周京平对她还算公道。上午安小竹拿到衣服时便说它“怪死难看”，仿做出来肯定是Y货的二次方。周京平说，他的企业就是做Y货起家并发达兴旺起来的。“你以为，”他用手摸摸他身上那件花了上千元，在北京的燕莎商场买来的西服说：“绝大多数的人只有这个消费水平，你以为

都穿得起这种‘资格货’啊？”

“说得也是，”安小竹立即自嘲地说，“我们这些工薪阶层的确只有穿这种Y家什，可即要价廉又要物美就不容易了。”

周京平立即就这个话头对她们进行一次再教育。他说，你们既然到了我的公司工作，就要记住这是一家商业性极强的服装公司。你们在设计时，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要求你们的消费者。一件成功的商业服装，首先是看它的款式，其次是做工，再次才是面料。而这个款式就大有讲究啦。在我们这个消费水平还很低的国家，国民在衣服的选择上，还没有进化到西方人穿衣的水平，还没有严格的区分所谓休闲服，晚礼服，以及各种不同场合就要穿不同衣服的观念。老百姓花钱买一件衣服，不仅是任何场合都可以穿，而且一件衣服最好可以穿三个季节，物尽其用嘛。所以，在我们国家，对一个真正成功的设计师要求是很高的。当然你们不可能完全满足这种心理要求，但我们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对于做工，我们要求过得去，即不是精益求精，但也不要粗制滥造，当然，”他看看唐结说，“我是指这批富春纺，精品意识我有，但得等下一步。而面料，是最次要的了，面料不好，但款式做工好，也可以是高档时装，面料哪怕是纯羊毛，但款式做工不行，仍然是一件低档货……”

周京平讲得意犹未尽，那边，小核桃已经喊他接电话喊了四、五声了。

周京平走后，安小竹说，唐大设计师，你觉得周老板的话有道理吗？

“当然。”唐结象是在对自己说：“也许他是的，他对服装有的确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他的产品之所以适销对路，真是有耐于他这套“Y”货理论呢。”

安小竹不再说话了。她把那件茄克拆得东一块西一块，拈干净线头之后又拿烫斗烫平。

她不喜欢这种毫无创造性的工作，整整一天都没和人说话。可是，她在周京平面前却做出一副很热爱这份工作的样子，使唐结感到有些纳闷。快下班时，安小竹注意到高裙脚下的废稿，又看见她对着一沓白纸发呆，心里似乎好受了些。她走过去，拿尺子敲敲唐结的画板，问她晚上是否愿意跟她一起去城市英雄，她的男朋友从广州回来就在那里唱歌。

“去，当然去。”唐结抬起头来疲倦地说。她来上了几天班，她发觉这是一个热情率直的女孩。她说，“刚搬进去的那水泥匣子，棺材一样，全无老房子的温情，简直不想回去。”

“哟，还有乔迁之喜呀，不坏嘛！什么时候请我们去喝茶呀？”安小竹的兴致一下就高起来，吵吵地说要去看她的新房子。“再说，老公下班，就会给你温情的。”

唐结淡淡一笑，“有啥喜好道的？房子是别人的，老公公，还在公婆家里喂着的，花钱买门票，娱乐城至少在两小时之内是自己的。”

安小竹愣了一下，连忙说，“不要钱，他拿了两张门票给我。”

在昏暗的舞厅里等了一阵，安小竹的同学才出来。灯光转明，唐结看见那人长发过肩，穿一件白色披风，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他的艺名，使他看起来怪模怪样的象个漫画人物。

唐结忍不住笑道：“你设计的？”

“我就这么臭的手艺？”安小竹一脸愤慨，“是他的老板要他这么穿的，否则只能唱点歌，不能唱他自己写的歌。”

“太戏剧化。”

“而且俗。”安小竹叹口气：“可唱一晚 80 块钱哪！穿穿这花里胡哨的东西也值。”

那个叫正旗的人开始唱自己的歌了。这首歌名取自伊人的书名《孤独天使》。唐结觉得并不好听，安小竹却听得一脸悲戚地说：“伊人把生命一次性地消费了。短短五年间，她的足迹遍及西藏、新疆和蒙古大草原。她的文章既洒脱又天真，却透着一种沧桑感，就象她本人，”

“你见过她？”

“YES。我要能象她那样生活，29 岁短命也会知足。”

“人家有个有钱的老公你有吗？”

“那正是在下的目标。”

“想得真开啊！”唐结感叹一句，说：“人家能吃苦你能吗？”

“有很多钱就能吃很少的苦。我有了钱，比她走得更远，过一种更有意思的生活。”

“远到哪儿？”

“美国，澳洲，月球，火星，”安小竹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引得邻桌的人都调头看她。笑声未落，台上就鼓声大作，唐结只好大声喊道：“你到三友公司来做撵货有啥意思呢？你为啥不自己干？”

“跟你讲实话吧，我是纳溪人，我刚毕业，得在重庆站住脚。我是个俗人，可是啊，”她吁出一口气，“要想不俗先得要有钱。”她晃晃手中的拉罐，指指台上的正旗：“其实我跟他一样，为了钱把自己弄得不伦类的。伊人真是不错啊，终于超越了琐屑的世俗生活，而我们还得在泥沼里打滚。”

“这么说，你也认为她是有意开快车罗？”

“这个并不重要。”

“无论如何，”唐结把半杯椰奶洒在地上：“这也算是对她的祭奠吧。有这么多人对她的死伤感，真让人敬佩。今晚收获不小，我得谢谢你。看看你那情人的披风！”她比划着，一脸兴奋：“我要设计一组结构简单，线条流畅的裙装来纪念伊人，就叫它‘伊人系列’吧。

以浅色调无花型为主，那些富春纺正合适。还要把伊人所有的书名都绣在裙子上。”

“绝了！”安小竹叫到：“《孤独天使》、《花祭》、《温暖的雪域》、《春天的流亡》……保证全国女学生每人至少一件。”

中间，正旗来陪她们坐了一会儿。看得出来，安小竹正发疯地爱着这个气质忧郁的瘦高个儿。说话的声音和他唱歌的声音一样，沙哑，有金属的质感。唐结觉得那声音有这样一种魅力：即便是他在说一些很无聊，很淡白的事，你也会不由自主地仔细倾听。

正旗又要准备唱歌去了。她俩高兴地去舞池中跳摇滚，半曲之后安小竹悠着轻盈的太空步说，你看见没有，正旗前面的头发都稀拉拉的了。我看还好呢。可是你不晓得，原先他的头发好浓密哟！又黑又硬。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突然安小竹没来由地说：“这个邪恶的人，看来，他要唱红得熬成秃顶，哈！”她大笑一声，舞了几个夸张的动作喊道：“秃头歌男！让那个英俊的家伙去亲吻他的秃顶吧！哈、哈！”笑着笑着，又突然蒙着脸蹲下去，在狂歌乱舞的人群中嘤嘤哭起来。

正旗还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唱，安小竹却一路哭着冲出了夜总会。唐结

见她如此伤心，便要送她回公司。安小竹谢绝了她的好意，一个人乘车回去了。她想起几天前在正旗那里，她头一次听他嘴里说出他是个同性者，在车上就又绝望地哭起来。

唐结和安小竹分手后，老是想那个让安小竹流泪的歌手，他的那些粤语歌和流行曲唱的很油，却总有掌声和花束奖赏他。当他唱自己的歌时，那么投入却无人喝采。那个正旗说那些白痴不懂艺术，唐结便有些惶然：那么她也是白痴了？她总觉得，他的那种夸张的表情，不成调式的歌曲，要是多听几回准把人搞疯。他使安小竹相信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才，他每晚唱一首自己写的歌是为了捍卫他的领地。他说听众的耳朵是懒堕的，流行曲是媚俗的。可是唐结总觉得，这个每晚都要在台上弹着吉它哭诉一般唱《孤独天使》的人，烫过的长发乱蓬蓬地不时遮住那张瘦脸，象还魂的唐·吉珂德。他演唱的风格就象是唐·吉珂德在和风车作战，而那虚假的宽肩从一开始就露出了输势。

上楼时，一个黑影窜出把她吓了一跳。立即，她又冷笑一声，一言不发地径直上楼去了。

第 2 0 节

辛木从暗处窜出来，追上唐结，摸摸他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脑袋，和那因取了眼镜显得空荡荡的脸：“我等你好半天了。”见唐结不搭腔，他又嘻笑着把头伸过去：“你看我把头发剃短取了眼镜是不是象个黑手党？”

“象你妈个死刑犯！”

进屋之后，辛木一屁股栽进那张从杨家坪搬过来的旧沙发，直楞楞看着唐结，觉得不对劲。洗了手取下隐形眼镜，掏出自己的眼镜戴周正，再看唐结时，感觉才对了。他兴致勃勃地说：“等我再赚一笔钱就买一对真皮沙发，你要红的还是黑的？”

其实，辛木是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两年前，江洪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那三室一厅的套房就显得宽敞多了。那时他决心在这套宽大的房子里画点画，和江洪和林林好好过下去。

等到他费尽心力把那房子弄得象模象样了，却发觉自己只想逃出去。好在唐结这里还可以满足他这种爱好。他不断地为她添制一些他负担得起的东西，零零碎碎，却很让她高兴。虽然这个他偶尔光顾一次的地方不如家里那么漂亮，却也十分舒适，让人容易在此勾留。但是，唐结日益上涨的物欲一再提醒他，他零敲碎打弄来的钱也难以将此爱好维持下去了。

辛木又问了一句：要红的还是黑的？可是唐结拿起浴巾就进了卫生间。他有些扫兴，但更多的是一种恍惚：和江洪的关系总算是彻底“拉爆”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现在，终于可以坦然面对唐结，真是太好了。

今天，辛木和小佬馆分手时，他们喝了点酒。微醉使他体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可他口袋里揣着他充当无赖所得的 500 元报酬，又使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遗憾他的爹妈没给他一副凶恶脸嘴好帮

小佬信追回剩下的五万。他想假冒无赖都那么刺激，难怪有人会为两百元报酬，做杀手下人家的膀子了。可是这种痞子的下流勾当，他为什么在做起来时毫无愧色甚至还有某种快感，就象他天生就是个无赖一样。

那天早上他和小佬信到了渡口直奔那债主老张家，把他堵在了家中。进门后小佬信就说明来意：要是收不到钱，他和他的哥儿们就要与他一家三口同吃同住同享受了。老张先是态度强硬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于是他俩就很抱歉地说他们的脚臭，怕薰坏了老张家那株开得正好秋海棠。他俩一前一后出去穿上进屋时脱在门处的皮鞋，返身进屋。在老张的里客厅，辛木顶着一个刮得光生生的大脑袋，穿着那双满是尘土的老皮鞋，象马克思沉思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在那张大红和恶绿相间的羊毛地毯上踩来踩去，而且随地吐痰，乱抖烟灰，显得极无教养。他那苍白的面容加上一个光头，极象在“山上”并了很久的老油子。老实说，当辛木的双脚落在老张家那高级羊毛地毯上时，他没有负疚感，倒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平衡：凭什么他黄辛木就该受穷而这个连上唇都是补起来的，身材五短眼睛外突象个土行孙的家伙，就该享受这样的地毯？

按小佬信事前吩咐，辛木拿起电话玩了一阵就把线割断了。他觉得自己做这事时象个久操此道的老手，仿佛他天生就是干这个勾当的而不是画画的。老张的老婆蜷在客厅一角，看见这阵式早已吓得不敢做声。她怀中那个看上去只有两、三岁的男孩儿，却用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看着辛木并朝他咧嘴笑呢。辛木不由得走过去，伸手想摸摸那孩子，可他忘了他手里拿着的那把折刀还没合上，老张和他老婆几乎是同时嚎叫着说：别碰他！辛木一惊，退回原处。老张开始陪好话说过一个月他的另一批货脱手了就把钱给他汇过去。小佬信说他立等这六万元去买钢材。僵持了一阵之后，辛木内急，他去厕所绵长地运了一回气，穿好裤子很过意不去地看了一眼那堆正在冒热气的硬屎，掩上厕所门坐回客厅，就有些不自在。此刻双方已经僵持了半天了。老张大概想缓和一下空气，说，“这位朋友是刘经理的秘书吧？人们说眼镜族下海已成趋势，你看他，”他干巴巴一笑：“把眼镜取了下海。”辛木习惯地摸了一下鼻梁，才想起那地方戴眼镜年深日久，磨出的老茧想遮都遮不住。多少年来，人们把眼镜和文雅连在一起，可他却在别人家里表现得象个毫无教养的无赖。一种被人戳穿的尴尬使辛木恼羞成怒，他猛地站起来，脸红筋涨地喊道：“老子一扳钳搞死你！”

小佬信按住辛木的肩头要他息怒，却若无其事地对惊恐的老张说，“他是嫌打架不方便，才换了一副隐形眼镜。喔，你认为只有知识份子才戴眼镜哪？我们楼下扫渣滓的老头还戴个高度近视眼镜呢！你莫看他皮肤白，做起事来行动快捷得很呢。那回他拿火药枪把一个在生意上跟我做手脚的人打了个半边脸开花，象个烂波萝。我说他这人几十岁了不能老吃血泡饭。你看这回我把他带到身边，就是想让他学着做生意。好生看看这个人，他就是我在电话里头给你说的那家伙！”小佬信阴冷地笑着拍拍他的肩头，辛木觉得他的演戏到现在就已进入了角色：“从现在起，他会象你的影子一样跟着你直到你付钱或栽倒在哪个阴沟里为止。好啦，”小佬信转脸挺象回事地对辛木说，“爪子又痒了是不是？我没动你就给我好生呆着吧。”

辛木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他想他真的竟堕落到做假打手真无赖的地步啦？他觉得小佬信的表演不象讨债，更象是在讹诈。

一直在一边点头哈腰地回答“那是”“那是”的老张，终于皱起鼻子闻

到了臭味，跑到厕所里弄了半天出来：“我真服了你们！这样吧，”他侧头叫他老婆去厕所看看，可他老婆抱着熟睡的孩子，眼睛盯着地毯上的痰迹嚤嚤地哭泣。老张说，“现在都中午12点了，大人不吃饭倒没啥，可我的娃娃要吃饭呀。”这时小佬信把手中的烟头扔在地毯上，屋里立即有一股毛臭味使老张夫妇的心都碎了。他的老婆大哭了一声要站起来，辛木看得不忍，冲她笑笑想缓和一下气氛，不想他那笑容因为有刚才那番恼怒铺垫，即刻就被误认为冷酷了。那女人浑身颤抖地朝老张喊：你给他们吧，死鬼，给他们！

“现款确实不够哇！”老张苦着脸打开保险柜，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才一万零三百元。他说，“听说你们重庆吃火锅味精用得更多，我这里有两吨金瓜牌味精，部优产品。这样吧，抵货款如何？”

“找不到话说！两吨味精值得了几个钱？而且，你们这种味精，一颗一颗的晶体，重庆人说看起来象盐巴。再说了，两吨，我怎么弄回去？不行，拿现款来！味精你留着子子孙孙再接再厉吃下去吧。”

“我实在没半法啊。”老张说。辛木就突然开腔道，“你派个车送过去行不？我们还可以付运输费。小佬信瞪着辛木说，你疯啦？看着老张进了厕所，辛木一只脚伸进厕所门与门框之间，不让老张拴上。他小声问小佬信，“他那辆车值好多钱？”小佬眼睛挂着客厅里的女人“至少三五万吧，新的，大黄河。”于是辛木如此这般一说，小佬信立即笑起来，推开厕所门，对着正在蹲身运气的老张说，好吧，你派车送，这里一万元，味精抵一万元。老张立即喊道，八千五一吨啊，你也太黑了吧？你那味精天晓得是不是贼货？我是有发票的！老张气急败坏说。小佬信挥挥手：“一万就一万！下个月你得汇了剩下的四万来哦。老张不知是计，竟欢天喜地的派他的司机开车拉了味精和小佬信在那家轧钢厂要的镢纹钢，上路了。

回到重庆，小佬信给那司机买了一张到成都的卧铺另给500元钱说，“王师傅，对不住你了，你回去吧，让你的老板提了现款来取车，要不，这车我就拆了零件来卖钱啦，这车，可是新车啊！”

辛木想那老张过不了多久就会拎了一大包钱来重庆的，否则，那车就算完了。他想，待小佬信的另外五万元收回来了，他就该得到三千元提成。那时，他先给高裙买一套时装，剩下的钱就拿去买海狸鼠。想着，唐结便湿漉漉地裹着浴巾出来了。可是她看都不看他，又进卧室去了。

跳起来跟进去，嗅着满屋洗发水香味说：“我辞职了，我找到一家愿意收购我的作品的画廊，我去了一趟渡口，算是初步考察了钢材市场那里艳阳高照重庆天气如何？我们原先在做啥子哟你说得对，小打油没意思，人家一整就是五位数！眼镜族下海已成趋势A市人养海狸鼠都发横财了我们干脆养一批海狸鼠赶快脱贫得啦！”

“你哪河水发啦！钢材生意，海狸鼠！你为啥不问问这房子是哪个回事我为啥子搬家，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哪个搬来的？”

辛木依然沉浸在他鸡生蛋，蛋生鸡的发财梦里，仿佛已看见一大群灰卜卜的海狸鼠正驮着数不清的钞票向他挺进，他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挣钱，剩下的时间他还可以画他的旧城。于是，他站在屋中央轻松地说：“房子嘛，肯定是房东的罗！我作了各样市场调查市场预测这段时间脚都跑大了。只有海狸鼠投入少产出高繁殖力强象喂耗子一样简单。嗨，跟你简单说吧，”他看看面无表情的高裙，“就是产于西伯利亚的寒带巨鼠，在外面阳台上打一个三层水泥池可以养十好几对呢。你好象是怕耗子吧？”他往唐结床上一

倒，闭上双眼一脸神往地说：“不用怕，那东西比我国的老鼠大多了也珍贵多了，一个可以长到 20 斤重呢！”

亏他想得出来！20 斤一个的大耗子，他疯啦？唐结忍不住尖叫道：“起来！一身脏兮兮的。”可她觉得不解气，又立即换上一副笑脸意味深长地说：“给你讲吧，房子是周京平的。”

辛木终于清醒过来，腾地跳起：“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你去他那里做事啦？”

唐结满不在乎地看他一眼，拧着湿毛巾出去了。

辛木叹了口气说：“当胆小的知识还在犹豫不决时，大胆的无知已经采取行动了。好，好。”他一脸无可奈何地追到客厅：“我无能，所以你投靠那个老胖子。吃人口软拿人手短，男人好吃要拉帐，女人好吃要上当。你娃小心点！”

“哪个好吃啦？”唐结恼怒地喊。

“打个比方。”他懒洋洋地说。

唐结终于勃然大怒，她那几乎被遗忘了的、童年时代下半城里不论是阴沟或阳沟里漂浮的脏话，肥皂泡一样冒出来，脏水一般往面前这个摘了眼镜男人身上泼去，使他惊愕得连愤怒都不会表达了。畅快淋漓之后她又恨声道：“屋子漏得一塌糊涂时你在哪里？不是他，我恐怕就得露宿街头。”她越想越气，一肚子委屈说，“这里不是旅馆，我也不是你存款单上的钱！”

她已经是第二次把她自己比喻为他的存款了！

辛木按捺不住上窜的火气：“不要以为投靠了那土财主就趾高气扬起来了。说话要小心！”他又说了一回投靠，自知失言，却不想道歉，“我已经辞职了。老实跟你讲，”他顿了顿，压下一个酒嗝，就认定自己的辞职是为了唐结，而她却把他撂在了一边，他简直伤心得想哭。“我是为了和你一起干才辞职的唐结。我去给小佬信当无赖，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转来转去丧权辱国虾扒一样不就是想淘点经验下海捞钱想给你创造一个不亚于周财主给你提供的那种条件吗？”

“你屙泡稀屎照照脸嘴吧黄辛木！”

辛木攥紧拳头觉得手心都捏出水来了。他做了一回无赖，快到渡口时，小佬信说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拿拳头教训一下那瘦猴。虽然那“适当的时候”使终没到，人的欲望却挥之不去。他的双手垂着，十指张开又团拢，最后却只是扶了扶滑下来的眼镜，晃着那颗让唐结看了生气的大脑壳说：“大凡女人一得意就张狂。你认为你得意在望就提前张狂啦？”说着就扭头摔门走了。

冲下楼时他想，老天，为什么轻蔑会来自你心爱的女人？它简直放肆无比，象一根钉子直接打进你的心脏？

第 2 1 节

唐结的“伊人系列”样品全部缝制好时，已经立冬了。那天，她领了第一个月工资，但扣除上班时借支的 200 元，也就剩得差不多了。出了财会室，她看见周京平笑容可掬地站在走廊上要她去经理室坐坐。进屋后，周京平把

一个装有一张百元钞票的信封拍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说本月奖金他只发给了她一个人，因为她的工作有成效而且工资扣了剩得不多。“但是，”他说，“我不希望由于我的厚此薄彼而引起其他同志的不满。”

唐结觉得周京平在说“同志”二字时很象个国家干部，他坐在高靠背皮转椅上，用那只肥厚的手敲着那个信封，眼睛热切地看着她。唐结想，既然是奖金，就理所当然该收下了。

她毫不客气地收好那个信封，正准备离开，就听周京平清着嗓子说，他最近被另一笔业务缠着脱不开身，希望她多跟副经理一道跑跑厂，把好质量关。唐结心想他就是先布置工作后发奖金她也不会推诿，因为那是到三友公司来做的第一次设计，她还生怕这种大批量的加工被那些几乎谈不上什么设备的缝纫班子做走样了呢。她答应说没问题，周京平就说，《伊人系列》究竟买相如何还没有把握。他准备开发一种与此相关的产品，到时一齐上市以推动服装市场。唐结饶有兴致问他是什么东西竟可以推波助澜，周京平诡秘一笑：“到时你就晓得了，”

然后叫来副经理，周京平给他俩交待了几句就匆匆走了。

这个副经理就是当年的核桃。

早先，核桃和周京平从徐玉那里“起义”出来时，他拿了1000元合在周京平的钱一起做本钱。那时俩人象好汉一样，杀了一只公鸡喝了血酒，说了一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团结得象一个人”的豪言壮语。后来，周京平把唐结那批茄克做坏了想一走了之时，核桃又拿出500元出来。过了一年多，在一个成衣加工的淡季，核桃的儿子想自费读大学，需要交四千块钱的学费。核桃家里刚刚盖了房子，不仅没有积蓄，还拉了一屁烂股帐。那天他们在千厮门码头小吃摊上喝老白干吃盐水花生，核桃吞吞吐吐表达了他想借钱的意思。周京平吞下一口干酒，说老是替人做加工，没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服装厂，东一嘴西一嘴吃点微薄加工费，他觉得没意思透了。他要赚大钱，要那些对他么五喝六的人仰脸看他，捧他的下巴骨。他想到沿海一带去试试，以图别的发展。他说这一年多做下来，净赚了六千块钱。按照核桃出的那一千五百元本钱，他该分得六千块的三分之一。

那时核桃苦着脸说，离四千还差一半呀！周京平想了想，就说他愿另借给他两千元。他说他带了剩下的两千块钱出去闯荡足够了。

听说他们要散伙各奔东西，核桃便低头喝闷酒并感到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悲哀。那晚回屋后，核桃一手拿着他分得的两千元，一手拿着周京平借他的两千元再一次感到揪心地难受。

他知道，如果没有周京平在外面接活儿，他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一些布裤头之类的东西，要不，就只好重新去为象徐玉那样的私人老板做加工。他眼泪汪汪地说，兄弟，你要是愿意带我走，我就是为你做牛做马给你提鞋子当丘二都心甘情愿。你是天下最好的人，兄弟，你这回是帮了我的大忙啊，我们祖宗十八代都是黄泥巴脚杆好不容易出个状元哪！虽然是自费但我屋大娃儿只差三分就上分数线了他在屋头气得哭啊！

第二天核桃就送钱回江津去了，他打算快去快回，让周京平在走之前把他的业务关系介绍给他。三天后，核桃回到千厮门，周京平说他放心不下核桃和那十来个车工，改变主意了。核桃大喜，说这下他的心又落到实处了。

于是周京平继续做他的小老板，核桃却成了他顾来的裁缝师傅。

渐渐地，周京平的生意越做越大，核桃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亏了？至今

他都弄不清楚当年周京平是真的要去沿海闯荡，还是故意“闪”他？是真心帮他渡过难关，还是借机使他抽出本金，然后一个人做老板，拒绝别人跟他平分秋色？他想他要是当时不让大娃儿上大学，今天，周京平的万贯家财就有三分之一是他王其伦的。而他那个大娃儿毕业后分到一所边远的中学教书，没过几年还是还是投奔了周京平。不过，周京平也许真是个好人呢，他给他一个副经理头衔，月薪400块，旱涝保收。还印了香水名片。莫消说要发好大个财，单是穿了这一身西装，拿了这印有副经理头衔的香水名片在江津老河区水井坎镇上散一圈，就足以光宗耀祖了。

但是他的儿子不这样看。小核桃认定周京平当初是耍了他父亲，使他白白丢掉了他的那一份。他想，如果当初不是他父亲太老实，今天他就不至于穷得叮当响让安小竹这个来自更远山区的妹仔不正眼瞧他。每次想到这，小核桃的眼中就会升起一股冷冷的杀气。他对他老头子说，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地占便宜，得让那个姓周的知道他们姓王的人虽然一脸雀斑，却也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而核桃每每听到这里，就会一脸惊恐地说：“你莫非还想当杀人犯？”

“杀人？我才不干呢！他独吞了你们两个人创下的江山，却又做起一副有恩于我的样子随时让我记住是他收留了我，我才能在这座城市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小核桃，他赐我‘小核桃’这三个字，好象我一文不名就不配叫王世昌这个名字。”小核桃咬牙切齿地说：“他对我们这么坏，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第 2 2 节

那些天，唐结就跟着核桃在千厮门、一带爬坡下坎。有时，穿过三道黑巷，转了四个拐角，终于走进一个乱糟糟的院子时，以为总算是走到头了，却还有一道黑巷子地道战一般埋伏在那堆高矗的蜂窝煤后面。你得绕过一个水泥砌的洗衣槽、一个装着不知是啥东西的烂箩筐，那另一个小院才会柳暗花明地冒出来。那些杂乱无章的棚屋，多半是后来繁殖得太快的人们在曾经还算是规矩的院落旁边，拿半截砖头、油毛毡胡乱搭建的。如今这些人或者分了新居、或者走南闯北而离开了此地。留守在那里的人便把它们租给了进城做工的农民。在这些旧城区中的某一个院子里，你会看到一班农民在一个裁剪师傅的率领下，埋头在一堆布中、一盏灯下摇肝摆肺地踩缝纫机，为周京平加工成衣。由于是多劳多得，他们心无旁骛，就是隔壁房子垮了也难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每顿饭轮流拿自己的小锅，在屋外那个共用的小火炉上煮饭，如果附近有食堂，就去那里搭伙。他们很少吃肉，把省下来的钱放进内裤有拉链的荷包里。腊月快过完时，就面带菜色地揣着挣来的钱回去杀猪过年。吃得脸上刚有点滋润时，又空着两手返回城市。他们多半是花二、三十元钱买一张棕垫铺在地上睡觉（难怪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挑了棕垫么喝叫卖的人），宽大的裁衣案板自然是裁缝师傅晚上的床铺。他们基本是自由组合，劳动自治。一旦缝纫班子里发生纠纷或不端行为，裁缝师傅就根据自己的个人好恶来清除那种他看不顺眼的人。裁缝师傅一般就是领头接活的人，

他要从每件衣服的加工费中扣除佣金和他应得的报酬。这样，剩下不足一半的加工费才分到车工手中。如果加工制作得好，那么，那些个体户的回头率就高，白天黑夜地做下来，一个月也能尽挣个三五百元。如果东西做得不好，车工一个月做下来，也就仅够吃饭。

总之，这些散落在旧城区破败的老房子里的各自独立的缝纫作坊，实际上，应该算是一种十分原始的、自生自灭的劳动组织。就象英国十八世纪被圈地运动赶进城的农民，在十九世纪的伦敦形成的庞大的工业平民窟。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也没有工会或同业会为他们争取权利，他们直接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充分体现优胜劣汰原则。但是，他们在家乡有土地和房屋。一旦他们失败或体力不支了，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退，带着他们汗水换来的钱，甚至那张吸满潮气的棕垫，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去上午，加工最后一道工序的机绣作坊又送来 50 件成品。看见那些字绣得十分粗糙，完全不能与上回送来的相比，唐结便把样品拿到核桃的办公桌上让他自己看。核桃一看，就指着送货的女孩脸红筋涨地骂起来。

那女孩叫郑幼梅，她操起一口浓重的丰都话尾音一律平声往上扬，说，王经理哎你吵我有啥用？你各人去看看张姐的搞法嘛。搞法？啥子搞法？新搞法啊。郑幼梅细眉细眼，生着一脑袋黄头发，做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样子，阴阴地笑着。核桃见状，气急败坏说：“我立马就去看那婆娘搞些啥名堂！”

唐结心想这些衣服在缝纫上还过得去，但那几个绣在前胸后背的字，好比裙子的脸面，更是马虎不得的，便跟了核桃二人后面。路上，核桃一再追问，郑幼梅才说，最近张姐老家来了几个学机绣的女孩，踩了五、六天缝纫机，张姐就让她们绣产品。张姐说这些字是贴花，简单。她们每个人交给张姐 160 元学徒费，她却让她们给她赚钱。郑幼梅说她早就想给王经理讲了，但又怕张姐晓得了把她一脚踢开，那样她就会丢了饭碗的。“你不晓得，那些女娃儿，连花绷子都拉不转！张姐说你不懂绣花好打整得很，她又歪又恶，我哪里敢讲嘛。”

“我好打整？”核桃似乎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得脸上的皱纹深处都红了，“看哪个打整哪个！幼梅我把活儿给你做，你敢接不？”

“哎哟王经理你也太小看人呐！我好孬也是绣了三年的熟手哩。我们几个姊妹伙在张姐那里搭班子好受气哟，我们早就想扯出来各人租房子接活路格！王经理要是肯帮我……我跟你当干女儿啦！”

“哼，我收得起你这么个大个干女儿？你莫折我的寿哟！”

“哎哟王经理太谦虚了。”

“你以为我的脸上皱皱多就老啦？”核桃嘿嘿笑着，说他还不到 50 岁。

“那……我就给你当干妹子，我喊你王大哥嘛。”

“我喊你王大姐嘛！”核桃恼怒起来。

“我又不姓王……”

唐结在前面忍不住一笑，那郑幼梅大概不知道，这“王大哥”的称呼在本地是犯忌的。

它是从“玩大哥”、“玩大姐”一词演变而来，早在五、六十年代就用来专指嫖客和暗娼了。

一会儿，到了纸盐河街一户干打垒房子前，核桃一进屋就把那包裙子扔在案桌上说，张姐你不想吃饭了是不？他唾沫四溅地拿起一把尺子啪啪地敲着一个小姑娘的缝纫机台面说，你就把这种刚断奶的丫头弄来混我的钱

呀？

那个黄毛耷稀的小姑娘看上去最多十三岁，她缩在自己的位子上，抖着一双皮肤粗躁的手，小声说，“我吃 17 岁的饭了。”

块头很大，40 岁出头的张姐，看看核桃身后一脸得意的郑幼梅，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根本顾不上暴怒的核桃，扑过去抓住瘦小的郑幼梅又踢又打，郑幼梅的三个姐妹见状，便一齐扑上去抓扯起来。于是，张姐的徒儿们一涌而上，大打出手，一场混战就开始了。而那张姐边打还边扭头对核桃说：“才八角钱一件的加工费，要绣成什么精品嘛王经理？你剥削我们也太狠了啊你还要不要我们活哟！”

唐结诧异地看了核桃一眼，不是一块钱一件的加工费，怎么到了下面就成了八角？她看见核桃心虚地看看她，不自然地笑笑，说：“小唐，这事过了我再跟你解释，我晓得你是个仁义的人。”然后他又开始津津有味地看起打架来。当他发现唐结已经转身出去时，追上说：“劝劝呀！”

“我才不管他牛打死马，马打死牛呢！”

“对头！等那些傻婆娘打够了，她们各人会来公司找我们的。”

“混战起来，那些裙子踩脏了算哪个的？”

核桃一听，啊呀一声便返身回去了。

第 2 3 节

辛木把他过去画的风景画拿到小佬信的波波画廊去，一看他陈列的那些画就觉得简直可以说是不堪入目。可是小佬信若无其事地说：“要不为什么叫‘波波’画廊呢？波波，即波普的另一种发音，pouiar，英文便是大众、通俗的意思。”辛木连连在心里喊着“堕落”，跟着小佬信进了他的经理室里。

小佬信展开辛木的画，一幅幅看了，叹息了一番，说，先放在这里，我会设法给你卖个好价的。辛木看定他，“我还是直说吧小佬信，”他小心地说：“既然你卖的都是这种档次的画，就有比较固定的买主，我的画……我担心……”小佬信脸红了一下，象受到侮辱一般。他打断他，却敷衍着说，“高品质的画是不挂出来的，都卖给外商了。这些画是卖给国内那些想附庸风雅的暴发户的。目前我的买主还比较……呢，比较杂。但我正在向高层次发展，所以我指望你以后来这里帮我一把。”

辛木不再说什么。喝了两开茶，他说他要去查看一处房子。那天回家，母亲欢欣鼓舞地告诉他，他们住的这一带马上就要拆掉修魁星楼，两年后就可以搬回来住新房子。母亲在说到以后的新房子自带厕所，不用再象现在这样，每天端着个痰盂泼汤撒水地到坡上的公厕去清除秽物时，简直是一脸神住。厕所！母亲一直想在自己的家里弄一个厕所却无法解决排污问题而遗憾万分，现在，她活到了七十三岁，有新房子住的可能了，竟然也觉得活出了一点盼头。当然，如果不想搬回城里，现在就可以在远郊要一套自带厕所的房子。可母亲说，她要回来住，她从嫁给他父亲起到现在，在城已经住了四十年了，搬到仍何一个地方她都不习惯。可她立即又忧心忡忡地说，现在房租价那么高，除非搬到乡下去租农民的房子，拆迁办公室给的每月 50 元房

租补贴根本就不可能在哪怕是近郊租一间房子。而拆迁办公室通知，必须在两个月内搬迁。而眼下本市的房租已被大量的拆迁户弄得高得吓人不谈，还得先付半年租金。现在，他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给离家出走的自己和他那年过七十的老母租一套有厨房厕所的屋子。老实说，他不知他那年迈体衰，吃了一辈子苦的老母亲是否还能活到搬回城里新房子的那一天。

他很想叫小佬信预支一部份酬金，可他试了几次始终说不出口。

辛木走后，小佬信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拨电话。他决心弄到那笔贷款去北海做房地产生意。他愿意拿他的画廊做抵押，加上他那花了五万元装修过的三室两厅的住房。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把老婆押上去他也愿意。他要把生意做大，辛木说得对，生财之道的魔力确实使人灵魂出窍。他得抓住这第二轮发财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物质问题，之后再去解决精神问题。辛木是个有才气的艺术家，从大学起他就把他引为知己，就因为没有解决物质问题而成天心浮气躁。他愿意帮辛木一把，他一直崇拜他，学生时代他给他的滴水之恩也使他想要涌泉相报。他希望他在绘画上有所成就，他想要是他自己万一退不出生意场，就成全辛木吧。

如果梵高有个伟大的弟弟提奥，那他又为什么不可以做辛木的提奥？

最后，他接到胡莱的电话，说海狸鼠的广告策划就交给他办。他愿意花六万元做宣传。

小佬信自己已经投资了二十万在胡莱的海顿公司，现在，胡莱要出这么大笔钱做宣传，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冲着电话喊道：“把钱划过来，我立即着手办。”

第 2 4 节

开春以后，“伊人系列”就陆续上批发市场了。让人惊讶的是，伊人的散文集全套、《伊人诗歌赏析》、《伊人西域摄影集》、以及用伊人语录和她的摄影作品印的明信片、生日卡，以及内行一看就知是书老板出钱请某三流写手炮制的，一本言之无物的《伊人死亡之谜》，等等一批有关伊人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印刷品，简直铺天盖地狂轰滥炸地扑向书刊市场。电视台“生活万花筒”节目介绍说：今年将有一个动人的“伊人之夏”，预计全国至少有十万崇拜伊伯少女，将穿着唐结设计的、重庆三友服装公司生产的“伊人系列”裙装走上街头。

那天电视台来拍片之前，周京平兴高采地要唐结打扮打扮上镜头。唐结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但立即淡淡地说她对在镜头前晃两下不感兴趣。周京平就站在她的案桌前说：“去年服装节回来，新闻界连报纸中缝都不给你。现在，我却要把你推上屏幕。虽说只晃两下，但千百双眼睛都看见你啦！小唐，我要把你塑造成名人。”说话间，他那苍白多皱的大脸渐渐平整光滑，连瞳孔都些大了，“你来，”他用他的下巴朝她勾了一下，转身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时的唐结已经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不由得起身，跟他进了经理室。

（唐结刚进三友公司时，她曾对我说，她有一种感觉，她发觉这个农村来的周京平很会营造一种家庭气氛。他干事热忱，对待手下人体贴，“伊

人之夏”是他策划的众多成功的促销活动之一。可是，当我的采访进入一个更为深入细致的阶段时我发觉这种情形并没持续多久就烟消云散了。那种只要他在场的那种亲切的家庭氛围，已经被他那生怕毒瘾发作而产生的惶惶不安的颓丧情绪，以及吸毒所生的负罪感所融化了。到了最后，他插手的每一桩生意都会变得更加复杂难办。可是当他向我隐去自己吸毒这一事实，言不及义地诉说生活的苦恼时，我却说，得了吧周老板！这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富有男人大惊小怪的悲观主义。)而这时的周京平说：“我的公司要争取在明年向社会发行股票，这样一来，我这私营企业就没得哪个大爷绊得弯了。我要在重庆搞成一个全国最大的服装城，唐小姐，有你的设计我的经营，这不是异想天开哦！”他的指头搞打着桌面，一脸的光采：“怎么样？我说才华只有跟经济实力联姻才有出路嘛。要照你原先那种自产自销的路子，你这回的设计将再次被做撵货的模仿。”

“周老板，过去多半都是被你仿制而且还做了一些小改动，你以为我不清楚？”

周京平一笑，竟毫无歉意：“我不撵，别人也会撵啊。况且，正是我做那些小改动，才使你设计的款式成了畅销货，难道你没发觉，你那些原汤原汁的设计销得并不如我的撵货好吗？”周京平打了个哈哈，“好了，现在再不会发生那种事了，我是规模生产，哪个宝器会那么傻？亚陆集团和成都那个拿一等的设计师弄了个什么丁香时装公司，现在连泡都没冒一个。小唐呀，打广告要不拘一格嘛，我这不是一箭三雕吗？又宣传了产品还宣传了公司，而且最重要的是宣传了你。”他坐在他的皮转椅里，眼睛热切地看着她，似乎在等她表示感激。果然，唐结终于说，“我在金都夜总会表演了那么久，在服装节……这回……谢谢你啦！”

对于唐结的感激，周京平一直有一种下意识的盼望。他发觉他有时为她做事仅仅是为了听她一声谢谢。可她在这方面又太吝啬了。今天，他终于从她嘴里听到了一声“谢谢”。可是他觉得远远不够。他要的是感激涕零，最好还要声泪俱下。尽管如此，周京平还是很高兴。他是一个高兴了就要表示慷慨的人，他相信钱的力量，也相信钱能买到一切，包括感激涕零。于是他从抽屉里拿出两千元放在桌上，“这批货走得还可以……”

一直坐在周京平左侧沙发上，悄无声息地抽烟的核桃突然说话了，把周京平吓了一跳：“如果不是周老板的另一招呀，我看……怕是没得那么好走哟！”

周京平愠怒地说：“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一直在这里坐起的吗？”核桃起身，捏着半截工字牌香烟，脸上似笑非笑地出去了。

看着核桃的背影，唐结问是啥招数，周京平就得意地说，书刊市场渐渐红火的“伊人热”就是他一手操纵的。他说他投资了6万，同书老板联合出了有关伊人的所有书籍。“我发觉呀，书刊市场来钱更快。”他的脸上浮起一种神往的表情，说他今后打算介入书刊市场；他要在“伊人之夏”让全国女娃儿读伊人的书，穿“伊人系列”，蓄伊人那种短得象儿娃子的发型……

周京平腆着个大肚子在屋里走来走去滔滔不绝地说着。唐结想起她在画《伊人系列》的草图时，正旗和辛作来玩。正旗看见安小竹的桌上摆着一本89年版的伊人诗集《哭泣的天使》，就拿起来随手翻翻，说它的装帧不行，象简易本。辛作在一边突发奇想说，如果《伊人系列》上市时，书摊正在卖

伊人的书，那就相得益彰了。

唐结搭腔说，“我要是个大老板，就两只手一齐抓，又印书又做“伊人系列”，弄它个满世界开花。”

“哪个老板有这么大的本事，一脚踏服装业还把另一只脚伸进出版业？”安小竹不以为然地说。

“有道法的人，外国的飞机都弄得回来。”正旗说。

那天，四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一会儿就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唐结记得那天核桃在设计室里指挥工人往侧墙上嵌整幅大镜片。这是她的意思，说有时在没有模特儿的情况下，她和安小竹自己穿了样品看效果。当时她俩说了那些就丢在一边走了。可是……此刻唐结想，周京平这种土老财，哪里想得到啊，一定是核桃捡了去告诉他的。不过，他还真有点魄力，竟把一个捡来的点子付诸实施并获得了成功。但他一开始就遮瞒着她们，好机密的样子，不就是为了让人觉得这是他的专利吗？可是唐结还是忍不住说：“周老板，是核桃给你讲的这个点子吧？”

“哈！核桃！他那个脑壳是方的，哪里转得动这种点子？给你讲嘛，这是本人的招儿。”

唐结不以为然地一笑，他竟认为核桃的脑袋是方的！他那愚钝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不安份的心，她觉得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只有周京平才会糊里糊涂地重用他和他的儿子。他连公司定下的一元钱一件的机绣加工费都要从中吃两角钱的话，作为三友公司和旧城那些缝纫班子的中介人，他不知在中间吃了好多价差呢。但唐结绝不会介入公司的是非之中。“只是……”她只是有点拿不准地说：“巧哎，安小竹有一天在设计室和她的几个朋友闲聊时也说起过这想法，那天核桃也在。”

幽灵一般出现在门口的核桃喷出一口烟雾：“那天你们不是在议论香港那个‘波霸’吗？”

周京平立即兴高采烈地说：“好啊，英雄所见略同嘛！以后你们有啥点子多跟我通气，群策群力，免得象这回，我还另花钱找人策划。小唐呀，一个点子要实现它也不容易啊，再说，你们想到了不也就是说说而已吗？”他扭头对核桃说，“老王你去马老板那里看看那堆面料是不是进了水或者有霉班，下班之前回来。”

核桃被支走了，唐结却也不知如何应对了。也许真是“英雄所见”吧。不管怎么说，周京平能把这样一个点子做成这种凌厉的宣传攻势也的确可见他身手不凡了。她看见周京平把那一叠钞票推到她面前：“你的奖金，先预支你两千，这样做下去，年底你会有一大笔红利可收入呢。”

那是 20 张崭新的百元大钞。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手抚上去有一种坚硬发涩的特殊质感，给人某种惬意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唐结觉得自己一看见大面额钞票，胃里就有一种吞了海椒面那样热辣辣的感觉。她为自己对钱有如此反应感到吃惊又惭愧。可她需要钱。搬家时她把打湿的家俱全扔了，现在空房空屋的，要什么没有什么。而且，她再也没兴致，也没时间象过去那样一针一线为自己设计价廉物美的衣裳了。精品屋里有的是适合每个女人独特个性的时装，问题仅仅取决于你口袋里有多好多钱以及如何搭配。钱！她又听见那种号叫了。热辣辣的感觉以胃为中心向全身扩散。她想这是一种可耻的欲望，与一个清高的贫穷艺术家身份相去甚远的欲望于是唐结听见自己说，“我还欠你两千

元，周老板，这两千元就算我还你的。”她犹豫一下说，“这段时间如果公司没事我可以做点自己的事了吧？”她转身去设计室拿来一沓画稿：“这是我设计的《一江春水》草图，”她努力地笑笑，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笑得很抒情：“你说过要给我提供创作经费的。”

周京平拿过稿子一张张看了说：“哎呀，种衣服你们女的敢穿了上街吗？”

“老板，”她的声音柔和而明丽，却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丝丝声，听了让人想到刚被关进笼中开始学唱生涯的鸟。“老板，这不是实用服装。”周京平点点头，用下巴指指那一叠钱：“那两千块钱等年终分红时再还，这个你先拿着用。至于创作嘛，我们另找时间商量。”

小唐，今晚有笔业务，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布玩具你是内行，帮我把着点儿。”说着他朗声笑道：“你一来，我都有点倚重你了。”他又说了许多赞美她的话，唐结听得有些飘飘然，便忘了刚才想要说的话。她收好钱，冲着周京平笑笑，那笑里就有了不少感激的成份。

出门时周京平在她身后说：“你现在跟我一道去千厮门看看加工的裙裤，七点钟那人在金三角招待我们。你下午就可以不上班了，回去睡个你们女人的美容小觉。”

第 2 5 节

昨天，辛木挟了个画夹到临江门去转悠，整整一个上午，他找不到一处满意的景点。他想他这是怎么啦？真的是人倒霉连眼睛都看不见风景了？（事后，辛木在给我讲起他这一天的经历时，我告诉他，他这是心虚。心虚？他吃惊地喊道，声音空空洞洞的，没有一点活气。我说，你觉得世人都在挣钱，你却挟着个画夹闲逛，显得无所事事。而你一脸疲惫眼中毫无神采，你就是想做出一副大画家的派头来蒙蒙自己蒙蒙路人也没有底气。是谁安排你来事事洞明，回回都把我看透？辛木又恼怒又伤感地喊道，立即就反唇相讥说，你们这些明眼人，总是首先看到别人的失意。你以为我就不是个明眼人吗？我是四眼呢。在我眼里，你也不过是新闻界的一名棒棒军而已。我说，当然，我从不否认，可是你最好不要拿愤怒来代替思考。）中午在一号桥一个小摊上吃了一碗酱油放得太多的面条。就在他口干舌燥进了那家他从小就熟悉的茶馆，要了一杯茶，刚喝了两口，就看见龙大侠也进来了。

此人是辛木家的邻居，发财后就搬出临江门了。本名龙大国，少年时性格顽劣，至从读了两本武侠书后，就好无原则地打抱不平，在菜园坝一带无人不晓。于是就有人尊他龙大侠而渐渐忘了他的真名字。文革前龙大侠因家贫没上中学，很早就做了生活运输队的搬运工，练得力大无比，谁都不放在眼里。但他对辛木很崇拜，早年常常去看隔壁的辛木画静物，并在他身后不时惊叹“画得好象！”之类的话。那时辛木已经略知一点印象派，对他这种感叹自然要嗤之以鼻。然而，无论辛木怎样地鼻孔朝天，龙大侠还是要端着个老茶缸到他家来串门，对他仍然是一往情深。每每跟人数他的哥们时，必有黄辛木其人。那时他们把漂亮的妞儿叫做“麦子”。临江门的第一个“麦

子”在那个夏天和龙大侠眉来眼去。辛木帮他写了不少情书，使那“麦子”芳心大动。龙大侠出于炫耀，带到辛木这里来，要他给那“麦子”画一张肖像。谁知道，坐了两个小时下来，那“麦子”就弄清了情书的作者是谁并深深地爱上了辛木而对龙大侠翻起白眼来。那真是一颗饱满水灵的好“麦子”，辛木的潇洒气质使她一夜之间变成了柔软的喷香的白面发糕。辛木自然不可能放弃送到嘴里来的点心，当仁不让端了龙大侠的锅。为此，两人弄得翻了脸，差点动起刀来。两家大人和一班兄弟伙苦口相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似衣服，才勉强化了干戈。虽说握手了，却终没能言欢，龙大侠从此在心里结下一个老大的疙瘩，辛木却无事一般照样和大侠在一个茶缸里喝茶。而那“麦子”却在这个空档中嫁了个解放军，随军做连长夫人去了。

七十年代末，龙大侠抬石头扭了腰，就去大溪沟河边收购废书废报。他发现里面有许多书刊杂志都是好好的，就挑选出来卖给租书摊和地摊，剩下的作废纸卖。这样做下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图书市场，做起了最早的书老板，辛木见他进来，装做没看见，只低头喝茶。可那龙大侠眼尖，竟惊讶地叫道，哎呀画家，好久不见！辛木只得欠身让坐。过去，辛木挟着个画夹在龙大侠这班人面前总是走得昂首挺胸气壮山的，可今天，辛木竟下意识地把画夹往身后藏。这个动作却又不幸被龙大侠看见了。他一脸兴趣地说：又来画这些烂棚棚啦？辛木不想理他，装作细心品茶的样子，撮起嘴，吹开浮茶，深深吸溜一下，似乎那三级花茶是琼浆玉液。

“画家，”龙大侠要了一杯茶，“在哪里发财呀？”辛木干笑一声，支唔一番，显得很尴尬。龙大侠不看他，自顾说，“我前天回去收房租碰见你妈，说你们那危房终于要拆了。

你妈头发都白完了，我小时候觉得她好高哦，那天乍一见她差点认不出来了。都老缩了。可她正在为不知往哪儿搬着急呢，老人家说着说着就哭了。”这番话使辛木简直感到无地自容。

垂着眼皮喝了两开茶，龙大侠已经在说别的了，辛木这才仔细打量他。这个精瘦的大侠，一反过去散垮垮的形象，浑身上下收拾得紧紧凑凑，打着一个精致的领结，扣子一直扣到了颈子底下，活象一把没用过的伞。

“生意好吧？”辛木漫不经心地问。

“好啊！”龙大侠立即高挑眉毛大声说：“你没看见书市的‘伊人热’吗？假如那点子是我各人的，嗨！那我简直要笑惨喽！”

“那是你策划的？”辛木问过之后才发觉对龙大侠这种人是不该吃惊的，可刚才的无地自容使他毫不留情地说：“大侠，你就打算终生制造这种文化垃圾吗？你出的那本《伊人之死》我翻了翻，不怕你把封面装帧弄得漂亮，里面却一无所有！在我看来，写这些东西的人和出版这种东西的人，对世界来说就是犯罪份子。”

“画家还那样正义感十足呢！”龙大侠嘻嘻笑着，不想跟他接火，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辛木挟着画夹转了一上午却无从下笔，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只想找个人当靶子扫射一通。龙大侠是个火暴脾气，他巴不得跟他打一架才痛快呢。可龙大侠只是说，“你能抗拒钞票的力量吗？我不干，别人还不一样找其他人合作？”

龙大侠说，目前正火的《伊人之死》就是他找人写的，那人得了四千块钱。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出来了。“半个月啊，这种文化垃圾，好写得很。你要是愿意跟我联手，我保你每个月至少有三千块钱的收入。三千！这个机

会你要是放跑了你一定是个宝器。”未了他说：“想想你妈吧！你要是个有良心的人，就赶快应下这事，我可以预支你一部分稿酬，先把你妈安顿好了再去操你那艺术家的高雅！”

是的，我得把老母亲安顿好，如果我还是个人的话。辛作是不能指望的，那个妈妈的老么儿，被宠坏了的公子哥儿，被那个衣冠楚楚的款爷撵出成都的性倒错者。在成都干了几几年竟无一分积蓄。“好吧，”他口舌干燥地说，“我写。”

“哎，”龙大侠终于嚷起来：“你莫哭丧起一张脸象哪个逼你干一样！大脑壳，你不要搞错了，我是想帮你，我是不忍心看黄伯妈的眼泪才苦劝你来挣这个钱，你要不干，那些狗屁文人排队等着呢！”

“那你要我怎样？”辛木一下发火了，“你要我做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来和你长时间热烈地拥抱吗？你要我谢你给了我一个受剥削的机会吗龙大侠？”

“好了好了，你就先受我剥削一回吧。等你弄懂了，你还可以去剥削别人。虽然我不可能给你好多稿酬，但不会低于三千吧，你得活套一点，是吧？现在你的问题是要过得好一点，让你妈也过得象个人样。”龙大侠语重心长地教导他，就象当年他教导龙大侠一样。那时他说，是兵痞，不是兵否。是造诣，不是造纸。你得学会查字典，脑袋活套一点，笨蛋！

而现在，却轮到龙大侠说：你重要的问题是得活出个质量是吧？活套一点嘛！于是辛木只好谦虚地点头，心悦诚服地听从龙大侠的点拨。

龙大侠说，他知道有人正打算写一部关于气功与佛教禅宗双修之后达到自然气功态的书，他说他知道那个作者缺乏想象力，纵然有详实的资料，也难写好。他说辛木你要是肯写，资料是没问题的。我知道你不仅画得好，而且文笔好。你过去帮我写过情书，霸道惨了！你没问题，你是天才。只需再加上一点想象力，多言怪力乱神，就可以啦！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在讨论怎样把它写得精采而耸人听闻。龙大侠说，这种书不是写出来的，是“搓”出来的。“搓”，你懂吗，天才？龙大侠一声“天才”，辛木就心花怒放了。而他描绘的图书生意简直前途无量，辛木觉得他早就该和大侠打成一片，要不他也是个腰缠万贯的款爷了。一个月收入三五千，开玩笑，简直就是他一年的工资！小佬信那里的画是否能卖脱，还很难说。至于旧画嘛，他想他总不可能成天都在搓书稿也不可能从早到晚都在户外画画。他可以把一天掰作两块，上午画画，下午写字，多么充实生活啊！他本来就是天才嘛，为啥不可以又做画家又做写家呢？于是辛木幸高采烈地接着说，我懂你的意思，只要有一个好的选题，然后把相关资料混在一起，一阵搅拌，随手添加一点我那思想的残羹，语言的废料，想象力的渣滓，一本畅销书就“搓”出来了。对，这种不费心血的书，不配用“写”这个字，真正的文化人，敬惜字纸，也敬惜“写”这个动词。

辛木和龙大侠越谈越投机，便说他发觉龙大侠已今非昔比，言谈举止还真象个做文化生意的人。龙大侠爽朗一笑：“做文化生意嘛，哪能不变成文化人呢？”

辛木愕然。他一直以为，一个人先得是文化人才能做文化生意，至少要象小佬信那样，哪怕是开Y画廊，也得画过两天画才行。却没想到龙大侠这种人，竟偷换概念本末倒置地认为做了文化生意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文化人。那么，学校拿来做什么用呢？

和龙大侠分手后，他还没放弃至少画一张速写的念头。走出茶馆，太阳却已偏西。他茫然地站在一号桥上，却在左思右想今晚是去小佬信那里住呢还是去别处？

那天打消在唐结那里住的念头后，却又不愿回去和母亲辛作他们挤在一处。他在小佬信家里已经住了好几天了，可他生怕他们腻烦他。站了一阵，他决定回家看看。

跟母亲打过招呼后，便把辛作拉到屋外树下，问他下一步的打算。辛作说他将在重庆找一份工作。辛木想起那次服装节后唐结眼巴巴盼着他回重庆来跟她一起干，因为他在鼓动唐结时说过，要是输掉那场大赛，他就与她合开一家服装店。可是临到离开成都时，他去辛作住的地方找到他，要他尽快处理好成都的事回重庆，不要食言。辛作却苦着脸说，他当初完全是对唐结寄予了绝对希望才许了那个跟本就不能兑现的诺。他说他不敢去见唐结，要辛木去代他致歉，说他不能践诺。那时他对发怒的辛木说，他跟本就没想到要离开成都，他的事业就在成都，他怎么可能回到重庆那个夏天炎热，出门堵车，就是坐在家，鼻孔里都是蓄满了灰尘的地方呢？可是今天，他居然说他要永远留在重庆这个他恶意诅咒的地方，那口气竟象一个衣锦还乡的浪子，要为家乡作出点什么贡献之类。

辛木真恨不得抽他一个嘴巴。可是他说，你准备做什么？辛作懒懒地说，还没想好，当然，最大的可能还去娱乐界混，只是……他犹豫地摇摇头，辛木便立即追问：只是什么？我在本地娱乐界不熟，怕是难找到一份与本人相称的工作。你得先找个事情做，把饭碗问题解决了再来谈相称不相称的话。辛木急急地说着，他有一种预感，辛作这个生性淡泊的人，他完全有可能就在屋里坐吃山空而不会急着去找工作的。而母亲又特别疼这个很少在家的老么儿，这次他回来，她不把他惯成个超级公子哥儿才怪。

第二天一早，辛木将有关海狸鼠的事给母亲讲了，他说他要想办法给他们租一套有阳台的房子，打一个大大的双层水泥池，可以养上好几对海狸鼠。用不了好久海狸鼠就会给我们带来收入，这对于只有一点退休金的母亲来说，至少可以不再为房租发愁。他的话一说完，母亲的脸上立即绽开出大团笑容把皱纹挤得更深了。辛作却竭力反对。说他想发财也不致于喂这种看了让人恶心的东西！他那对老鼠出于本能的反感跟唐结如出一辙，这使辛木首先想到的是“目光短浅”一词。他和唐结一样，都他妈的是凭意气用事没有经济头脑的家伙！辛木吃早饭时对辛作的冷嘲热讽充耳不闻，母亲却爱怜地拿筷子头敲敲辛作的脑袋，不许他再开口。看见母亲如此慈祥，她那满头白发和干瘪的面颊看了让人感到心里酸酸的。她要是晓得他辞职了，她这种一辈子都兢兢业业工作的小会计，会怎样的恐慌呢？要是她晓得他连家都失去了，她又会怎样地伤心失望呢？而她一谈起拆迁后补贴的房租只有50元钱，与市场上的房租价相比，差了一大截时，她的眼里克制的焦虑更让他感到自己的无能。匆匆拨完碗里的稀饭，吃掉那个母亲一再强调必需吃下去的鸡蛋，他陈重地告诉母亲他立即就去给她敲定那套他已经看好的房子，他要她莫着急。

今天一天，有好几件事辛木必须去办：先去股市，把手头的股票抛掉，不管是输是赢，他得拿这个钱去买海狸鼠；然后找龙大侠，说他愿意立即动手“搓”那本书，但他至少得预支一千块钱；然后去龙溪镇要下那套房子，拿这一千块钱去预付半年的租金还可以剩一百块钱；然后告诉小佬信，他要

买三对海狸鼠，希望他去跟他那合伙人说说，给他一个优惠价。

有这么多事等着他办，辛木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很重要，就很充实了。

在书市一个边角地带他找到龙大侠的摊位，那摊位虽说十分吊角，生意却好得让邻摊的人妒嫉。这时的大侠忙得一塌糊涂，他一边招呼着客户一边牛头不对马嘴地答道：“预付款？他已经打过来了。”辛木觉得有些失望。他下了好大一个决心，得到的却是一种莫名奇妙的回答。耐心地等到那几拨打围的客户走了之后，辛木说，我说的是昨天我们扯的那本书。“哦！”龙大侠拍拍自己的额头：“你看我忙起来脑壳都方了！”他咕咕地灌下一大口茶水：“你看，昨晚上我那合伙人带了一个烂文人来我家，说两千五都写。你这两天没来，我以为你不干了。我都答应那家伙了，你看……”辛木一下就愣了。他已经和那房东说好，明天去交预付金，要不他就要把房子租给别人了。股市这几天一直跌得惨，他那一把股票已跌到了不值几文钱的地步了。昨天他在打铜街呆了一上午，终于没舍得全部掉抛，留了两手。他这才晓得，被套牢是怎么一个滋味了。抛股票的钱仅够买海狸鼠，他还需要钱去租房子。他想，即然人家专门的写家都可以接受两千五的价，我又为啥不可以接受？他说，大侠，两千五就两千五吧。

龙大侠就从一个脏兮兮的编织袋里抓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剪报、书刊来，说那就是资料，“你再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嘛，多多宜善，剩下的事就看你的啦。”龙大侠笑着说，“二十万字，月底交稿。”

辛木心想这种东西不外就是拿回去把现成的资料抄在一起就是了，便爽快地答应了。

然后他找到小佬倌，讲了他想买海狸鼠的意思。小佬倌竟然情绪激烈地要他不要象个三脚猫一样想东想西的。他说他的画很快就可以卖出去的，他要他这些天就住在他家，安心画他的旧城。辛木生气地说：“你是想帮我拿那个优惠价罗？”小佬倌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胡莱不会同意的。他的规矩是，内部职工才有得到优惠的资格，这事我恐怕办不到。”末了他有些生气地说：“你就不能象原先那样，你就不可以清高一点吗？把心收到画画上去，大脑壳！”

“你为啥不清高一点搞你的美术批评呢？你他妈的为啥要贪图荣华富贵玩大哥大抽洋烟娶小粉子却要别人去忍受贫困呢？”他的嗓音提高了八度，在小佬倌的办公室里喊道：“你是要我们坚守穷人的阵地两手空空好衬托你那价值两万的手机，漂亮高雅的金利来领带吗？”

小佬倌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不由自主地摸摸他那打得很漂亮的领结，那是他那美丽的小妻子齐娅给他打的。想想齐娅，再想想辛木的处境，他过意不去地朝辛木笑笑，说：“反正我帮不到你这个忙。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他叫秘书给辛木泡了一杯茶，“我得给他们策划一个宣传广告，晚上我们一起来策划。这回是一个立体广告，然后海狸鼠就要轰炸重庆城啦！”小佬倌好象已经忘了刚才辛木的发脾气，说得眉飞色舞，挥动的短手臂差点打在辛木的脸上。午饭他们在附近吃了沙锅米线，小佬倌就去和那个海狸鼠经理商量广告事宜，辛木则失望地去图书馆查找有关气功和禅宗的资料。

头昏脑胀地从图书馆出来，辛木不知不觉地进了隔壁一家伞店。是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花伞和它们奇怪的色彩吸引了他。他买了一把印有龙和紫荆花图案的油纸伞，龙和紫荆花，这两种东西一般是不搭配在一起的。这种奇特的搭配让人立即想起那种不守章法的民间艺人，他们大胆，泼辣，

用粗砺夸张的大红大紫蔑视学院典雅柔和的灰色调。他想如果配上一只大大的、精美的高颈祭红瓶，这把土得掉渣的，大面积恶紫色的油纸伞，会使那只瓶子显得异常地高贵。他想不起在那里见过那瓶子了。拧着那伞出门后，他才发觉他并不需要这玩艺儿，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想辛木的潜意识里是想拿那东西装点他那并不存在的避难地或者是想拿那伞挡住点什么。可是他的家没有了，唐结住了她老板的房子，旧城将要被拆掉。一种更深的忧虑和恐惧缠着他，可这种油纸伞，连风雨都遮挡不了，还能挡住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的乱七八糟的变化吗？）这时他才想起，那瓶子是在唐结那屋子里看见的。那东西大概是周京平留在那里吧。可是如今唐结大概也不需要这不值钱的破玩艺儿了。她现在要的是高级音响，锅盖一样的吊灯，木拼地砖，麻纱灯罩，真皮沙发以及城控电话，总之一切昂贵的，浮华的东西她都要。

第 2 6 节

七点过三分，唐结撑着一把台湾花伞到了金孔雀门外。细雨中她看见一个脂粉很重的女人，在跟周京平亲热地说话。那女人看上去有 40 来岁，纹过的眉毛象两道蓝杠子，突兀地顶在额头那地方，把一张本来还过得去的脸弄得又凶又乱。周京平在介绍她俩时，女人眼神异样地打量唐结，又朝周京平会心一笑。唐结立即不自在起来：她把我当什么人啦？

唐结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屋里试衣服，做面部按摩。她发觉她的老板是个慷慨的人，《伊人系列》除了薪水，除了年终的红利，还有那么一大笔奖金。她已看好了一套价值昂贵的时装和一只标价 700 元的坤包。她对自己今天是否拧上这只仿皮坤包很费了一些心思。上回她和安小竹去城市英雄时，娇艳的小竹和那些花红柳绿的女人把她衬得很寒碜。她喜欢歌厅的氛围，喜欢端着酒杯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感觉。可是现在，看看那些成双捉对的男女，才发觉自己精心打扮，穿着入时的样子，显然象是来跟某个款爷赴约的。

在酒吧坐定，女人同周京平寒暄了一阵，拿出几个看上去很可爱的绒布动物放在桌上，眼眨眉毛动地说：“不是说的话，我们厂生产的玩具去年打入欧洲市场，洋人稀奇得很哩。

周老板，刚才那个价，一分也不能让。”

“你看如何？”周京平问唐结。

唐结拿起一个绒布小狗用手使劲捏捏，觉得手感不对，正想说什么，那女人却拿起唐结的名片说：“哎呀你就是唐结哪？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你设计的那个绣得有花花字儿的裙子我女儿稀奇得很哎！那死丫头昨天也不怕冷，穿了那件叫啥“哭兮兮的天使”，套了件风衣就出去了。高小姐，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把那个哭兮兮的字绣在裙子上而且那死丫头那么稀奇它。”唐结笑笑，说这个系列中正是绣有“哭泣的天使”那件裙子好卖。女人啧啧叹息一番说她搞不懂，然后去了卫生间。

唐结拿起那小狗对周京平说，从玩具的造型和做工看，都还可以。但是填充料可能有问题。挑开看看。等她来了再挑吧。管她呢。周京平拿出小刀，把线缝挑开，一撕，里面就露出黑魑魑的烂棉絮摊在桌上一大堆。女人

从卫生间出来一看，叫道：“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晓得了，”唐结说，“你们的产品一定是在出口检验时，被他们解剖了。前不久，国内一批布玩具运到香港，港方解剖之后，因填充料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全部销毁。赵大姐，你们不是想把这些带菌的烂瓢子玩具倾销给国内儿童吧？”

女人一下就急白了脸：“厂里的贷款马上到期了，七十几号人从四月到现在每月只拿40块钱生活费。儿童节快到了，我们就等这个时机把这批产品卖出去呀。

周老板，帮帮忙吧。”

“那就是我说的那个价。”

“你这不是提刀抢人吗？”女人倒竖的眉毛塌了不来，快要哭了。

“那你就找别人吧，看哪个能象我这样全部包销现款提货？”

女人闷头喝完那杯长城干白，叫来招待结帐。她站起身打算离开，却又颓然坐下，绝望地喊道：“这完全是跳楼价啊！”

“何不潇洒跳一回嘛！”周京平笑得一脸灿烂地说。

“这个价我自己一分佣金也拿不到了，算我白干一场。你明天带款来提货，上午十点。”临走时，她拿眼睛狠狠剜了唐结一眼。

女人一走，周京平就高兴地说：“嗨！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

唐结不解，酒杯举在半空，停住了。

“杀价啊，你简直把她杀得片甲不留。”

“你不会要这种脏兮兮的玩具吧？”

“当然要！这种跳楼货，不要白不要。”他拍拍她的手背：“按原先那个进价，我们要多付出去近万元。唐结，你这几句话就价值万元哟。等货脱手后我会给你适当奖励的。”“老板，玩具一般小孩都要拿嘴咬，那些黑瓢子，多半是烂棉絮弹松了……”

“莫这么书生气嘛，我们不转手，他们照样给别人卖。”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小孩子负责。”

“哪个来对你负责呢？如今肝炎那么猖狂，街上的小吃摊上，洗碗水酃得象泔水，他们为啥不对别人负责？责任心么，我也有过，唐结，可是全被碾碎了。”“于是你就碾碎别人？”

“这不是一回事。”周京平挥挥手，“别的你就不用考虑了。有老板我呢。”他打了一个响指：“我要为你点一首歌，庆祝你的《伊人系列》设计十分出色。”“应该是十分赚钱。”她纠正他。

“怎么说都行。”周京平头有些晕，他觉得那女人请他们喝的长城干白呷在口里不觉得怎样，却还很有点上头。他起身弯腰来挽唐结的胳膊，吐词不清地说：“今晚你好，好漂亮。”

唐结拨开他的手，说她有点累，她没有按他的吩咐，回家去睡那个“美容小觉”。那你干什么去了？他问。她想她不可能说她在家里一件一件试她那些虽然有特点却已经穿旧了的衣服，于是她笑笑说，她在收拾屋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最怕这种土财主，紧巴巴地搂着你跳舞，脚踩不到点子上，走一走的，象老牛拖破车。

后来，周京平要送她回大坪。他招了一辆的士，拉开车门，唐结弯腰钻进车里去时，他看见她的背后那两片瘦削的肩胛骨顶着薄薄的衣衫，象一对翅膀被锯掉之后留下的桩头。这又使他想起家秀。家秀跟她一样单薄，背

上也有这么一对弯腰时顶起的肩胛骨。许多年前，他曾戏称她是被锯掉翅膀的天使。可是现在，她在哪儿呢？两年前，她所在的明月皮鞋厂宣告破产，那个翅膀被锯掉的天使，又会往哪儿扑腾呢？

想着，就到了大坪。唐结正想对他说再见，周京平说，“不请我上去坐坐？”“就怕老板你不肯尝脸呢。”唐结打了个呵欠，心想他最好是别上去，她困了。可是周京平呵呵一笑：“我就等着你的邀请呢。”

上楼，门内有灯。那对辛木两年前花了八百元买来的旧音箱，正起劲地轰鸣着唱英国披头士乐队那首著名的歌曲《LEITBE》。在那种深沉平和的歌声中伴有某种干燥的杂音，听了很煞风景。就在唐结找钥匙的时候，门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一身酒味的辛木。他看见周京平时，不由得愣了一下，周京平却大模大样地走进去往沙发上一坐。辛木关掉音乐，就站在屋中央，显出几分不自然。茶几上，摆着半瓶雷司令，两个酒杯，一些吃剩的花生和花生壳。显然，刚才还有一个人在这里陪他喝酒。

自唐结搬进这套房子以来，周京平是第一次来访。他与辛木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就起身在客厅转了一圈。看看厨房，阳台，又看了另处两间屋子。他边转悠着边说，嗯，大间做画室还可以，小间做卧室么，有些西晒哟唐结。然后出来，看也不看辛木，径直对唐结说：“空房空屋的，没啥东西嘛！你累了，明天睡个懒觉，九点钟再起来。下午来会计室借点钱，把旧沙发换了，再添点家俱。工作要干，日子也要过。”周京平的声调显得很亲切，他那满脸的笑容和关怀与辛木那满是酒味的傲气形成明显对比，使唐结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但是，当她去仔细体味那种感受的时候，却忽略了辛木那竭力掩饰的尴尬。

只一会儿，周京平就告辞走了。

辛木一直坐在旁边不吭声。待周京平走后，他抓起酒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不说话。唐结奇怪久不露面的辛木今天怎么跑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喝酒听音乐。但她没多想就进卧室去换衣服去了。然后就兴致很好地说她今天得了两千元奖金。她说她要买个梳妆台，买一对那种坐下去就把人包起来的德式沙发，她说周京平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对，提劲惨了。“你说呢，辛木？”她收拾着茶几上的花生壳说。

辛木冷冷道：“你的老板说沙发旧了你就要换新的啦？”

唐结这才正视辛木刚才的尴尬，开玩笑地说：“你喝的醋还是酒啊？”

辛木勃然大怒：“你是单身女人，有权打扮得洋派摩登地跟别的男人晚上出去灯红酒绿把酒都喝光了，我当然只有喝醋！”

“人家周京平来你却象根棍子立起，你也太没风度了！”

“我算什么东西？他是房主，你看他如入无人之境的样子嘛！风度翩翩地连厨房、厕所、连卧室都察看了。还建议你添家俱，明天在他的会计室里去拿钱，安排你的起床时间，他妈的！”辛木再也控制不住怒气，咆哮道：“他妈的他以为他养了个外室呀？”

唐结气得浑身颤抖，锐声喊道：“走！你走！”

辛木就去开门，唐结却抢到前面把插在门锁上的钥匙拧了两圈，拔下来握在手中，说，“你真的要走，可以把门打烂了走，这门是纸板做的，一脚就蹬开了。”说罢就进里屋去了。

辛木站在客厅发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他今天和小佬信来，一来是因为小佬信想见见这个辛木迷恋的女人，

二来是想给她讲，他打算和她住在一起。他要赶在旧城拆毁之前把它们画完。本来他是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房子已经租下来了，在龙溪镇。还没搬家，辛作就回来了。这下，那个一室一厅的房子住三个人就显得很挤了。于是他都想都没想就决定到唐结这里来住。他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她，只要旧城拆完了，就从此洗手不画正式下海。他想，也许旧城的拆除，将对他这个一直把绘当作生活方式的人成为一个很好的解脱。他只要三个月时间就可以画完。三个月以后，他就去帮小佬信经营画廊，他们就另租一套房子，不必往在这里让她在周京平手下工作时拿人手短的感觉。可是小佬信刚喝了两杯酒，BB机就催命似地叫起来了。小佬信说那是一桩好买卖，那人一定弄妥了。小佬信打着酒嗝走了，剩下辛木一人扫兴地喝闷酒。看见周京平如此主人翁的样子，他竟生出一种多余人的感觉，立即打消了要住在这里的念头。他进了卧室，见唐结坐在床沿发呆，就陪笑说：“好了好了，我罪该万死，好了吧？”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慢慢往下滑，唐结身子一扭，让开了。“你设身处地为我想吧！”辛木说，“辛作回来了，我还得操心他的工作，要不他会坐吃山空的。”唐结惊讶地问，他不去啦？辛木回答说他不去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辛木已经从一个成都回来的朋友口中知道，辛作是因为与那个亚陆总裁的秘书搞同性恋的事败露了，在成都无处立脚才打道回府的。出事之后，亚陆总裁便放出话来，说完全是辛作腐蚀了他秘书。如果辛作在一周之内不离开成都，他的人就要把辛作的蛋以及他老板的蛋一齐挤掉。不仅是红翅表演队，成都娱乐界所有老板都都惧于亚陆的威胁不敢留他。

辛木认为辛作如此性倒错，实在是家门不幸。他暗地里叹口气，却提着嗓子说：“辛作是回来跟你一起搞服装店的，你却去了三友公司。你看怎么办？”

唐结犹豫着说，“周京平已经给我提供了不坏的条件，这回《伊人系列》一炮打响，奖金就两千，而且，他说才支付了一半。”

“你觉得那胖子特别慷慨？”

“有那么点意思。”

“嗨，我说你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嘛！今年流行水洗丝，富春纺卖都卖不脱，你的设计却使他至少赚了十万，他只给你两千……”

“还有工资。”

“你算算，五个月的工资，也才两千五百元。”辛木站起来兴灾乐祸一笑：“你还觉得他慷慨吗？”

唐结一下愣住了。可她立即说：“你在哪儿学会这么算帐的？”

“小佬信，小佬信教的。你记得小佬信吧？我原先给你说过的。”

“你那些毛子狗子的，我记不得了。”她伸出一个指头戳着辛木的额头：“你倒是多老实啊，哪个教的都坦白了。”

那晚，辛木洗澡之后湿漉漉的贴上来时，唐结已经快睡着了。她蓦地一惊，软和的身子就绷得紧紧的：“下去下去，这几天是危险期。”“不弄进去就是了。”说着，辛木就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象是进入到她的身体里面去了。唐结“呀”地一叫，就满脸潮红起来。后来唐结要辛木就住这里。辛木的嘴贴着她的脸，半开玩笑说，我想不住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保不一定会阳痿……你就这么虚周京平？我虚他？那你就是虚有钱人。锤子！辛木愤愤地喊了一声，突然他象个濒死的人那样抓住她的双肩，哑着嗓子叫道：“嗨，说不行就真的不行哩！”然后就土崩瓦解了。

刹时，窗外的街灯亮了，照在他脸的一侧，把他的脸拉得又瘦又长，尖削的鼻梁呈青色斑痕，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种不自然的光亮，好象他在发低烧。

“你看上去好象不对。”

“怎么不对？”

“你近来身上总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味。”

“那是一种焦虑，沮丧，茫然和失眠所混合的气味。”

“你就不能给自己打打气吗？辛木，你得要有信心，我晓得你为旧城的拆除心碎，但你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是把它们画下来。你不要老是叹气。”她想说，她讨厌男人叹气，却说：“你安心画好了，我这点钱，我们能过。但是，”她用双手环在他的腰间，“你不会老是让一个女人来养活你吧？”

前半句话，辛木听了十分感动，可这后半句，就让人觉得不是滋味了。他翻了个身，拿背对着她：“我一个大男人，会让你来养活？”

即便是委屈自己，受人供养，但是，一个人在怀疑自己和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筋疲力竭、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画吗？这种心境下，能有信心吗？辛木默默地想着，放在唐结身上的手，不知不觉就滑落了。

第 2 7 节

周京平的老丈人打电话来说有急事给他商量，要他回去一趟。走之前他要的大新疋头公司那批面料刚好到了。可他发觉不是他原先和大新公司说好的那个价，问小核桃，小核桃说，“那天你本来是说好要去谈价格的，可你感冒了，直打喷嚏，你要我一个人去，”他一脸惭愧地说，“我没把事情办好，我费了好多力，还是作了让步，不过，这个价还是可以接受。”

“接受！”周京平嚷道：“这个进价我们就没有好大的赚头了。”他看见小核桃一脸惶恐的样子，想起那天是自己瘾头上来了，急着回去“充电”才交给小核桃一个人去办的。真该死！他的口气软下来，说：“算了算了，少赚就少赚吧。你把这一季度的财务报表给我做出来，我回来再看。”

回到马王坪，他把一大堆绒布玩具给了女儿佳佳，那是上次唐结帮他杀价的那批玩具，他将那些玩具全部倾销给了朝天门小商品市场，只留下这大大小小十来个带给女儿。他把那堆玩具打开摊了一床，巴望佳佳因此跟他亲热一下，可她抱着那些玩具就到一边玩去了。周京平拿起一只狗熊想和佳佳玩一会儿，可佳佳竟朝他嚷着不准他动那些她到手的玩具。周京平很尴尬地说她是个小财迷，老丈人就把他叫到外面小饭馆去了。酒菜上来后，便说他们厂想进一套半自动的服装生产线，资金不够，想请周京平的公司作担保，他去银行贷款。周京平一听说要担保就连忙摆手，几年前他就请环宇公司给他担保向银行贷款，在江津投资开办了一家收购、加工羽绒的工厂。实际上，那家工厂很快就赢利了，可他却以亏本为借口，拖着不还贷。作为担保单位，银行直接截断了环宇公司的回笼的资金。他将就这本该还掉的 30 万做了加工厂的流动资金，直到前年，环宇公司的经理差点要和他白刀子红刀子出了，他才将那 30 万还给了他。在借钱的问题上，周京平从来就信奉一条：你向

他借一万，你就会被他捏在手中；你向他借十万，他就被你捏在手中了。不是说现在是黄世仁怕杨白劳吗？他本人就早已尝到了现代杨白劳的甜头，他怎么可以再犯他使别人犯过的错，自己来做当代黄世仁呢？

周京平连忙说，他把钱全部冲进购置地皮和收购那家红星服装厂去了，现在是付债累累，银行贷款也到期了。周京平吐了一大缸苦水，那架式就象他恨不得找老头子借几十万。

听了半天，老头终于愤愤地说，当初如果不是他的帮衬，他哪里有今天这吆五喝六的局面？现在他却打起翻天印来，连老丈人的忙都不帮。周京平却冷酷地说他那时是急着嫁女儿并不是帮衬。他说，现在你女儿有了一个有钱的男人你有了一个拿得出手的女婿还有一个乖生生的外孙女你还想要啥子嘛？可我女儿守空房，我外孙连爸爸的样子都记不住，我这个老丈人当起来有啥想头？周京平喝了口酒，声音缓和地说他太忙，要想把生意好就顾不上这个家，他说他要是成天陪着老婆女儿，哪来时间挣钱？老头子叹了口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周京平和他老丈人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周京平不想丢掉马王坪这家技术上过得去的服装厂做他加工服装的后盾；而老头子身为厂长，大半的业务都要依靠这个名存实亡的女婿。他告诉女儿，如果要离婚，至少得让周京平拿出 50 万元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费，否则就亏惨了。女儿脑袋不够用，啥事都听老头子的，这样，翁婿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把这个女人甩在中间，任其自生自灭。

老头子喝了点酒，就眼泪汪汪地说，现在如果不从设备上加强实力，他这家小厂就要被抵垮了，他那时他就只好跳河算了。他说当初他看好周京平，就因为他是那个有大出息的青年。其实他把女儿许给他，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她的不幸，他老是不回家，可他却老是劝女儿，要大局为重。看在服装厂和三友公司的关系上，他女儿完全是忍辱负重，不跟他作计较。老头子说得动情，竟老泪纵横起来，让周京平看了很不好受。检点自己，也的确对不起他一家人。

周京平心一软，就答应了做担保人。

晚上他和老婆在床上又吵了一整夜。老婆穿着红碎花大裤头，面粉袋一样重重地倒在他身边说：“还是那句话，少了 50 万不离。你如今是大老板，一年在舞厅饭局挥霍掉的都不止这点。”他睡意迷糊地说，我给你穿金戴银这么多年你还嫌不够？你看看你那竹篓子里的金银首饰，也值十万了吧？况且，我根本不象你们想象的那么有钱，银行贷款马上到期了，我还不知哪个办呢！半晌，她在黑暗中声音硬帮帮地说，“你得赔我青春损失费。”周京平“嘎”地一笑：“你还有过青春？我头一回见你时你就象个老姜疙瘩……”周京平话没说完，腰眼儿上就挨了一下，老婆拿她的大膝盖猛地抵住了他最虚弱的地方。他刚喊了一声“唉哟我的肾”，就听老婆在背后兴灾乐祸地说，“你还有肾呀？你日嫖夜赌你那两个猪腰子都成了水泡了！”

见周京平不理她，她就哭着说：“我原来哪是这夜叉样儿？是你把我逼出来的，你冷落我，不让我跟你住在城里，也不回来住，你瞧起我家的钱了你就和我结婚，现在你有钱了想离婚哪？没得恁个好的事！”

整个后半夜他觉得他的身子都被她的哭声弄得潮乎乎的，拧得出水来了。他一回来她就整夜整夜地和他闹，他也想对她尽尽丈夫的职责，但他在她面前始终难于启动。现在，他就是面对一个花红柳绿的小粉子都有点力不

从心，更何况这个长了一只鸡爪子的面粉袋？

每次回家，周京平都十分地不情愿。他虽说不上后悔这门婚姻，但这个女人使终让他感到别扭。那时，他为了赔唐结那一百件茄克，他借了高利贷。负债的压力使他日夜不安，他才决定和那个乡镇企业丁厂长的女儿结婚的。在这之前，那个姓丁的厂长常把他们厂加工的服装给他，请他找人代销。一来二去，他在中间明着吃一块或五角的价差，却办事十分牢靠，就混熟了。一天中午，他和丁厂长在一起喝酒，这个老实巴交的丁厂长，两杯酒下肚就大了一只舌头不太灵活地说：“周，周老板，我们月亮坝儿耍，耍刀，给你明砍了！你是个踏实的老好人，我相信我的眼睛。我那女儿右手不多对头，如果你肯接她做堂客，陪嫁就是一，一万块钱哪！你肯不？”那时的一万可就是实打实的一万啊！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梦寐以求的万元户还白捡一个老婆，何乐而不为？手不大对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只要脚对，走路不难看就行了。老婆么，做饭生娃儿就行了。而家秀，让她继续做别人的老婆去吧。徐玉作为他来重庆遇上的头一个女人，给他的经验是：重庆的女人都张狂，一个进城的农民，想要靠近那些擦了香水的女人身边去闻一点气气儿都会被看作是癞哈麻想吃天鹅肉。天晓得家秀回城这些年是否也染上了这种妄自尊大的恶习？而这时的周京平，首要的问题是钱而不是鸳梦重温的爱情。

可见面才知道，那姑娘的手简直象只鸡爪子，而且还有点憨乎乎的。周京平当下就回掉了丁厂长。可是没过几天，他借的高利贷就临近期限了，他要是不立即还，过一天利息就要翻一番。周京平问核桃，那个鸡爪子女人是要么不要？核桃一口答道：“一万块钱啊，你找起灯笼火把都难找这种好事！婆娘嘎，关了灯睡下去都差不多。你在城里，她在马王坪，一两个星期睡一回，怕啥子嘛？”

于是周京平娶了那鸡爪女人，拿着那一万元陪嫁时，正遇上核桃的大儿子要自费读大学。他玩了一回花招，便使核桃丢掉了股份还对他感激涕零。而那一万元，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真正在生意场上站直了走路的开端。

后来，那女人给他生了个女儿，对这门婚事深感别扭的周京平，才在女儿那里找到一些补偿。

女儿佳佳都十岁了，由于他不常回去，女儿常常要错喊他成叔叔。他除了感到心中不快之外，只有多多拿钱回去，不停地给她买衣服玩具。好在是个女儿，倒也无所谓，反正长大了是别人家里的人。最近一段时间来，每当他独自一人安静下来时，就会觉得，如今自己除了上瘾之外，什么乐趣都没有了。如果过去心中还有渴望，而现在，他觉得他已经把他所有的渴望都吸进血液里，变成另一种有害物质了。每当他握着那装有白粉的小瓶子，就感觉有一个被困在他胸中的魔鬼在高声尖叫：抽一口，再抽一大口吧！然而，只要足了瘾头，兴奋的高潮一过，这十年的日历就会象秋天的落叶般一页页落到他的身上。不仅是对上瘾的恐惧，他还对自己这个已被报纸炒成公众注目的人物，一旦此事被人捅了来，他就会身败名裂的后果，生出无限的恐惧。使他觉得那些沾满灰尘、油烟和喧嚣声浪的日历已被他这几年来焦虑烤干变脆了，只要他打一个喷嚏，那些日历就会随风而起，飘逝得无影无踪，他一张也抓不住。许多年来，他已经忘了家秀，可是现在，唐结的出现使他重又想起她来。然而，他不愿承认的是，这两个女人的身影常常会重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谁是谁。那天，当他把那两千元奖金给了唐结时，他真想立即把它抢回来。可以说，是唐结把他一生的幸福毁了。

如果不是她硬要他赔那些衣服，他不会去借高利贷；如果他不借高利贷，他就不会娶身边这个长了一只鸡爪子的女人。他有的是钱，从他周围那些眼眨眉毛动的粉子脸上，他看得到，姓周的想娶哪个就娶哪个。可现在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造成的。对，就是她毁了他的幸福。

躺在老婆身边，却难将一颗被往事倒挂起来的心放平。周京平起身踱到客厅，歪在沙发上，拨通了老发的电话。这些年来，他对老发的依赖已经到了婴儿需要母乳的地步。他恨他，却无法摆脱他。他要的那些兴奋剂就是老发供给的。有时，他真想一刀子捅了他，但他一看见他那张阴沉的，一派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就觉得，捅了他也许是为他做了件好事。老发是个喜欢替人出主意的人，至于出的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那要看他当时的心情。周京平常常在电话上给他聊天，向他讨教一些在他看来非常棘手的问题。此刻，周京平拿起电话，想给他聊聊唐结，说出来的却是他最不愿涉及的话题。

“老发，你知道我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我想戒了它。”

“那我就少一个财源了。”

“哈，你还愁买主？”

“你想把自己关进戒毒所？你要让自己刚刚成了光荣的新闻人物就立即栽进臭水沟？你至少不能让那些个记者失望哪！他们正在向你抛媚眼，准备写一篇关于你这个优秀企业家的长篇报告文学，你说你能毁掉自己的光辉形象吗？”

“我去外地，没人认得我。”

“你的公司正在蒸蒸日上，你走了，那一摊子事情哪个来管？”

周京平不说话了。

然后周京平就对老发说，他有时候真恨不得对那个优雅的女人破口大骂一顿。他恨她，却没办法不用她，不向她陪笑脸。她是否还记得她当年讥笑过他“红苕屎没屙干净”呢？他说他等着她向他道歉，她却做出一副混然不觉的样子好象把那挡子事全忘干净了。

“你是男人，又是腰缠万贯的款爷，你该大度些。”

“不！”周京平冷冷道：“这不是男人女人的问题，这是个原则问题。”

“那你就暗示她，让她向你道歉。”老发在那边打了个呵欠说，“难道她向你道歉了你就跟城里人扯平了？就能跟她心平气和地合作了啦？”

周京平想了想说，“我总想‘医’她，我无法控制这种想法。尽管已经狠狠地‘医’过她好几回，有时我都不忍心了，却仍难平复心头的怨恨。每回，在付给她应得的那一份报酬时，都有一种想抢回来的冲动。我也晓得这太小气了，可我就是没办法克制。”

“换一种方法，”老发在那边懒洋洋地说：“你入侵她。”

怔怔地捏着电话，半天不动，随后又兀自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周京平“充”了一回“电”，回到客厅，打了个深长的呵欠。他用双手搓搓脸，细细品味刚才那个足了瘾头之后的呵欠，真是久违了啊！他好久都不打这种惬意而健康的呵欠了。不经意地从镜子里瞥自己眼睑下那两个水泡似的眼袋，就觉得脸上的红润很虚假。他常常问自己，他明知吸毒等于慢性自杀，却如此放纵自己。他是想在毒品的刺激下，寻找那些能使他追忆青春的亢奋感觉呢，还是想借此重新聚集力气，以出其不意的灵感获取更多的成功？然而，当他的指头无意中触到裤袋里那剩下的小半瓶白粉时，竟猛地觉得它刺得指头生生地疼。是谁在那次输钱给老王时，安了他的“机器”呢？那些“鸡”

们抽的那些香烟显然是经过处理的。他定下心来，仔细回忆那晚谁抽了烟，谁没抽烟。他记起那老王是个不抽烟的人，其他人呢？其他的人……对了，核桃的儿子小核桃从不抽烟，而核桃那晚一直抽自己的工字牌香烟。他想起那晚一个长得象枚性感炸弹的“鸡”粘在核桃身上，硬要他巴一口她的烟，可核桃却把他那个小脑袋歪来歪去坚决不干，还硬说她那洋烟没工字牌烟好吃。那时周京平还笑他土包子没开过洋荤，叶子烟吃得上好。而那土包子，却一脸发光“嘿嘿”地笑着，拿眼睛直看他的宝贝儿子。

真是报应啊！那个通宵，他花了好的大力气才输给了老王两万元，却轻而易举逃脱了三十万税款。可他没想到，当他在为自己白白赢了二十八万元欢天喜地时，却已经把自己的钱财、名誉、健康、人格、尊严全都输了出去。报应！报应！他低低地咆哮着，眼前再次浮起核桃那晚欣赏自己手的工字香烟那过份夸张的神情。周京平一下陷入了迷惑之中，他决对不相信，核桃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给他安下这么一个狠毒的“机器”。

周京平没有了睡意。他知道，他今晚会被这个疑问纠缠得整夜不眠。

第 2 8 节

当我听说辛木已经辞职、和老婆分居却又没在唐结那里住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一阵心跳。很久以来，我就对辛木有一种并非难以言说的感情却不能言说。我一直认为他终究会同唐结结婚，他们才是般配的一对。可是时机来了！我想我多年的忧伤终于可以化解，多年来我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也关注着唐结事业的所有进展，我的一个女友曾经一针见血地说，从潜意识的角度看，我的这种关注根本就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希望哪天有隙可趁。我默认了她这一看法，但却积下了更深的忧伤：作为一个君子，我应该离他远一点。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有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辛木，让他知道，我不仅只是对他的旧城画感兴趣，还对他的处境深感不安。

那天临近中午时，辛木到我们报社来看我，他的身后跟了一个年轻的小美人。他给我介绍说，她叫齐娅，是小佬馆的夫人，他们是来陪我吃午饭的。老实说，辛木大概已经知道了我对他的那份感情，才常常来找我消磨时间。有时我也会怀疑他是否在利用我的感情？但我这人对什么事都要求不高，只要能使我快乐就行。每次他邀我去我们报社附近那家茶馆小坐，都要大谈足球、软工业、海湾战争、股票行情、后‘八九画派、卫生大检查的内幕、气功的布气场、中国的现状和难以读完的《尤利西斯》。仿佛他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情煮成一锅然后填进你的胃里。我从来不接受这种芜杂的闲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总使我大开眼界也大开胃口。

那天他和齐娅一走进我们办公室，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那是他住的地方。我一下就激动起来，以为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住处，他却小声地说他在寄人篱下。可他立即就眼睛发亮地说他有好几个商业项目宏伟计划而且现在正在写一本什么畅销书。我怀疑辛木是不是又多喝了几杯打胡乱说。他却亲昵地拍拍我的肩，情绪高昂地说小佬馆正在策划一个立体的大型广告活动，他说其中天才的一部份就是出自他的脑袋。他神采飞扬地说：“明

天市中区会有一个热闹非凡的场面。”

然后，他就不停地看他那块当年他卖画卖得红火时托人在香港买的走私表、看那个齐娅的脸色，不停地问我还有好久才下班？搅得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工作。那时我正在火烧眉毛地改一篇立马就要下厂的通讯，主编大人在隔壁等着。这篇稿子改来改去已使我够心烦了，辛木一副生怕他那房东女士等得不耐烦的样子就让人更加不快。他第五次问我“还有好久？”时，我不耐烦地说：“活儿还多呢，你们自己去吃吧。”他俩很扫兴地走了，后来辛木说，那天是齐娅要请我吃饭，她想认识我这个大记者。我说，辛木，你难道辞职出来正事不做就成天陪着你的房东太太逛商店吗？你们俩双双进出，倒象是一对般配的情人呢。不让辛木反驳，我又说，你成天陪着你那兄弟伙的太太，他放心？辛木慷慨激昂地说：“不该我的我想都不会去想！”

从那以后，他总在我面前甚至在唐结面前重复这句话：我也算是齐娅的大伯子吧？不该我的我想都不会去想。直到他和齐娅有了不清不白的东西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这样说无疑是在提醒甚至警告自己。

第 2 9 节

唐结还在设计室外边就听见安小竹在发脾气，她那底气充沛的女中音在那间隔音效果很好的设计室里，听起来十分悦耳。这个假小子最近说她要体会淑女风度了，她要先把头发留长，然后摘掉眼镜，她说她的眼睛可是一潭秋水哦不信你看。每次说到这里时，安小竹就要把眼镜摘下来，让唐结看她那双的确长得很漂亮的眼睛。那眼睛又大又黑，深不可测，女人看了都会心跳，更何况男人了。每次，唐结都要叹息着说，幸亏这五百度的眼镜，挡住了一双勾人魂魄的眼睛，否则，不知有多少男人又要丢魂儿了。这种话说多了，才使一向马马虎虎的安小竹就觉得，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改变一下形象。她在一见到唐结时，就被她那种少见的优雅气质震住了。她知道，这种成熟女人的优雅风度，单靠打扮是出不了效果的，那是一种内在气质，是多年修炼所得。安小竹已经不自知地迷上了唐结。她的举止、风度、她那象是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忧郁，都深深地吸引着她，让她着迷。这使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安小竹突然对自己的穿戴没有了信心，甚至觉得还有些俗气。

这使她一想起唐结就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

可是她要把头发蓄起来，象唐结那样长发披肩，高跟鞋，一步裙，画淡妆。现在，她戴的是博士伦隐形眼镜，她那野草一样疯长的头发盖住了耳朵，后颈窝的头发却往外翘，看上去不伦不类象只鸟儿。

唐结一进去就看见堆在案桌上的几块红黑、红蓝小格仿呢料。天！是什么劣等货啊！摸上去硬帮帮的，手感差极了。她听见安小竹气冲冲地说：“唐大设计师，你会有办法把泥巴变成黄金，把麻布变成丝绸的！活儿来啦，有你做的！”说完就拿她那双高帮皮鞋踢了一下桌子脚，冲出去把隔壁的核桃揪来了。

核桃是个老好人，小眼睛一笑就眯成一条缝。常常在受到公司女孩子

的欺负时，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唐结拍打着他那瘦骨嶙峋的后背气急败坏地说：“哪个喊你进的这些狗屁料子你这不是在坑我们设计室坑我们公司吗？这东西在街上卖 15 块钱一米倒搭钱给我我都不需要你吃了好多回扣老实坦白！”核桃笑咪咪地看看一直沉默不语的唐结说：“你急啥？人家主剪都没开腔。这是老板点头要的。便宜呀，才 7 块钱一米，朝天门的陈老板那里还有半仓库，有可能削价到 5 块，我们连运费都不出，哪点要不得嘛？”

唐结一听就明白昨天周京平那么诚恳地要她和他一起赚钱了。她真是打不出喷嚏。她感到一阵狂躁，觉得心脏都肿起来梗在喉咙那个地方，连口水都咽不下去了。她发着脾气说，“这种面料还是你来做吧王师傅，我没这个本事。”

核桃说：“小唐，我们公司目前还很艰难，不可能都是你喜欢的面料，低档面料，薄利多销，是我们公司的生产原则，你来时周老板没跟你讲？”

唐结看着他那鼻翼两侧密密麻麻的雀斑，心想他和周京平真是穿的连裆裤呢，这个尽心尽力的副经理，一年下来一能分到不少红利吧？她正想说什么，小核桃就在她身后用吊甩甩的声音说：“我们老板请你来坐镇三友公司，就是看重你有变腐朽为神奇的高招儿哪艺术家！”

唐结转身，看看这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俩爷子，气冲冲地挥挥手：“我不跟你们说，我找周……”话没说完，周京平就进来了。他的脸上洋溢着无限的关怀说：“你去会计室领钱吧，唐结，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算你的安家费，不算借支。你可以拿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你那屋子太单调了。”

唐结在半空中的手停住了。她即感动于周京平的关心，却又对他那些面料感到愤怒。半晌，她降调地说：“不是说好进面料之前要设计室点头吗？这么次的面料，你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她伸出手反复摸着那硬戳戳的料子，一生气脸就红了。

周京平的耳边突然轰地响起老发的话：你入侵她。他的眼睛就停在她的手上了。几个月前，她也是这么在那些富春纺面料上，展开五指反复触摸的。但那次是欣赏，现在是辨别。

他觉得那手十分肉感，尽管她触摸的是面料，可他那刚刚“充电”而异常敏感的身体也能感觉得到。他小声说道：“要不要我陪你去选沙发？”唐结诧异地看他一眼，又立即一笑：“不，不用，谢谢你，我明天去买。”她本想再说说面料的事，却怎么也开不了口了。她看看一边面含讥讽的安小竹，有点不自在地笑笑，说，“这面料么，将就吧。”

“是啊。”周京平接过去说：“小竹这回你也参与设计吧。你们俩好好合作，一定要以低档面料搞出高档产品。”

“唐大设计师对这一套素来就有经验，用不着我来掺合。”安小竹在一边冷冷地说，话里满是敌意：“我看我还是做我的撵货吧。”

“不！”周京平板着脸对安小竹说：“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小竹，不要任性，我不喜欢任性的下属。”他拿着唐结的尺子在设计室里转了一圈，指着安小竹说：“你至少得设计一套，你不是抱怨你没机会搞设计吗？”

安小竹立即不做声了。对这两人的关系唐结有些不解，一会儿是安小竹顶撞他，他却毫不在意；一会儿，周京平又喝斥她，象她家老头子一样，而她却一反往日的桀傲不驯，老实得象个乖孩子。

周京平出去之后，核桃父子一脸暗笑也退出去了。安小竹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看了她一眼便摔门出去了。这使唐结感到一阵烦躁，她想，吃人口软，

这下开始了。

第 3 0 节

临近中午的时候，一个 50 人的女子军乐队列着方阵用锃亮的铜管乐器吹着时下流行的歌调从海员俱乐部出发，在解放碑绕了一大圈，再沿着临江门大道往七星岗两路口进发，途中她们按小佬倌的意思，吹了凌峰唱的《小丑》、邓丽君唱的《小村姑买西瓜》、《捉泥鳅》等等一些轻松的曲调。她们在每一个音节中加上了不少装饰音，使这些调调显得十分滑稽幽默，逗得路上行人直发笑。那天我在解放碑转商店，打算买一双稍稍象样一点的波鞋，好在初冬时节去北方采访。

那天我东挑西选才买下一双合资企业生产的真皮波鞋。当时我觉得比较划算。要到半年以后我才会知道，这双花掉我整整一个月的固定收入的真皮波鞋也是人造皮革。可是那天我穿着那双我以为是“资格货”的“Y”鞋子，感觉良好地站在邹容路那块崭新的路牌下，看见那些女子军乐队雄纠纠气昂昂地把那首“哗啦啦啦下雨啦”的台湾歌谣吹得七弯八拐滑稽极了。当一首《捉泥鳅》奏完之后，一群大概是他们顾来的“棒棒军”手中的汽球同时上天，遮天蔽日地升上空中，却有一大半缠在了电线上。而解放碑周围的几个大汽球下垂掉的彩带上，大大地书写着几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大字：养殖海狸鼠，通往黄金路。

旁边一个男人油腔滑调地说，嗨，全都是“粉子”哩！我才注意到那些大盖帽下的粉脸的确个个面若桃花朱唇一点且体态婀娜，让人怀疑那些海狸鼠是否化作了迷人的美女鼠，以集团军的气势，用铜管乐呼啸着铺天盖地向山城人民发起了带有喜剧色彩的攻势。

那个初冬的重庆城象过节一样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许多手头拮据希望发财的人都觉得活得有了一点盼头并下决心不要白白放过这第二轮发财机会。一对海狸鼠一千五，一年可繁殖二十对，即便是只成活十对，也就是一万五的收入啦，乖乖！这对于那些没有资金又不谙“空手道”的工薪阶层来说，投资一千五，再投资一点烂菜叶，一年下来，收入个三两万，岂不快活？

那天我跟着女子乐队，走过了临江门、七星岗、观音岩直至文化宫中门一侧，我看见那幢灰色大楼下面，已经挤满了手持现金，等着购买海狸鼠的人们。那些买到鼠种的人们，脸上泛着冬日山城少见的光泽，显得面容动人，神采奕奕。这使我也很动心，只可惜我们全家人都对老鼠有深仇大恨因为它们曾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偷吃过我们过年年有的一刀腊肉而使我的母亲痛哭失声。就在我犹豫着是回去动员母亲也来买两对这据说可以长到 20 斤一个的洋耗子走致富之路的时候，我看见辛木手里拧着一个硕大的铁丝鸟笼从里面挤出来，一脸欢喜眯缝着眼睛象被太阳耀花了双眼。我想那真是发财的欲望喷出的烈焰照耀着他，才会使他的脸色看起来一反往常的晦暗，显得精神抖擞。我叫住他，问他准备在什么地方去喂养这几只洋耗子，他说他拿回去让他的母亲来管理这几只小东西。辛木在说到时下流行的“管理”一词时，好象他手里有一个大公司；而在说到“小东西”三个字时，语气里竟充满了

爱怜之意好象那灰扑扑的玩意儿是他的宠物。他把我拍到一边小声说，这几只小东西是他打着佬信的招牌，海顿集团的胡经理才打了 15% 的折卖给他的。我笑着说，你这下致富有望啦？他立即一脸不屑：“小意思，主要是让老母亲过一个有意义的晚年。”

我陪他回到临江门他母亲家，他让他母亲给那六只“小东西”弄一个水盆和一些菜叶，我不喜欢那鸭脚鼠身的玩意儿，尤其在他把它们放在鸟笼里时，我都糊涂了：这东西究竟还是不是耗子？它那么昂贵，象熊猫一样吃东西，象鱼一样在水里拉屎，而他们的神情那么激动，好象那是一群美丽的金丝雀。可是辛木和他的母亲却象侍候宝贝似的觉得放哪儿都不合适。辛木说，我们马上搬到那套有阳台的房子去住，才好喂这些小东西。那时，他们全家都围着那几只小怪物转，把我凉在一边。我感到无趣，便告辞走了。

当晚，本地新闻报导了这一消息，使更多的市民雀跃起来，第二天就把海顿集团的办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那天晚上我接到辛木在马路边打来的电话。显然，他很兴奋。他认为并非是喂了几个海狸鼠想一年赚好多好多钱，“关键是这一步。”他说，这一步即意味着他迈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啥子起点？”我傻呼呼地问。

“改变思维惯性啊，我再不是从前那个我了。算了，不跟你们这些文人说这个，我如今也算是生意人了，你知道吗，我的那本关于气功、冥想、印度莲花教的书已经写了一大半了。我发觉我真是一个通才，过去我是单向度发展，只拿画笔，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潜力，我相信，我还有更多的潜力没发掘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甚至可发去发明人造卫星、穿山甲核导弹或者培育第五百代马铃薯？”

“不，经商。我相信我有经商的才能。想想昨天那场精彩的立体广告吧，海陆空全方位地轰炸，你看，海狸鼠就会被炒起来了！弄得好还会炒出海狸鼠认购证呢。那些构想有一半出自我的脑袋啊，你知道吗？”

“你已经说过三遍了。”我发觉他太激动甚至有些狂热，觉得有必要给他泼点冷水。我开始向他狂滥炸：“你这天才的策划得了多少报酬？炒出认购证你有好多提成？他们为啥不因你的策划给你一个半价鼠种甚至送你一对却收了你 75% 的价？三对老鼠一年下来能有好多利润？你不画啦？旧城就要灰飞烟灭了，你不画下来，我们过去岁月的痕迹就要随着旧城的毁灭一起烟消云散连蛛丝马迹也不留下。你不画啦？辛木，你要是真的彻底不画，你的心灵会空落落的没有着落的！你听听我窗外呜呜的风声吧，一个放弃了自己倾半身心力去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灵魂在半夜也会象那风一样没有着落地哭泣的！”我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着，企图给他一点形响，我听见我的声音被窗外的风声搅得续断续连，连电话里都掺满了风中的尘埃。

辛木在电话那头半天不响，我只听见那边的汽车引擎声紧一声慢一声地发出沉闷的轰鸣，象是在催人作出最后的决断，又象是辛木的心情，正在表达着他那最为复杂的内心搏斗。后来他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手边没有一点钱，没有一个依然爱我，崇拜我的女人，可不能画啊！”

我握电话的手在听了他这番话时，开始出起汗来。我想对他说，还有我呢，亲爱的，我爱你，崇拜你，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心目中的旧城英雄。但我觉得这太抒情了，有点象那些浅薄的言情小说里的对话。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向他表白我的心迹时，他却在电话那头耍横一般说：“我管不了那么多

了。跟着感觉走吧！再见！”说完就把电话啪地挂断了。

第 3 1 节

唐结用那种质地糟糕的面料设计了六种款式的系列风雨大衣样，品缝制完毕时，只花了 20 天时间。这 20 天里尽管很累，但她回到家，一坐进新买的真皮沙发，就觉得所有的劳累都一下消除了。那天她在公司会计室里领了两千元，又自己添了些钱，狠狠心，买下了那对藏蓝色的真皮沙发，除了颜色，式样和周京平办公室里那对一模一样。每当她一坐进那可以把人包起来的沙发，就会想到这是周京平的慷慨。可是她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对她这么好？他的公司需要她，不错，但他们是有约在先的，月薪、年终分红、他给她提供创作条件，他完全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地来笼络她。除非……但这不可能。他的身边有的是漂亮粉子，而且还有一个安小竹。况且，她和他不在一个档次，他们相互都不可能对方有兴趣。

然而。通过这两次设计，她发觉这种有规模的设计室的确比在家里单干强多了。过去请不起工人，一针一线都得自己做。而现在，有经验丰富的缝纫师傅给她做下手，就是这种糟糕面料做起来也能忍受了。

这天，安小竹设计的高腰西装套服和长及脚踝的风衣也制作好了。她穿着那个套装在设计室里走来走去说：“这种款式新颖质地低劣的时装，在晚上穿出去还能蒙蒙人。你洗两水来看吧，全都会起毛起疙瘩！可是老板说了，批发价定在 45 元上下，而零售价你看吧，80 元以上，200 元以下。周老板真是个生意精，在渝北大厦租了两个柜台买零售，这样他就要赚惨哟！这东西我算了算，成本最多 30 元。”

然而，这批时装一上市，由于没象伊人系列那样做广告，销路自然没那么好。但唐结不懂生意经，她不懂得水有水路，陆有陆路，不做广告的产品有它自己的一套行销方式。周京平当然不会给她讲。这弄得唐结好象是欠了周京平的一样，觉得自己没做好。周京平却安慰她说，过得去就行啦，哪有每回都手气好的呢？他这样一说，唐结反倒有些感激他，觉得他和她合作以来要宽容大度多了，他不向她想象的那么古怪。也许，自己过去对他有偏见吧？

事实上，这批服装在成都莲花池三友公司的批发点，具说售价在 50 元以上。核桃又按照周京平的意思，把朝天门那个布匹商剩下的那半仓库仿呢料全要了，进价更便宜。他叫核桃把布料直接拉到马王坪老丈人那里去加工，如果不是小核桃任会计，就连身为副经理的核桃也无法算清周京平这次究竟赚了多少钱。而周京平总在有意无意地告诉核桃父子，他当初起三友公司这个名字时，就颇费苦心。“三友，指我们三个。”他指指小核桃：“我可是把你也当作朋友的罗！”

周京平费了好大的力才把一家大型企业订做两千套厂服的活揽过来。这天，他在电话里说好那厂里的供销科长到沙坪大酒家去搞消费，打点“子弹”过去，好把这笔业务最后搞定。他要唐结和安小竹一起去作陪。

那天唐结正好将就她设计的《一江春水》格调，给自己做了一条阿拉

伯大袍风格，褐色调间暗紫乱花图案的裙子。她一穿上它，那种古朴的东方情调，素净的冷色在她那张狭长古典的脸和微微卷曲的长发的衬托下，显得是那么的动人心魄，连安小竹看了都嚷着说自己要留长发表达这种让男人看了神魂颠倒的风格了。唐结笑笑说她只适合假小子打扮，这种淑女风格她会弄得不伦不类。安小竹立即不高兴地说，“只要人年轻，怎么打扮都不会错。”

唐结见她这么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她发觉，安小竹在和她打交道时，往往在不占上风时就拿出自己的杀手锏：年轻就是美丽。她转身对周京平说：“让小竹去陪吧，我就不去了。”他却嚷道：“不行不行，你是设计师，人家要在我们公司做厂服，一半是冲着你的名声来的。况且，这么好看的新裙子，你不去显摆一下？去那里搞消费的粉子都在拿漂亮衣服较劲呢，我跟小竹去过一回，”他看看安小竹，“这丫头灰溜溜地没占到风头。我敢保证，你今晚去了那些粉子肯定黑一团，去，去踩了她们。”

她还真想去检验一下这条随意设计的新裙子呢。

周京平要她俩下午自己去沙坪坝，他要先去办点别的事，不能和她们一道走。

下午，唐结和安小竹去朝天门批发市场找一些平时要用的辅料，又去转了一些自己要买的东西。朝天门这个批发市场，对于那些精打细算的女人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价格便宜的零售市场。唐结多年来就在这里来买她需要的东西，今天，既然来了，即便是没有购买计划，她也拉着小竹去四下乱转，以便能发现自己想要的，价廉物美的小商品。可这么一转下来，已经是四点钟了。

两人赶快往赶。在大坪唐结的屋子里，两人匆匆忙忙补了妆，唐结穿上那条漂亮的裙子，在门外上了一个中巴，就往沙坪坝方向去了。

去沙坪坝的路上，车堵得利害。司机从天星桥那边绕道，结果过了石桥铺还是被堵在路上了。在臭哄哄的车里坐等了一阵，安小竹忍不住跳下车去，对坐在车上的唐结大叫，要她下来走路，呼吸新鲜空气。她们在路上走了几分钟，就觉得又是灰又是风的，很不好受。唐结很心疼她的新裙子和她精心画好的淡妆，以及那双精致的羔羊皮鞋，她试了几次想招辆的士，都忍住了，这段时间她手头紧得很，她给她那屋子里添制了不少东西，单是那几幅窗帘就花了她近千元。她还指望能在三友公司挣到足够的钱把这套房子从周京平手里买下来呢。

她还没犹豫完，安小竹就扬手招了一辆的士。上车之后，唐结说，今天这“的”钱该老板报销，你说他肯吧？你怕啥？老板很器重你，还怕报不了车票？一开始就该要的要的。再说，尽管你天生丽质，但你这种年龄，不宜太累，灰尘会使皮肤干燥，一干燥就会生小皱纹，你看，你的眼角已生出一些细小的皱皱来啦！安小竹说着，用手在唐结的脸上轻轻划了一下。

唐结挡开她的手，面带笑容地说：“你老是提醒我的年龄，你怕我记不住？”“NO，NO，”安小竹笑着把话引开：“你没注意到我取了眼镜？”

“我早就注意到了。”唐结心想她取了眼镜并不好看，她的鼻梁有些低，眼镜是一种弥补，现在，眼睛的长处亮出来了，却暴露了鼻子的短处。

“怎么样？比戴眼镜好些是吧？”

“唔，是好些了。”

“所以呀，我戴上隐形眼镜，才发觉过去看到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不清不清楚的。现在，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片清晰了，我才看见你眼角的小皱皱。”

她高兴地叹了口气：“我现在有信心了。”

唐结不接她的话，说：“你是个聪明人，你的功底也不错，为啥不多想想设计的事，做两套象样的设计出来让周老板另眼相看呢？”

“你的意思是这回我设计的那套高腰套装不象样罗？”

唐结想说她根本就没尽力，但她却酌字酌句地说：“不那么理想。至少不是你的最好水平。”

安小竹大笑起来，说：“你是想说我没尽力吧？坦率地告诉你吧，我不想像你那样，为了什么事业把自己的一生都耗进去了，我不要做苦行僧，但我要挣很多的钱。”

“那你就等着在街上去捡个大钱包吧。”

安小竹意味深长地一笑：“当然要捡大钱包。人无横财不富嘛。”

“你相信这个？”

安小竹不出声了。她摇下车窗似在自语一般：“假如生命不能使人陶醉，那它就不是生命。让生命要么燃烧，要么腐烂。”

“在你看来，有横财发就能使生命陶醉？埋首布堆里，画设计图，一针一线地缝制，就会使生命腐烂？”

“你我的看法截然不同。但我晓得，对你来说，只有当你站在舞台上，掌声响起来时，生命才能燃起炽烈的火光。”

“谢谢你的正确理解。”

“那又怎样呢？充其量你死的时候，讣告上写着：××服装大奖获得者逝世了，请愿者哀悼。”

唐结不想再跟她说什么了。过了巴山，公路显得宽敞多了。出租车开得飞快，两人好长一段路都没说话。车到沙坪公园时，汽车突然抛锚，怎么也走不动了。她俩连连说着倒楣，唐结掏出钱包要付钱给司机，安小竹拦住她，说他没把我们送到就不该给钱他。那司机立即做出一付要拼命的样子让人看了很害怕。唐结给了他30块钱，就拉起还想跟他吵架的安小竹走了。看看表，已经七点了。安小竹说她肚子饿了，立即，唐结的肚子也咕咕叫起来了。

“可我穿的高跟鞋，倒楣透了！”唐结说。

安小竹看了她一眼，却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是周老板的傀儡。我差不多有卖身契在他手里。”

唐结怔了一下，她有些不明白她为什么给她说这些。站下来，呆呆地看着她，一脸地惊讶。安小竹说，她在重庆除了那个唱歌的正旗，就没有亲人朋友了。她有时心烦，却没人可以诉说。她们在路边的汽水摊上坐下，唐结把鞋脱掉，亮出脚丫子来，安小竹说，“要是周老板看见你这脚上的红趾甲，会说你在勾引他的。”

“没那么严重吧？”

“他是个好色之徒呢。”

“看不出来。”

“他玩的粉子千千万万，我晓得。”

“你就比我早来几天啊。”

“反正我晓得。而且，他只爱他的狗，并不爱人。”

“你刚才说……你这人，东一句西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就那么想晓得我的事？”

唐结生气地说：“是你自己在说什么没有亲人啊朋友的，我做好了架式来倾听你的苦闷，你却不识好人心，你大概还想说我有窥探欲吧？你就那么喜怒无常？”

安小竹嘻皮笑脸地说她就这么一种人。她若无其事地哼了两句流行歌，就戛然而止，锁着眉头说她最近不知怎么的，心情坏透了，正旗连影都不见了。她去找过他几次，都是一把铁将军把门。她说，他最近和一个从成都回来的小伙子打得火热，那小伙子也唱歌，而且跳舞跳得好极了。“他们一拍即合，形影不离呢！”安小竹酸溜溜地说。

“你是不是在吃人家的醋啊？”

安小竹看看她，说，“除非他是女的。”她顿了顿，“他还真的长得有点女性化呢，是个俊哥儿。不知正旗怎么会和他裹在一起。”

“他叫啥名字？”

“黄辛作。”

唐结半天不语。后来，她听见安小竹说，她读书的两万学费是周京平出的，她跟他有协议，必须在他这里干满五年之后才能跳槽，否则，哪怕提前半年走，那两万块钱就会算她母亲欠他的债。她说这是周京平亲口告诉她的。“他在很早以前爱过我妈妈，那太好笑了！他那时才十五岁，我妈都二十岁了，刚刚嫁给我爸。那时他跟我爸学画炭精像，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为了每天看到我妈才去我家学画画的。只可惜我那时还没出世，要不，我会提醒我老爸，让他打断他的狗腿！”

“其实，那种少年人的爱，不管看上去有多么不合适，却是十分纯洁的。你不该指责周京平。而且，他肯出钱供你上大学，说明他还真是个好人的呢。要不……”

“要不，你认为我现在还住在纳溪县发霉发臭？”唐结扬起一块石头扔到马路中央：“前不久，县里办了个丝厂，我要不出来，也许就进那家丝厂当工人了。一双手成天泡在水里，象我同学那样，指甲都泡得翻起来了，拿到200块钱工资时依然欢天喜地，没有这些烦心事。”

“那么你后悔出来罗？”

“不，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应该说，我很佩服周老板，他是个成功者。”

唐结想说什么，一抬眼，已经到了酒家。

周京平、小核桃以及他们请的客人王经理已经先到了。正在生气的周京平，一看见两个漂亮小姐走得面若桃花，娇喘吁吁，情绪自己就好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上菜。

这天周京平对唐结特别殷勤，对她那件新裙子赞不绝口。她那漫不经心地转动高脚杯，拉拉衣领，摸摸头发的样子；她说话时轻声轻气的话语都创造出一种延续的动人氛围，让人不敢大声出气。她身上的香水味使他火烧火燎，心神不宁。他甚至觉得那香水也带有某种挑逗的意味。她的眼睛柔顺地低垂着眼帘，被舞厅里的彩灯映得幻梦一般，真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啊。

他再次想起老发的话：你入侵她。

那个王经理也在一边啧啧赞美，说真不愧是设计大师，自己穿的竟是如此有味儿；他说，你看那边的几个女人都在注意你呢。你男人看你不算，女人也看你才算真有点特点。

女人对这种赞美总是很高兴的，此刻的唐结就可说是一脸光采而显得

楚楚动人了。安小竹的头发已经长了，但这是从短发到长发的过渡期，是发型中最难看的时期，也是女人最难坚持的时期。她穿着一套非常淑女的装束，那款式，面料，花型都没有什么不对，可穿在她身上就感觉俗气，引不起人的注意。小核桃见她受到冷落，便趁机向她大献殷勤。可安小竹哪里会把小核桃放在眼里？

王经理划拳的声音简直是气壮山河，震耳欲聋。主客分别划过一圈拳之后，周京平才想起应该向客人介绍两位小姐。周京平指着唐结对王经理信口说道，“这是我们公司的头牌设计师，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拿过好几个大奖，在北京办过个人作品展。你看她身上穿的……”

安小竹突然挽起袖子，伸出白皙的胳膊，扯着正在听周京平说话的王经理，打断周京平的话：“哎呀你划拳不要吼嘛！来，我们再划三拳，我就不信划不赢你！”

唐结不经意一笑，她深谙安小竹这一套：她已经不能忍受自己受到太多的冷落。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小核桃，也已经注意到这一幕，便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安小竹。他开始赞美小竹今天的打扮是目前的新潮一族，这种风格首先要求人的年龄。只有青春红颜的女孩才敢让头发这么随意地披着不加任何修饰，才敢穿这种色调的衣服。小核桃话中带刺地帮安小竹出了一口气，安小竹就小孩一样地高兴起来了。那色迷迷的王经理开始不转眼地看安小竹并一定要和她喝交杯酒。安小竹嘻嘻哈哈地说，喝就喝！就端起酒杯向王经理的手臂绕去。众目睽睽之下，安小竹却吃吃地笑着用左手在他的手臂与前胸之间把那杯酒接过来了。

王经理愣了一下，旋即大笑着模仿日本鬼子说：“狡猾狡猾的！八格牙鲁！”

在一片笑声中，安小竹却发现周京平正温情脉脉地望着唐结，和她低低说着什么。而唐结也醉眼朦胧地望着周京平，脸上一片酡红。安小竹几乎是哽下一大口白兰地，心不在焉地和王经理碰杯，眼睛却瞥着周京平，差点把一杯酒泼到王经理的衣服上去了。

吃好之后，周京平兴致很高，便提议转移到附近一家小歌厅里去跳舞。这时的王经理已经被安小竹的几个媚眼迷住了，自然也就高声附和。

几个人跌跌撞撞地进了银座歌舞厅，王经理几乎是把安小竹拽进舞池去的。周京平端起一杯矿泉水正要喝，手却停在了半空。他的眼睛盯着王经理，说：“那个狗日的，把小竹搂得帮帮紧！简直是不法行为。小核桃，去，把他们拉开！”

小核桃连忙笑着对唐结说：“该你陪老板跳一曲啦，唐小姐。”

周京平立即站起来，说：“哪有小姐请先生的道理呢？请，唐小姐。”

唐结冲着他一笑，优雅地站起，周京平简直心花怒放地搂着唐结的腰就径直去了舞池，把那王经理的不法行为忘得干干净净。

周京平彬彬有理地搂着她，虽然跳得不是很好，但绝对不象王经理那种搂法给人的感觉就象是他恨不得把安小竹直接拖到床上去。唐结从周京平的衬衣上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她今天发觉他的举止象个彬彬有理的绅士。她一向喜欢喝过一点酒的男人，他们善于恭维，知情识趣，交谈起来也容易得多。

在高高低低的笑声中，在飘来飘去的浓酽的香水味中，唐结觉得头有些晕，但旋转的感觉好极了，有一种轻飘飘的要飞起来的感觉使她想放声大

笑，她想，他们不说出来玩，而是说搞消费。搞消费，那是有钱的人才能用这个词的。辛木从来不这么说，那是他不可能“搞”这种“消费”。

一曲跳完，回到3号桌，刚一坐定，唐结就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说：“不要太潇洒啦。”她猛地回头，看见辛木露着一排整齐的牙齿在朝她笑。可他的眼中燃着炽烈的火焰，把他的脸颊都烧红了。酒后的唐结舌头有些大，她口吃地说，你，你也来啦？辛木手一指，那边的5号桌上，我，小佬倌和齐娅以及两个长期卖画给波波画廊的画家，五双眼睛正看着他俩呢。周京平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让侍应小姐拿来一杯威士忌放在辛木面前，周京平举起自己的矿泉水：“欢迎画家的光临。”

“但不欢迎我的指导吧？”辛木斜乜着眼，不等周京平的回答，又转身对唐结说：“你今天好漂亮。是为我打扮的？你晓得我要来是吧？”

唐结笑笑，她有好些天没看见辛木了。他的出现使她那一肚子怨尤都化作了快乐的欲望。

就在唐结和辛木脸对脸地说话时，我注意到周京平的脸色很难看，他的指关节又开始弹跳起来了。然后，就发神经一般开始一首接一首地点歌，上面的主持人就油腔滑调地说那歌是一位慷慨的周先生献给3号桌漂亮的唐小姐的。当唱歌的人拿着话筒走到3号桌来时，周京平就一次次地给小费，每次50元，好象那些钱不是他的。在第五次给小费时，我听见辛木懒洋洋地说：“周老板，钱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让一个暴发户以为自己是王公贵胄呢。”

“钱么，纸嘛。”周京平不急不恼，喝了一口威士忌，“钱让人平心静气，你看，随你怎样说都不会激怒我的。黄大艺术家，因贫穷而生的妒嫉可不好，它让人显得没教养。有人说过，人应该摆脱贫穷这一恶鬼，如同摆脱犯罪。你认为呢？”

“其实，何必用大把花钱的方式来掩饰内心的虚弱的呢？”

“虚弱？口袋里没钱才会感到虚弱。来，喝酒，酒是好东西。失意时狂饮，以酒浇愁；心虚时痛饮，以酒壮胆。”周京平朝辛木举举杯，“我是喜欢这玩艺儿的，得意时豪饮，以酒助我兴，喝啊，拿酒去浇愁或壮胆吧画家。”

我看见唐结的手在桌下捏着辛木的手，不断地用力。她是担心辛木跟她的老板发作起来弄得大家都难堪。而辛木却又想竭力表现得不把周京平放在眼里，他努力控制着情绪，但我觉得他仿佛已经被通电，他的脸上布满了亮晶晶的小汗珠，面容潮红，眼中一波一波地浪过狂躁、愤怒以及我无法形容的微妙神情。我以为他会象一个被拧紧发条的闹钟那样朝周京平狂呼乱叫，但这一切却被他自己控制住了。

看见唐结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走过去，跟周京平打了个招呼。他一见我就高兴地站起来要和我跳舞。当然，这正是我想要做的：把他和辛木分开。我们踩着萨克斯风演奏的舞曲心不在焉地在舞池里走来走去的，我说，周老板财大气粗，何必嘛？周京平低头看看我，正要说什么，舞厅那边角落里就闹起来了。两个保安拖着一个醉鬼高喊着要他滚出去，却沉甸甸地没反应。在门口时有人惊叫了一声：“血！”那人的后背就喷出一股红水溅得四处都是。

舞厅大乱。

死耗子都要欣赏半天的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刺激的一幕，蜂涌着去了门口。立即，就有人嘶着声音要所有的人都待在原地，等公安局的人来了

再说。

在等待公安局甄别的这一段时间里，唐结大概是被那死人吓着了，一直偎在辛木的怀里发抖。而小佬信的夫人齐娅却没事一般四处乱跑，碰上重大节日一般。周京平的3号桌开始喝X O，他让一个漂亮的男侍往我们5号桌送来一杯，说是特意请黄先生尝尝鲜。那男侍大概拿了周京平的小费，反复强调“尝鲜”这个词，愤怒的辛木抬手就要把那杯酒拂到地上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千万不可以！这太没风度。”

小佬信转动着自己的啤酒杯说，过份了，周财主太过份了。唐结一声不吭，眼里全是泪水。可周京平却开始在那边和王经理小核桃谈笑风声，安小竹显得非常愉快，不时格格大笑。齐娅不服气地推推小佬信：“去，去买一瓶和那土老冒一样的酒来！”“酒么，不就是水么？”小佬信半闭着眼睛说，“你就是买一瓶37年窖的路易十四也是步人后尘了。宝器才拿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来武装自己。要是有些同志为这个生气就是他妈的个傻x！”小佬信慢条斯理地说完，就大步冲到卫生间去了。辛木垂着眼皮坐在那里，他知道唯一能打败周京平的，就是自己怀里的唐结了。他做出一副意乱情迷的样子不住地在唐结的面颊上，颈项间吻着，而唐结却呆若木偶，任随他怎样弄乱自己的头发和衣裳。

乱哄哄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有人喊：放我们回去睡觉！关我们屁事！

开始放人时，周京平的X O也喝完了，银座的老板要用三百块钱买下那个空瓶子。周京平倨傲地说：“不卖，喝得起酒还舍不得酒瓶？”

就在我们离开银座时，辛木还是忍不住，竟象个小孩一样走到正在买单的周京平面前咬牙切齿说：“想想那死人吧周财主，那就是你的榜样！”

周京平冲着他的后背大声说：“不要拿死来威胁财富，这没风度。一个人的所得注定了是另一群人的所失，你得学会平心静气对待这一切，日子长着呢画家！”

周京平嗅着唐结留下的香水味，觉得无限地失落。他恨她，却渴望她的肉体，他觉得这事太荒唐了，没人相信他这是一个复仇情结而不是一个色情情结。人群走光之后，周京平感到身心俱疲，端起的架子竟象一座御掉关节铆钉的木偶，轰地瘫倒在地，成了一堆可笑的碎片。

第32节

周京平和小核桃为业务的事飞往深圳去了。高裙唐结在公司的事情也不多，唐结在庫房里找到半匹不知什么时候剩下的白色羊毛绒，闲着无事，就拿来作她上次画的那个设计图《一江春水》系列。安小竹成天散漫地晚来早走，不时有漂亮小伙子在快下班时来等她。

一天，一个电话找唐结，声音很陌生。弄了半天才知道是辛木的老婆江洪。江洪在电话那边说，她并没与辛木离婚，她说学校研究决定叫辛木下学期回校上课。她不希望她老是在她们中间“叉”着，使他们夫妻不能团圆。唐结说，她现在跟本就不知道黄辛木在什么地方，而且她也无意在他俩中间“叉”一腿，她现在忙着呢！哪有功夫跟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闲缠。“那就好！”

江洪在那边尖声叫道，然后她说：“你现在是有组织的人了哟。”唐结笑道：“我懂你的暗示，江洪，遗憾的是，我打工的公司是私营企业，没有党支部哎，说不定，我们的老板就是个头号第三者呢！”

后来江洪说了些什么，唐结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的声音开头还很强硬，渐渐就失去了硬度，变得软弱无力起来。江洪在电话那边啜泣着，说她这些年来一直想找唐结好好谈谈，她爱辛木，无论如何都爱他。说到最后，她哭着说，你放了我们的辛木吧！唐结握着电话，听见那边传来的抽泣声竟是那么的清晰，她有些吃惊：她是在什么地方打的这个电话呢？她没想到，那个身高一米六六，身板硬挺，走路挺胸抬头不正眼看人的女校长，那个出身高贵的学院派画家，竟会在一个自学画画的唐结面前哭泣？会向一个她从来不正眼瞧的，出生于下半城东水门城墙根的吊角楼房子里的搬运工的女儿哭诉，求她放了她丈夫？

几年以前，她刚认识辛木的时候，她根本没想到要与他发生什么故事。这个出身高贵，自认为是学院派画家的女人竟对她大发酸水。她说那个能舞几下画笔儿就想当服装设计师的裁缝，现在缠上她的辛木了，她以为她年轻就可以通过辛木叉进学院派的圈子来？那时唐结听了气得直哭，她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就那样恨她。不错，她年轻，但那不是她的错。而且，年轻跟画画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在江洪的刺激下，她在一个叫陈光荣的朋友家里找到辛木。那天她神色就象是马上就要去杀人放火或去赴死一样，面如死灰，嘴唇发白，口里发干。她面无表情地对陈光荣说：“你出去一下，我有话要给黄辛木讲。”陈光荣愣了一下，看看她的脸色，立即知趣地退了出去。

唐结对莫名奇妙的辛木说：“你的夫人说，我在勾引你，是不是这样你最清楚。不过，我今天要告诉你，我确实对你有那个意思你看着办吧。这是我的地址。”她把一张准备好的小纸片扔给辛木，转身朝外边走去，在门口时她转过头来，笑着对辛木说：“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我一个人住，没有未婚夫。”

从陈光荣那里出来后，她象虚脱了一般，连腿都提不起来了。

唐结以为辛木不会来找她的。她当时那么说也有一半是气话。半年过去了，辛木没来，她也就把这档子事忘了。她做着自己的小个体户，觉得家里住着是太窄了，她要设计，总是把屋子弄得乱糟糟的，父母倒不说什么，只是哥嫂不高兴。这样，她费尽力气才找到杨家坪那间房子，虽说离市中区远了一点，做生意不方便，但她不想把生意做大，只要能过就行了，而且，她唯一的女友梅梅就住在杨家坪，那时她们才二十三、四岁，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梦。剩下的时间她用来看朋友，画画，给自己和她要好的女友梅梅做一些价廉物美的时装，两个人穿到街上去兜风。

在一个霉雨季节，辛木找来了，带着一瓶和十个人也吃不完的卤菜。

那场雨下了整整一个月，人们的脸上都象起了苔藓。天空象一张感伤的脸，终日以泪洗面，他俩的爱情就是在这个令人感伤的季节开始的。后来，他们两人谁找谁就成了一笔糊涂帐。有一段时间，他们简直到了打算想私奔的地步。然而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琐屑的日常生活把他们当初的热情消磨得只剩下了相互依持的需要，他们相互厌倦，却谁也离不开谁。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俩的关系有些微妙的变化。他俩在一起时老是觉得味儿不对。

他们之间共拥的空气似乎被什么东西污染了，变质了。其实，他俩心里很清楚，但就是不愿说出来。现在，他的老婆也来凑热闹，她听见她的声音咿咿地象剥窝笋一样，她想放下电话似乎又硬不下心来。过去，面对她的辱骂她从不内疚，可她一哭，她就惶恐起来了。

然后，她听见江洪在那边喊叫说，“我们是结发夫妻”！

那声音震得唐结耳鼓膜发麻。安小竹猛地停下手中的活儿，一脸兴趣地望着她，显然，她听见她们的对话了。唐结不自在地笑笑，做出一副轻松无所谓的样子，把脸背过去。她后来说她那时不知怎么要耐着性子听她哭诉。结发夫妻！天！在二十世纪末，在各种时髦名词充斥市场，这种旧式语言快要失传的今天，她用了一个“结发夫妻”的词句，竟显得那么有力而纯粹。唐结十分勉强地对着话筒笑笑，说，好吧，我碰上他就劝劝他。不！江洪在那边蛮横地喊道：你天天都跟他混在一起，你今天就给他说，寒假完了就回来上班，家门为他开着。说完，就把电话搁了。唐结握着话筒愣在那里，“家门为他开着”。她不明白，这一类抒情话语本该是江洪亲口对她的丈夫说的，怎么要她来转告呢？她被辛木的离去折磨得神志不清了吗？家门为他开着。他明明有一个家门在身后开着，却在她面前做出一副破釜沉舟样子，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她而做的。

放下电话，唐结一脸不自然地对安小竹笑笑：“一个朋友打来的。”

安小竹反倒有些尴尬：“那听筒效果太好了。”

“是啊，听筒效果太好了。”唐结觉得自己简直无话可说。

安小竹看看她，“你那眼镜情人真有气质，是黄辛作的哥哥吧？两兄弟都漂亮。唐结，莫让几声抽泣动摇。”

唐结对安小竹无意听了她的电话有这些恼怒，但她的话里充满了关切。她的心头一团乱麻，扭过头去，没接她的岔。

第 3 3 节

小佬信告诉辛木，他已经替他卖掉了他最近画的两幅画，可是只有 1500 元。辛木拿着那叠钱苦笑着说：“八十年代我的画就已经卖到五千元一幅，而现在……可笑！”

“好汉不提当年勇，”小佬信说，“你的画，就象是从生活这架躯体上扯下来的一块肉，血淋淋的，怪骇人，好不容易才揪到一个附庸风雅的买主，却又只肯出这点钱。你是不是觉得价太低？他问，你就不能画温和一点？他又问。

“不能。”辛木坚决地说。“算了，反正我投资了海狸鼠，又可以‘搓’书稿，不在乎这点损失的。”

小佬信一听他买了海狸鼠，就生起气来。他想说，几年不见，他怎么就变得如此浮躁了？可他怕伤害他，只是说：“哎呀大脑壳你这段时间安心画你的旧城吧，但愿你不要在为眼前的利益胡思乱想了，如果没地方住，就住我那里也行，我给你挪一间画室出来。晚上我回来也有人陪我摆龙门阵，齐娅这种女人，也就只有做家务陪睡觉的功能。”小佬信穿好外套说他要出

去办点事，吃过晚饭才回家。他要辛木早点回去，免得齐娅在家里老等。

辛木租下那套一室一厅房，母亲和辛作搬进去，加上几对海狸鼠，就显得很挤了。根本就没有他插足的地方，更不用说画画了。好在小佬信的家有三室两厅和一个封起来的大阳台，足够他在此暂时栖身。他从小心里感激小佬信，他告诫自己：至少在他还住在小佬信家里时，无论他的画卖多少钱他都不要表示不满，否则就太不知足了。可拿到那 1500 元，还是忍不住说了那番话。

旧城的拆除一天逼近一天，可他在这半个月里却在写龙大侠要的，被小佬信称为“怪力乱神”的书。他很后悔接下这差事。甚至在心里咒骂龙大侠，觉得他不该做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来给他这样一个挣钱的机会。开头他以为真是龙大侠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当他面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资料时，才知道，要把这些零散的，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捏拢来有多难。当他好不容易把那二十万字捏拢来，交给龙大侠，等着他付给他 3000 元稿酬时，他却只付了他 2000 元。理由是：他不善写作，他通读了一遍，结构混乱，他还得请人整理，得把那 1000 元付给整理的人。

这事他连小佬信都不好意思说。显然他是被龙大侠这种认钱不认人的家伙打整了。可他头一回搓书稿，自己也没有信心更无好坏的标准。只好退一步想，如果书出来仍是原样他再找这家伙算帐，那就留着眼睛看吧。

半个月后，辛木拿着那叠不知在哪里搞到的清样找到龙大侠，要他解释这种原封不动地印出来是怎么回事，并要他补上那一千元。可龙大侠硬说那书稿是另找人整理过的。“有证具吗？”他笑嘻嘻地说。辛木只有一份原稿给了龙大侠，哪里拿得出另外的证具？当他猛地意识到自己被龙大侠耍了时，一气之下就朝龙大侠扑过去。这些年辛木四体不勤做着人民教师，哪里还是大侠的对手？两个回合就被弄翻了。

那天我也在场，也许辛木觉得当着我的面被人弄翻在地很没面子，竟发疯一般再次冲上去，要和大侠拼命。我知道，辛木这段时间一直不顺，从银座出来后就没高兴过。今天的打架，更能说是他狂怒心情的超级爆发。看见两个大男人为了为一千元钱竟大打出手，看见辛木为了这么一点钱已经丧失了他一贯的绅士风度，我简直觉得无限地悲哀。炮制文化垃圾、养海狸鼠、陪小佬信的夫人逛商场看电影、和周京平失败的较劲、和龙大侠打架，他现就如此热衷于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啦？

人民公园晚饭后出来散步的老人漠然地在一边踢腿弯腰或气沉丹田，而我在一边抄着手看他们打架，心情跟那些老人一样漠然。龙大侠气喘吁吁地喊：黄辛木！你那时端了我那颗“麦子”，她现在惨得很哪，那兵二哥转业到地方现在又被优化组合掉了，两口子在大渡口摆地摊，为了五角钱和人吵架，看了都让人心酸。她要是跟了我，哪会吃这个苦？我现在就是要让你也为了一点点钱发怒。给你讲吧，老子有钱，但就是要宰你。老实说，象你这种穷光蛋，被我宰一下倒是你的幸运！

辛木的自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他大叫一声再次笨拙地扑上去，准备拼个你死我活，联防队的人却来了。龙大侠认得其中一个，他拉拉领带牵牵衣摆，竟若无其事地对那人说，他们在练摔跤。随后就和那个拧警棍的人勾肩搭背地扬长而去。

看见辛木怒气未消的样子我有些害怕，我说，我们走吧。辛木却说他要在等唐结。

他和她约好7点钟在这里等，晚上去看那场根据玛·杜拉的《情人》改编的电影。他鼻青脸肿地望着我小声地说，陪我一会儿，好吗？我不忍心把他一个人丢在雾气四起的黄昏里，就在公园的长亭里，一人要了一杯茶。我说，你真潇洒，打完架还要约会。

满腹怨气的辛木并不认为我的话有多幽默。他用茶水漱漱口，待嘴里的血污清洗干净之后，便开始攻击有钱人，他那语言的机锋在这个下午六点钟，从被一个心存宿怨的富人打得唇角裂口的嘴里啤酒泡一样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在把天下的富人都糟踏了一遍之后，他的气丝毫未消。他自言自语说：“龙大侠，我一向认为他是个街头英雄呀，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妈的，英雄消失了，骗子产生了。”

“为了他年轻时候的‘麦子’，他仍不失为一个英雄。”

“这真他妈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还好，你还算幸运，宰你的人至少还不是个等闲之辈。”

辛木象被人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他龇牙裂嘴地指着我说：“你这个新闻婊子，你用你操练纯艺术的才华来写有偿报导恭维有钱人，捍卫他们醉生梦死的权利，捍卫他们用钞票换来的特权！你卖身求荣你得了好多报酬？说！”他瞪着我那样子就象是要打碗凉水一口把我吞下去。我吹开杯中的浮茶，小口小口地啜饮，不打算理他。在这种骂不还口的冷静中我渐渐发现了一个真理：男人在事业上不能成功就会转而折磨他身边的女人，可他们的暴躁到头来却注定了要把自己撕成碎片。我该离他远点呢？还是给他更多的帮助？我呆呆地看南岸的文峰塔针尖那么细在灰色的天幕下发着淡淡的光泽，渐渐地，就被升起的江雾罩住了。

辛木象个恶魔一样，开始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正式攻击我。他说，这个世界一会儿看重名誉，什么作家、画家、科学家甚至大学生都成了一种名誉的象征，视金钱一为粪土；如今，所有的“家”都一文不值了，钞票、大亨都被你们这些败类捧到了一个至尊的地位，安贫乐道过去被视为美德，转眼间就成为了笑谈。最后他几乎是喊着说：“‘发财救国’不是你喊的口号吗？你这个资本家的乏走狗！”

“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对我引用我说过的话，辛木！如果此时此刻有什么使我难受的事，那就莫过于此了。”我被他触到了痛点，只好央求他了。

于是辛木才满足而恶意地笑了笑，可他那肿起来的嘴巴在那一笑时，却露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狰狞。

这时，唐结披着长发，穿着这个季节看来太冷的超短皮裙楚楚动人地走来了。

辛木看看表，七点二十分。他们要看的电影离开场只有两分钟了。辛木重新生起气来。

唐结问他脸上是怎么回事时，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说：“你打扮得这么性感去上班，是想勾引你们老板吗？你姗姗来迟，你在办公室里和你那个肥老板干啥子去了？”

唐结气得脸色发白，她站在那里本想坐下，却在一弯腰时又站直了身子。辛木低头喝茶，不看她。半晌，她和解地碰碰他的手，他却故意把手缩回去了。这使唐结心中一冷，她几乎是喊着说：“你究竟要我怎样黄辛木？你自己没本事却找人出气，你折磨女人算啥子英雄？”

“对，我没本事。”辛木辛酸地一笑，立即又恼怒地喊道：“×你三十三！”

“下流！下流！”她也冲他喊。

“当然下流啦！”辛木一脸恶意的笑：“对你来说，因为不是款爷，高尚的爱情冲动也成了淫佚下流的肉欲。在床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爱被很不体面地歪曲了。”

唐结苍白了一张脸，呆呆地看了辛木半分钟就猛地转身走了。

辛木欠起身朝她喊：“回来！哪去？”

“去让那款爷脱光衣服！”

第 3 4 节

有关部门通知周京平，临江门马上要拆迁了，他在前年买下的那个小院也在拆迁之列。

他得立即搬迁。那个有三百平多米的小院是徐玉的房产。前两年，他只花了 18 万元就买下来了。所有的人都说他捡了个“落地桃子”。

前两年，徐玉在几年的养病中刚有了一点起色，可她那不成气的汪泗却在穷极无聊之中，同一帮吸毒团伙混在一起，竟然也吸上了白粉。开始时，徐玉只当他打麻将输了，成天找她要钱，她想他只要不去偷去抢，不惹事生非，输点钱也无所谓，花钱买平安嘛。汪泗才十九岁，他老娘有的是钱，等他长到二十五岁再去找事做也不迟的。可是他要的钱越来越多，间隔也越来越短。而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终于有一天，她看见汪泗和另外一男两女躲在楼上他的屋子里，拿针头在往自己胳膊上扎时，才发现汪泗的两只手臂上尽是针眼。

而且，由于汪泗没有更多的钱买白粉，他用的是代用品，盐酸二氢埃托菲，那种沉淀物太多的口含片已使那些针眼发炎化脓了。当她发疯似的扑上去抢汪泗扎在手臂上的针头时，汪泗竟六亲不认地一脚踢开了她。

汪泗冷淡地看着他母亲在地上缓过气爬起来，突然又一脸放光地说：“妈妈你不晓得，药推进去，血回出来，那一秒钟你不晓得有好舒服哟！”

徐玉听得七窍生烟，扑上去一巴掌打在汪泗脸上：“狗日的不成气的东西！吃起粉儿来了！你外公解放前就是吃粉儿吃败了家的！”她哭着再次扑上去在汪泗脸上一阵毛打：“金山银山都吃得下去呀！你这个败家子！败家子！”她那歇斯底里的叫喊变得十分地凄惨，因为她再傻也知道，用针头注射，说明她的儿子已经不是一般的瘾君子了。

不用说，接下来便是徐玉对儿子的经济制裁，而反制裁的行动便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偷出去买。买光之后，便是要挟徐玉，如果不拿钱给他买白粉，他就要烧房子。可是，当儿子毒瘾发着时，那样子又实在惨不忍睹。戒毒，吸毒，吸毒，戒毒。徐玉已经被儿弄得经疲力尽。她那十年来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二十万人民币，就这么被儿子在吸毒戒毒的轮回中淘得所剩无几了。

戒毒所的医生告诉她，汪泗得脱离这个环境，脱离他那帮吸毒的朋友。她决定卖掉房子，另买一套商品房。然后带上汪泗去北方她姐姐家住上一阵子。等汪泗把“心瘾”都戒掉了再回来。就在徐玉急于脱手房子时，周京平

得到了这个消息。

当他听说她的儿子因为吸毒淘光她的积蓄，他对她的仇恨就消弥了一半而生出许多同情来。他听说她要卖房子，就有点动心。他想如果他去买下来，给她一个好价，也算是帮她一个忙。不管怎么说，她是他在这座城市遇上的头一个女人。没想到，去打听消息的核桃回来说，徐玉一听是他要买，就把他狠狠地涮了一顿。核桃说：“她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她说……”

周京平挥挥手，让他不必往下说。他最烦核桃的，就是他常常把别人背地侮辱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给他听，而且还要观察他的表情。核桃说：“你何必非买那婆娘的房子呢？”

“你不懂。”

“那婆娘说，一个给她洗内裤发迹的人是买不起房子的。”核桃还是找机会飞快地说完了这句话。

“我×她祖宗八代！”

“她说你是靠行贿行骗出卖朋友才有了今天，她说你买不起就不要装相了。她价都不跟我讲。”

“我连你一起×！”龇牙裂嘴冲着核桃吼了一声，冷笑道：“说实话，本来我是不大想买她的房子的，但现在，这房子我买定了。”

周京平在两周内安排了七、八个人假装去徐玉那里看房子，出价一个比一个低，把她那一楼一底的小院说得一钱不值，把急于脱手的徐玉弄得心灰意冷，只想一把火烧掉那破房子。

然后，周京平再次派核桃出马，事情竟以意想不到的顺利谈妥了。周京平以为是前面阴谋安排的结果，殊不知，这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去公证处那天，周京平开着他新买来的银灰色凌志轿车，拧着手机，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气宇轩昂一副款爷派头；而昔日又白又胖，皮肤猪油一样白皙细腻的徐玉，皱皱巴巴地站在那里，憔悴得象一堆榨过油的油渣。旁边，是她那形如枯槁的儿子。

周京平仅以徐玉最先的要价买下了她的房子。

那一瞬，直冲脑门心的胜利感使他有点头晕。他一直觉得，仅仅赚钱是不够的，他得挨个摧毁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要让他们永远记住：曾经被他们踩烂骨头的人，有朝一日是可以踩到他们的头上去的。

办完一切手续，拿到二十万块钱之后，徐玉只说了一句话就调头走了。她说：“不错嘛，终于人模狗样起来了。”

可是走了两步，她又突然转身追上来，象所有输得起的弃妇那样，抓着车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勾子夹紧，红苕屎滋阴壮阳哟，农头儿！”

刚刚体会了一点胜利感的周京平，这下简直气得发抖。他在重庆蹬打了十几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别人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他刚刚雇来的这个女秘书，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在向他暗示，她想上他那张式样简单却宽敞软和的大床。她那高等学府的学历，她那干部家庭的出身以及她那良好的举止和教养，都让他不由自主地努力做出一种与她相应的作派。他本来不让她跟他一起来，有核桃在就足够了。可她千般撒娇，一定要跟着他。他让她坐在车里不要下来，等他办完事他们一车开到扬子江饭店去“搞消费”，没想到，徐玉在最后一刻狗嘴吐恶言，把他精心打扮的上等人形象全打碎了。这些可恶的城市人！往往在关键时刻，就会钻了一个

知情人出来。提醒你，你的红苕屎还在“勾子”里夹着，永远也屙不干净。这些自以为是的城里人，认他们全都见鬼去吧！我要一个一个收拾他们，让他们晓得我周某人的利害。

可是核桃却安慰他说，她是输家，你不必如此生气。而且你最后买下了她的房子。你是赢家，你气啥子嘛？

周京平仰头大笑着说：“对，我是赢家，我要永远做赢家！”

女秘书无意中回头，却看见核桃在后座上盯着周京平的后脑勺冷笑。

没想到，周京平买下那小院才一年多，就有消息说这一带将要拆迁，要修魁星楼。周京平一听就觉得自己有点亏。他选择了回到临江门。拆迁办公室的人说那得等上三五年，三五年之后，他们将还给他两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尽管到那时，两套房子的价值远不止二十万，但是此时此刻，被白粉缠身的周京平，却有一种今天不知明天的揪心感觉。

昨天，他们来通知他，要他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推土机要清除地皮了。他今天心情很好，出门时吸足了白粉，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面对一切不顺心的事。可是当他站在临江门天桥上往下看时，却生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来。由于旧城的拆除，他这一方霸主的势力正在逐日缩小，原先那些加工成衣的缝纫班子因为旧城的拆除，也因技术的成熟，都独立出去不知搬到哪里去了。那些过份依靠他接活的班子，现在为了留在那一带好与他的公司连系，只好以更高的房租在尚未拆除的附近房子里住下来。但由于加工人数的骤然减少，过去那种在加工费上他想怎么压价就怎么压价的局面正在消失。而他这种所谓“松散型服装企业”就将只剩一个空壳。尽管他有一个开服装厂的老丈人，但他也感觉到已经驾驭不住他们。他在江北买下的那块地皮却依然荒着，他被白粉缠身，已经没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建自己朝思夜盼的服装厂了。

身边有几个人大概也是临江门的老住户，在那里指指点点。周京平有些后悔当时一气之下买下这幢小院。他记得那时他正忙着对付税务官的查帐，把买房子的事全权交核桃办理。

之后就是请那王税务打麻将。毒瘾是那时染上的，徐玉的儿子吸毒，接着他又被人“医”了个闷鸡，然后，是核桃的舅舅老发拿白粉难他治病，还说是救他一命。这发生的一切，其中有没有什么更为险恶的联系呢？

作为一个瘾君子，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麻醉品来维持一个人正常的形体。他的财产总有一天会因此而消耗殆尽。是谁这么仇恨我，要用这种方法来搞得我倾家荡产并置我于死地？这是不是上天在惩罚我？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夜幕的掩护下，周京平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欲哭无泪。

第 3 5 节

小佬信的贮藏室是小饭厅外朝西的那个封起来的阳台。他们把杂物堆到当头的一角，摆上小佬信多年不用的画架，就算是辛木的画室了。阳台采光很好，在这个十一月的暖冬，每天下午三点一过，太阳就斜斜地照在他的

左边脸上，又一点点下移，直到把辛木的左臂外侧晒得发热了，太阳才一点一点地褪去它的光芒。

早晨，小佬信的老婆齐娅，进来把阳台和饭厅之间的玻璃门擦得明晃晃的。辛木坐在画架前，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他跟小佬信的对话。

这些天，辛木都在小佬信给他提供的这个窄小的画室里，整理前几天在临江门画的速写。他要趁着感觉还没消失就赶快把它抓住。可是辛小佬信看了他这几天在室内整理的画，说他画得太紧张了，完全不象他过去画的那样从容。他说：“从构图到用色用线都显得很冷漠，而且，”他迟迟疑疑地说，“而且很丑。”

辛木说：“冷有两种，热到极处的冷；根本没热起来的冷。而我，你看好啊，是前者，懂吗？前者！”他说，他就是要用那种丑陋的形式，用一种足以冲击视觉的形式给难以言说的东西命名，给即将消逝的世界呈现面貌。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与他们忘却了的罪恶。

“大脑壳，你烟火气太重了。你就不能婉转一点？”

“换句话说，就是媚俗一点？”

“不，我的意思是，你得要有基于生命的苦难而达到生命快乐的情怀。”

“这是媚俗的堂而皇之的说法。”辛木高傲地说，“凡高是这样说的，你听好啊：‘我要怀着感恩的心情画画，我画的画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个团体某个画廊，而是借此叙说人类的真情实意。’”

“你不要拿凡高来威胁我。”他指着一张色调很暗的画，“这是什么？”

“这是分崩离析无路可走的心灵图象。”

“你现在情绪不好，我们不谈这个。”小佬信让齐娅重新泡两杯茶来，开始说起他生意上的事来。他说他要去北海投资房地产，决心已定，他说那些入市早的人已经捞了一大把了。

我就是在他们前面的对话已经结束之后才去的。我住的地方离小佬信的家很近，辛木现在住在这里，我自然是要常常去看看他的。当齐娅给我开门时，我听见小佬信正在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那不是一桩平常的买卖，300%的利润哪！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说：当资本有了15%的利润时，经商者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时，就可以飘洋过海；有了100%的利润时就可以铤而走险；在有了300%的利润的刺激下，就可以上断头台。如此巨大的利润，下地狱我也干！”他的眼睛放着光彩，满脸都是神往：“大脑壳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一个画廊，一套住房作抵押，算什么呢？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嘛，也许我会破产，被羞辱，被扒光，也许穷途末路或者断一条腿什么的，可是如果我赢了，你们好生想想，投资300万，利润一千万！那是怎样一种动人的景象？那时，你我就可以过起王公贵族的生活，可以象巴黎的艺术家那样，喝咖啡，画画，追逐漂亮女人……”

“你敢！”齐娅在一边尖声叫着，嘻笑着扑过去要打他，却被小佬信捉住手腕，在脸上咬了一口。

看着齐娅夸张地叫着跑掉了，小佬信摇摇手，制止了正要劝他的辛木接着说：“这当然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市场，但它也充满机会啊！我把自己的放在了在个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市场上，独立决策，自负盈亏，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后来，辛木送我回我的住处时，我要他关心一下他的小弟辛作，我说他正和一个唱歌的人住在一起，快要把人家的女朋友气疯了。他说，辛作

已经不可救药了，除了画旧城，除了挣钱，除了唐结的她的幸福，我唯一要关心的是劝阻小佬信不要拿画廊作抵押往火坑里跳，不要去炒什么房地产。

看来，辛木的预感是对的。小佬信，这个富于同情，具有侠义心肠，热爱绘画真心真意想帮辛木一把的人，热情而固执，想多快好省地进入富人的行列，然后一掷千金周济天下的贫穷艺术家，却壮志未畴，流星一般掠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辛木坐在懒懒的阳光里，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左边，喧闹的市声被隔音很好的铝合金窗户减弱了，竟象是从遥远地方奔来的风雨声，疲弱地撞在玻璃上，碎成了纸屑漫天飞舞，听了反倒让人心静。右边的玻璃门外，齐娅在外边走来走去做家务，嘴里哼着一首流行歌曲，细碎的声音在窗外市声的映衬下，使这三室两厅的屋子显得格外地宁静。辛木辩别了很久，才弄清她反复唱的那两句竟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采，自己为自己悲哀。

辛木一时呆在那里。这种二十三、四岁的小女人，懂得什么叫自己为自己喝采，自己为自己悲哀？什么么叫“时光不再”？她懂什么？他真想求那小女人，叫她闭上她的嘴巴，不要拿这么两句如此深刻的歌词来折磨他。可她还在哼哼哼地唱着，象一只小在那里无意识地叽叽喳喳。

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采，自己为自己悲哀。

她唱得那么欢乐，让人觉得哪怕是一个悲哀的硬块，都会在她那湿润的口中含化。

辛木想起他和小佬信从渡口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和唐结吵了一架，冲上街去，才发觉他已无处可去。家，已经是完结了，他又不肯回母亲那里去，他不想在他和江红的事情上再去糊弄母亲。那晚辛木敲开小佬信的家门，他的小妻子齐娅就穿着一件粉绿色的，长及脚踝的真丝睡裙，脸上红扑扑地显得温柔而楚楚动人。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不要见外，这里的门永远为他开着。那时他想的是暂时住一夜，明天就去跟唐结道歉，然后就到她那里去住。那时他一想到可以每晚搂着唐结共拥一床被子，就感到全身的每处毛孔都张开了，象一个个欲望大开的嘴巴。那晚他在小佬信的沙发上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醒来，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他想他再不能在小佬信的沙发上睡觉了，尽管那沙发花了他五千多块钱；尽管小佬信一再强调那沙发是真羊皮做的。那时他想，哪怕沙发是真人皮甚至是天使的皮做的，也不如同唐结睡在一张硬板床上舒服。可是没想到，他竟要在这许多张羊皮缝制起来的沙发上安营扎寨，夜夜梦见那些被剥了皮的羊向他咩咩叫唤。

齐娅正在以饱满的热情做着家务事。他想，曾经在婚姻问题上受尽折磨的小佬信有福了！这个身高最多一米五零，长得精致小巧，温柔多情的袖珍美人，整个身体都显出饱和的韵致。这种饱和是每一个画画的人所欣赏的。他想小佬信一定画了不少她的裸体。齐娅开始擦地板了。她把洗衣粉洒在镶嵌了图案的木地板上，铺上一张抹布，再用她那穿着粉红胶靴的右脚踩上去，溜冰一样滑动起来。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毛衣，一条高弹牛崽裤，有荷东唱的那首节奏感极强的《再来一遍》作背景，齐娅的“溜冰”就象是在跳迪斯科。她灵巧地扭动着她那被牛仔裤箍得紧紧的臀部，多少有点卖弄的意思。

齐娅真是个好姑娘，她把擦地板这种苦役一样的家务事变成了娱乐，而小佬信却常常嘲笑她，说她只知道逛商店买衣服，却不管买回来的衣服有好俗气；只知道狂热地擦地板，洗厕所，厨房却脏得象茅坑。

午饭只有他和齐娅在家吃。小佬信打了一个电话回来，说晚饭也不回

来吃了。齐娅叹口气放下筷子说：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晚上我一个人又要害怕了。苏林常常很晚回来，一年中起码有大半年我是一个人呆在家里。苏林有他自己的心事，可很少跟我说。偶尔说起一些关于画画，关于画家什么的，我也不懂。有时他叹气，面对一大堆钞票也叹气。我真不明白，做生意么，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还叹啥子气呢？她呼呼地喝下一大口汤，自言自语道，搞不懂，也不想搞懂。她顿了顿，说，过去我有我自己的朋友，当然啦，朋友么，就有男有女。可是结婚后，和他们就没了往来。她唬着脸，学着小佬信的声音：跟一帮毛桃子混，有啥子意思嘛？齐娅由于生气，脸上的红晕就漫到了耳根。她象孩子一样嘟起沾着酱油和一颗葱花儿的嘴唇，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抬起头来，报歉似的一笑，说，我不该给你讲这些，你莫跟苏林，讲啊！辛木笑笑，我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齐娅吃完一大碗面条，把剩下的面汤倒进厕所，拿着空碗站在屋中央说：其实，他这是对我的年轻存有戒心。

是的，这小女人的确年轻。她的好胃口，她嘴里包着最后一口尚未嚼碎的面条，站在那里大声说话毫不顾及自己形象的样子，都在向人宣布她的年轻。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深刻地表明，她和小佬信是两代人，她进入不了他的世界，也不想进入他那个在她看来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世界。

辛木说，“你大概误解小佬信了。”

“小佬信？他叫小佬信？”齐娅哈哈大笑起来，把嘴里的面条全喷在了辛木身上。她不好意思地拿来餐巾纸，替他擦掉衣襟上一截一截的面条，边擦边说：“这绰号太形象了，太形象了，他确实确实是老姜疙瘩小老信一个！”说完又笑得弯下腰去，哎哟哎哟直喊腰都笑痛了。

辛木在一边看她笑得那么快活，便也笑起来，说，齐娅你的笑声真好听啊。书上形容女孩的笑声象银铃般美妙，直到今天才对上号。

齐娅马上不自在起来，她使劲绷紧脸，不让自己再次爆发出一场大笑，把一张胖嘟嘟的脸憋得通红。终于，还是忍不住，一屁股坐在光洁的地板上，脑袋埋在膝盖里，笑声闷在两腿中间，发出奇怪的咯咯声。

齐娅笑够了，坐回餐桌边，“苏林从不说我的笑声好听，他不欣赏我。”

这下轮到辛木不自在了。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他比她的丈夫更懂得欣赏她。

然后她说，她对她丈夫大学班上的同学已经了如指掌。她说，苏林，哦，不，应该叫他小佬信，小老信最佩服的就是你了。他对你的画，你这个人人都佩服得不得了。她说她还不知道辛木的绰号叫“大脑壳”，就因为他书读得多，脑袋里东西装得多。她说，苏林说你写得一手动人的爱情信，就是石头也要动心。齐娅说着就停了下来，叹了口气，说，“苏林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什么动人的信，哪怕一张纸条都没有。我晓得他能写。我晓得，你们两个当时在班上都是笔杆子。他其实根本就瞧不起我，他觉得我看不懂。”

不是，不是的。齐娅，小佬信太忙。认识你时他已经在做生意了，哪有心思写什么爱情信？辛木想，这个天真的齐娅，把少女时期延长到二十四岁的齐娅，梦想着甜蜜的爱情呢！

她真不该嫁给小佬信，他如今哪有那种心情呢。况且，他把他那些甜蜜的深情都消耗在那背叛了他的前妻身上了，只剩下一点爱情的残渣给患了爱情饥渴症的齐娅受用。

后来，齐娅突然说，“我好想见见你那个唐结。配得上你的，一定是很

聪明漂亮的女人罗！”

辛木奇怪地问，“为啥这么说？”

“你潇洒。你有一种不比一般的魅力。”

辛木听了呵呵一笑，想起唐结在初见他时也这么说过。还有江红。在她们眼里，我是最好的情人。我身高一米七六，手指修长，举手投足都显出一种非凡的气质。我八十年代就开始卖画，似乎提前进入了中产阶级，我有钱时出手大方，不停地给江红，给林林以及后来的唐结买她们喜爱的小玩艺儿。后来，那些运到香港的画渺无踪影了，可我和她们大手大脚用钱的习惯却保留下来了。这些年来，我只能零零星星挣一点小钱，却做出一副千金撒尽还复来的样子让她们认为我虽无中产阶级的实力却已具备中产阶级的派头。可她们不知道，我有多累。而她们更不知道，正是这种让她们动心的魅力下面，掩盖着人们难以接受的阴郁和软弱。

齐娅见辛木半天不说话，便把碗筷收到厨房，说她那天看见七星岗家具店有一种很好看的梳妆台。她想去买回来。辛木说，你不是有一个够气派的梳妆台吗？那个太大，有点蛮，我要一个小巧的。你陪我去。齐娅的口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她说：“你已经画了一上午，该休息一下了。”

“我还没动笔呢。”

“哎呀！”齐娅娇滴滴地拖长声音叫道。

辛木只好答应了。可是事后，他总有一种被支派的感觉堵在心头。

第 3 6 节

春天一过就要考虑冬季的服装了。服装的淡季马上就要到了，周京平却接手了一批“跳楼货”，那是一家面临破产的小批发公司为挽救他们本身就不那么红火的事业而抛出的最后一招。用现金付款的方式，他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吃进了这批数量也大得惊人的人造棉，打算生产一批太空服，抢占今冬的批发市场。他要唐结在这个月里设计出至少五个样式的太空服系列。

唐结得到指示，就着手到布料批发市场上去看面料，画效果图。那些天，她想就自己的设计图征求辛木的意见，可辛木根本不见人影，她想征求安小竹的意见，而安小竹那几天情绪似乎也不大好，还没到下班时间人就不见了。唐结独自画着草图和色稿，心里生出许多空落感来。

周京平要核桃在他不在公司时代管公司的事务，核桃问他要去哪里，周京平烦躁地一挥手，说不该问的就莫问。核桃心里老大不高兴，没吱声。他问他要几天回来，周京平站在国际村的街边说，十来天吧。说着就招了一辆的士，上车走了。

周京平深知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当他察觉自己吸毒上瘾时，如果及时戒是完全来得及的。可是，商务的繁杂使他常常感到心力交疲，而情感的无所寄托也使他破罐破摔地放纵自己。如今，吸毒对于他，已经既无快感更无所谓的幻觉，仅仅是为了缓解痛苦而已。三个月前，他听说有一种叫做“盐酸二氢埃托菲”的镇静剂可以帮助戒毒，他就开始服用那种口含片。当他发现他对这种口含片的用量越来越大时，才查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对这东西产生

了药物依赖。有一天，他独自到一号桥那家药物戒毒所去了一趟，谎称他的亲戚要来戒毒，他先来看看。那个长有一张娃娃脸的女院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在一间病房里，他看见一个年仅十九岁的男孩，脸色发青，皮包骨头，仅剩一个人的形体。医生告诉他，他那长期用盐酸二氢埃托菲进行肌肉注射的臀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拳头大的脓包，里面都烂出一个坑了，只好开刀取脓。那男孩的眼神散乱，含混且暧昧，完全聚不起焦。当护士进来给她打针时，他竟支起身子喊：小姐，大针头才过瘾！拿大针头给我打针嘛……

在另一个病房里，他看见一个形销骨立的女病人盘腿坐在床上，对着一张摊开的纸片发呆，院长三步两步冲上前，抓起那纸片中的白色粉末说，你，你怎么违反规定把这东西带进来了？那女人鬼一样笑着，说，“别生气，这是墙上刮下来的石灰粉。”

“那你这是干吗？”

“看看，”她说，“哄哄眼睛。”

周京平觉得简直惨不忍睹，就退出来了。

在院长办公室，女院长说，那盐酸二氢埃托菲，原是晚期癌病患者的强镇痛剂，它的药用较果是玛啡的一千倍。目前已经被吸毒者当作了代用品而上瘾。周京平听得心里发毛，就匆匆告辞出来了。

周京平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样逃出那戒毒所的了。一路上，他的脑袋里轰轰乱响，女院长最后那段话使他感到万分恐惧，而那个戒毒病人面对一撮石灰过“干瘾”的惨状，也使他感到窝心地难受。

几番思虑后，他决定自己在家硬戒。

那就最后吸一回吧。

当那些白色粉末化作最后一缕青烟，从呼吸道进入血液，那张烤得发白的锡泊纸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张巨大的尸衣，铺天盖地的朝他张开，使他欲挣扎而不能。他觉得，他如今已不是什么成功者了。许久以来，他感觉不到从心灵到身体的任何强烈的愉悦感，无论是成功的愉悦还是性的愉悦。一年来，他被白粉埋葬了，只剩一副被囚禁于毒品之中影子。他的事业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了。一年前他在江北买下一块地皮，打算在那里修厂房正式弄一个象样的服装厂，却因这一向他的毒瘾大发搁下来了；上个月，一家倒闭的制衣厂要卖一条半自动流水线，价格很低，但他那天和人家谈到一半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怕他一打起呵欠喷嚏来，涕泗滂沱的败露了吸毒者的身份，赶紧抽身走了。结果，那条流水线被朝天门一家正在掘起的批发商买走了。那批发商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制衣厂，这流水线对于那批发商无疑是如虎添翼，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在朝天门和他周京平分庭抗礼；就在前天，他仔细看了帐目，发觉小核桃的帐乱得一塌糊涂，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不翼而飞，他却把帐做平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和大新公司通了个电话，才发觉他一向信赖的小核桃在与大新公司做那笔交易时，背地里捞了一把。虽说数目不大，但足以让他痛心疾首：他如此器重的人，认为最可靠的人，竟然也在背后挖他的墙脚！

可是，当他质问小核桃时，小核桃竟振振有词地向他摊牌说：他不过是以其入之道还治其入之身罢了。

愤怒的周京平当时就被小核桃打垮了。以治其入之道，还治其入之身。小核桃说完后，又补充一句：这是天报应，你要解雇我吗？可惜，你那不光彩的吸毒史也就随之公诸于众了。他想问小核桃是不是想要挟他周某人，但

他却觉得整个身心都软软地没有力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周京平说他要出一趟远门，要他交出财务章，他意识到，如今，小核桃的存在无疑是一枚定时炸弹了。可小核桃说，这财务章已经不应该是他周老板一个人独有的了。周京平想想说，那好，我这次出门要预支五千元，给我划张支票吧。小核桃不知是计，拿出财务章和，周京平眼疾手快，一把就夺过来了。他冷冷地笑着说：你认为这个公司即然有一份是你老头子的，就好好看着这个家吧，你拿一个瓜分三友公司的方案出来，等我回来我们再商量，这几天我也想想，我会认真考虑你家所占股份的事。

周京平握着财务章，大踏步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庆幸地骂道：小癞猴，你还嫩得点儿呢！

算算日子，他买那块地皮的贷款也快到期的了，如果他在近几个月不能有所作为，他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而小核桃的背叛，他对他吸毒了如指掌的情形，都使他对这个长得毫不起眼的年轻人感到恐惧。他想他要是再不下决心戒毒，他将在最短的时间里被那父子俩搞垮。可他不愿去戒毒所，他觉得那样有失身份。

回到屋里，满妹妹告诉他，刚才有个老头子来过，说他的女儿佳佳病了，好象是肝炎，已经住院了。肝炎？不会吧。好好的孩子怎么可能得肝炎呢？满妹说，那老头说，都是他带回家去的那些玩具害的，那些玩具佳佳老是拿到嘴里咬，后来经医生的提醒，才发觉那里面的瓢子脏得要命。满妹说，如果不是她提高警惕没开防盗门，那愤怒的老头肯定要冲进来把屋子砸个稀烂。

周京平此刻满肚子想的是如何戒毒，没在意满妹说了些什么。他想这八成又是他那鸡爪子老婆诳他回去。回去做什么呢？每次回去，除了大把给她钱之外他还得尽丈夫之职，可他至从吸毒以后，在性方面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除非是那种特别性感的女人，除非是他心爱的女人。可是现在，谁是他心爱的女人呢？

前年他刚刚兼并了红星服装厂，他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得到家秀上班那家明月皮鞋厂破产的消息。那时他的女儿都三岁了，但他对家秀的那份情感却一直象一个硬块，顶在心头。他想这时家秀一定很需要他的帮助，他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她已离婚，他想他这下终于可以帮她一把了。

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家秀的家。她那泼辣的母亲以及另外几个老头老太婆正在打麻将。

周京平昔日的丈母娘一眼就认出她昔日的女婿来了。她抬起头，手依然不停地搓着麻将问他来干啥子？周京平本来满怀的激动，想要好好和家秀叙叙别情，不想那老婆子连坐都不请他坐，眯起眼睛说，你也跑到重庆来做“棒棒军”啦？

周京平一下就变了脸色。天！她还是对他报有那么多偏见，她认为他这种农村人，永远也只能在街头扛着扁担游荡，做下力的干活。他站在那里，说，“我来找家秀。”

“家秀？”老太婆的黄脸上立即大放异彩：“你晓得我们家秀发财了就跑来打巴壁啦？走走走！她把赢来的一堆票子放进衣袋里，一脸自豪地说：“走！走！我们家秀在睡觉，她下午还要和别人谈生意哩！”

周京平转身出门时，他听见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哪个？”随即，一张老得和他昔日丈母娘相差无几的脸就出现在他眼前。他慢

慢转身，面对着家秀，无论怎样，她是他乞今为止唯一真爱过的女人哪！

家秀说，“是你？有事？”

周京平最后的热情终于被她那警惕的声音，冷淡的表情浇灭了。他设想了一千次重逢的喜悦，久别的悲伤，眼泪，叹息，然后他一掷千金地帮助她，得到她的她母亲的佩服，但这一切全都没有出现。

他最后看了她那不堪入目的脸一眼，没说一句话，走了。

周京平把抽屉里剩下的白粉全扔抽水马桶，拔掉屋里的电话，对满妹说，“任何人来了都说人不在，这两天我头痛病发了，需要绝对安静，我要是病得利害，你就打这个电话。”他拿出一个电话本，抄下一个私家医院的号码递给满妹，满妹见他说得这么严重，有些害怕：“叔叔，叔叔你到医院去嘛。”“不用，我不会死。”说完就躺到床上。仿佛是等待死神降临一般，他悲哀地看着天花板。渐渐地，他回想起昨天离开公司时和小核桃的那番谈话来，小核桃的话使他不寒而栗。小核桃说：我不过是用了一种比法律更有力的手段向你讨回我父亲应该得到的那一份。

不错，我是以恶抗恶。但是你作恶在先，我不过是步其后尘罢了。

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种惩罚吧？你活该。

我们有耐心等你想通这件事情，反正你是戒不掉了。你没听说“心瘾难戒”这话？

如果你要奋起反击，我不仅要把你吸毒的事捅给新闻界，还会把你如何打整唐结，如何施计把她逼到公司来的技俩全抖出来。从现在起，公司利润我父亲得和你平分，我的年薪要提高到至少两万元。

周京平放下窗帘，感到绝望象冷水一样从脚心往上漫，一直浸到了头顶。他发觉自己已经被核桃父子掌握在手中了，如果再不行动，他十多年的辛苦就会毁于一旦。昏暗中不知躺了多久，他开始感到全身发麻，心跳逐渐加快，皮肤奇痒，手脚都麻木了。黑儿也开始烦躁不安起来，在屋子里乱窜。他撑起身子看了一阵黑儿，叫来满妹，叫她把它关到厕所去。满妹把它拖进厕所，黑儿就在里面呜呜直叫，发出撕肝裂胆的哀鸣。后来，他恍恍惚惚听见黑儿在里面咚咚地撞墙，他想它一定是不能忍受了。

周京平想坐起来，他想喊满妹来扶他起来，却发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吃了十粒安定片，却一点睡意也没有。颓丧地躺在那里，听自鸣钟一次又一次地报时，猛然想到，要是唐结知道他是个瘾君子，她会怎么想呢？可你不是恨她吗？怎么会在乎她怎么想呢？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自鸣钟已经打了十二下了。

半夜，满妹不放心地进来，而他还睁着双眼，一副难受得死去活来的样子。他支支下巴，满妹连忙过来把他扶起，满妹说，黑儿没声音了，它会不会死啊？周京平挥挥手，示意她去打开厕所门。

满妹出去了，片刻，就在外边惊叫着说：“啊呀，它，它死了！”说着她就用哭腔说：“它死了，你不给它吃药，它死了。你也不给你自己吃药，你也要死的，你们都会死的！”说着她就大声号哭起来，伤心之状，简直不忍听下去。周京平知道，平时，这屋里只有满妹和黑儿，这一人一狗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了。满妹白天和黑儿玩，晚上黑儿就睡在她的床下。

况且，周京平待她不薄，工资开得高，成天除了洗洗周京平的衣服，就是喂狗，溜狗。周京平难得在家里吃一顿饭。满妹至从到了周京平这里，就觉得得到了天堂一般，想起在乡下的苦日子，她就觉得自己今生是遇到好人

了。她很同情她的主人，他有病，成天头疼，吃药，不吃药就会疼得死去活来。可奇怪的是，他的狗得的病竟也跟他一样，他吃什么药，它就吃什么药，他头疼，它也不对劲，她想它一定也是头疼了，只是它说不出来罢了。可今天，他为啥不吃药呢？她看见周京平在床上一会儿坐起，一会儿躺下，大汗淋漓，喘得利害。不知过了多久，她瞥了一眼黑儿，哭腔哭调地叫道：“它真的要死了！叔叔，它吐白泡子了！”

周京平挣起身子，看见黑儿四肢伸着倒在地上，嘴里吐出一些白色泡沫，就觉得自己也要口吐白沫了。他挣扎着坐起来，在床头柜里摸索了半天，他不敢再等了，他让满妹接通电话，拔了一张串号码，那边，老发象是一直在等着他似的：“我知道你正在戒毒，坚持到明天你就会轻松一些，只不过……你这样硬戒，没有药物支持，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哟！说实话，我真想成全你，这次我不卖你了。”“老发，我不戒了，给我送点过来，我不行了。”

“那……”老发犹犹豫豫：“把你那江北的地皮……原价转让给我。”

“现在已经涨了76%哪！”

“我说了，原价，一个子儿也不多，愿意就把合同准备好，我带那东西来，不愿意就拉倒！”老发的话流畅起来。

“老发，你这完全是趁人之危，提刀抢人哪！你是不是就等着这一天啊？”

“嗨！你如此理解我，我很高兴。”说完就把电话搁了。

一会儿，老发就到了。

老发长相十分平常，瘦骨嶙嶙，却长了一个多脂肪的大鼻子。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周京平的床前，俯身看看他死鱼一样瞪着的眼睛，渴鱼一样大张的嘴巴，打了一个呵欠就退到床边的沙发上，脱掉皮鞋，把一双臭脚盘进腿里，点起一支烟，一往情深地望着周京平，那架式如果周京平不说话，他老发是不会主动开腔的。

周京平喘着气，问他带来没有，老发说，“先把转让协议弄清楚了再说下文。”

“你太黑了，”周京平有气无力地说，“我到重庆来，原本是想好好干一场，结果，遇上了你这个煞星。”

老发说：“你不黑？你早年在福州人的摊上批发羽绒被零售，开头你每天一分不赚批发价就卖出去了，建立起信誉之后，你一次拿人家一千床，说是代销，丢给人家一张不知什么地方捡来的名片，就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是靠了这些鸡零狗碎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发起来的你以为我不清楚？”他冷笑着，逼视着周京平：“这个地方你能干出什么光辉事业来？看看我，看看你自己，看看满街芸芸众生吧！”老发拉开窗帘，把周京平从枕头上拉起来坐着：“看看吧！我觉得我够堕落了玩世不恭，算计别人，落井下石，可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我自己。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坏一千倍！”“我并没得罪过你，我向你借钱，但我如期归还，本息付清，可你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来害我？”

“你将是众多稳定的客户之一，就这么回事。我没有恶意，只是为了钱，真的，我很抱歉。我喜欢钱，越多越多好。想想罗汉寺那些教徒低头祈祷的样子吧，你只要把他们面前的菩萨换成一堆钞票，那就是我老发的虔诚形象。”他的鼻孔大张着，鼻翼鼓动着，一副随时都要打喷嚏的表情，他说，“象你这种脑满肠肥的款爷，并不应该担心钱的事，你有的是钱，维持一点海洛因开支不是问题，在香港，在沿海，一部份人把吸海洛因当作标明自己

身份的码样，他们相互攀比，看谁的海洛因纯度高，黄金有价，这东西无价，懂吗？再说了，毒品真是一种理想的产品呢，我们无需花费口舌兜售，顾客就会自动找上门来甚至会从阴沟里爬出来乞求购买……”

周京平再也不能忍受他的长篇大论了，他撑起身子咬牙切齿地说：“把那东西给我！我已经把地产转让给你了，你还要怎样？”“还有一件事，我是答应了人家的。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我是一个讲信誉的人，周老板。”

“说！说！”周京平觉得自己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其实，那声音听起来就象蚊子在叫。

“你得把核桃的一份归还给他。当初，我们有协议，他给我拉一个客户，条件是我帮他把他的那一份要回来。”

“你倒是在主持公道啊，你这个虚伪可恶的毒品贩子，你自己为啥不吃粉儿！你这不得好死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被公安局弄去蹲“鸡圈”的！”

“你以为你是好东西吗？你把你的合伙人弄成你的雇员，还要让那个老实人对你感激涕零，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读了大学，变得聪明起来，你将永远剥削人家，然后在他做不动时，给他两千元钱打发回家了事，是吧？可你就没想到，你是趁人家儿子要读大学的时机做的手脚哪！周京平，大学是白读的吗？现在的人都说知识贬值了，可小核桃就运用了知识对属于自己的财产作了一次成功的清算，怎么样，有文化还是好啊。”

“说吧，他要怎样？”

“他们要求占三友公司资产的50%。”

“他已经说过了，哼，他也想提刀抢人哪？15%！”

“45%！”

“那就17%吧。”

“40%！”

“18%。”

“35%。”

“20%。”

“那好，”老发道：“30%我看可以了，不要太贪，周老板，他是你的合伙人，可是这些年你花天酒地，而人家却只拿着三、四百元的月薪，年终奖也没超过五百元。认真说的话，他该追究这些年的一分一厘。”他转过身对气得差点昏过去的周京平说：“30%，纸笔拿来，搞定了。”老发说着，自己从兜里掏出钢笔，在刚才写过转让地产合同剩下的纸上写起来。他龙飞凤舞地写完之后，长长地出了口气：“总算是搁平了一桩事。这下我就不欠核桃父子的了。”

周京平咬牙切齿道：“如果我现在手中有一枝枪，我就把你搁平了。你不欠他们的了，可你又欠上我的了。”

“那不一样。你给买，我卖，我们谁也不欠谁。”他笑嘻嘻地说，然后又一脸正经：“跟你讲，你不能在核桃面前打翻天印啊，反正，我俩的关系已经是鱼水关系了，你不会跟我乱来的，他好孬也是我的远房亲戚，你得给我留面子。”

“你这个下流的烟毒贩，你那也叫‘面子’？少罗嗦，把那东西给我！”瘾头再次热浪一样劈头盖脑地朝他扑来，彻底失败的感觉使周京平哆嗦着，觉得浑身上下连脚趾头缝都长满了痛苦的皱纹。

“周老板，我讨厌你在这种时候还趾高气扬，你以为你是名人我是烟毒

贩就可以这样和我说话吗？跟你讲，我们烟毒贩也有人格，你应该说，求求你，求你卖给我一点点救命良药吧！”

“去你妈的狗屁人格！”

“说呀！”

“好吧，求你卖给我。”

看看老发不动声色，周京平又羞又恼，他又说了一句“求求你”，就再也克制不住大哭起来，他在床上翻滚着，泣不成声地说：“求求你，求求你，求你……”

老发丢下一大包白粉和一打一次性注射器，带着地产转让合同和核桃利润分成的协议走了。

“魔鬼！”周京平哑着嗓子朝他的后背叫了一声，这个魔鬼居然还回头对他笑了笑才走出了屋子。他终于明白，他就是使他上瘾的幕后策划者，现在，竟明火执杖地给他送来整整一打一次性注射器，那意思是要他再接再厉，步步升级让海洛因走捷径，直接进入血液。由于仇恨，周京平象打摆子一样浑身颤抖起来。后来，他让一直守在外面的满妹扶他起来，把黑儿牵进来，点起腊烛，摊开锡泊纸，贪婪地吸起来，不时把冒烟的白粉放到黑儿的鼻子底下。

当他把最后一口救命的青烟也吞下去时，他微微地伸了个懒腰，吁出一口长气，觉得身上的皱纹就被那青烟熨平展了。他觉得他本该再打一个惬意的呵欠，好在这熬了一天一夜之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一张嘴，却失声痛哭起来。

第 3 7 节

一早起来，齐娅就缠着小佬信，要他陪她去解放碑给她的婆婆买生日礼物，她说小佬信的母亲脾气怪，怕买来的东西她不喜欢。可这些天小佬信正在为贷款的事忙得焦头烂额，他在门口一边穿鞋一边没好气地说他没时间，他成天忙得烟尘蓬蓬的，这小女人也不体贴他，“让大脑壳陪你去逛吧，他反正有时间。”说完就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

辛木前几天回去了一趟，他是去拿照片的。那些旧城画在送到香港之前他将它们全部都拍成了照片。那时，每当卖掉一幅画，他就一手握着大把的钞票，一面对着存留的照片哀悼一阵并体验到一种卖儿卖女的悲痛。可江红总说他如此这般实在太矫情，那时，辛木就会跟她吵上一架，说她感情粗糙得象磨刀石。后来，剩下大量的画都因老青的经纪人的逃亡而丢失了时，随着一阵剜肉般的疼痛之后竟是一阵轻松：他终于可以彻底告别过去，面对未来，创造一种全新的画风。可是现在，尽管他觉得他找到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悲壮的感觉，可仍然无从下笔。他不知道，在他从新拿起画笔献身艺术时，究竟还差点什么好使他可以从从容容表达他内心那些难以明言的感受，他甚至想不起他从前在画里都表达了一些什么东西。于是他才想起回到把那些照片拿出来，仔细读一读。

可一走进那个他半年没回的家，江红在把他解聘之后，也算是报了一

剪之仇，如今，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她劝他还是回去上班，要是再过一学期就算自动离职了。她说只要他改掉过去那种散漫习气，并与唐结一刀两断，一切都好说。辛木淡淡地说，他都是快四十五岁的人了，有些习气是改不掉的，况且，那又不是什么坏毛病，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散漫的天性正是沉思冥想的温床。他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此话果然不假。而且，他现在好歹也算是个自由职业者，一个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了。他怎么可能再走回头路去重作冯妇当中学老师哄孩子玩呢？江红说，“黄辛木，不要为了去向那个被炒起来的金钱社会证明什么而荒废了自己，要知道，你只有画画的本事而无做大款的机遇，你的才智是为画画而生的，而绘画也得要有人去做的。”

辛木不耐烦地说：“又来了，你什么时候少一点教师爷的作派就会多一点女人味的。”他留下一个小佬信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你什么时候真正想通了要离婚，就拨这个号码。”恼怒的江红终于尖叫着说，现在就离！走走走！她象拉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学生一样拉着辛木就往外走，辛木也不挣扎，随她走去。到了楼道口，江红见迎面来了一个人，才赶紧松了手。

没想到，争取了那么久的自由，现在竟这么容易就到手了。看看江红如释重负一身轻松的样子他竟有几分失落。拿着那张意味着独立自主的白皮书，他突然发现自己真正是个没人需要的人了。心情沉重地回到那已不属于他的家里，只拿了画具和那几大本翻拍的油画照片，连冬天的衣服都没要就走了。

今天，他本来是想把他那些翻拍的照片找一张拿出来临摹，这些天来，他去画了些旧城速写，不知怎么的，他总觉得还不如以前画的好了。可小佬信要他去陪齐娅，也不征求他的意见，说完就走了。齐娅嫁给小佬信时，他已经不画画了。所以她总觉得，画画的人成天坐在家，是随时都可以放下手中的笔去干任何事情的。她一点也不明白，他就是坐着，也是处于冥想状态，而这种象圣人一样的冥想是不可以随便打断的。然而齐娅跟本不能理解什么冥想不冥想的，竟如得圣旨，欢天喜地地要辛木一定去，她说她要买好多东西，她一个人拿不了。辛木坐在那间小画室里，兀自生着气，他想他都成了他家的什么人了？跟班？小厮？这么一想，辛木就决定在近期内搬出去住。当然了，一决定搬出去，心情就好起来了，就决定最后陪一回齐娅。

当辛木跟着齐娅在解放碑逛得腰酸背痛时，齐娅也说走不动了。他们在一个汽水摊上坐了半天，一个喝了一瓶酸奶。付帐时，辛木和齐娅争了半天，齐娅说，好好好，这次让你。

辛木拿到找回的零票，好一阵不舒服：从南坪坐的士过来时，他只是装着要付钱的样子，齐娅却果断地拿出两张十元钞递给了司机。

辛木每次陪齐娅出门打的总是她付钱，她总说，她有钱，男人会找女人会花嘛。可每次坐在车上，司机都会以为他们俩是一对，而他就象是傍了一个富婆的相公。辛木一想到这，就感到耻辱，就想扔下齐娅在路上自己一拍屁股走人，可小佬信正在成他的经纪人，成为他的救星，辛木只好忍气吞声，暗自伤悲。自从进了小佬信的家，他发觉，在金钱这面邪恶的放大镜下，自己已经成了一条丑陋的变形虫了。

快到中午了，齐娅说去波波画廊看看，陪小佬信吃顿午饭再回去。

画廊里冷冷清清地，没有人光顾。小佬信也不在。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齐娅说她想看看库房，她要辛木帮她看看，有没有一副适合送她姨妈那种小学教师的画。在库房里找了一阵，辛木看见小佬信花了不少

钱收购来的真假古画，然后，他打开一个纸箱，却发现里面装的竟是几个月前小佬信说已经买出去的他的旧城画！

辛木呆呆地蹲在那里，象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抚摸着那些画，一时忘了自己是进来干什么的。直到齐娅进来，他才猛醒过来。

辛木在回去的路上一句话也不想说，他知道，他的画一幅都没卖出去，那些钱全是小佬信以卖画的名义给他的，目的是要他这一时间安心画旧城画。可是他都干了什么呢？“搓”书稿，打架，养海狸鼠，四处跟踪他的情人唐结，自不量力地和周京平较劲。无地自容了一阵之后，他立即又愤慨起来，他觉得小佬信完全不必扮演一个伟大的救世主形象，他何必非要他画旧城不可呢？如果它一定要灰飞烟灭，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小佬信凭什么要来干预他的生活，让他象个乞丐一样，在他的门下乞讨？

3 2 小佬信告诉辛木，他已经替他卖掉了他最近画的两幅画，可是只有 1500 元。辛木拿着那叠钱苦笑着说：“八十年代我的画就已经卖到五千元一幅，而现在……可笑！”

“好汉不提当年勇，”小佬信说，“你的画，就象是从生活这架躯体上扯下来的一块肉，血淋淋的，怪骇人，好不容易才揪到一个附庸风雅的买主，却又只肯出这点钱。你是不是觉得价太低？他问，你就不能画温和一点？他又问。

“不能。”辛木坚决地说。“算了，反正我投资了海狸鼠，又可以‘搓’书稿，不在乎这点损失的。”

小佬信一听他买了海狸鼠，就生起气来。他想说，几年不见，他怎么就变得如此浮躁了？可他怕伤害他，只是说：“哎呀大脑壳你这段时间安心画你的旧城吧，但愿你不要再为眼前的利益胡思乱想了，如果没地方住，就住我那里也行，我给你挪一间画室出来。晚上我回来也有人陪我摆龙门阵，齐娅这种女人，也就只有做家务陪睡觉的功能。”小佬信穿好外套说他要出去办点事，吃过晚饭才回家。他要辛木早点回去，免得齐娅在家里老等。

辛木租下那套一室一厅房，母亲和辛作搬进去，加上几对海狸鼠，就显得很挤了。根本就没有他插足的地方，更不用说画画了。好在小佬信的家有三室两厅和一个封起来的大阳台，足够他在此暂时栖身。他从心里感激小佬信，他告诫自己：至少在他还住在小佬信家里时，无论他的画卖多少钱他都不要表示不满，否则就太不知足了。可拿到那 1500 元，还是忍不住说了那番话。

旧城的拆除一天逼近一天，可他在这半个月里却在写龙大侠要的，被小佬信称称为“怪力乱神”的书。他很后悔接下这差事。甚至在心里咒骂龙大侠，觉得他不该做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来给他这样一个挣钱的机会。开头他以为真是龙大侠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当他面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资料时，才知道，要把这些零散的，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捏拢来有多难。当他好不容易把那二十万字捏拢来，交给龙大侠，等着他付给他 3000 元稿酬时，他却只付了他 2000 元。理由是：他不善写作，他通读了一遍，结构混乱，他还得请人整理，得把那 1000 元付给整理的人。

这事他连小佬信都不好意思说。显然他是被龙大侠这种认钱不认人的家伙打整了。可他头一回搓书稿，自己也没有信心更无好坏的标准。只好退一步想，如果书出来仍是原样他再找这家伙算帐，那就留着眼睛看吧。

半个月后，辛木拿着那叠不知在哪里搞到的清样找到龙大侠，要他解

释这种原封不动地印出来是怎么回事，并要他补上那一千元。可龙大侠硬说那书稿是另找人整理过的。“有证具吗？”他笑嘻嘻地说。辛木只有一份原稿给了龙大侠，哪里拿得出另外的证具？当他猛地意识到自己被龙大侠耍了时，一气之下就朝龙大侠扑过去。这些年辛木四体不勤做着人民教师，哪里还是大侠的对手？两个回合就被弄翻了。

那天我也在场，也许辛木觉得当着我的面被人弄翻在地很没面子，竟发疯一般再次冲上去，要和大侠拼命。我知道，辛木这段时间一直不顺，从银座出来后就没高兴过。今天的打架，更能说是他狂怒心情的超级爆发。看见两个大男人为了这一千元钱竟大打出手，看见辛木为了这么一点钱已经丧失了他一贯的绅士风度，我简直觉得无限地悲哀。炮制文化垃圾、养海狸鼠、陪小佬信的夫人逛商场看电影、和周京平失败的较劲、和龙大侠打架，他现就如此热衷于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啦？

人民公园晚饭后出来散步的老人漠然地在一边踢腿弯腰或气沉丹田，而我在一边抄着手看他们打架，心情跟那些老人一样漠然。龙大侠气喘吁吁地喊：黄辛木！你那时端了我那颗“麦子”，她现在惨得很哪，那兵二哥转业到地方现在又被优化组合掉了，两口子在大渡口摆地摊，为了五角钱和人吵架，看了都让人心酸。她要是跟了我，哪会吃这个苦？我现在就是要让你也为了一点点钱发怒。给你讲吧，老子有钱，但就是要宰你。老实说，象你这种穷光蛋，被我宰一下倒是你的幸运！

辛木的自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他大叫一声再次笨拙地扑上去，准备拼个你死我活，联防队的人却来了。龙大侠认得其中一个，他拉拉领带牵牵衣摆，竟若无其事地对那人说，他们在练摔跤。随后就和那个拧警棍的人勾肩搭背地扬长而去。

看见辛木怒气未消的样子我有些害怕，我说，我们走吧。辛木却说他要在这里等唐结。

他和她约好7点钟在这里等，晚上去看那场根据玛·杜拉的《情人》改编的电影。他鼻青脸肿地望着我小声地说，陪我一会儿，好吗？我不忍心把他一个人丢在雾气四起的黄昏里，就在公园的长亭里，一人要了一杯茶。我说，你真潇洒，打完架还要约会。

满腹怨气的辛木并不认为我的话有多幽默。他用茶水漱漱口，待嘴里的血污清洗干净之后，便开始攻击有钱人，他那语言的机锋在这个下午六点钟，从被一个心存宿怨的富人打得唇角裂口的嘴里啤酒泡一样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在把天下的富人都糟踏了一遍之后，他的气丝毫未消。他自言自语说：“龙大侠，我一向认为他是个街头英雄呀，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妈的，英雄消失了，骗子产生了。”

“为了他年轻时候的‘麦子’，他仍不失为一个英雄。”

“这真他妈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还好，你还算幸运，宰你的人至少还不是个等闲之辈。”

辛木象被人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他龇牙裂嘴地指着我说：“你这个新闻婊子，你用你操练纯艺术的才华来写有偿报导恭维有钱人，捍卫他们醉生梦死的权利，捍卫他们用钞票换来的特权！你卖身求荣你得了好多报酬？说！”他瞪着我那样子就象是要打碗凉水一口把我吞下去。我吹开杯中的浮茶，小口小口地啜饮，不打算理他。在这种骂不还口的冷静中我渐渐发现了一个真理：男人在事业上不能成功就会转而折磨他身边的女人，可他们的暴

躁到头来却注定了要把自己撕成碎片。我该离他远点呢？还是给他更多的帮助？我呆呆地看南岸的文峰塔针尖那么细在灰色的天幕下发着淡淡的光泽，渐渐地，就被升起的江雾罩住了。

辛木象个恶魔一样，开始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正式攻击我。他说，这个世界一会儿看重名誉，什么作家、画家、科学家甚至大学生都成了一种名誉的象征，视金钱一为粪土；如今，所有的“家”都一文不值了，钞票、大亨都被你们这些败类捧到了一个至尊的地位，安贫乐道过去被视为美德，转眼间就成为了笑谈。最后他几乎是喊着说：“‘发财救国’不是你喊的口号吗？你这个资本家的乏走狗！”

“看在老天的份上，不要对我引用我说过话，辛木！如果此时此刻有什么使我难受的事，那就莫过于此了。”我被他触到了痛点，只好央求他了。

于是辛木才满足而恶意地笑了笑，可他那肿起来的嘴巴在那一笑时，却露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狰狞。

这时，唐结披着长发，穿着这个季节看来太冷的超短皮裙楚楚动人地走来了。

辛木看看表，七点二十分。他们要看的电影离开场只有两分钟了。辛木重新生起气来。

唐结问他脸上是怎么回事时，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说：“你打扮得这么性感去上班，是想勾引你们老板吗？你姗姗来迟，你在办公室里和你那个肥老板干啥子去了？”

唐结气得脸色发白，她站在那里本想坐下，却在一弯腰时又站直了身子。辛木低头喝茶，不看她。半晌，她和解地碰碰他的手，他却故意把手缩回去了。这使唐结心中一冷，她几乎是喊着说：“你究竟要我怎样黄辛木？你自己没本事却找人出气，你折磨女人算啥子英雄？”

“对，我没本事。”辛木辛酸地一笑，立即又恼怒地喊道：“×你三十三！”

“下流！下流！”她也冲他喊。

“当然下流啦！”辛木一脸恶意的笑：“对你来说，因为不是款爷，高尚的爱情冲动也成了淫佚下流的肉欲。在床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爱被很不体面地歪曲了。”

唐结苍白了一张脸，呆呆地看了辛木半分钟就猛地转身走了。

辛木欠起身朝她喊：“回来！哪去？”

“去让那款爷脱光衣服！”

第 3 8 节

有关部门通知周京平，临江门马上要拆迁了，他在前年买下的那个小院也在拆迁之列。

他得立即搬迁。那个有三百平多米的小院是徐玉的房产。前两年，他只花了 18 万元就买下来了。所有的人都说他捡了个“落地桃子”。

前两年，徐玉在几年的养病中刚有了一点起色，可她那不成气的汪泗却在穷极无聊之中，同一帮吸毒团伙混在一起，竟然也吸上了白粉。开始时，

徐玉只当他打麻将输了，成天找她要钱，她想他只要不去偷去抢，不惹事生非，输点钱也无所谓，花钱买平安嘛。汪泗才十九岁，他老娘有的是钱，等他长到二十五岁再去找事做也不迟的。可是他要的钱越来越多，间隔也越来越短。而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终于有一天，她看见汪泗和另外一男两女躲在楼上他的屋子里，拿针头在往自己胳膊上扎时，才发现汪泗的两只手臂上尽是针眼。

而且，由于汪泗没有更多的钱买白粉，他用的是代用品，盐酸二氢埃托菲，那种沉淀物太多的口含片已使那些针眼发炎化脓了。当她发疯似的扑上去抢汪泗扎在手臂上的针头时，汪泗竟六亲不认地一脚踢开了她。

汪泗冷淡地看着他母亲在地上缓过气爬起来，突然又一脸放光地说：“妈妈你不晓得，药推进去，血回出来，那一秒钟你不晓得有好舒服哟！”

徐玉听得七窍生烟，扑上去一巴掌打在汪泗脸上：“狗日的不成气的东西！吃起粉儿来了！你外公解放前就是吃粉儿吃败了家的！”她哭着再次扑上去在汪泗脸上一阵毛打：“金山银山都吃得下去呀！你这个败家子！败家子！”她那歇斯底里的叫喊变得十分地凄惨，因为她再傻也知道，用针头注射，说明她的儿子已经不是一般的瘾君子了。

不用说，接下来便是徐玉对儿子的经济制裁，而反制裁的行动便是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偷出去买。买光之后，便是要挟徐玉，如果不拿钱给他买白粉，他就要烧房子。可是，当儿子毒瘾发着时，那样子又实在惨不忍睹。戒毒，吸毒，吸毒，戒毒。徐玉已经被儿弄得经疲力尽。她那十年来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二十万人民币，就这么被儿子在吸毒戒毒的轮回中淘得所剩无几了。

戒毒所的医生告诉她，汪泗得脱离这个环境，脱离他那帮吸毒的朋友。她决定卖掉房子，另买一套商品房。然后带上汪泗去北方她姐姐家住上一阵子。等汪泗把“心瘾”都戒掉了再回来。就在徐玉急于脱手房子时，周京平得到了这个消息。

当他听说她的儿子因为吸毒淘光她的积蓄，他对她的仇恨就消弥了一半而生出许多同情来。他听说她要卖房子，就有点动心。他想如果他去买下来，给她一个好价，也算是帮她一个忙。不管怎么说，他是他在这座城市遇上的头一个女人。没想到，去打听消息的核桃回来说，徐玉一听是他要买，就把他狠狠地涮了一顿。核桃说：“她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她说……”

周京平挥挥手，让他不必往下说。他最烦核桃的，就是他常常把别人背地侮辱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给他听，而且还要观察他的表情。核桃说：“你何必非买那婆娘的房子呢？”

“你不懂。”

“那婆娘说，一个给她洗内裤发迹的人是买不起房子的。”核桃还是找机会飞快地说完了这句话。

“我×她祖宗八代！”

“她说你是靠行贿行骗出卖朋友才有了今天，她说你买不起就不要装相了。她价都不跟我讲。”

“我连你一起×！”龇牙裂嘴冲着核桃吼了一声，冷笑道：“说实话，本来我是不大想买她的房子的，但现在，这房子我买定了。”

周京平在两周内安排了七、八个人假装去徐玉那里看房子，出价一个比一个低，把她那一楼一底的小院说得一钱不值，把急于脱手的徐玉弄得心

灰意冷，只想一把火烧掉那破房子。

然后，周京平再次派核桃出马，事情竟以意想不到的顺利谈妥了。周京平以为是前面阴谋安排的结果，殊不知，这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去公证处那天，周京平开着他新买来的银灰色凌志轿车，拧着手机，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气宇轩昂一副款爷派头；而昔日又白又胖，皮肤猪油一样白皙细腻的徐玉，皱皱巴巴地站在那里，憔悴得象一堆榨过油的油渣。旁边，是她那形如枯槁的儿子。

周京平仅以徐玉最先的要价买下了她的房子。

那一瞬，直冲脑门心的胜利感使他有点头晕。他一直觉得，仅仅赚钱是不够的，他得挨个摧毁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要让他们永远记住：曾经被他们踩烂骨头的人，有朝一日是可以踩到他们的头上去的。

办完一切手续，拿到二十万块钱之后，徐玉只说了一句话就调头走了。她说：“不错嘛，终于人模狗样起来了。”

可是走了两步，她又突然转身追上来，象所有输得起的弃妇那样，抓着车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勾子夹紧，红苕屎滋阴壮阳哟，农头儿！”

刚刚体会了一点胜利感的周京平，这下简直气得发抖。他在重庆蹬打了十几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别人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他刚刚雇来的这个女秘书，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在向他暗示，她想上他那张式样简单却宽畅软和的大床。她那高等学府的学历，她那干部家庭的出身以及她那良好的举止和教养，都让他不由自主地努力做出一种与她相应的作派。他本来不让她跟他一起来，有核桃在就足够了。可她千般撒娇，一定要跟着他。他让她坐在车里不要下来，等他办完事他们一车开到扬子江饭店去“搞消费”，没想到，徐玉在最后一刻狗嘴吐恶言，把他精心打扮的上等人形象全打碎了。这些可恶的城市人！往往在关键时刻，就会钻了一个知情人出来。提醒你，你的红苕屎还在“勾子”里夹着，永远也屙不干净。这些自以为是的城里人，认他们全都见鬼去吧！我要一个一个收拾他们，让他们晓得我周某人的利害。

可是核桃却安慰他说，她是输家，你不必如此生气。而且你最后买下了她的房子。你是赢家，你气啥子嘛？

周京平仰头大笑着说：“对，我是赢家，我要永远做赢家！”

女秘书无意中回头，却看见核桃在后座上盯着周京平的后脑勺冷笑。

没想到，周京平买下那小院才一年多，就有消息说这一带将要拆迁，要修魁星楼。周京平一听就觉得自己有点亏。他选择了回到临江门。拆迁办公室的人说那得等上三五年，三五年之后，他们将还给他两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尽管到那时，两套房子的价值远不止二十万，但是此时此刻，被白粉缠身的周京平，却有一种今天不知明天的揪心感觉。

昨天，他们来通知他，要他把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推土机要清除地皮了。他今天心情很好，出门时吸足了白粉，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可以面对一切不顺心的事。可是当他站在临江门天桥上往下看时，却生出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来。由于旧城的拆除，他这一方霸主的势力正在逐日缩小，原先那些加工成衣的缝纫班子因为旧城的拆除，也因技术的成熟，都独立出去不知搬到哪里去了。那些过份依靠他接活的班子，现在为了留在那一带好与他的公司连系，只好以更高的房租在尚未拆除的附近房子里住下来。但由

于加工人数的骤然减少，过去那种在加工费上他想怎么压价就怎么压价的局面正在消失。而他这种所谓“松散型服装企业”就将只剩一个空壳。尽管他有一个开服装厂的老丈人，但他也感觉到已经驾驭不住他们。他在江北买下的那块地皮却依然荒着，他被白粉缠身，已经没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建自己朝思夜盼的服装厂了。

身边有几个人大概也是临江门的老住户，在那里指指点点。周京平有些后悔当时一气之下买下这幢小院。他记得那时他正忙着对付税务官的查帐，把买房子的事全权交核桃办理。

之后就是请那王税务打麻将。毒瘾是那时染上的，徐玉的儿子吸毒，接着他又被人“医”了个闷鸡，然后，是核桃的舅舅老发拿白粉难他治病，还说是救他一命。这发生的一切，其中有没有什么更为险恶的联系呢？

作为一个瘾君子，将需要越来越多的麻醉品来维持一个人类正常的形体。他的财产总有一天会因此而消耗殆尽。是谁这么仇恨我，要用这种方法来搞得我倾家荡产并置我于死地？这是不是上天在惩罚我？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夜幕的掩护下，周京平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欲哭无泪。

第 3 9 节

小佬信的贮藏室是小饭厅外朝西的那个封起来的阳台。他们把杂物堆到当头的一角，摆上小佬信多年不用的画架，就算是辛木的画室了。阳台采光很好，在这个十一月的暖冬，每天下午三点一过，太阳就斜斜地照在他的左边脸上，又一点点下移，直到把辛木的左臂外侧晒得发热了，太阳才一点一点地褪去它的光芒。

早晨，小佬信的老婆齐娅，进来把阳台和饭厅之间的玻璃门擦得明晃晃的。辛木坐在画架前，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他跟小佬信的对话。

这些天，辛木都在小佬信给他提供的这个窄小的画室里，整理前几天在临江门画的速写。他要趁着感觉还没消失就赶快把它抓住。可是辛小佬信看了他这几天在室内整理的画，说他画得太紧张了，完全不象他过去画的那样从容。他说：“从构图到用色用线都显得很冷漠，而且，”他迟迟疑疑地说，“而且很丑。”

辛木说：“冷有两种，热到极处的冷；根本没热起来的冷。而我，你看好啊，是前者，懂吗？前者！”他说，他就是要用那种丑陋的形式，用一种足以冲击视觉的形式给难以言说的东西命名，给即将消逝的世界呈现面貌。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所背叛了的梦想与他们忘却了的罪恶。

“大脑壳，你烟火气太重了。你就不能婉转一点？”

“换句话说，就是媚俗一点？”

“不，我的意思是，你得要有基于生命的苦难而达到生命快乐的情怀。”

“这是媚俗的堂而皇之的说法。”辛木高傲地说，“凡高是这样说的，你听好啊：‘我要怀着感恩的心情画画，我画的画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个团体某个画廊，而是借此叙说人类的真情实意。’”

“你不要拿凡高来威胁我。”他指着一张色调很暗的画，“这是什么？”

“这是分崩离析无路可走的心灵图象。”

“你现在情绪不好，我们不谈这个。”小佬信让齐娅重新泡两杯茶来，开始说起他生意上的事来。他说他要去北海投资房地产，决心已定，他说那些入市早的人已经捞了一大把了。

我就是在他们前面的对话已经结束之后才去的。我住的地方离小佬信的家很近，辛木现在住在这里，我自然是要常常去看看他的。当齐娅给我开门时，我听见小佬信正在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那不是一桩平常的买卖，300%的利润哪！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说：当资本有了15%的利润时，经商者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时，就可以飘洋过海；有了100%的利润时就可以铤而走险；在有了300%的利润的刺激下，就可以上断头台。如此巨大的利润，下地狱我也干！”他的眼睛放着光彩，满脸都是神往：“大脑壳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一个画廊，一套住房作抵押，算什么呢？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嘛，也许我会破产，被羞辱，被扒光，也许穷途末路或者断一条腿什么的，可是如果我赢了，你们好生想想，投资300万，利润一千万！那是怎样一种动人的景象？那时，你我就可以过起王公贵族的生活，可以象巴黎的艺术家那样，喝咖啡，画画，追逐漂亮女人……”

“你敢！”齐娅在一边尖声叫着，嘻笑着扑过去要打他，却被小佬信捉住手腕，在脸上咬了一口。

看着齐娅夸张地叫着跑掉了，小佬信摇摇手，制止了正要劝他的辛木接着说：“这当然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市场，但它也充满机会啊！我把自己放在了在个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市场上，独立决策，自负盈亏，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后来，辛木送我回我的住处时，我要他关心一下他的小弟辛作，我说他正和一个唱歌的人住在一起，快要把人家的女朋友气疯了。他说，辛作已经不可救药了，除了画旧城，除了挣钱，除了唐结的她的幸福，我唯一要关心的是劝阻小佬信不要拿画廊作抵押往火坑里跳，不要去炒什么房地产。

看来，辛木的预感是对的。小佬信，这个富于同情，具有侠义心肠，热爱绘画真心真意想帮辛木一把的人，热情而固执，想多快好省地进入富人的行列，然后一掷千金周济天下的贫穷艺术家，却壮志未畴，流星一般掠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辛木坐在懒懒的阳光里，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左边，喧闹的市声被隔音很好的铝合金窗户减弱了，竟象是从遥远地方奔来的风雨声，疲弱地撞在玻璃上，碎成了纸屑漫天飞舞，听了反倒让人心静。右边的玻璃门外，齐娅在外边走来走去做家务，嘴里哼着一首流行歌曲，细碎的声音在窗外市声的映衬下，使这三室两厅的屋子显得格外地宁静。辛木辨别了很久，才弄清她反复唱的那两句竟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采，自己为自己悲哀。

辛木一时呆在那里。这种二十三、四岁的小女人，懂得什么叫自己为自己喝采，自己为自己悲哀？什么叫“时光不再”？她懂什么？他真想求那小女人，叫她闭上她的嘴巴，不要拿这么两句如此深刻的歌词来折磨他。可她还在哼哼地唱着，象一只小在那里无意识地叽叽喳喳。

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采，自己为自己悲哀。

她唱得那么欢乐，让人觉得哪怕是一个悲哀的硬块，都会在她那湿润的口中含化。

辛木想起他和小老倌从渡口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和唐结吵了一架，冲上街去，才发觉他已无处可去。家，已经是完结了，他又不肯回母亲那里去，他不想在他和江红的事情上再去糊弄母亲。那晚辛木敲开小佬倌的家门，他的小妻子齐娅就穿着一件粉绿色的，长及脚踝的真丝睡裙，脸上红扑扑地显得温柔而楚楚动人。他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不要见外，这里的门永远为他开着。那时他想的是暂时住一夜，明天就去跟唐结道歉，然后就到她那里去住。那时他一想到可以每晚搂着唐结共拥一床被子，就感到全身的每处毛孔都张开了，象一个个欲望大开的嘴巴。那晚他在小佬倌的沙发上睡得很不安稳，第二天醒来，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他想他再不能在小佬倌的沙发上睡觉了，尽管那沙发花了他五千多块钱；尽管小佬倌一再强调那沙发是真羊皮做的。那时他想，哪怕沙发是真人皮甚至是天使的皮做的，也不如同唐结睡在一张硬板床上舒服。可是没想到，他竟要在这许多张羊皮缝制起来的沙发上安营扎寨，夜夜梦见那些被剥了皮的羊向他咩咩叫唤。

齐娅正在以饱满的热情做着家务事。他想，曾经在婚姻问题上受尽折磨的小佬倌有福了！这个身高最多一米五零，长得精致小巧，温柔多情的袖珍美人，整个身体都显出饱和的韵致。这种饱和是每一个画画的人所欣赏的。他想小佬倌一定画了不少她的裸体。齐娅开始擦地板了。她把洗衣粉洒在镶嵌了图案的木地板上，铺上一张抹布，再用她那穿着粉红胶靴的右脚踩上去，溜冰一样滑动起来。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毛衣，一条高弹牛崽裤，有荷东唱的那首节奏感极强的《再来一遍》作背景，齐娅的“溜冰”就象是在跳迪斯科。她灵巧地扭动着她那被牛仔裤箍得紧紧的臀部，多少有点卖弄的意思。

齐娅真是个好姑娘，她把擦地板这种苦役一样的家务事变成了娱乐，而小佬倌却常常嘲笑她，说她只知道逛商店买衣服，却不管买回来的衣服有好俗气；只知道狂热地擦地板，洗厕所，厨房却脏得象茅坑。

午饭只有他和齐娅在家吃。小佬倌打了一个电话回来，说晚饭也不回来吃了。齐娅叹口气放下筷子说：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晚上我一个人又要害怕了。苏林常常很晚回来，一年中起码有大半年我是一个人呆在家里。苏林有他自己的心事，可很少跟我说。偶尔说起一些关于画画，关于画家什么的，我也不懂。有时他叹气，面对一大堆钞票也叹气。我真不明白，做生意么，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还叹啥子气呢？她呼呼地喝下一大口汤，自言自语道，搞不懂，也不想搞懂。她顿了顿，说，过去我有我自己的朋友，当然啦，朋友么，就有男有女。可是结婚后，和他们就没有了往来。她唬着脸，学着小佬倌的声音：跟一帮毛桃子混，有啥子意思嘛？齐娅由于生气，脸上的红晕就漫到了耳根。她象孩子一样嘟起沾着酱油和一颗葱花儿的嘴唇，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然后抬起头来，报歉似的一笑，说，我不该给你讲这些，你莫跟苏林，讲啊！辛木笑笑，我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齐娅吃完一大碗面条，把剩下的面汤倒进厕所，拿着空碗站在屋中央说：其实，他这是对我的年轻存有戒心。

是的，这小女人的确年轻。她的好胃口，她嘴里包着最后一口尚未嚼碎的面条，站在那里大声说话毫不顾及自己形象的样子，都在向人宣布她的年轻。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深刻地表明，她和小佬倌是两代人，她进入不了他的世界，也不想进入他那个在她看来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世界。

辛木说，“你大概误解小佬倌了。”

“小佬倌？他叫小佬倌？”齐娅哈哈大笑起来，把嘴里的面条全喷在了

辛木身上。她不好意思地拿来餐巾纸，替他擦掉衣襟上一截一截的面条，边擦边说：“这绰号太形象了，太形象了，他确实实是老姜疙瘩小老倌一个！”说完又笑得弯下腰去，哎哟哎哟直喊腰都笑痛了。

辛木在一边看她笑得那么快活，便也笑起来，说，齐娅你的笑声真好听啊。书上形容女孩的笑声象银铃般美妙，直到今天才对上号。

齐娅马上不自在起来，她使劲绷紧脸，不让自己再次爆发出一场大笑，把一张胖嘟嘟的脸憋得通红。终于，还是忍不住，一屁股坐在光洁的地板上，脑袋埋在膝盖里，笑声闷在两腿中间，发出奇怪的咯咯声。

齐娅笑够了，坐回餐桌边，“苏林从不说我的笑声好听，他不欣赏我。”

这下轮到辛木不自在了。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他比她的丈夫更懂得欣赏她。

然后她说，她对丈夫大学班上的同学已经了如指掌。她说，苏林，哦，不，应该叫他小佬倌，小老倌最佩服的就是你了。他对你的画，你这个人佩服得不得了。她说她还记得辛木的绰号叫“大脑壳”，就因为他书读得多，脑袋里东西装得多。她说，苏林说你写得一手动人的爱情信，就是石头也要动心。齐娅说着就停了下来，叹了口气，说，“苏林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什么动人的信，哪怕一张纸条都没有。我晓得他能写。我晓得，你们两个当时在班上都是笔杆子。他其实根本就瞧不起我，他觉得我看不懂。”

不是，不是的。齐娅，小佬倌太忙。认识你时他已经在做生意了，哪有心思写什么爱情信？辛木想，这个天真的齐娅，把少女时期延长到二十四岁的齐娅，梦想着甜蜜的爱情呢！

她真不该嫁给小佬倌，他如今哪有那种心情呢。况且，他把他那些甜蜜的深情都消耗在那背叛了他的前妻身上了，只剩下一点爱情的残渣给患了爱情饥渴症的齐娅受用。

后来，齐娅突然说，“我好想见见你那个唐结。配得上你的，一定是很聪明漂亮的女人罗！”

辛木奇怪地问，“为啥这么说？”

“你潇洒。你有一种不比一般的魅力。”

辛木听了呵呵一笑，想起唐结在初见他时也这么说过。还有江红。在她们眼里，我是最好的情人。我身高一米七六，手指修长，举手投足都显出一种非凡的气质。我八十年代就开始卖画，似乎提前进入了中产阶级，我有钱时出手大方，不停地给江红，给林林以及后来的唐结买她们喜爱的小玩艺儿。后来，那些运到香港的画渺无踪影了，可我和她们大手大脚用钱的习惯却保留下来了。这些年来，我只能零零星星挣一点小钱，却做出一副千金撒尽还复来的样子让她们认为我虽无中产阶级的实力却已具备中产阶级的派头。可她们不知道，我有多累。而她们更不知道，正是这种让她们动心的魅力下面，掩盖着人们难以接受的阴郁和软弱。

齐娅见辛木半天不说话，便把碗筷收到厨房，说她那天看见七星岗家具总店有一种很好看的梳妆台。她想去买回来。辛木说，你不是有一个够气派的梳妆台吗？那个太大，有点蛮，我要一个小巧的。你陪我去。齐娅的口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她说：“你已经画了一上午，该休息一下了。”

“我还没动笔呢。”

“哎呀！”齐娅娇滴滴地拖长声音叫道。

辛木只好答应了。可是事后，他总有一种被支派的感觉堵在心头。

第40节

春天一过就要考虑冬季的服装了。服装的淡季马上就要到了，周京平却接手了一批“跳楼货”，那是一家面临破产的小批发公司为挽救他们本身就不那么红火的事业而抛出的最后一招。用现金付款的方式，他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吃进了这批数量也大得惊人的人造棉，打算生产一批太空服，抢占今冬的批发市场。他要唐结在这个月里设计出至少五个样式的太空服系列。

唐结得到指示，就着手到布料批发市场上去看面料，画效果图。那些天，她想就自己的设计图征求辛木的意见，可辛木根本不见人影，她想征求安小竹的意见，而安小竹那几天情绪似乎也不大好，还没到下班时间人就不见了。唐结独自画着草图和色稿，心里生出许多空落感来。

周京平要核桃在他不在公司时代管公司的事务，核桃问他要去哪里，周京平烦躁地一挥手，说不该问的就莫问。核桃心里老大不高兴，没吱声。他问他要几天回来，周京平站在国际村的街边说，十来天吧。说着就招了一辆的士，上车走了。

周京平深知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当他察觉自己吸毒上瘾时，如果及时戒是完全来得及的。可是，商务的繁杂使他常常感到心力交疲，而情感的无所寄托也使他破罐破摔地放纵自己。如今，吸毒对于他，已经既无快感更无所谓的幻觉，仅仅是为了缓解痛苦而已。三个月前，他听说有一种叫做“盐酸二氢埃托菲”的镇静剂可以帮助戒毒，他就开始服用那种口含片。当他发现他对这种口含片的用量越来越大时，才发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对这东西产生了药物依赖。有一天，他独自到一号桥那家药物戒毒所去了一趟，谎称他的亲戚要来戒毒，他先来看看。那个长有一张娃娃脸的女院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在一间病房里，他看见一个年仅十九岁的男孩，脸色发青，皮包骨头，仅剩一个人的形体。医生告诉他，他那长期用盐酸二氢埃托菲进行肌肉注射的臀部已经形成了一个拳头大的脓包，里面都烂出一个坑了，只好开刀取脓。那男孩的眼神散乱，含混且暧昧，完全聚不起焦。当护士进来给她打针时，他竟支起身子喊：小姐，大针头才过瘾！拿大针头给我打针嘛……

在另一个病房里，他看见一个形销骨立的女病人盘腿坐在床上，对着一张摊开的纸片发呆，院长三脚两步冲上前，抓起那纸片中的白色粉末说，你，你怎么违反规定把这东西带进来了？那女人鬼一样笑着，说，“别生气，这是墙上刮下来的石灰粉。”

“那你这是干吗？”

“看看，”她说，“哄哄眼睛。”

周京平觉得简直惨不忍睹，就退出来了。

在院长办公室，女院长说，那盐酸二氢埃托菲，原是晚期癌病患者的强镇痛剂，它的药用较果是玛啡的一千倍。目前已经被吸毒者当作了代用品而上瘾。周京平听得心里发毛，就匆匆告辞出来了。

周京平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样逃出那戒毒所的了。一路上，他的脑袋里轰轰乱响，女院长最后那段话使他感到万分恐惧，而那个戒毒病人面对一

撮石灰过“干瘾”的惨状，也使他感到窝心地难受。

几番思虑后，他决定自己在家硬戒。

那就最后吸一回吧。

当那些白色粉末化作最后一缕青烟，从呼吸道进入血液，那张烤得发白的锡泊纸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张巨大的尸衣，铺天盖地的朝他张开，使他欲挣扎而不能。他觉得，他如今已不是什么成功者了。许久以来，他感觉不到从心灵到身体的任何强烈的愉悦感，无论是成功的愉悦还是性的愉悦。一年来，他被白粉埋葬了，只剩一副被囚禁于毒品之中影子。他的事业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了。一年前他在江北买下一块地皮，打算在那里修厂房正式弄一个象样的服装厂，却因这一向他的毒瘾大发搁下来了；上个月，一家倒闭的制衣厂要卖一条半自动流水线，价格很低，但他那天和人家谈到一半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怕他一打起呵欠喷嚏来，涕泗滂沱的败露了吸毒者的身份，赶紧抽身走了。结果，那条流水线被朝天门一家正在掘起的批发商买走了。那批发商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制衣厂，这流水线对于那批发商无疑是如虎添翼，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在朝天门和他周京平分庭抗礼；就在前天，他仔细看了帐目，发觉小核桃的帐乱得一塌糊涂，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不翼而飞，他却把帐做平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和大新公司通了个电话，才发觉他一向信赖的小核桃在与大新公司做那笔交易时，背地里捞了一把。虽说数目不大，但足以让他痛心疾首：他如此器重的人，认为最可靠的人，竟然也在背后挖他的墙脚！

可是，当他质问小核桃时，小核桃竟振振有词地向他摊牌说：他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愤怒的周京平当时就被小核桃打垮了。以治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核桃说完后，又补充一句：这是天报应，你要解雇我吗？可惜，你那不光彩的吸毒史也就随之公诸于众了。他想问小核桃是不是想要挟他周某人，但他却觉得整个身心都软软地没有力气，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周京平说他要出一趟远门，要他交出财务章，他意识到，如今，小核桃的存在无疑是一枚定时炸弹了。可小核桃说，这财务章已经不应该是他周老板一个人独有的了。周京平想想说，那好，我这次出门要预支五千元，给我划张支票吧。小核桃不知是计，拿出财务章和，周京平眼疾手快，一把就夺过来了。他冷冷地笑着说：你认为这个公司即然有一份是你老头子的，就好好看着这个家吧，你拿一个瓜分三友公司的方案出来，等我回来我们再商量，这几天我也想想，我会认真考虑你家所占股份的事。

周京平握着财务章，大踏步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庆幸地骂道：小癞猴，你还嫩得点儿呢！

算算日子，他买那块地皮的贷款也快到期的了，如果他在近几个月不能有所作为，他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而小核桃的背叛，他对他吸毒了如指掌的情形，都使他对这个长得毫不起眼的年轻人感到恐惧。他想他要是再不下决心戒毒，他将在最短的时间里被那父子俩搞垮。可他不愿去戒毒所，他觉得那样有失身份。

回到屋里，满妹妹告诉他，刚才有个老头子来过，说他的女儿佳佳病了，好象是肝炎，已经住院了。肝炎？不会吧。好好的孩子怎么可能得肝炎呢？满妹说，那老头说，都是他拿回家去的那些玩具害的，那些玩具佳佳老是拿到嘴里咬，后来经医生的提醒，才发觉那里面的瓢子脏得要命。满妹说，

如果不是她提高警惕没开防盗门，那愤怒的老头肯定要冲进来把屋子砸个稀烂。

周京平此刻满肚子想的是如何戒毒，没在意满妹说了些什么。他想这八成又是他那鸡爪子老婆诳他回去。回去做什么呢？每次回去，除了大把给她钱之外他还得尽丈夫之职，可他至从吸毒以后，在性方面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除非是那种特别性感的女人，除非是他心爱的女人。可是现在，谁是他心爱的女人呢？

前年他刚刚兼并了红星服装厂，他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得到家秀上班那家明月皮鞋厂破产的消息。那时他的女儿都三岁了，但他对家秀的那份情感却一直象一个硬块，顶在心头。他想这时家秀一定很需要他的帮助，他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她已离婚，他想他这下终于可以帮她一把了。

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家秀的家。她那泼辣的母亲以及另外几个老头老太婆正在打麻将。

周京平昔日的丈母娘一眼就认出她昔日的女婿来了。她抬起头，手依然不停地搓着麻将问他来干啥子？周京平本来满怀的激动，想要好好和家秀叙叙别情，不想那老婆子连坐都不请他坐，眯起眼睛说，你也跑到重庆来做“棒棒军”啦？

周京平一下就变了脸色。天！她还是对他报有那么多偏见，她认为他这种农村人，永远也只能在街头扛着扁担游荡，做下力的干活。他站在那里，说，“我来找家秀。”

“家秀？”老太婆的黄脸上立即大放异彩：“你晓得我们家秀发财了就跑来打巴壁啦？走走走！她把赢来的一堆票子放进衣袋里，一脸自豪地说：“走！走！我们家秀在睡觉，她下午还要和别人谈生意哩！”

周京平转身出门时，他听见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哪个？”随即，一张老得和他昔日丈母娘相差无几的脸就出现在他眼前。他慢慢转身，面对着家秀，无论怎样，她是他乞今为止唯一真爱过的女人哪！

家秀说，“是你？有事？”

周京平最后的热情终于被她那警惕的声音，冷淡的表情浇灭了。他设想了一千次重逢的喜悦，久别的悲伤，眼泪，叹息，然后他一掷千金地帮助她，得到她的她母亲的佩服，但这一切全都没有出现。

他最后看了她那不堪入目的脸一眼，没说一句话，走了。

周京平把抽屉里剩下的白粉全扔抽水马桶，拔掉屋里的电话，对满妹说，“任何人来了都说人不在，这两天我头痛病发了，需要绝对安静，我要是病得利害，你就打这个电话。”他拿出一个电话本，抄下一个私家医院的号码递给满妹，满妹见他说得这么严重，有些害怕：“叔叔，叔叔你到医院去嘛。”“不用，我不会死。”说完就躺到床上。仿佛是等待死神降临一般，他悲哀地看着天花板。渐渐地，他回想起昨天离开公司时和小核桃的那番谈话来，小核桃的话使他不寒而栗。小核桃说：我不过是用了一种比法律更有力的手段向你讨回我父亲应该得到的那一份。

不错，我是以恶抗恶。但是你作恶在先，我不过是步其后尘罢了。

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种惩罚吧？你活该。

我们有耐心等你想通这件事情，反正你是戒不掉了。你没听说“心瘾难戒”这话？

如果你要奋起反击，我不仅要把你吸毒的事捅给新闻界，还会把你如

何打整唐结，如何施计把她逼到公司来的技俩全抖出来。从现在起，公司利润我父亲得和你平分，我的年薪要提高到至少两万元。

周京平放下窗帘，感到绝望象冷水一样从脚心往上漫，一直浸到了头顶。他发觉自己已经被核桃父子掌握在手中了，如果再不行动，他十多年的辛苦就会毁于一旦。昏暗中不知躺了多久，他开始感到全身发麻，心跳逐渐加快，皮肤奇痒，手脚都麻木了。黑儿也开始烦躁不安起来，在屋子里乱窜。他撑起身子看了一阵黑儿，叫来满妹，叫她把它关到厕所去。满妹把它拖进厕所，黑儿就在里面呜呜直叫，发出撕肝裂胆的哀鸣。后来，他恍恍惚惚听见黑儿在里面咚咚地撞墙，他想它一定是不能忍受了。

周京平想坐起来，他想喊满妹来扶他起来，却发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吃了十粒安定片，却一点睡意也没有。颓丧地躺在那里，听自鸣钟一次又一次地报时，猛然想到，要是唐结知道他是个瘾君子，她会怎么想呢？可你不是恨她吗？怎么会在乎她怎么想呢？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自鸣钟已经打了十二下了。

半夜，满妹不放心地进来，而他还睁着双眼，一副难受得死去活来的样子。他支支下巴，满妹连忙过来把他扶起，满妹说，黑儿没声音了，它会不会死啊？周京平挥挥手，示意她去打开厕所门。

满妹出去了，片刻，就在外边惊叫着说：“啊呀，它，它死了！”说着她就用哭腔说：“它死了，你不给它吃药，它死了。你也不给你自己吃药，你也要死的，你们都会死的！”说着她就大声号哭起来，伤心之状，简直不忍听下去。周京平知道，平时，这屋里只有满妹和黑儿，这一人一狗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了。满妹白天和黑儿玩，晚上黑儿就睡在她的床下。

况且，周京平待她不薄，工资开得高，成天除了洗洗周京平的衣服，就是喂狗，溜狗。周京平难得在家里吃一顿饭。满妹至从到了周京平这里，就觉得到了天堂一般，想起在乡下的苦日子，她就觉得自己今生是遇到好人了。她很同情她的主人，他有病，成天头疼，吃药，不吃药就会疼得死去活来。可奇怪的是，他的狗得的病竟也跟他一样，他吃什么药，它就吃什么药，他头疼，它也不对劲，她想它一定也是头疼了，只是它说不出来罢了。可今天，他为啥不吃药呢？她看见周京平在床上一会儿坐起，一会儿躺下，大汗淋漓，喘得利害。不知过了多久，她瞥了一眼黑儿，哭腔哭调地叫道：“它真的要死了！叔叔，它吐白泡子了！”

周京平挣起身子，看见黑儿四肢伸着倒在地上，嘴里吐出一些白色泡沫，就觉得自己也要口吐白沫了。他挣扎着坐起来，在床头柜里摸索了半天，他不敢再等了，他让满妹接通电话，拨了一张串号码，那边，老发象是一直在等着他似的：“我知道你正在戒毒，坚持到明天你就会轻松一些，只不过……你这样硬戒，没有药物支持，弄不好要出人命的哟！说实话，我真想成全你，这次我不卖你了。”“老发，我不戒了，给我送点过来，我不行了。”

“那……”老发犹犹豫豫：“把你那江北的地皮……原价转让给我。”

“现在已经涨了76%哪！”

“我说了，原价，一个子儿也不多，愿意就把合同准备好，我带那东西来，不愿意就拉倒！”老发的话流畅起来。

“老发，你这完全是趁人之危，提刀抢人哪！你是不是就等着这一天啊？”

“嗨！你如此理解我，我很高兴。”说完就把电话搁了。

一会儿，老发就到了。

老发长相十分平常，瘦骨嶙嶙，却长了一个多脂肪的大鼻子。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周京平的床前，俯身看看他死鱼一样瞪着的眼睛，渴鱼一样大张的嘴巴，打了一个呵欠就退到床边的沙发上，脱掉皮鞋，把一双臭脚盘进腿里，点起一支烟，一往情深地望着周京平，那架式如果周京平不说话，他老发是不会主动开腔的。

周京平喘着气，问他带来没有，老发说，“先把转让协议弄清楚了再说下文。”

“你太黑了，”周京平有气无力地说，“我到重庆来，原本是想好好干一场，结果，遇上了你这个煞星。”

老发说：“你不黑？你早年在一個福州人的摊上批发羽绒被零售，开头你每天一分不赚批发价就卖出去了，建立起信誉之后，你一次拿人家一千床，说是代销，丢给人家一张不知什么地方捡来的名片，就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是靠了这些鸡零狗碎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发起来的你以为我不清楚？”他冷笑着，逼视着周京平：“这个地方你能干出什么光辉事业来？看看我，看看你自己，看看满街芸芸众生吧！”老发拉开窗帘，把周京平从枕头上拉起来坐着：“看看吧！我觉得我够堕落了玩世不恭，算计别人，落井下石，可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我自己。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坏一千倍！”“我并没得罪过你，我向你借钱，但我如期归还，本息付清，可你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来害我？”

“你将是众多稳定的客户之一，就这么回事。我没有恶意，只是为了钱，真的，我很抱歉。我喜欢钱，越多越多好。想想罗汉寺那些教徒低头祈祷的样子吧，你只要把他们面前的菩萨换成一堆钞票，那就是我老发的虔诚形象。”他的鼻孔大张着，鼻翼鼓动着，一副随时都要打喷嚏的表情，他说，“象你这种脑满肠肥的款爷，并不应该担心钱的事，你有的是钱，维持一点海洛因开支不是问题，在香港，在沿海，一部份人把吸海洛因当作标明自己身份的码样，他们相互攀比，看谁的海洛因纯度高，黄金有价，这东西无价，懂吗？再说了，毒品真是一种理想的产品呢，我们无需花费口舌兜售，顾客就会自动找上门来甚至会从阴沟里爬出来乞求购买……”

周京平再也不能忍受他的长篇大论了，他撑起身子咬牙切齿地说：“把那东西给我！我已经把地产转让给你了，你还要怎样？”“还有一件事，我是答应了人家的。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我是一个讲信誉的人，周老板。”

“说！说！”周京平觉得自己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其实，那声音听起来就象蚊子在叫。

“你得把核桃的一份归还给他。当初，我们有协议，他给我拉一个客户，条件是我帮他把他属于他的那一份要回来。”

“你倒是在主持公道啊，你这个虚伪可恶的毒品贩子，你自己为啥不吃粉儿！你这不得好死的东西，总有一天，你会被公安局弄去蹲“鸡圈”的！”

“你以为你是好东西吗？你把你的合伙人弄成你的雇员，还要让那个老实人对你感激涕零，如果不是他的儿子读了大学，变得聪明起来，你将永远剥削人家，然后在他做不动时，给他两千元钱打发回家了事，是吧？可你就没想到，你是趁人家儿子要读大学的时机做的手脚哪！周京平，大学是白读的吗？现在的人都说知识贬值了，可小核桃就运用了知识对属于自己的财产作了一次成功的清算，怎么样，有文化还是好啊。”

“说吧，他要怎样？”

“他们要求占三友公司资产的 50%。”

“他已经说过了，哼，他也想提刀抢人哪？15%！”

“45%！”

“那就 17%吧。”

“40%！”

“18%。”

“35%。”

“20%。”

“那好，”老发道：“30%我看可以了，不要太贪，周老板，他是你的合伙人，可是这些年你花天酒地，而人家却只拿着三、四百元的月薪，年终奖也没超过五百元。认真说的话，他该追究这些年的一分一厘。”他转过身对气得差点昏过去的周京平说：“30%，纸笔拿来，搞定了。”老发说着，自己从兜里掏出钢笔，在刚才写过转让地产合同剩下的纸上写起来。他龙飞凤舞地写完之后，长长地出了口气：“总算是搁平了一桩事。这下我就不欠核桃父子的了。”

周京平咬牙切齿道：“如果我现在手中有一枝枪，我就把你搁平了。你不欠他们的了，可你又欠上我的了。”

“那不一样。你给买，我卖，我们谁也不欠谁。”他笑嘻嘻地说，然后又一脸正经：“跟你讲，你不能在核桃面前打翻天印啊，反正，我俩的关系已经是鱼水关系了，你不会跟我乱来的，他好孬也是我的远房亲戚，你得给我留面子。”

“你这个下流的烟毒贩，你那也叫‘面子’？少罗嗦，把那东西给我！”瘾头再次热浪一样劈头盖脑地朝他扑来，彻底失败的感觉使周京平哆嗦着，觉得浑身上下连脚趾头缝都长满了痛苦的皱纹。

“周老板，我讨厌你在这种时候还趾高气扬，你以为你是名人我是烟毒贩就可以这样和我说话吗？跟你讲，我们烟毒贩也有人格，你应该说，求求你，求你卖给我一点点救命良药吧！”

“去你妈的狗屁人格！”

“说呀！”

“好吧，求你卖给我。”

看看老发不动声色，周京平又羞又恼，他又说了一句“求求你”，就再也克制不住大哭起来，他在床上翻滚着，泣不成声地说：“求求你，求求你，求你……”

老发丢下一大包白粉和一打一次性注射器，带着地产转让合同和核桃利润分成的协议走了。

“魔鬼！”周京平哑着嗓子朝他的后背叫了一声，这个魔鬼居然还回头对他笑了笑才走出了屋子。他终于明白，他就是使他上瘾的幕后策划者，现在，竟明火执杖地给他送来整整一打一次性注射器，那意思是要他再接再厉，步步升级让海洛因走捷径，直接进入血液。由于仇恨，周京平象打摆子一样浑身颤抖起来。后来，他让一直守在外面的满妹扶他起来，把黑儿牵进来，点起腊烛，摊开锡泊纸，贪婪地吸起来，不时把冒烟的白粉放到黑儿的鼻子底下。

当他把最后一口救命的青烟也吞下去时，他微微地伸了个懒腰，吁出一口长气，觉得身上的皱纹就被那青烟熨平展了。他觉得他本该再打一个愜

意的呵欠，好在这熬了一天一夜之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一张嘴，却失声痛哭起来。

第 4 1 节

一早起来，齐娅就缠着小佬倌，要他陪她去解放碑给她的婆婆买生日礼物，她说小佬倌的母亲脾气怪，怕买来的东西她不喜欢。可这些天小佬倌正在为贷款的事忙得焦头烂额，他在门口一边穿鞋一边没好气地说他没时间，他成天忙得烟尘蓬蓬的，这小女人也不体贴他，“让大脑壳陪你去逛吧，他反正有时间。”说完就咚咚咚地跑下楼去了。

辛木前几天回去了一趟，他是去拿照片的。那些旧城画在送到香港之前他将它们全部都拍成了照片。那时，每当卖掉一幅画，他就一手握着大把的钞票，一面对着存留的照片哀悼一阵并体验到一种卖儿卖女的悲痛。可江红总说他如此这般实在太矫情，那时，辛木就会跟她吵上一架，说她感情粗糙得象磨刀石。后来，剩下大量的画都因老青的经纪人的逃亡而丢失了时，随着一阵剜肉般的疼痛之后竟是一阵轻松：他终于可以彻底告别过去，面对未来，创造一种全新的画风。可是现在，尽管他觉得他找到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悲壮的感觉，可仍然无从下笔。他不知道，在他从新拿起画笔献身艺术时，究竟还差点什么好使他可以从从容容表达他内心那些难以明言的感受，他甚至想不起他从前在画里都表达了一些什么东西。于是他才想起回到把那些照片拿出来，仔细读一读。

可一走进那个他半年没回的家，江红在把他解聘之后，也算是报了一剪之仇，如今，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她劝他还是回去上班，要是再过一学期就算自动离职了。她说只要他改掉过去那种散漫习气，并与唐结一刀两断，一切都好说。辛木淡淡地说，他都是快四十五岁的人了，有些习气是改不掉的，况且，那又不是什么坏毛病，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散漫的天性正是沉思冥想的温床。他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此话果然不假。而且，他现在好歹也算是个自由职业者，一个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了。他怎么可能再走回头路去重作冯妇当中学老师哄孩子玩呢？江红说，“黄辛木，不要为了去向那个被炒起来的金钱社会证明什么而荒废了自己，要知道，你只有画画的本事而无做大款的机遇，你的才智是为画画而生的，而绘画也得要有人去做的。”

辛木不耐烦地说：“又来了，你什么时候少一点教师爷的作派就会多一点女人味的。”他留下一个小佬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你什么时候真正想通了要离婚，就拨这个号码。”恼怒的江红终于尖叫着说，现在就离！走走走！她象拉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学生一样拉着辛木就往外走，辛木也不挣扎，随她走去。到了楼道口，江红见迎面来了一个人，才赶紧松了手。

没想到，争取了那么久的自由，现在竟这么容易就到手了。看看江红如释重负一身轻松的样子他竟有几分失落。拿着那张意味着独立自主的白皮书，他突然发现自己真正是个没人需要的人了。心情沉重地回到那已不属于他的家里，只拿了画具和那几大本翻拍的油画照片，连冬天的衣服都没要就走了。

今天，他本来是想把他那些翻拍的照片找一张拿出来临摹，这些天来，他去画了些旧城速写，不知怎么的，他总觉得还不如以前画的好了。可小佬信要他去陪齐娅，也不征求他的意见，说完就走了。齐娅嫁给小佬信时，他已经不画画了。所以她总觉得，画画的人成天坐在家里，是随时都可以放下手中的笔去干任何事情的。她一点也不明白，他就是坐着，也是处于冥想状态，而这种象圣人一样的冥想是不可以随便打断的。然而齐娅跟本不能理解什么冥想不冥想的，竟如得圣旨，欢天喜地地要辛木一定去，她说她要买好多东西，她一个人拿不了。辛木坐在那间小画室里，兀自生着气，他想他都成了他家的什么人了？跟班？小厮？这么一想，辛木就决定在近期内搬出去住。当然了，一决定搬出去，心情就好起来了，就决定最后陪一回齐娅。

当辛木跟着齐娅在解放碑逛得腰酸背痛时，齐娅也说走不动了。他们在一个汽水摊上坐了半天，一个喝了一瓶酸奶。付帐时，辛木和齐娅争了半天，齐娅说，好好好，这次让你。

辛木拿到找回的零票，好一阵不舒服：从南坪坐的士过来时，他只是装着要付钱的样子，齐娅却果断地拿出两张十元钞递给了司机。

辛木每次陪齐娅出门打的总是她付钱，她总说，她有钱，男人会找女人会花嘛。可每次坐在车上，司机都会以为他们俩是一对，而他就象是傍了一个富婆的相公。辛木一想到这，就感到耻辱，就想扔下齐娅在路上自己一拍屁股走人，可小佬信正在成他的经纪人，成为他的救星，辛木只好忍气吞声，暗自伤悲。自从进了小佬信的家，他发觉，在金钱这面邪恶的放大镜下，自己已经成了一条丑陋的变形虫了。

快到中午了，齐娅说去波波画廊看看，陪小佬信吃顿午饭再回去。

画廊里冷冷清清地，没有人光顾。小佬信也不在。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齐娅说她想看看库房，她要辛木帮她看看，有没有一副适合送她姨妈那种小学教师的画。在库房里找了一阵，辛木看见小佬信花了不少钱收购来的真假古画，然后，他打开一个纸箱，却发现里面装的竟是几个月前小佬信说已经买出去的他的旧城画！

辛木呆呆地蹲在那里，象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抚摸着那些画，一时忘了自己是进来干什么的。直到齐娅进来，他才猛醒过来。

辛木在回去的路上一句话也不想说，他知道，他的画一幅都没卖出去，那些钱全是小佬信以卖画的名义给他的，目的是要他这一时间安心画旧城画。可是他都干了什么呢？“搓”书稿，打架，养海狸鼠，四处跟踪他的情人唐结，自不量力地和周京平较劲。无地自容了一阵之后，他立即又愤慨起来，他觉得小佬信完全不必扮演一个伟大的救世主形象，他何必非要他画旧城不可呢？如果它一定要灰飞烟灭，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小佬信凭什么要来干预他的生活，让他象个乞丐一样，在他的门下乞讨？

第 4 2 节

周京平被老发彻底击败后，一场痛哭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他扔掉老发留下来的一次性针头，却毫无节制地吸起白粉来。过量的海洛因使他陷

入一种欲醒还罢的昏睡之中，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

周京平不在公司这段时间里，唐结简直是拼了命在做两种不同风格的设计。她先做了周京平要的防寒服系列，交给车工加工，然后就着手设计她酝酿已久的太空服系列，她把周京平给她的那两千元设计费精打细算，居然做出了两个系列。当周京平脸色苍白地来上班时，她为公司设计的防寒服系列已做出其中一套了。

本来，她并没打算要做后一个系列的，当周京平说他要出远门时，她只是想她可以在这些天里偷偷闲，好好和辛木谈谈。可那天周京平一走，核桃就对她说，你可以抓紧时间干你自己想干的了，老板一时半会回不来的，就是回来，他也无暇顾及更多，你放心大胆地做你的私活吧。我有啥私活呢？当然有。核桃说，他那天听见辛木专门来告诉她国际太空服博览会的事，他说有他这个管事的副经理顶着，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这样，唐结才心思活动了。那天小核桃十分神秘地告诉她，老板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你难道不注意到吗？他有时象个发过了的老面，看上去皱巴巴又酸又涩，转眼就容光焕发象个充气馒头了。”

“不治之症？”唐结说：“癌症？爱滋病？”

小核桃的脸上浮起一种奇怪的笑容，半天，他说：“差不多。”

“天方夜谭吧？”

“信不信由你，反正，这是一条破船，趁船还没沉，赶快做点自己要做的事，然后就弃船逃走吧！”小核桃说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溢于言表，此刻，他竭力鼓动唐结做自己想做的的设计，然后，等周京平来上班，就奏她一本：做私活。他估计周京平将会被海洛因越缠越紧，精力将越来越涣散，唐结做私活的机会将越来越多，他奏本的次数也就会越来越勤，这样终将引起周京平对唐结的不满，以达到开销她的目的。他决心牢牢地控制住那个瘾君子，清除所有他找来的人。他想，创什么名牌呢？只要能赚钱就行了。回到原来的路子上，把撵货做好就不错了。

那天，辛木辛作两弟兄一道来三友公司找唐结，唐结把她给公司设计的羽绒服系列拿出来给他们看。辛作看了之后，说，“你怎么就变得这么俗气了？”唐结看着他不说话，拉下另一架用布蒙着的模特儿要他看，辛木看了半天，不动声色。辛作却连连说：霸道！霸道！

他兴奋地拿起那套刚做好的太空服，在身上比来比去说，“这种质地象金属，没有阴影暗面的太空服，要是走上“天桥”，是无须灯光烘托的。唐结，我真愿意做你的模特儿，这次你要是去北京参展，我要去……”

“你去做啥子？”辛木粗暴地打断辛作。

唐结不高兴地说：“他当然去，他去做我的模特儿，这回不用扮女装，这一套是我专为他设计的。”

“你支使瞎子跳崖呀？”

“没那么严重吧？”唐结淡淡地说。

“你不能老是想到自己，这样太自私了！”辛木气愤起来，把一根竹尺在案板上使劲敲。辛作的情况她已略知一二，可她仍然不放弃让他做她的模特儿的想法。他想他得找个机会给她摊牌，让她不要拿那些事去诱惑辛作。可他看看辛作，看看那些效果图，只是说，“你们老板同意你做这些啦？”

唐结迟疑了一下：“他出远门去了。”

“你这样偷偷摸摸地干，算啥事儿呢？”辛木嚷道。

唐结不接他的话，指指那些太空服说：“你看怎样？”

辛木半天不出声，后来，他懒洋洋地说，“你已经成熟了，没有我你也做得一样好。”他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涌上心来：“我对你已经不重要了。”

“辛木！”唐结急急地喊了一声，却不知接下来该说什么。她摸摸那衣服上的拉练，给辛木喝干了的茶杯里冲了一点开水，感到惶然而不知所措。

然后，辛木缓缓地说：“可是你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所以你的这个系列就表现了你这段时间的心态。尽管辛作说它不用灯光烘托仍然光滑明亮，可它越是光滑明亮，它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越是让人感到沉重。当然，你并未意识到，可你用荒诞的形式表达了面对陌生世界时产生的不祥预感。它那银灰色的，金属感极强的面料闪烁着机器时代冷寂的光泽。唐结，作为设计，你是成功的，可你作为周京平的合作伙伴，你却失败了。你这么背着他干，他不可能不知道吧，到时你怎么和他应对？”

沉默片刻，唐结无可奈何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当然，”辛木酸溜溜地说：“你可利用他的某些感情。”

唐结面无表情地看着辛木，她发现，有一些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无疑使人讨厌的东西已附在两人的感情上了。她的目光落在了一本翻开的时装杂志上，却看见了一对时装男女偎在一起的画面。唐结抬起头来，但她的目光越过辛木迎来的目光，很虚地落在了窗外网一般的电线杆上，似有所悟，似有所动。

这时，辛木突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印刷精美的服装杂志扔到案桌上，沉痛地说：“你寄予厚望的周京平又怎么样呢？他不是要给你办展览吗？可你的《蓝色系列》已经不明不白地成了别人的作品了！”

唐结呆呆地站在那里，猝然间的悲哀使她喘不过气来，她的目光粘在那本杂志的封底上，怎么也挪不开，哭叫的愿望使她全身不住地颤抖，心里却空荡荡地，绝望象冷水一样浇遍了全身。

后来，唐结接着做她那未完成的《太空狂想》。辛木冷冷地说，做出来有什么用？等着再次被人抄袭吗？唐结不说话，在设计室里忙来忙去，她习惯地支使辛木给她递东西，辛木站在一边不动，辛作赶快把那个装有各种钮扣的小盒子递过去。要是在过去，唐结遇上这种事情，那是一定要在他怀里哭上三天三天的。可现在，她的克制使他感到十分无聊，想说几句安慰的话都觉得无趣。辛木靠窗而立，对此，他渐渐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切肤之痛。太阳阴下去时，他觉得一种来自他自身的绝望气息弥漫在这间大房子里，使他平白无故地发冷。

辛木撒了个谎说，小佬信和他约好的七点钟在他家见面，就丢下唐结辛作自个儿逃也似地走了。

唐结含了一泡眼泪，也不说话，只是自己在案头上剪剪裁裁，那车工说，唐老师，还不下班呀？要走你走吧。我一个人做。唐结挥挥手，车工就收拾起东西走了，只剩辛作一人在那里陪着她。

设计室里只剩下辛作和唐结了，辛作说，姐，告他。唐结幽幽地说：“我哪有那份精力和财力呀？再说了，就是把他告倒了，我的作品重见天日了，人家看到的也已不新鲜了。”

“嗨！你真是太傻，你一打官司，就成名人了，这不正中下怀？”

“谁来料理这种麻烦事？”

“我白天没事，我去请律师。”

“你看看你哥，这种事情他竟然显得无动于衷。”

“其实，他心里很苦。”

“我就不苦？”唐结怨声说道，眼睛就红了。

然后，辛作说，他的一个哥们刚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这事就交他去办。他还想安慰一下唐结，唐结却说：“这事就拜托你了，从现在起，至少今晚我们不要再说这个讨厌的话题。”

那晚，辛作和唐结做到很晚才收活路。他们在体育馆下面那一排小火锅坐下慢慢烫着毛肚鸡翅之类的东西，辛作喝了点酒，说现在他在城市英雄的报酬只能抵在成都时的三分之一。他抱怨杨家坪那边再没有一家档次更高的歌厅好让他赶场，他的收入大大减少，使他手边十分拮据。唐结说：“你在成都干得好好的为啥要回来呢？”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一点都听不明白。”

“看来你是真知道了。”辛作叹口气说：“我还以为全世界都晓得了呢。”

“辛作，”唐结想了想说：“你……你一个人，不觉得孤单？”

辛作没作声，他灌下一大口啤酒，“喝酒，你不陪我喝？”他故意把话岔开，说：“你一直象姐姐一样对我，多少年来，我都在想，我要是遇上你这样一个女人，我的情况可能就会和现在大不一样的。辛木是个没福份的人，他不该拖这么久才离婚。”

唐结突然感到有些不自然：“你说到哪去了辛作！我哪能成你找意中人的榜样哎？”说着，唐结就沮丧起来，想到辛木这些时候为了他的自尊，竟去小佬信家里住着，她想去小佬信家里看看，可他根本不告诉她，他们住哪儿。唐结默默地喝下一大口酒，又一大口，只想一醉方休。

辛作说，你成天都在忙，今晚就放松一下。他喊了一声“买单”，就掏出一张老人头放在桌上，拿了找回的零钱，就拉起唐结走了。

他俩来到一家烛光酒吧坐下，又要了一瓶长城干白，那种白色的透明液体在高脚杯里，被烛光照得晶莹透明，唐结环视一下周围，那些高脚杯里的蜡烛东一团西一团，星星点点，十分温暖。一首以披头士乐队的《嘿，裘德》改编的舞曲在乐池中响起，那乐曲在烛光的照耀下显出了不尽的温柔。唐结记得在一个同学的婚礼上演奏过这首曲子，后来有人放了这首英文歌，她一下就喜欢上这首歌了。她后来专门去买了一只盒带，才知道那歌里唱的是：嘿，裘德，不要灰心，即使一首感伤的歌，也要把它唱好……

那时她听了很感动，即使是一首感伤的歌，也要把它唱好。是的，是的，人生应该如此。此刻，那乐曲又在告诉她：不要灰心，即使是一首感伤的歌，也要把它唱好。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她突然感到心中无限的悲伤，觉得自己正看着辛木一点一点地离去，她却无法把他挽留。

辛作喝完杯里那些酒，站起，弯腰轻轻挽起她的胳膊，走向舞池，随着那首温柔的舞曲，他们慢慢地划动着脚步。

唐结的头发不时拂过辛作的面颊，他在竭力捕捉着一种对他来说还有些陌生的感觉，他的心里有一处仿佛开了一道口子，那种枯了很久的情感象一道很细的涓流，在他那从来不曾温润过的心里，洇湿了一大片。

而唐结，她在辛作的臂弯里，嗅到那种只属于辛木才有的气息。她很

清醒，这不是辛木，可她此刻却是满腹委屈：她跟了辛木这么多年，可现在，就因为她去了周京平的公司工作，他就不肯来看她，即便是来了，也是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一点感觉不对就拔腿就走，头都不回。现在她遇上被人抄袭的事，可他竟一言不发就走了。他还是她的情人吗？还是过去那个充满激情的辛木吗？想着，她的心里又充满了忧伤，她把头靠在辛作的肩上，全身放松，任随他和乐曲把她带到舞池的中心还是角落。

舞场散了，他们默默地走到街上，出城的车已经很少了，在人行天桥下等了一阵，辛作说，不如去正旗那里，把他叫出来继续喝酒。为了《蓝色系列》被抄袭，为了辛木在这事上竟一言不发就走开了，唐结简直觉得心都碎了。她没说话，默默跟着他往桂花园走。在大田湾那条光线很暗的路上，一个影子窜出来拦住唐结恶煞煞大喊一声“不准动！”，却只是做了个投降的动作。可是唐结却吓得已经摔在地上了。辛作从旁边一步冲过来时，那影子已经翩然而去。他扶起还在发抖的唐结，看看远去的影子，说，“没事儿，是个疯子。”就这样，他们偎在一起，一直走到正旗的门前。

开门进去，屋里没人。

辛作说：“正旗可能去安小竹那里了。你要喝酒还是可乐？”

“我想洗个澡。”她又连忙补充道：“我忙得好几天没回屋了，只觉得一身臭烘烘的。”

辛作拿出一件厚厚的睡衣：“我的，干净的。”

唐结进去洗澡时，辛作连忙把床单换掉，把被套也换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后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只是想给她一个干净的印象。

唐结的发梢滴着水，她坐在屋里唯一的一张长沙发上，拿毛巾揩头发，说，你就和正旗住这么窄的地方？

“有啥办法？”

“人家安小竹来了怎么办？”

辛作耸耸肩，说，“她来了我就回家去住。”

“不如就住在家里。”

“老母亲罗嗦。”

“你完全可以去租一间屋子。”

“凑合吧。”

“你还是该有个女朋友。”

辛作端起酒杯，突然就结巴起来：“唐结，我，我一直喜欢你。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他不敢说那个被千百人说滥了的字，而且，那个字已被他的兄长在前面对她说过了。

唐结惊讶得呛了一口酒，用力咳起来。辛作坐过去，给她拍背，把餐巾纸递到她手上。

唐结停止了咳喘，说，“我是你哥哥的情人，你……”接下来，她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就这么两人坐着，什么也没说。后来，唐结试着说：“辛作，我……”她顿了顿，飞快地说：“他们说，你是同性恋者。”

辛作垂下头，说，“可我……在努力。”

唐结觉得她以前从未体验过所谓“心往下沉”这种感觉，这一次，她算是真正体验到了。她听见辛作在低声抽泣，她想，如果不是他多喝了一点，他是不会在人前哭的。她觉得心里很痛，一直，她都觉得是那不是真的，即便是那回在服装节上辛作自己说出来的话，也是他在赌气。可现在，他承认

了，他说他这种柔弱的天性没法不去爱一个男人，去爱正旗那种有男子气概的人，他说：“我不偷不抢，不调戏妇女，难道爱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而这个人碰巧不是女人，就该算是道德败坏？”

“我不知道，真的，我对这个问题从没想过，只是，我从不认为你坏。而且……”唐结沉吟道，“如果你不是辛木的兄弟，或许，他对此的反应就不会这么激烈，也许还能通情达理地接受。”

可这时辛作却突然说：“就算你是在帮我，姐，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向女人表示感情，不要拒绝我，不要……”说着，他的话语里就带出了呜咽声。唐结不知说什么才好，她握着辛作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晚，他们各自怀着各自的悲哀，坐在沙发中，正旗的录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放着那首悲伤的《贝比》。

后来，唐结听见有低低的啜声，她转过身去，把手放在辛木的肩上，隔着一件薄薄的衬衫，她能感觉到辛作那坚硬的骨头和柔软的皮肤。她听见他在叹息，便用指头刮掉他脸的泪，说，不要泄气，你会好起来的，你会爱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的。

“不！不！”辛作歇斯底里地叫道，“你就是我的意中人，可我却，却，”突然，他又大声笑起来：“我却是个同性恋者！哈，一个讨不到女人喜欢的同性恋者！”

唐结捂住他的嘴巴，要他小声点，可辛木一下就呜咽起来，声音抽抽噎噎：“没有人理解我，所有的人都嘲笑我，只有正旗，只有他不，只有他不，因为他跟我是一样的人！”

“还有我。”唐结搂着他，在他的耳边说，“辛作，我能理解你，你记住，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真心理解你，你就不该感到绝望。你有我，有正旗，这就够了。”

“谢谢你，姐，我会记住的，谢谢。”辛作收住呜咽，坐起来。

“辛作，不要说谢谢，我永远是你的姐姐，哪怕今晚你给我讲了这些，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很高兴我今晚能陪你，或者说，我很高兴你今晚能陪我。”她顿了顿，“尽管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可从此以后，我会更加惦记你，你的悲哀会更加使我心痛，不管你是什么，不管别人怎么看你。辛作，我总觉得我更象是你的亲姐姐。我爱你的哥哥，也爱你，但两者不一样。我觉得我很孤单，你哥哥他现在变得十分乖戾，我的作品被人抄袭了，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最后，唐结再也忍不住，靠在辛作的胸前嚎啕大哭起来。

此刻，两个心碎的人在黑暗中抱头痛哭。

这时，门被打开了。外面进来的人开灯一看，连忙退了出去。唐结推推辛作，才发觉自己一直还穿着辛作的睡衣。她跳起来去厕所换衣服，正旗和安小竹就进来了。四个人面面相觑，都感到十分地不自在。

唐结要走，正旗和安小竹连忙挽留，正旗说，没事儿，没事儿，这样吧，我们来打扑克，反正明天我白天没事儿。“可我明天要上班啊。”安小竹一说完就发觉自己不该说这话。她急忙对唐结说：“我不是那意思，真的，唐结，要不我们走吧。”她拉拉正旗，“去我那里吧。反正也不是好远。”

可正旗站着不动，他拿眼睛看着辛作，那冷峻的眼里含有一丝哀怨，一丝责备。这一点，连安小竹和唐结都看出来。辛作僵在那里，不知是该去送唐结走呢，还是不走。

第 4 3 节

当周京平在屋里无意中看见那只被拔掉线头的电话机时，才想起自己是该去公司了。他在设计室不仅看见了唐结设计的羽绒服系列，还看见了她设计的《太空狂想》系列中的一套。那时唐结因昨晚一夜未眠，正在自己的屋里睡觉。安小竹也没去。她也在正旗那里睡觉。而辛作，早上四点，他把唐结送回屋后，谢绝了唐结进屋的邀请，回父母家去了。

周京平看不懂那套《太空狂想》有什么意思，可他的头还是有些晕，他发觉早上吸多了一点，现在异常地兴奋。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发现他不在时，公司照常样正常运转，该发的货都发了，该进的面料也进了，一切井井有条。可他觉得这种井井有条使他感到很恐怖：没有他，核桃父子已经能把这个摊子弄得象模象样的了。在走廊里他碰到从厕所出来的核桃，他那不卑不亢的样子使周京平感到很茫然。他说小核桃去朝天门批发点去了。这些天，唐结在大做私活，安小竹没大来上班。周京平责问他身为副经理，为什么让唐结自行决定做那些东西。核桃说，他阻止过，“可她哪把我放在眼里！”核桃愤愤地说，“如果你老是这么经常不来公司守着，她不定还要弄出什么花样来呢！”

周京平想立即把唐结叫来，可是没人找得到她的住处。除了他自己。他想打电话，才想起她那里没装电话。他问了一些公司的情况，独自生了一回气，就是中午了。

下午，唐结来了。刚坐下，核桃就过来说：“老板有请，唐小姐。”

一走进经理室，她就发觉周京平似乎苍老了许多。可没等她说话，周京平就一脸不高兴地说：“你那些奇形怪状的太空服是怎么回事？”

唐结见他来得陡，就将已经准备好的说词一下全端出来。她微笑着，用了最为柔软的语调说：“你先说你是不是满意这个系列？”她指着那几件用中性色拼起来的防寒服。周京平看了看，点点头，说：“还行。”

“还行？仅仅是“还行”？你不觉得它是很出色的吗？”

“出色？”周京平笑笑，不说话。他知道，只要他不表态，她就会心里发毛，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让他同意。她那软软的话语，竭尽全力让人感到亲切的微笑，都使他有些飘飘然。

他喜欢这样，喜欢看她曲意奉承他的样子，只有在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她的老板。

可他觉得她的微笑还不够甜密，她的话语还不够亲切，他说：“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做了这个不能卖钱的系列。”

“我是在你提供的经费内做的两套哪，再说了，没有这一套，就没有那一套。我是从这个系列中得到启发的，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她觉得自己的笑容已经有些吃力了，想到《蓝色系列》的下场，她对自己这次做的这个设计就生出许多担心来。她想好好跟周京平谈谈关于年底办展览的事，她想走昨晚辛木冒着酸水说的那句话：你可以利用他的某些感情。

唐结咽下一口唾沫，说，“你感觉好些了吗？我想来看看你，可不知你

在城里住着还回了马王坪，这边的事又使我脱不开身。你的气色不大好，住院了吗？”

周京平吃了一惊，紧张地说：“我病了？你都知道啦？”

唐结不知就里，笑着说：“我买了水果都不知道往哪儿送呢。”

周京平不说话了。吸毒的犯罪感，身体的不适，在老发面前的屈辱，核桃父子的要挟，当年对核桃耍手腕的后悔，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象毒瘤一样越肿越大，硌得那颗心难受。他真想找一个人痛痛快快诉说一番，在一个他心爱的女人怀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可是谁又会来听他哭诉呢？他听见唐结说，她有事要找他谈谈，赶收回乱七八糟的心思，问她什么事？唐结说，她想参加下个月北京举办的国际太空服饰研讨会，她要在会上展示她的作品，得交八千块钱……她打算告诉他，如果她老是这么名不正言不顺地做设计，她恐怕没有更多的耐心在这里呆下去的。她听见周京平说，我们另找一个地方好好聊聊。

“就在办公室谈不是更方便吗？”

周京平摇摇头：“听听这吵死人的电话，你能安静地说话吗？”

唐结正犹豫着要不要跟他一块出去，安小竹就进来了。她竟一脸喜庆地喊道：“哎，老板要请客？我也去。”

唐结拿眼睛看着周京平，希望他拒绝安小竹，果然，周京平用哄孩子的口气说：“小竹，别闹，我们有事。”

“那……”安小竹娇声说，“你们去哪儿？”

“不远，就在金孔雀。”说完就拉起唐结走了。

在金孔雀靠窗的小桌边坐下，侍应小姐端来茶水和揩手的毛巾，唐结擦擦手，从拎着的纸袋里拿出一本国内比较有名的服装杂志，翻到其中一页摊到桌上，说：“周老板，我是冲着你曾经答应给我在北京办展览才到贵公司来就职的，可是，还没等到你给我办展览，人家已经把我的蓝色系列模仿了并发表在如此有影响的杂志上了，你看……”唐结的眼里露出一种绝望的愤怒，目不转睛地看着旁边的一池游动的金鱼。

周京平的头从那杂志上抬起来，惊讶地说：“真的！他在你那设计上还有所发展变化呢。这人怎么这样厚颜无耻呢？可是你的设计又怎么可能被别人抄袭呢？”

“去年在北京王红军拍了那么多《蓝色系列》的照片，挂历没出来，可那些照片天知道都流散到什么人手里啦？我辛辛苦苦一场，结果却是替别人打开思路，你说，我……”她说不下去了，她想哭，但满怀的痛楚顶在喉头，只觉得整个饭店里都充满了她绝望的叹息。昨天晚上辛作送她回屋后她一夜未合眼，她已拿定主意，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她都要说动周京平尽快在北京给她办展览。在银座那天，他平白无故地和辛木较劲，她就看出，他对她存的那份心思了，昨天，辛木再次用挖苦的口气提醒了她，她想她还等什么呢？

“周老板，”唐结抬眼看着他，眼里尽是哀怨，在这个天气阴霾的下午，尤其显得楚楚动人，“我投奔你是因为你对我有所许诺，但我来了一年多，没有一点动静，现在，我的作品就因没有及时发表，落得了这个下场，你不会无动于衷吧？”

“可是……可是钱挪动不开啊。”

“周老板，我发现，在你这里，没有人理由，只有钱的理由。”她一字一句地说。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却无可奈何地觉得自己正在抛出乞求同情

的花招。

唐结坐在阴影与灯光的切割处，浓密的夜色渐渐布满窗外。周京平神经质地转动着高脚杯，喝下一口白葡萄酒，把它含在嘴里，再一点一点地吞下去。他发觉，她过去眼里的倨傲，嘴角的微笑都不见了，只剩下令人怦然心动的困倦。他发觉自己对唐结已经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迷恋，甚至是陷入了爱情的沼泽之中。可是在以前，女人只不过是盲目追逐和胡乱发泄的对象。他今天有意选择了这个清静的地方，就是想要在适当的时机向她表达他的感情，经过这十来天孤寂而失败的戒毒，经过老发那无情的打击，核桃的背叛，周京平的内心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如今，哪怕是一颗稻草，他也决心把它抓住。他咬咬牙，说：“唐结，其实，我才是一个失败者。只不过，我还没有认输。”

“你在拿我开涮吧？”她不大习惯他的这种前倨后恭的表白。

周京平急忙说，“你的作品被人抄袭，我很遗憾。”

你把我哄进三友公司，却不信守诺言，既没建表演队，也不给我创作的机会，仅仅是遗憾吗？唐结的内心涌起了一万种愤怒，可她只是艰难地笑笑：“也是我运气不好。”

他很想把当时在北京的一切花招都抖出来，求她谅解，可他看了她一会儿，深深叹了口气，哑着嗓子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的财产尽管在上升，可我的生活却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跌落。我发觉，在镶嵌工艺品一样精美的外表和那精确的细节后面，有一个深渊在不断地显现。我感到可怕，真的。”

这话使唐结感到不解，她把半杯酒举到唇边，一饮而尽，觉得心头腾地升起一团火焰，眼中便露出一万种迷茫，把周京平都看呆了。她那轻声气的话语象丝竹之声拂过他的面颊，这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要向她倾诉衷肠。然后，唐结起身到洗手间去了，当她回来时，周京平竟冲着迎面而来的唐结笑了起来。唐结奇怪地问他笑什么？周京平说，“我看见你走得楚楚动人的样子就笑起来了。”

“街上有那么多走得楚楚动人的女人，你都对她们笑？”

“不，我只对你一个人笑。”

“讨厌。”

这种轻松的对话使周京平完全御掉了顾虑，象讲别人的传奇似的，讲起核桃父子如何给他下了那个狠毒的套，使他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他讲了他来重庆的初衷，讲到终于见家秀时的失望；讲到他和徐玉的那段经历；讲他真心希望这家他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公司象树一样越长越大。可是现在，他身不由己，无可救药。讲到最后，他的声音里全是沮丧。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唐结，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过了好久，她说：“你这么信任我，我很感动。”面对这个被痛苦击中的男人，唐结发觉自己那些作戏的念头正在消失。她换了一种诚恳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一直恨我，我曾经伤害过你，我很抱歉，我希望你能原谅我，那时我太年轻了。”讲出这番话，唐结感到如释重负，她觉得她正在掌握谈话的方向，已经争取到了主动权。她接着说：“你得振作起来。我读过一本关于毒品的书，上面说，过去，战争和瘟疫担负着人类优胜劣汰的职责，但是现在，科学发达了，连冷战都结束了，在全球范围内，消极的看法是：毒品正在用一种不人道的手段，施行对人类的败类以及意志薄弱者进行淘汰的责任。我想，你不会把自

己划在被淘汰者的行列吧？”

天！周京平在心里喊道，我是一个意志薄弱者，一个人类的败类，属于那种终将被淘汰的对象！难以抑制的痛苦和伤感把他的脸都扭歪了。唐结的话象重锤一样砸得他脑袋轰轰直响，他听见她又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无可救药，就不会坦率地给我讲这些。”

周京平抬起脸：“你认为我还有救？”

“只要你愿意。”

此刻，周京平真想大哭一场，他要的半杯老窖酒象火一样顺着喉咙一点点浸进胃里时，心里的坚冰就好象正在融化了。尽管，唐结的话说得那么严酷，尽管他已经感到那酒有点过量，但他还是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傲慢，什么是真诚。这么一想，他就觉得酸楚的泪水正随着那酒往心里流去了。当又一个半杯喝下去时，他突然觉得他的肠肠肚肚都象那些盘曲的日光灯管一样发热发光了。欢乐的欲望向全身扩散开来，她说得对，我还有救，我必须戒毒，老发那个坏蛋今天要了我的地产，明天就有可能要我的轿车，我的公司。我不可能永远都被老发和核桃父子那帮坏蛋捏在手中，让他们把我的东西一点点拿走。

这时，那边舞池的音乐响起来了，周京平拿纸巾擦擦嘴，起身做了一个邀请的姿态。

在随着舞曲的游动中，唐结觉得整个谈话气氛已经达到了她所要的高潮，她知道，如果她再乘胜追击，她的目的会立即达到。可她到了这一步，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对于周京平，他下一步要什么，她并非不清楚。可是从一开始撑到现在，她已经感到精疲力尽。而且，不管怎样的胜利感，她都感到屈辱。她那不胜酒力的脑袋，使她的思绪随着如诉如泣的萨克斯乐曲迷迷糊糊地流动，有一阵，她真想停下来甩开他搂抱的手，就在舞池中间放声大哭。可是她又觉得昏沉沉的，好象这曲子放了几天几夜了，她简直觉得自己快要伏在他的肩头上睡过去了。他的一条胳膊搂着她，放在她背上那只手张得很开，贴得很牢。她滑了一下，“唷，我有点头晕。”说着又滑了一下，身子往前一冲，额头擦到了他的耳朵。那一刹，她的心里涌起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她的心怦怦乱跳起来。

“唐结，”周京平捏捏她的手，“我会摆脱老发的，我已经想好了，下个月我给你在北京去办展览，这期间我可以在那边戒毒，唐结……”他迟疑了一下，丢下她的手，拘谨地站在舞池中央飞快地说：“我知道，艺术是你精神的岸，而你就是我精神的岸，让我攀住你吧！”

唐结惊异地后退一步，发觉这已经超出了她所能把握的地步：“这……”她不安地退了一步，正要说什么，周京平却烦躁地叫道：“你以为我配不上你？我是真心要为你办展览，如果我愿意，我的钱足够在巴黎给你办一场展览！”

唐结尴尬地站着，后悔自己卖弄风情没掌握好火候，可周京平已经按捺不住，冲着她喊道：“唐结，这是一个温馨的夜晚，不要毁掉它！”

就在唐结不知怎样应对时，安小竹找来了。她一走进来就冲着唐结一惊一乍地大喊：“你快走吧，你那个辛木要杀死你！”

第 4 4 节

安小竹昨晚因为说了一句“明天要上班”而使唐结在清晨和辛作离开正旗那里，这使正旗觉得她太不近人情。唐结辛作走后，正旗跟她发了一通脾气，早上一睁开眼睛又接着吵，安小竹知道，正旗主要是心痛辛作，为辛作对他的背叛感到伤心，找不到癞子擦痒才跟她发气。早晨，安小竹说：“我真不明白你为啥会变成这个样子，辛作那家伙是个人妖，都是他来了以后你才变的。我要去找他，要他离你远点！”

“你敢！”正旗喊道，他说她要是敢跟辛作说半句这种话他就把她卡死。

安小竹气得大喊：“他是个性骑墙者你还没看出来？他一会和男人睡一会儿和女人睡连他老兄的情人他都敢睡你还那么护着他，他是个无耻的下流坯，是个男妓你还看不出来？”

“不是的！”正旗喊道，“辛作是个重感情的人，不许你打胡乱说！”

正旗那样烦躁，安小竹觉得他和辛作可能真的有点什么，她一直不敢证实这一点。现在，她却十二万分地想搞清楚这点了。她试着问：“辛作真是同性恋？”

“是。”正旗坦然地说。

“对象是哪个？”

“你就那么想晓得？”

“想，想到命里去了。”

“那我就跟他是一路货色。而且，”他补充道：“用你的话说，还是一个“性骑墙者”。”

天！深深的失望使她浑身无力有一种虚脱的感觉。她走到阳台上，天上已经下起了小雨。站了好一阵，她返身走进来：“正旗，你就不能改吗？”

“改？”正旗一脸惨笑，“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你以为是缺点错误想改就能改吗？”

正旗冷淡，他不会和她结婚也不打算出国了，他要把那些准备出国的钱拿到广州去拍MTV，他要参加明年中央台举办的通俗歌音乐电视大赛。他说他们还是趁早分手算了，他说，这些年，她跟着他，却一无所获，他很抱歉。他坦率地说，他跟辛作合得来，他就和辛作过又怎么啦？

安小竹终于哭起来了。正旗却换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何必哭？”

“何必不哭？”

“你年轻，漂亮，喜欢你的人多的是，何必吊在我这棵连树叶都掉光的病树上？这树成不了材，也遮不了风雨，你还是离开我吧。我也累啊。”他又喝了些酒，说，“你不是想出国吗？我是不想了，我这人没意思，也无大志，你自己想办法出去吧，我把我大哥介绍给你做担保人，我明天就写信。”

安小竹听到这里，大哭起来。她怎么也想不到，她和他同学四年，恋了五年，结果竟会是这个样子！

安小竹哭着跑出正旗的屋子，肿着一双眼睛来上班，她在设计室里坐了一阵，因头晚没睡好，又哭出那么多眼泪，这时眼睛灼痛得利害。她觉得瞌睡迷兮的，想睡觉，她走向周京平的办公室，打算向老板请假，她要最后找正旗谈一次，无论现在正旗怎么说，她都不能面对他将真正和她分手这一事实。她是那么地爱他，她天真地想，只要他们结了婚，生下一个孩子，他

就不会再和辛作这样的人混在一起的。

可她的目光一和唐结的相遇，就明显感到唐结在为昨天的事不自在。那只是一瞬间。

她的心里立即闪过要和唐结谈谈的念头，她打算今晚就到她那里去，她要让她知道辛作是个同性恋者，是个可耻的性骑墙者。她恨辛作，她那疯狂的仇恨使她失去了策略，她现在只想找人控诉一番那个可耻的辛作。然而，周京平把唐结拉走了，看见他俩走得那么亲热，想到自己被正旗拒绝，安小竹平白无故地就生出一种失落感来。

不久，辛木来了。昨天，对唐结的作品被人抄袭的事他没发一言就走了，过后他又很后悔，今天他专程跑来，想有所弥补，不料，安小竹却没好气地说：“她和老板出去了。”辛木问他们去了哪儿，她也不说。见辛木那盐咸醋酸都搅在了一起的表情，安小竹竟意味深长地说，严重的恐怕不是周老板，而是别的人哟。辛木一听便紧张地追问起来，安小竹说：“这里哪是说话的地方啊？”

两人坐车来到离市区不远的一家知青餐馆，里面，两个穿草绿军装，扎小辫，不施粉黛的女孩立即泡来热茶，拿来温热的湿毛巾擦手。音箱里唱着“太阳最红”那首歌。辛木挥挥手对那服务员说：“来点软性的歌，这位小姐听不惯这种硬邦邦的歌。”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惯？”安小竹说。

辛木懒洋洋地说：“小娃儿家懂什么？去问问你家老头子，看他喜不喜欢！”

“他不喜欢就不准我喜欢哪？”

“对，这首歌就不准你喜欢。”辛木气冲冲地说。

“霸——道！”安小竹拖长声音说。

“对你这种没有什么人生经历的人就该霸道。”

“你以为，”安小竹嚷着说：“没有吃过苦就没有人生经历？要知道，一个从顺境中过来的人，心却可以滴血。”

“你言重了。”辛木一脸嘲笑，却不想跟这个黄毛丫头再扯下去。他想真正心在滴血的应该是他，而这个小丫头居然也说起什么心在滴血的话来，真是可笑极了。他指指那些菜，要她趁热吃。那些起了忆苦饭一样名字的菜，却真是精致而昂贵。

“说呀！”辛木不耐烦地说，“你还要做好多摆杂嘛？”

“肚子饿着呢！你别跟我嚷嚷，你是在求我，要不，我这就走。”安小竹站起来要走，辛木连忙拉她坐下，“我服了你！”辛木忍气道：“我等你把这一桌菜都吃下去了再讲该好了吧？”

安小竹咕咕地喝了几口汽水，没头没脑地说：“我为什么要到这个鬼地方来？城市，城市，地理学家认为，城市不过是地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不过是一个象山岳一样自地面升起的突出物，我大老远跑到这个乱糟糟的地面突出物来干吗？难道我们那里没有地面突出物吗？真是！”

“不对，安小姐，古代城市是帝王处心积虑想要炫耀自己而产生的，现代城市却是一个重要的文明传播者，社会生活与思想中的创新，都是首先发生于城市再传向农村，要知道，现代城市标志着文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现代城市是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深刻变革而兴起的，现

代人，在极大程度上又是现代城市的产物。你，辛作，还有你那个正旗，正是这个城市产下的畸儿。”

“还有你！”安小竹叫道，哈哈大笑起来。

“我？”辛木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才发觉自己又犯了对牛弹琴的毛病。

安小竹说她要唱歌。辛木要来麦克风，安小竹胡乱唱了一首，硬要辛木也来一首。辛木说他五音不全，唱出来会把她吓跑的。“要不，你们把耳朵堵好，我再唱。”辛木笑着说。

既然安小竹要喝酒唱歌，他就打主意丢下唐结，好好玩一晚上。他很想吼一嗓，也好吐吐多日来积下的郁闷。结果，拿起麦克风一唱，竟是刚才他不准安小竹唱的那首“太阳最红”。

安小竹不依地叫道：“嗨，你这人真是霸道哎，不准别人唱，结果是留来自己唱！”

辛木愣了一下，他拍拍自己的脑袋：“嗨！我怎么就唱了这首歌呢？”

“看来你对那段历史记得很牢哟。”“当然，”辛木无可奈何一笑，说：“这下你可以讲了吧？”

安小竹说，“现在的火锅，进化得全无大麻大辣的气概，都阳痿了，你说男人哪个不雌化嘛？”

“何以见得？”

“何以见得！”安小竹醉眼朦胧地学着辛木的口气，说：“你要是不这么酸溜溜的，也许唐结就不会冷落你了。”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当然！”安小竹愤愤地说，“关键的是她喜新厌旧。没有准则。”

“啥意思？”辛木停下举在半空中的筷子，他有些紧张。他怕从别人口中证实唐结和周京平的事，但又十分想知道。他的手僵在那里，安小竹见了竟毫不留情地嘲笑他道：“你看你，紧张得手都放不下来了。算了算了，我不讲了。”

辛木颓然放下举着的手，口气却强硬地说：“讲。”

安小竹淡淡地说：“你会气死的。”

“你他妈不要卖关子了好不好？老子最烦你们这种女人！讲啊！”

安小竹才慢吞吞地说到那天她和正旗在撞着唐结和辛作抱在一起哭的事，她说，“唐结是个风骚女人，她现在又在打周老板的主意了。”

辛木呆呆地坐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安小竹想尽办法逗他说话，他也不开腔。终于，辛木脸色铁青地摔出一张百元钞在桌上，呼地站起身道：

“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自己慢慢喝汤吧！”然后就冲到夜幕中去了。

安小竹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正想骂一句“神经病”，辛木却又返身回来，醉醺醺地抓住安小竹：“她现在在哪儿？在哪儿？老子要杀死她！”

安小竹被辛木烦不过，就直接把他带到金孔雀来了。她以为，时间已是晚上十点了，周京平和唐结不可能还在那里，没想到，两个人竟坐在那里没有要走的意思。

从后面赶上来的辛木扒开安小竹，抓着唐结的胳膊说：“你，你这个荡妇！你勾引辛作，又来勾引你的老板！”

唐结推开他：“你喝醉了，辛木。”

“对，我醉了，你却十分清醒。”

“一天不见你就变成这个样子啦？”她讥讽地说，“你就不能克制一点吗？”

“你也变了，变得尊贵而有风度了。”他讥讽地说。

唐结突然站起来，“我要回去了，”她挣脱辛木的手，“我要回去睡觉了。”

辛木一只手抓着唐结，一手指着周京平：“你有钱，是吧？你有钱却得不到她的心，她的心，还有，她的身体，都给我了，”他脸朝向唐结：“是吧？我们回去睡觉，跟我睡觉。”说着就拉起唐结往外走。

周京平跟在后边冷笑着说：“你喝醉了，不过，我周某人一向不和醉鬼计较。”

唐结却一手抓住门框，生死都不走了。辛木便指着周京平的鼻子说：“你是不是觉得你那床特别大啊？”他怪模怪样地笑着对唐结说：“他那架子床，还散发着泥土和牛粪的芳香呢！”

周京平已经拉开车门了，他犹豫着是把唐结留在这里呢还是把她带走。尽管她在喊着要走，他还是拿不准她这时是否真愿跟他一起走。辛木那番话几乎把他触怒了，可他看看辛木牛高马大的样子就不敢造次。况且，就在辛木侮辱他时，他觉得浑身一阵发冷，他知道他需要“充电”了。

这时，辛木突然笑起来，他一使劲，唐结那只被他握住的手只觉一阵疼痛，她“呀”地一声弯下腰去就哭了。周京平顿时觉得恶向胆边生，一个箭步冲上去照准辛木的下巴就是一勾拳。

就在辛木晕头转向地努力想站稳脚跟时，他已经把唐结塞进车里开走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唐结却在车上大哭，她边哭边喊：送我回去！送我回酒家去！

周京平被她那竭斯底里的叫声弄得心烦意乱，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得不到唐结的，正如那该死的黄辛木所说的，不论他做出了多大的努力，不论他是多么有钱，不论他的床有多么豪华，它都散发着令人讨厌的牛粪味。他心烦意乱地点起一支烟，停下车，让唐结下去。他说：“下去嘛，去找你那没出息的情人！”

车猛地一刹，唐结的头猛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将头伏在膝盖上嘤嘤哭起来，口齿不清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一切都没意思！”

周京平和安小竹等了很久，唐结才止住了哭泣。她口齿不清地说：“送我回家去。”

结果，车一到唐结屋子楼下，黄辛木已经等在那里了！

周京平觉得无趣，等唐结下车后，连再见都没说就调头把车开走了。

第 4 5 节

就在周京平心烦意乱把车开得横冲直撞时，安小竹坐在周京平的身边，想到正旗就又哭了。正旗那种人，他要是认死了一样东西，就会把另一种丢掉甚至毁掉。早上她对正旗说，她有一种预感，正旗会为了辛作那个混蛋毁

弃他和她多年的感情。可是正旗竟说，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感情，又哪能提到“毁弃”这一高度？一想到这，安小竹就感到揪心地痛。她觉得刚才的酒劲一下就冲上来了。将头伸出窗外，想吐却吐不出来。她的头往背靠上一仰，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

周京平连忙把车开到路边，刹车，关切地问她怎么啦？这一问，安小竹憋了整整一天的眼泪哗地就冲出来了。她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任随周京平怎么问她也不说话。周京平拍拍她的背，用长者的口气说：“好啦好啦，莫哭莫哭，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你妈把你托给我，是希望你活得快乐啊。”

安小竹一下就扑到他怀里大哭起来。周京平有些不知所措，他摸着安小竹光滑油亮的头发，说：“你都二十五岁了，你妈妈在你这个岁数已经要为你一家操劳了，而你还在别人怀里撒娇。”

安小竹不好意思地坐正，擦干眼泪，漫不经心地说：“我小时候听人说你追过我妈，可我算了算岁数，你那时多大？我妈多大？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

“是真的。”周京平淡淡地说，“那是一个少年人最纯洁的单相思。有多少人的这种纯洁的爱恋被忽略甚至被曲解，我算是幸运的。”

安小竹饶有兴趣地说：“我想听，你讲嘛。”

“你想听一个老头子在拖鼻涕时代的单恋故事？”

周京平不等安小竹回答，便自个儿讲起来了。他想起几年前，他那年迈的老母亲病危，家里人来信说，如果他不回去，弥留之际的母亲就落不了气。周京平一直不愿回家，他进城的这些年里，做得最努力的事便是忘掉自己的农民身份。他不想回去。回家，就无疑是将自己的努力付诸流水。可这次，他的母亲要死了，不见他一面咽不下那口气。他们来信说，不论你寄多少钱都抵不上你回来一趟，你就不想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祭扫祠堂吗？

周京平被这封信弄得满脸是泪觉得自己是个不孝子孙连老母亲都不要了。他把公司的事交给核桃，便星夜兼程地赶回家去了。

他的母亲终于看到了这个最有出息的二儿子，一颗泪滚出来就闭上了眼睛。可周京平并没在母亲丧事上大操大办。他还处于残酷的原始积累阶段。村里的人却认为他小气，舍不得花钱。他什么也没说，三天后他留下三千块钱给父亲就离开了那里。他走的时候是早晨六点钟，天还没亮。几个兄弟因他没拿更多的钱出来给母亲办丧事而生着他的气。父亲颤巍巍地送他去公路边等车，两人都没说话。直到车开了，他喊了一声爸爸就噎住了。他知道，他下次回来时，肯定是给老头子办丧事了。他想，下次一定要办得象样一点让四方乡邻和几个兄弟姐妹无话可说。

车到县城时才上午九点钟。到重庆的车要下午四点才开。出于无事，他在县城里到处乱逛。在县文化馆外面一个小酒馆里，他要了一点卤菜，一点老酒，在那里自斟自酌起来。一个体态发胖的妇人从里出来，声音温柔地要他吃好，她说她是这里的老板娘。周京平坐在昏暗的角落，只觉得这声音好耳熟。待那妇人出到亮处，周京平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过了很久，他都为自己这种感觉感到奇怪。他也算是身经磨难的人了，自以为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再有什么激动了，他甚至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自己少年时的单相思，觉得真是可笑之至。可眼前这个妇人就是当年那个让他一想起来就不能自己的女子。当年她随丈夫一起从县文化馆下来搞四清，他在第一眼看到她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那时他十五岁。她是唱歌的，

叫琴。她的丈夫是画画的，姓唐。他们新婚燕尔，住在生产队长也是周京平的大伯家。于是，已经念到初三的周京平就想出了向她的丈夫学画画的理由，每天一放学就往他大伯家跑，说是要拜她的丈夫为师。那画家说，你在乡下，能够学着画一点炭精画就足够了。于是就教他打格子画炭精画。有了许多机会同她接触，周京平也就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天画画。可她是那么美丽，她梳头、洗脸、甚至刷牙的动作都是好看而令人着迷的。

周京平被自己的热情折磨了三个月后，终于大起胆子写了一封信给她，向她表达了他对她的爱慕。

跟他要好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大惊失色，说他第一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第二是调戏妇女，破坏四清运动；第三，人家是结婚了的，这叫做破坏人家家庭关系。周京平首先吃惊的是他的同学为何知道得这么多，其次才是心惊肉跳，后悔自己做了蠢事。等着被告发吧，那时全村的人都知道周二娃是个小流氓了。但是，事情并没象他的同学预料的那样发展。那个叫琴的女人笑着把他叫到水库边，跟他说，他对他的爱慕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只是她太大了，她大他起码十岁，而且再过半年她就要做妈妈了。等到他长大后时，她已经很老了。

周京平一心等着挨骂和告发，而她居然如此谦卑！周京平说不出有多么感激，把那份爱慕之意早丢在了爪哇国去了。那个叫琴的女人要他仍然跟她的丈夫学画，她学着她丈夫的口气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学一门特长在农村日子要好过些。你放心，这事我不和他说。”

这样，周京平仍然学画炭精画，直到半年后他们离开。

琴回到县城后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安小竹。琴给周京平写了信，还寄来安小竹满月的照片。后来，周京平考到县中学上高中，他就常去她家，逗逗小安小竹，看看她丈夫画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在街上远远看见琴和她的丈夫被一群人赶牲口一样不知往哪儿赶走了。

而他也回到了遥远的乡下。从此，他再也没看见琴和她的丈夫了。

可是今天，在这个昏暗的小饭馆里，他竟然又看到了琴。周京平站起来，说：“你不认得我啦？琴姐，我是小周啊。”

这个叫琴的妇人看了半天才啊了一声，说：“好多年了哟！”

琴要他去她家里坐坐。在她家里，他看见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安小竹。琴说，她的丈夫前两年得肝硬化死了。现在她和她女儿过，女儿一直跟父亲学画，想念美术学院，但怕分数不够，可她说她就是自费也要送女儿上大学。她现在承包了这个小饭馆，她打算自己挣钱来供女儿读书。可是这个地势不当道，生意不好，她担心一年能否挣到那一万元学费钱。

琴已不是当年那种风情万种，说话简洁的女子了。她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她的苦经才想起问他在干什么。周京平想到当年她那谦卑的话语，温柔的笑容，就决心帮她一把。他说，他在重庆做生意，有一点钱。她女儿的学费他还出得起，他要帮她供她女儿上大学，“就读四川美院吧。”他不听琴的推却，几句话就把这事定下来了。后来，安小竹果然读了四川美院，她的一切费用都是周京平出的，因为琴在他离开纳溪县城不久，就病了一场。她退掉了那家小饭馆，还是回文化馆拿她那一百五十元一月的工资去了。

周京平讲完这些后，安小竹说：“我以为你有啥子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呢！结果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她没告诉他，他当年迷恋的那个琴，上个月已经改嫁了。她为此伤心了好一阵，疼爱的她妈妈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床，决

心忘记她死去的父亲。一想到这里，安小竹就受不了。

周京平没做声，他知道，他和她是两代人，他们对爱情的看法出入太大，他甚至有些后悔给她讲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这个黄毛丫头，她懂什么？我今天怎么会突然想到要给她讲这个？是刚才唐结让我失意了才在这丫头这里来倾诉痛苦？周京平想着，突然觉得身上发冷，他知道他必须立即回去“充电”，否则，他会把车撞到电线杆上去的。他说：“我得先回去一趟，才能送你到你的住处了。我得先回去。要不你就下车自己坐车回去。”

可安小竹已经醉了，她根本不想动，周京平一轰油门，直奔南坪。车停下后他说，你是在车里等着还是上楼？当然上楼。安小竹说她想喝点热茶，想洗个脸，刚才哭过，脸上粘粘的不舒服。

周京平一进屋就躲进他的卧室里去了。满妹在客厅里给安小竹泡好茶，要她慢慢喝。安小竹要满妹找一张新毛巾给她洗脸。收拾停当后，安小竹坐下来品着周京平的毛尖茶，奇怪地问满妹，她的主人怎一进里屋就半天不出来了？

满妹一副主人翁的样子说：“叔叔在吃药，他脑壳痛。”

“没听他说脑壳痛呀。”

“他的狗也脑壳痛。也吃药。”

“没看见他的狗啊。”

满妹抬起下巴，指指里屋，“在里头。”

本来，安小竹想清醒一点就自己回去。可她被好奇心支配着，欲走不能。她不明白，周京平头痛，他狗为什么也要头痛？她决定等他出来，问个究竟，也看看那只会脑壳痛的狗。

可是周京平在里面享受去了，那是要有一阵子时间的。他关好门，将一挖耳那么一丁点白粉抖在锡箔纸上，点好蜡烛，开始了他的“烫吸”。他将一缕青烟吸进肚里之后，立即猛吸一口纸烟，把那珍贵的青烟压下去，不让他跑出来。他已经忘了安小竹在外面等他拿车送她回去这件事了。

安小竹坐着无聊，四处转了转，想到早上和正旗的对话就绝望不已。他痴迷他的音乐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自费灌了两盒歌带，一万多元钱就这么丢进水里连响声都没听见。现在，他又要花更多的钱去拍什么MTV片！既然他不结婚，那么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他不出国了，难道她一个人就不出去了吗？可是，钱呢？她想起她的另一个同学去年在海南花了五千美金买了一个美国护照，一飞机就飞到美国去了。上个月他还给她写来一封信，说他在一家小厂里做纸花，一天工作十四小时，他如今已买了汽车，租下一套一百平米的公寓，过着幸福的生活，只等拿绿卡了。他说他会替她想办法，找个担保人，那时她就可以去投奔他了。那男同学在学校时一直追她，只是她看不上他。可是现在，她想只要她能出去，管他哪个毛子狗子，她都要利用。对，只要能走，任随哪个她都要得用。既然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她留恋的人了，既然她的母亲也嫁人了，既然周京平那么信任唐结，不给自己做设计的机会，她还呆在这里空耗生命干什么呢？

那就走吧。

她的手无意中触到周京平那羊皮沙发，柔软的手感使人不由自主想到“豪华”二字。这家伙真有钱哪！安小竹再抬头看看四周，墙是水曲板嵌的，纯羊毛浅米色地毯。红木家具，一切代表着有钱的，铺张的，奢侈的，炫耀的东西都挤满了他的屋子。让人有一种憋气的感觉。这家伙真有钱。她再次

发出这样的感慨，便一下想到了一个主意。

何不让周京平出这笔钱呢？

安小竹早就耳闻周京平玩过的女人可以以百计数。她刚来公司时，一直担心他会来骚扰她，她不相信，他会无条件地资助她上大学。可是来公司一年多，周京平对她倍加爱护，可那是父亲式的爱护。他常常象父亲那样呵斥她，也常常象父亲一样关心她，使她在公司从不感到孤单。可是唐结来了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的那份热情转移到唐结身上去了，常使她有冷落感。她在心的深处恨唐结，可又被她的那份气质和处事态度所吸引。今天，她明显感到周京平对唐结的感情了。而且，她也明显地感觉到，唐结八成也在动周京平的心思。她想如果她要从周京平这里弄点钱出国，就得赶快。

这是她从那羊皮沙发上得到的灵感。任何人也想不到，一次触摸羊皮的行为竟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想命运这东西也太嘲弄人了。难怪，后来小佬信在临死前也说：你决不会听一个顺利的人使用“命运”一词，只有交恶运的人才用“命运”一词来为自己排解。

就在安小竹拿定主意而不知如何下手时，周京平出来了。他恍恍惚惚地站在门边，十分惊讶地说，“你还没走？”

她说：“我想你需要人照顾。”

周京平听了感动得要哭，围着他转的女人只关心他口袋里的钱，从不关心他这个人。他想，她和她母亲真象。于是周京平坐到安小竹身边，重新提起她的母亲，他愿意在一种温馨的氛围中怀念他的年轻时光。

安小竹听他不得要领地讲了半天关于那个叫琴的女人，淡淡地说：“她嫁人了。”

她以为他会有激烈的反应，可他听了却说：“也好，要不她一个人在那个小地方哪个过？”

满妹溜狗去了。安小竹说老板，你也不问问我怎么过啊？周京平看看她那光洁的前额，便想起了那个叫琴的女人。她笑起来活脱脱就是琴的化身。此刻，他身上的血液被毒品燃烧起来，他仿佛又回到了1964年那个春天。他看着琴梳头，吃吃地笑，用手搓衣服，轻声轻气地唱歌。

周京平兴致很好，他说，我给你看你小时候的照片，说着就进了里屋。安小竹跟在他身后，一进里屋就吃了一惊。他的卧室和外边客厅的风格简直太不协调。外边豪华到了几近靡费的地步，而里边却过份地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只床头柜，一把老式木椅硬邦邦地戳在床边。墙上只刷了一层白色涂料，床单仅仅是那种包棉絮的包单铺在那里，整个屋子的感觉就象是你从一家夜总会的VNT包房直接进了医院。安小竹不假思索地说：“这间屋象病房一样呢”。

“我就是病房里的病人。”周京平蹲在床头柜下翻那本相册，头不回地说。

当他起身，回头时，看见房门已经合上了。安小竹站在那扇挂着一只老式提包的门边，眼睛异常地亮。她那种表情让他想起多年以前她的母亲在生产队长家里和她的丈夫唱花儿与少年时那种表情。那首歌在当时是黄色歌曲，她们俩是背人唱给小周京平一人听的。那时他们很同情周京平在乡下的单调生活。他们为了给他开开眼界，自己却被那情歌浸透了。那时周京平看着他们相互对望的眼睛，自己反倒弄得很不好意思。那个叫琴的女人满眼柔情看着她的丈夫，只拿眼角扫了一下周京平，就那一下，竟让周京平在无数个夜晚不能成眠，差点做了破坏别人家庭关系的臭流氓。现在，他竟然在琴

的女儿眼中又看见了这种眼神！再看看被合上的门，周京平浑身一震，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只觉得自己的两只手实在太多余了。

他是怎么躺在了安小竹身边的后来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他只觉得天花板一会儿在无限地升高，一会儿又在无限地下降。升高时他看到阳光洒满了他的床单，连云都飘进来，覆盖在他和她的身上。他搂着安小竹，口中喃喃自语，念着琴的名字，涕泗交流。他说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幸福过。可是，当他感到天花板下降时，他觉得喘不过气来，身心俱疲，一种罪恶感攫住了他。从那个叫琴的女人把小安小竹八十天的照片寄给他时，他就开始想象那个胖呼呼的，眼睛黑亮，张着嘴巴笑的女婴是他和琴生下来的女儿。直到家秀的肚子隆起来的时候，他才把那种幻想放弃了。当做了酒店老板的琴把他带到她的家中，看见安小竹高高个子从里屋走出来时，不知怎的，他竟有一种与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的激动。那时他的声音都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长，长这么高了，都成大人了。那口气，完全就是出远门回家的父亲的口气。所以，当他一听说安小竹上大学没钱时，他竟想都没想就说要负担她的全部费用。

可是现在，幻想中他和琴的骨肉，他们纯洁的眼光所生下的女儿，竟然赤身裸体地躺在他的身边，一头秀发铺张地撒落在他孤寂已久的枕头上，它所散发的气味是那样的洁净，使他感到自己是无比的污秽。

他不敢开灯。不敢面对安小竹的眼睛。黑暗中，安小竹仿佛睡了一觉，刚刚醒过来。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周，我不能喊你叔叔，但也不愿叫你老板。我就叫你周，她把脸埋在他的胸前吃吃地笑着说：“就象外国人那种叫法：周。我一直都很崇拜你，我总在梦想成为你的小情人，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

可是周京平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小竹，我觉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地狱都不会接纳我。”他想说，他有一种乱伦的感觉使他无地自容，但他却说，“要是在二十前开始，我就夜夜搂着你母亲睡觉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搂着她的女儿，在一张不干不净的床上翻滚，我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他揪着自己的头发，声音嘶哑地说：“我干尽了坏事，玩尽了女人，现在，你又上了我的床。我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啊！”

周京平痛哭着，语无伦次，使安小竹感到又厌烦又不解。她冷淡地看着他泪水横流的样子，竟也生出一些同情来，可她记起自己的目的，说：“我一向认为你是铁打的汉子，没想到，你心里那么苦。”她摸摸他的头发，“你离无可救药不知差到哪里哪！怎么要这么自责呢？”

周京平发着狠喊道：“我吸毒！我是个瘾君子！你知道吗？我空耗钱财，生活没有乐趣！我喜欢的女人她却不买我的帐。”他的声音降下来，象个垂死的人那样说：“我完了，小竹，我连你都搞了，我完了……”

安小竹明知故问：“你喜欢哪个啊，要不要我帮忙？”

周京平说：“真的？”

“我什么时候给你开过玩笑啊？”

“唐。”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你该看得出来的。”

安小竹觉得全身的血猛地往上冲连眼睛都疼起来了。

第46节

我们这座城市在一个金秋季节里竟没完没了地下起了一场秋雨，既在最欢乐的卡拉OK厅里，也被这阴气十足的雨水蒙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许多东西都霉坏了，人们说，连解放碑的钟声都飘荡着一股子霉味。周京平已经明确向我表示他不可能给我们报社哪怕是一分钱的赞助费了，他说如果没有什么绝招使他起死回生，他将面临着破产。由于他为他的老丈人作了80万元银行贷款单保，如今，老丈人是安心要拖欠那笔贷款让他的女婿在前面为他抵挡的了，而且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当初，我拿一万元给女儿做陪嫁，可你并未善待我的女儿，而且，连你自己的女儿得了肝炎你也不回来看看。都是你那破玩具弄的！（那时，老丈人朝他吼道，他才知道，佳佳真是得了肝炎。报应！他痛苦地喊道，当初唐结劝他不要进那批玩具时就说过，那些填充料有问题，可他却不顾一切地拿去赚钱，现在，报应落在他自己头上了！）再加上国家金融调控，从上个月起，银行就开始一笔笔冻结他的回笼资金，而金融界的整顿又使他无计可施，弄得他措手不及。股市又跌得一踏糊涂，使他上百万的资金被套在里面。而且，最使他着急的，是他被毒品纠缠以及核桃的消及怠工使订单大量减少，旧城的拆除，临江门千厮门一带的缝纫班子骤然减少，对于周京平这种空壳服装企业来说，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减少，这样的当头一棒，周京平坦白地告诉我，他真有些承受不起。

当然，比起那些接受了我们的讴歌却一声不响的款爷来说，他的解释已经是很有礼貌的了。可我的老板却一副输不起的样子让全报社的人都对我侧目而视，认为我是个中山狼暗中吃了不知多少回扣。就在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第一百次和老板那不信任的眼神相遇时，一阵风刮开了夏天就挂上去的蓝窗帘。我觉得老板的目光就与那时令不和的窗帘一样寒冷。

惊天动地打了一串喷嚏，平静之后，我就决定辞职了。

这个下午，我取掉钥匙串上办公室和抽屉的钥匙还给了老板，还没走出办公室，唐结就打来电话，她说她将在三友公司的设计室里为她的《一江春水》系列搞一个新闻发布会，只请了我一个记者。她的声音听起来没有质感，象个梦游症患者的呓语。我正纳闷着她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时，她竟用一种最后通谍似的声音说：你来不来？你来不来？我赶紧说来，就招了一辆出租车去了。

我还没走进那间设计室，里面就传出不知是谁的乐曲，神仙下凡，魔鬼出洞般神秘。其中“哦哦”的伴唱如开天辟地之时人类的原始语音，又象是世界末日人类的哭泣，阴郁的气氛正和这样的雨天息相呼应。推门进去，只见唐结一个人坐在门边椅子上，面无表情。那个曾经在金顶针表演队做队长，表演队解散后便在好几个歌厅炒更的王蔷，正穿着唐结的《一江春水》，踩着猫步，款款地走来走去。设计室东西向的墙上，装着两面大得骇人的镜子，那是安小竹生前想过模特儿瘾，硬要周京平拿钱装的。王蔷穿着那一套纯白色羊毛绒长袍，那是一种兼有中国的旗袍和阿拉伯大袍风格混合的设计，这种古雅而有新意的装束，在它那浪漫的情调中渗透了某种怀旧情绪。在那种看似平稳的意境中，却有一种十分锐利的感觉让人紧张。王蔷一个人站在屋中央，想象中的舞台在她面前徐徐开启，随着音乐的开始，她款款地走起来，而那对峙的镜子里面，便有无限多个王蔷活动起来，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中，竟仿佛是一支阵容庞大的表演队在一个虚幻的空间里宣染着感人至

深的情绪。

屋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了，面对这个虚幻的表演队，我发觉唐结开始陶醉而我却感到有些毛骨悚然：因为唐结的表情告诉我，她正在全身心地滑向那个虚幻的空间等待掌声响起。

而这时，王蔷却在音乐中走得泪流满。我在一小会儿的愕然之后就想起，辛木曾经说过，王蔷一直想做专业模特儿，她把她最好的几年都给了唐结的金顶针，当她刚刚成熟，有了自己的风格想再进专业模特儿队时，年龄已到了二十五岁。如今，她只能在本市的歌厅里跑跑，不可能再有大的发展了。对于她的泪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唐结的陶醉，我只想唤醒她，我真怕她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也随着幻觉滑进那些无限重复的幻象里拉也拉不出来了。

我试着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唐结猛地醒过来，发觉自己只是面对着一个表演者和一个观众时，她打了一个冷噤，才注意到王蔷的眼泪。这下，唐结也开始哭起来。音乐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继续，王蔷流着泪，更衣，上场，再更衣，再上场，把脱下来的一个又一个系列扔到唐结身上，而唐结就这么抱着那些衣服，看着她的《一江春水》流泪。

此刻，天上响起一声了骇人的炸雷，这是秋天不该有的声音。王蔷在这一组服装的表演中，尽情发挥了她那行将消逝的天赋，她把此时此刻设计者的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一江春水》真正有了流水落花的况味且更有了一种深刻的宗教意味，让人觉得这一组设计更象是一个人灵魂裹伤的绷带。

没有人察觉周京平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当王蔷从屏风后穿了自己的衣裳出来时，她已收住眼泪，抹上胭脂。唐结没说话，她收拾好东西就和王蔷走了，丢下我和周京平在那里面面相觑。待她们走后，周京平问我，她们为什么哭？我无心和他多说，漫声应道：她们在哭安小竹。她们要离开你。

没想到，站起来正要走的周京平一下就颓然倒在沙发中，呆呆地望着窗外渐渐下小的雨，喃喃地说，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吗？

我仍然无心多说，随口说道：给她在北京去办展览，把你最后的都钱拿去，说不定，这个展览会给你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广告作用，也许，你就能起死回生了。

我说完这些就丢下周京平和他那辆最后的财产凌志 400 型轿车，走了。

一个月以后，我在家里睡懒觉，电话中，唐结说，她下周就和周京平一道去北京办展览。我在电话里说，你不去看看辛木吗？他都快成隐士了。她在电话那头喊道，我不管他的事，让他去和那花花绿绿的小婊子缠吧！

第 4 7 节

又一个清晨，小佬倌从北海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已没有原来的锐气，变得软塌塌的，象一团捏不拢的面。他对齐娅说，叫大脑壳听电话，齐娅扭扭捏捏地说他不在这里。小佬倌在那边立即吼道：“少给老子来这一套！喊他来听电话。”

辛木揉揉发涩的眼睛，戴上眼镜，就听见小佬信在那边说：“大脑壳，你要好自为之，这件事我宽恕你，你们。”他罗列了一大堆辛木的罪状，好让他的宽恕显得隆重而有力，然后他说，“你得画下去，不能象我这样。”

“你那样已经不错了，你做大款，炒房地产，开画廊，还想怎样？”

“我已经落草为寇了，可你得坚持下去。”

“你就是要想看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好给你一个表现自己侠义心肠的机会？你把我贬到无赖、帮凶、打手的地步，你鼓励我做贫穷艺术家，方能衬出你们这种乐善好施的高尚行为，是吧？”

“大脑壳，你不要以怨报德。你为什么不能自守？你不能老这么跳来跳去。”

“什么叫‘守住’什么叫‘守不住’？你以为老青画行画就是守住啦？如果是这样，我宁可不住你那个东西，不错，我跳来跳去，但我守住了自己，守住了自己的画风。”

“你不画，它又在哪里？”

“小佬信，你不要烦我，我让它烂在心头！”

那头好一阵没声音。然后又说：“我不计较你和齐娅的事。但你要好好照顾她，她太天真了，这个世界容易伤害她这种女孩。不论你对我那画廊有多大的偏见，你也应该回学校去。你得画下去，大脑壳，艺术具有将世界的错乱，蠢动和喧嚣一笔勾销的力量。它可以直达事物的本质而不只停留在表面。大脑壳，我很孤独，我今天打电话给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给我说点好朋友应该说的话吧，我求你了！”

可是辛木，这个觉得在小佬信面前做了亏心事的人，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来面对他的朋友了，他很想对他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但他一开口，竟在电话这头喊道：“你老是报怨你孤独，结果我发觉你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小佬信并没听清他说的什么，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了，辛木隐隐约约听见他在那边说：“你听得见吗？我不在乎你和齐娅的事！在这个非常的时间，人会做出许有悖常理的事来。”

“你罗嗦些什么？”

“借用狄根斯在《双城记》里说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是一个有很多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最没有机会的时代。”

这次辛木听清楚了，他说：“嗨！你这话等于没说。”

“那就不说了，大脑壳，我不说了，照顾好齐娅，再见了。”说完，“啪”地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没过多久，北海就传来小佬信跳楼自杀的消息。他的波波画廊已经抵押给了银行，他的这套装修豪华的三室两厅住房也抵押出去了。就这样，他还欠下他两辈子都挣不清的巨额债务。然而商场是无情的，并不因为死了一个人就把他欠下的债务一笔勾销。面对悔恨交加，痛不欲生的辛木，周围的人简直无计可施。最后我只好干巴巴地说，其实，小佬信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他用这默默的死亡，为一个新时代市场经济的新时期的到来作了一次隆重的奠基礼，在死亡的一刻，他那短短一生的存在的意义被自己激烈燃烧的光焰照亮了：他用放弃肉体的方法，为自己的投资行为作了一次彻底的自负盈亏。

辛木呆呆地看着我，他那丝毫没减轻的悲痛使我这番说教显得十分地

轻浮。我只好又说，如今，任何痛悔都将显得无力而矫情，你得牢记小佬信的临终嘱托：照顾好齐娅。

辛木这才梦呓一般说：“他是透支生命的方式来争取他的目标的，可是……”

“他们都是以这个方式，周京平也是。”

辛木去北海给小佬办完后事回来，他的母亲就哭兮兮地找来，说她七月半想回临江门老房子去给他父亲烧点钱纸，可是，那里已经全部推掉了。他们原先住的那一带，连东西南北都摸不清了。

这时，老青从深圳回来，说他在那边弄了个画廊，问他愿不愿去，“流水作业，不动脑筋的，你要愿意，就去画蓝天白云，我知道你画天空最纯净了。”

辛木带着齐娅走了，临行那天，唐结没来送他们。她说，既然他决定了要和齐娅结婚，她就没必要去送他了。那天，太阳突然就出来了。人们连生意都无心做了，忙着晾晒衣物以及发霉的心情。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辛木要走的电话的。我感到不解，我说，你不是要守住自己吗？他在电话那头语调平静地说，这不是画画，这是机械操作，我不过是那条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罢了。

我在机场送他们时，看见老青也拉着个大得骇人的行李箱站在一边，他还带着一副从小佬信那里弄出的最后一批油画，那便是辛木画的旧城画。当时，由于打包不牢，在办托运时那一大捆东西突然散了，我看见的是辛木在八十年代未画的下安乐洞一带。在我看来，他那都市风景画的表现的法已经及为精湛并富于特点，在看似涂鸦的笔触中精心编织了一个关心生命的故事。过去那种外露的光芒已渐渐消失在明暗隐晦的境界中，结构的主题也从主宾强弱推散到平板的重复景象，耀眼的浪漫景观消融在平凡的风云中，而境界比过去更加深沉更富于人性趣味，给人一种宁静平和的感受。那唯一的一抹似明非亮的淡黄色，足以让你感觉到人间的温情，家的暖意；让你联想起灯火通明的木墙瓦屋里，永远有一盆冒着热气的洗脚水在等着浪子的归来，抚你酸痛的双脚。而那大片冷色与微妙的暖色对比中，却让人隐隐感觉到都市的伤感。

抬头看看大厅外铺天盖地的阳光，我的眼睛和鼻子都有些发酸，我指着那幅画说，辛木，在这个冥静的空间里，充满了你的回音，辛木，这就是你的旧城，它并未灰飞烟灭。

再看大厅外时，就突然觉得阳光也拭尽了心头的霉斑。我以平静的口吻告诉他们，我已经向报社老板辞职了。辛木说，那你以后干什么？吃什么？我说，我到巴金文学院去，他们给我提供了一年的最低生活费。我厌倦了这种商场的争斗，我从一开始就抱着“揪”周京平的“发条”的想法，结果……齐娅抢过话头说，谁“揪”谁还不晓得呢！的确如此，我说，但我并未因此而失掉上帝赐予我那幻想与浪漫的秉赋，我要回去，躲进八楼，关上窗户……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们就进检查口了，当辛木掏出裤袋里的东西放在检查官面前时，回头正要说什么，老青就问道：“写商场的纷争？”

“不，”我朝他们喊着说：“我要写一部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浪漫传奇。”

（全文完）

